

施公案

二



清·佚名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施 公 案

第二部

（清）佚名 著

第一百零五回

黄带子庄头说情 恶阎王罗四正法

话说施公将原告叫上堂来，正要问话，好与罗似虎对质，忽见青衣上堂打千儿说：“回大人，有一位宗亲黄带子，同一个皇粮庄头，现在衙门外，口称有机密事，要见大人。”贤臣沉吟半晌说：“叫他们进来。”青衣回身而去。不多时只见外面走进两个人来。施公闪目留神；一个头戴貂帽，红帽缨一色鲜明，灰鼠皮袄，蓝缎子面，年纪有四旬；一个川鼠皮袄，川鼠外褂，青缎吊面，外面罩着合衫大呢面，头戴海龙皮帽，足登缎靴。身后四个跟人，皆彪形大汉，长得凶恶，手中拿着包袱坐褥。

且说众官役见黄带子与何三太前来，算着必与罗似虎、石八讲情。且说施公见他二人走进堂口。因是皇上宗亲，不好意思不理，只得把屁股欠了一欠，勉强笑说：“请坐。”黄带子与皇粮庄头哈腰说：“岂敢，我二人久仰钦差大名，幸大驾光临，我二人特来拜望。”贤臣答言：“好说好说。”吩咐看两座儿。青衣连忙拿了两张椅子，放在公案左边。黄带子与庄头两人告座，家下人把坐褥铺下，二人归座，眼望施公，口尊：“大人，我们一来拜望，二来还求一件事情，奉恳大人赏脸。”施公明知故问说：“不知所为何事？”黄带子满脸赔笑，口尊：“大人，我们特为罗姓那件小事，还有穷家儿石姓一人，

都被大人带到衙中。他们向日忠厚老实。罗姓虽然豪富，并不自大，纵有不到之处，还望大人容纳一二。他令兄，大略大人也知道，现在是千岁宫的首领儿。”贤臣听罢，不由鼻间冷笑，也不生气，说：“哦，我当什么大事？原来为罗似虎之事。那可有多大事情，何用二位亲自来？只差人告诉本院，瞧着尊驾也不能不放。少不得本院当着二位略问一问，再放不迟。”黄带子与庄头信以为真，笑着说：“怪不得我等向来闻听老大人很圣明，今日看来，名不虚传。多承大人赏脸，我们万分感激。”施公回言：“岂敢岂敢。请问宗亲现在那衙门当差？”黄带子说：“不怕阁下见笑，在下是个闲散之人。提起来，大人料也认得，现在古北口作将军的伊公爷，就是我哥哥；刑部正堂八大人，那是我侄子。”施公闻听，口里哈哈啊啊，说：“我知道了。请问这位贵姓？”庄头回言：“不敢，贱姓何，我乃八王爷府庄头。”

施公暗想：“少不得叫原告对证。”吩咐：“原告快讲实情，但有半句虚言，本爵法不宽贷。”众民一齐叩首，这个说：“罗似虎霸占我地，反与他纳租。”那个说：“硬讹小民家产，私立保人文契。”这个说：“我父惹了他，被他打死。”那个说：“小的儿子交十四岁，抢到他家作奴。”又有举人口称：“治晚回大人：罗似虎硬赖我杨隆、杨兴二表弟该他二百两银子，差人把二人拿去；又派家人把表妹抢到他家作妾。治晚在本州官台下投状，无奈本州受贿，不准状词。”大人听了，冲天大怒，叫：“青衣与我快动手！”青衣答应，一齐动手。黄带子及庄头见收拾罗似虎，心中不悦，站起身来，叫声：“施大人，你错咧！方才你应下我二人的情分，说不过是略问他一问，便放他回家，如何这会子就要动刑？这不是给我二人没脸面？你以为是钦差可威吓别人，你宗亲爷可不怕！”施公一听

这些话，把脸气黄了，一声大喝：“呔！好个不知道理的人，连王法全无了。来人，快将这两狂徒撵出去！”黄天霸、关小西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四人，慌忙奔了黄带子、庄头。二人手下有四个家丁，才要拦挡，被王殿臣、郭起凤推住。天霸、小西二人上前，就把黄带子、庄头如掐小鸡一样，撵出衙门，不表。

且说钦差又复审问恶棍，恶棍还是不招；又夹了两夹，打了三十大板，这才招了。大人知恶棍手眼甚大，恐迟则生变，忙写折子差施安星夜上京奏事，不表。且说钦差才要审问杆上的石八与六和尚，只见州官上前回话，口尊：“钦差大人在上，卑职验得恶棍的家口，内有一男一女，乃是被人用刀砍死的。又是一个妇人的尸首，令稳婆验了，十指发青是实，别处无伤。

”施公一听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：“如此恶棍，就是杀了还便宜他！”又吩咐州官快把杨兴兄弟二人提来问供。州官答应。不多时，二人提到，跪在堂上。钦差叫声：“杨隆、杨兴该欠罗姓多少银两？快对本院实讲。”二人见问，磕头碰地，口尊：

“青天大人，小的实是冤枉。只因小人有个妹子出嫁半年，妹夫死了，令他改嫁不允，情愿守节。妹夫周年，妹子上坟祭扫，不料路遇罗似虎。他看见妹子姿容，托媒说亲。妹子不肯改志。似虎硬说该二百银子，假立借字，立逼要银，如无银子，就将妹子抢去折银。小人不应，硬叫家奴把兄弟打伤，送到州衙。州官不问情由，屈打成招，将我兄弟二人收入监中。又将妹子抢到罗家，至今不知死活。倘若有半句虚言，小人情甘认罪。

”说罢，眼泪汪汪，不住叩头。钦差听了杨隆兄弟之言，与所访一点不错，且与从前梦境相符，扭头叫声：“州官呢？”州官连忙跪下。钦差在上，大怒说：“你既作皇家五品官，乃是民之父母，理应在地方教化，除暴安良，才是正理。可恨你这个狗官，趋炎附势，受贿贪赃，不问子民冤枉，身该何罪？”

州官吓得咕冬咕冬不住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卑职该死，求大人开恩。”钦差说：“你且起来，候皇上旨意到来再说。”知州起来。时已天晚，钦差吩咐把罗似虎、石八、六和尚、乔四等收监，仍把杨姓兄弟暂收，大人把诸事办完，上轿回馆驿安歇不提。

到了第三日，老爷吩咐到州衙理事，登时上轿，到了州衙，下轿升堂。将要审问众犯，忽报旨意来到，连忙离座，率领众官迎接。太监说道：“此乃千岁爷王命。”钦差闻听说：“很好很好，下官也要听二千岁爷谕旨，所为何事。”太监忙把王命打开，从头至尾念了一遍；又从怀中掏出书信，口尊：“大人过目。”钦差拆开细看，认得是施老太爷字迹，瞧了瞧，也不过是叫放罗似虎，与千岁旨上一样话。施公看罢，叫声：“太府，论理，这两封书都该遵，不遵王命为不忠；不遵父命为不孝。但是一件，施某已经差人奏事去了，须听皇上旨意，怎样发落。”太监一听，急得拍手顿足，叫声：“施大人，气杀我咧！我临来，千岁爷再三嘱咐：今日务必同罗似虎进京。我要无人带去，就要我的命；只因十五日千岁要引见罗似虎补刑部员外郎缺。施大人你想，那是千岁的保举，皇上已经记名，明日引见，若无此人，别说千岁爷有处分，连大人也有些不便。”钦差说：“太府不必作急，略等一等皇上旨意，再作商议。”

正讲话间，忽听外面说：“闪开闪开。”这是京里旨意到了。但见一匹马直奔堂口。施公忙出座位，走下堂来，见那马匹浑身是汗，施安在上骑着，背后斜背着黄包袱。他见施公同众官俱在堂下站立，便高声叫道：“皇上旨意到了！请爷快来接旨。”施公忙走几步，来至马前，双膝跪下，说：“奴才施不全接旨。”施安忙把背的黄包袱解下来，双手高擎，往下一

递。施公双手捧定，众官跟着，齐到公堂。施安这才下马。施公把旨意供在居中公案之上，带领众官行三跪九叩之礼。礼毕平身，自己宣读圣旨，高声朗诵：
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尔施仕伦奏罗似虎万恶滔天，苦害良民。前者二千岁与朕保举似虎升官，若非卿奏明，朕几误用恶党。二千岁当罚俸一年，全革去对子马。爱卿又奏恶奴乔四助恶行凶，与恶棍罗似虎均按律定罪，就地正法。又奏杆上石八等，素行不法，劫夺犯人，按律拟罪。六和尚，河间府知府任宗尧业经奏过，是久犯之寇，前有几件命案，四处查拿，并未拿获，今既出家，仍复为恶不悛，着即就地正法。宫内王首领，念其年老，侍奉皇宫日久，姑开恩赦罪。千岁宫罗首领，念其在京，伊弟在家不法，不加警戒，亦宽恩免罪。罗似虎恃家豪富，武断乡曲，鱼肉乡民，当抄家悉充赈济饥民；朕另派员查抄。爱卿查拿赃官污吏，进京另有升赏，暂赏尔父一年俸银。黄天霸、关小西屡次涉险，擒贼有功，俟进京，朕加封官职。钦此。

圣诏读罢，众官叩首。千岁宫太监听得明白，那里还敢多言？出衙回京，不表。且说施公遵旨，把杆上石八等三人，发西安府军罪三年，立将罗似虎、乔四、六和尚杀剐，在景州与民雪恨。又将杨隆、杨兴放出。老爷念他二人无辜遭屈，将罗似虎家财内赏他二百银子，以为养伤之资。又念他妹子贞节，赐“节烈留芳”匾一面，自捐俸银二百，交给杨隆，以为旌表葬埋之助。诸事办毕，吩咐打轿，立刻起身进京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六回 商家林费玉鸣冤 河间府施公接状

话说施公起身回京。一日走到一处，在轿内隔着玻璃一瞧，见路中人迹寂灭，不象别处道上，行人过客往来不绝。忽又远望前面一阵黑土飞扬，弥漫树杪。心中就不由得纳闷，即问：“黄壮士，此处叫作什么地方？”黄天霸闻言，催马来到了轿前，哈着腰儿说：“回大人，此处叫作商家林。”老爷说：“到河间府，还有多少路程？”天霸回道：“这就是河间府地面，离城不过大约三十里。”老爷说：“此乃是直隶境界，又是进京大道，因何路静人稀，并无行人往来，荒凉至于如此？”天霸见问，复又躬身说：“回大人，此处虽是大道，行人却不由此走，其中却有个缘故。小的曾听见先父说过，当初商家林、献县两搭界地方，有一盗寇，姓窦，叫尔墩，在此啸聚好汉，劫夺行人，虽曾调兵把他驱走，至今余党未尽。”闲话暂且不表。

却说黄天霸随着大人的轿，且说且走，猛抬头一看，见前边过来了一丛人马，驮轿人夫，前护后拥，真是一窝蜂一样，瞧见钦差的人马，竟奔西北去了。你说这一起坐驮轿的为何躲着钦差走呢？终是贼人胆怯。他们是一伙响马盗寇，为首的叫作一撮毛侯七，年纪四旬开外，生得身高六尺，背阔腰圆，一嘴的黄胡须，有飞檐走壁之能，手使两把压油锤，外带铁弩弓箭三支，不亚穿杨之技，百发百中。其余盛大胯、郑剥皮、山

东王、蝎虎子、张大汉、崔三、飞毛腿邓六等，俱是胁从党羽；还带着熏香盒、软梯子，及众寇所用的一切器械等物件。驮轿内坐着一人，年方二十一岁，姓彦名八哥，外号叫赛饿鹰，面如敷粉，唇似涂朱，子都之姣，不能擅美于前，故当时为之语曰：“莲花似六郎，粉团似八哥。”他穿着一身式样衣裳，扮作官府形象。这彦八哥又非头目，如何叫他坐轿？因为模样长得好看，假称某处官府，从此经过，特来拜谒借宿。就是许多倚势的人家，觉着官府来拜，岂不体面长人？又搭着彦八哥相貌不俗，一见必要入彀，因此就揖盗入门，到家吃喝个泰山不谢土。等夜间点着熏香把各屋人熏倒，即把各屋财物抢去，如盗入宝山一样，那个肯空手而回？

可巧遇见一位倒运的官府，姓费名玉，是南省庐州府的同知，因丁母忧回家。此人在任作官廉洁，并不贪图民财。六亲皆无，就是夫妻二人，膝下一子，才交三岁。原系直隶保定府雄县人，故由此经过。正走之间，忽见前面众寇一拥扑来。一撮毛先高声喝道：“何处来的官府？把你苦害良民的金银财宝，快给爷爷留下，放你过去。不然叫你人财两空，那时就悔之晚矣。”官府未及答言，但见驮轿后边跟着一个长随，姓鲁名叫醉猫，不达时务，想拿着官势压迫他们，遂催马前来，用鞭一指，大喝道：“好一瞎眼毬攘的！还不闪开道路，让费老爷驮轿过去？”他还当是黎民呢，怕他威吓。这些强盗们那怕他这些？盛大腾闻听，大怒骂道：“这狗娘养的！不知好歹。和爷爷们发横，你是自来送死。”就着认扣搭弦，只听“哧”的一声，照着醉猫大腿射去。“哎哟！”一声，咕冬栽于马下。山东王一见跳下马来，举刀赶来就砍，骂声：“好个花驴筋的，吃你老爷一刀。”克吱一声，红光出现，把个醉猫儿结果了性命。那些人见风不顺，吓得撂下二府驮轿，一哄而散，驴夫、

跟人都无影儿咧！把个官吓得浑身乱抖，强挣扎着说：“好汉暂息雷霆，容下官一言告禀，请列位贵耳清听。下官虽在外作官，职原卑小，地方又遇荒凉，这几年官囊实在空乏。众位爷们放下官过去，合家感恩不尽，虽没齿不敢忘也。”众好汉一听微微冷笑，说：“好个狗官，谁和你讲文呢？”内中又有一寇邓六的说：“那有这么大工夫和他斗嘴，要不显显咱们的灵验，他也不知咱们是那庙里的神道。”说着就蹿到跟前，举刀就砍。郑剥皮连忙用力把他的刀架住，高声叫道：“六哥，你别伤他性命，那里不是行好来呢？”山东王闻听大怒说：“你是老虎戴念珠——假充什么善人？”邓六赌气站在一旁，也不言语。郑剥皮大叫道：“要不亏我拦住，你早见了阎王老爷。再要不打正经主意，也就说不了咧。”费玉还是苦苦哀求。正说着话，郑剥皮一抬头，看见轿内妇人，怀抱一个公子，长得肥头大耳，目秀眉清，面白真似银盆，发黑浑如墨锭，真是令人可爱。细瞧脖项戴着赤金项圈，心中一动，就用刀一指说：“把这赤金项圈给了我们，别的东西也就不需要咧！”费玉说：“大王爷既爱，理当奉送，奈因此物，乃是小儿满月，亲友留下的；他有一女，也刚满月，情愿大了与小儿为妻，因亲家往广东去作官，恐日后年深不认，临别将一对项圈分开，以为后日押记。今日若被大王拿去，可怜他孤鸾独凤各东西，日后夫妻就不能团圆了。望大王爷开恩，成就这一段好姻缘吧！”郑剥皮大声喝道：“好咧！你这狗官，真是善财难舍。”说着就将费玉拉出轿来，咕冬一声，往地下一捺；又往妇人怀中将孩子夺过来，用力在脖项上克吱一声，将孩童杀死，脑袋捺在一旁，把项圈拾将起来。众盗寇一齐催马扬长而去，不表。

且说费玉躺在地上，爬不起来，待够多时，才挣扎着起来，瞧了瞧他儿子躺在轿下，只剩上腔子咧！脑袋在一旁捺着。他

的妻马氏，吓了个魂不附体，迷迷糊糊如死人一般。费玉一见，哭得是捶胸跺脚，死来活去。登时几个跟人，同几个驴夫，见盗寇去远，这才从树林内出来会在一处。费玉一见，骂了几句，无奈只得将马氏救醒，又把公子死尸并首级包在一处，搁在驮子上，然后自己上了驮轿。嘱咐驴夫趁天尚早，快些赶到河间府好鸣冤告状，暂且不表。

却说施大人执事顶马，正往北走。忽然从北来了一群人马，离大人轿子看看临近，头里三对对子马。对子马刚过来，跟着就是两匹顶马，后面跟随人马无数。但见居中一人，坐在马上，不是王公宗亲，定是贝子贝勒。这马上的人，见施老爷这边下轿，他那边早也下马咧。便打发人前来，问是施大人，仓厂总督奉旨钦差，由山东赈济回京。一来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，听见是施大人，素日早知难缠，不由打个冷战；二来也合该犯事，冤家路窄。且说忠良见那人下马，心中未免疑惑，登时两下里走到一处，忠良口称：“奴才施不全，早知主子驾到，应当回避。”说着话才要请安，那个人伸手拉住贤臣，口说：“不敢不敢，大人太多礼了。”这几句话，越发漏了空咧。贤臣复又上下打量了打量，口里道：“好说好说。”彼此哈了腰，贤臣就不是象从前礼貌咧。但见那人自尊：“施大人先请上轿，愚下何敢有僭？”老爷含糊答应说：“有罪有罪。”哈了哈腰先上轿咧。那人随后也上马。两个里跟人也俱都上马，彼此分手。

施大人上轿才要登程，忽见前面来了一人，飞马而跑，到了轿前，弃镫下马，双膝跪倒，自尊：“大人，冤枉！卑职费玉，系直隶雄县人，现任南省庐州府同知。因丁母忧回籍，路过前面密树林，对面遇着一乘驮轿，跟随人马，约有十数余口，讷知尽是大盗强人，截住卑职硬要买路钱。卑职作官，原来寒贫，并无金银奉献。他却将小儿头颅砍断摘下顶圈，扬长而去。

失盗是轻，人命唯重，可恨群盗并逸，偏成漏网之鱼；独怜小子何辜，竟作含冤之鬼。伏乞捕缉盗寇，得以申冤雪恨，则卑职举家感恩不尽矣！为此叩恳青天老大人，恩准施行。”钦差大人，听见费玉一片言词，不由满面生嗔，暗说：“大清国竟有这样不法之人，那有坐着驮轿当响马之理？怪不得见本院，一个个贼眉鼠眼，瞧着就不象外官形景，敢则是一群强盗假扮官人！”开言便问：“费同知，你可曾记得面目？”费玉回言：“卑职见了众寇，早吓软瘫咧！那里还记得？内中一人，长得身躯高大，脸上有一痣子，痣子上有一撮黑毛，别的也不记得什么。”言罢叩头。忠良说：“事已如此，不必着急。你先起去，本院准你的状子就是咧！你且在河间府附近住下听候。”费同知听说，站在一旁伺候。忠良叫声：“黄壮士。”天霸答应。贤臣说：“你即刻回走，顺大路追赶那起盗寇来见本院。”天霸上马而去。

且说钦差大人，坐着轿往前正走，忽然河间府通城的官员，带着兵丁衙役，俱投递手本，前来迎接。但见众官员紧走几步，迎面跪下，各报职名，口尊：“迎接钦差大人。”大人在轿内一摆手，众官站起身来往回里紧走。大人轿子刚要走，又有闹哄哄的几个人，来到轿前跪倒了，口中乱喊：“冤枉！”大人在轿内吩咐道：“把喊冤的这些人，带到河间府听审。”衙役答应。不多时来到河间府，但见关外城里，士农工商，男女老少，俱是满斗焚香，跪接钦差，人烟腾沸，欢声载道。到了公馆门口，结彩悬花，鼓乐齐鸣，迎接钦差。大人下轿升堂。众官参见。大人吩咐道：“把喊冤的人带上来。”衙役答应，霎时带到堂下，一齐跪倒。大人瞧了瞧，不是平民，俱是有体统的人。望着那人们说道：“你等一个一个地各报姓名，不准乱说。”一个说：“小人姓刘，名叫刘成贵，作当行生意，家住

任丘县东北。”一个说：“小人姓赵，叫赵士英，家住新中驿，开粮食店为生。”又见一人口尊：“钦差大人，生员孙胜卿，祖居河间府首县。”又手指一人说：“他住河间府东南，姓杨，叫杨奎，是个举人。他父亲任江西教官，他系生员的表弟。”众人报罢姓名，贤臣先叫：“刘成贵，你是什么冤枉？先诉上来。”成贵说：“前日是小人母亲生日。小人从当铺回家，与母亲上寿，还有些亲友，正在家中吃饭。仆人拿进一个拜帖来，说外边有个坐驮轿的官府要求见。小人暗想：并无作官的亲友，既来拜望，只得到外边看看。出门一瞧，果然有个坐驮轿的官府，跟着十数个人，都有马匹，彼称是广东的知县，前去上任，只因天晚咧，要在小人家借宿一宵。小人想了想，家中有的是房屋；又是家母寿日，厨房并预备了酒席，都是现成的，为什么不作个脸儿呢？让进去款待了，岂不想留下个交情？哎哟！老爷！合该小人倒运，那知是一伙杀人的强盗！吃喝了，让到书房去安歇。到了半夜，把小人合家用熏香熏倒，将各屋衣服首饰，打扫了个罄尽。这还是小事，可恨那杀人贼，先用刀把小人母亲杀死。见小人妹子，生得美貌，他们就轮流奸淫了。妹子乃是有婆家的人，他公公现作守备，下月还要过门呢，这可怎样？”说着放声大哭，磕头碰地。贤臣说：“你可记得那些人模样吗？”刘成贵说：“曾记得内中一人，脸上有个痣子，痣子有一撮毛儿。”贤臣听罢，又把那三人的状子接上来，瞧了瞧，原来告的都是那伙人，俱是失盗之事。连费同知共是五家失盗，伤了三条人命，这内中唯有孙胜卿妻韩氏，年十九岁，被盗连被窝裹了去咧！贤臣看到此处，心中大怒，叫声：“尔等起去。此伙强人，本院路上见过，已差人追去了。尔等下去。”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七回

二官府告假钦差 五大人住河间府

话说施大人到河间府公馆升堂，把道上喊冤四个人，带上堂来问了问，把状子接来看完，叫四个人下堂听候，等拿回了强盗来，好与他们洗冤完案。又吩咐众官员各回衙门。退堂才要喝茶，听差的报道：“外边有二位官府，有要事来求见大人。”大人吩咐：“让他进来。”差人即到外边，知会二位一声说：“大人让二位老爷进去。”差人领着二位官府进了公馆，走到大人面前，一齐跪倒。但见一个身穿宝蓝皮袄，红青皮褂，足下粉底缎靴，头戴貂帽，红缨罩顶，面貌苍老，身驱瘦弱，很象个斯文样式。一个是穿着香色皮袄，青布外褂，薄底尖靴，也是貂鼠皮帽，生丝红缨，年纪不过三旬，虎背熊腰，面貌微黑，身驱肥胖。各递手本。忠良看罢，一个是雄县知县蒋绍文，一个是新中驿守府卢珍。并有呈词，一齐递上。大人先看知县呈词，上写：

具禀：卑职雄县知县蒋绍文，为上差勒索银两，恳恩详细细查，以肃官箴，而重国典事。窃有天子宗亲、奉旨钦差五大人，据称钦派查道，云：皇上明年某月某日，上五台讲香，由敝县地方经过，教卑职速办道差，毋得故违。倘临期有误，先灭宗族，后平祖墓。已在卑职衙门整住三天，日夜骚扰。一事

预备不到，便就价折银两若干。卑职伏思：既是皇差，何以又要价折？叩乞青天老大人，恩准详究施行。

忠良看完，又看新中驿守府卢珍呈词，却与知县蒋绍文呈词言语，是同一事。忠良不由心中大怒，腹内暗说：“我瞧这起人的形景，就不正气，果然不错，那有皇上宗亲，行此不法之事？再说皇上派人查道，各处早有文书。施某身虽在外，来往也有报马，施某没有不知道的。若说此事有假，又有兵部印文；若说是真，如此到处讹人，教人难解。大清国那有这样大胆之人？再说，还有那起绿林，天霸全拿住才好呢！只好等天霸回来，再作道理。”贤臣座上开言说：“蒋知县、卢守府，且请回去听候吧。”二人说：“遵大人钧谕。”一起站起，出了公馆。

贤臣刚令二人回去，猛见天霸从外走上堂来。贤臣一见，心内欢喜说：“黄壮士你回来了。”天霸答应说：“小人回来了。”单腿往前一屈，才要打千请安。贤臣一摆手，好汉平身，走到公案左侧，打落着手儿，哈着腰儿，回话说：“小人遵老爷命，赶了二十余里，并没看见强人踪迹，那贝子爷也不知去向。小人在路上打听，并没信息，是小人之罪。”贤臣闻听天霸之言。想了想：“天霸素常是个精细人，无有不舍命尽心的，今追这起贼人，竟赶不上，大概是去远了，也难怪他不尽心力。”说：“罢咧，贼一定是去远，赶不上了。壮士何罪之有？慢慢再设计擒拿便了。”老爷嘴里虽是这么说，不免心下为难。

正在忧疑之际，忽报河间府知府杜彬要求见大人。施公即传谕：“让他进来。”知府进了公馆，参拜礼毕，平身站在一旁，哈着腰儿，口尊：“大人，今又有奉旨钦差来到，说贝勒五大人特来查道，教卑职伺候公馆，快去迎接。”施公座上不

由心中大悦，叫声：“贵府，只管去迎接，让进贵衙，着他住在花厅。本院暂在贵衙二堂居住，以便察他动静。”贤臣吩咐罢，知府杜彬急忙出去迎接五大人。贤臣又叫：“黄壮士，你出去见了知府，告诉他如此这般，千万不可走漏风声。”不知这些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八回

设谋诓捉五林阿 派差遍访一撮毛

话说知府杜彬听黄天霸之言，依计而行，把一位查道的钦差接进公馆来。一接进去，他又仍然打骂人，要东要西地混闹。知府并不提施大人一字，贤臣却不时的命天霸去查看他们的形景。此日天晚，贤臣就在二堂住下。知府竟伺候了一夜，不知不觉，就是三天。这位贝勒爷种种恶款，不计其数。知府杜彬实在忍耐不住，来到二堂，见了施大人行礼毕，站在一旁，曲背躬身，口尊：“大人，来的这位贝勒，仗着皇上宗亲，一事应酬不到，就要打骂。还叫卑职预备俊俏妓女，美貌玩童，又要银若干。孝敬五百两还嫌少。诸般折磨，卑职实在不堪。”贤臣闻听知府之言，气得虎目圆睁，连说：“岂有此理，这还有王法吗？”又叫黄天霸等：“速速收拾，同我前去，但看他有破绽，立刻擒拿。”天霸等答应。贤臣又望着知府开言说：“贤契，你先去见了这位贝勒五大人，就说本院才到贵郡，听说贝勒爷在此，立刻禀见。”

知府去了。施公当即出公馆，不多时，来到钦差五大人公馆。施安、黄天霸等下了马，扶持着施老爷下马，教差人传禀了一声，然后才带着众人进了公馆。贤臣爷一见五大人出来了，紧走了几步。这位宗亲也是紧走了几步。彼此拉了拉手儿，把身躬着，谦让多时，进了公馆，齐归座位。两旁衙役献茶。黄

天霸等紧贴着施老爷一边站立。大人圆闪虎目，瞧看他的破绽，但见满桌残酒剩菜，那知他把小旦妓女早藏在别处去了。忠贤开言，口尊：“钦差五大大人，不知那位王爷殿下，现在贵府住在那城？施某领教领教。”宗亲见问，便开言说：“大人若问我的来历，大王爷殿下老贝子，乃是圣上皇爷一派嫡亲，现今钦派总理带管茶房。大人，我到此，只为皇上五台进香，特来查道。是钦差奉旨来的，并非私自出京。”贤臣说：“皇上外出，早已发抄，天下共闻。此事施某竟自不晓，大料着未必是真。你乃金枝玉叶，凤子龙孙，该自尊为贵，为国尽忠，严察不法官吏才是。你倒假传圣旨，讹官诈吏，尊驾也未必是宗亲。若是实言相告，施某念官官相护，倒要存私压下，免得声张。不然，我一定上本提参。”看官，施老爷方才说的这些话，本自厉害，句句全戳恶人的心病。这位假宗亲，觉着事到临头，说得软了，还透着假咧，不由得羞恼成怒，叫声：“施不全，你且住口！你怎么用话吓起我来了！打量吓吓别的官员呢，怕你是钦差，送你点子白东西，你就压下。今日你打错法码了。你宗亲爷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你竟敢动本参奏？别说你宗亲爷无过犯，即使有了不是，何况是施大人你呀，就是那些蒙、旗、满、汉大人，王公侯伯，也不敢哼我一声。我倒是看施侯爷份上，赏你个脸，一口称你个施大人，你是得一尺进一步。”

登时把施大人气得面黄唇白，说：“好好好，罢咧罢咧！我施某的官也作烦了，少不得与你拼对拼对。”大声喝道：“尔等把大门二门闭上，不许放走一个！谁要徇私，立刻斩首。我看他这个贝勒有多大本事！”两边众役答应，登时将门紧闭，把守着不提。且说贤臣又吩咐众役说：“尔等还不与我下手捉拿，等到何时？”但见那个五大大人，气得将身站起，口中大嚷说：“好个施不全，反咧反咧！你还说别人不遵王法，你竟是

头一个不遵王法的野人。我乃是皇上宗亲，你是一个臣宰，竟敢叫人拿我。我瞧你怎么一个拿法！”说罢，站在当地，连气带骂说：“我看那个敢来动手！”

两边站班的马步三班，听说钦差大人吩咐拿人，才要下手，瞧见这个光景，竟不敢动手。又听那里话头厉害，个个退步缩头。施老爷一见，虎目圆睁，大叫：“尔等好一起不遵王法的奴才！那一个要再退后，立追狗命。尔等快下手拿他！”一齐上去七八个人，往前刚走到跟前，只见那人把胳膊一伸，往后一拨拉，只听咕冬咕冬的尽都栽倒。又有几个掌响马的番子头目，瞧着心中不服，耀武扬威的上来，才走了两三步，被那人胳膊一甩，就是一溜躺下了。又有一个人绕到身后，指望拿他，被那人一个反嘴巴，只听“吧”一声，“哎哟！”咕噜，打出四五步去，趴在地上。此时黄天霸、关小西等在一边，把拳头攥得咯吱吱连声的响，单等贤臣吩咐一句，总不见老爷言语。小西、天霸二人忍耐不住，上前打了个千儿说：“回大人，若依小人们看来，此处衙役未必拿得住那人。讨大人示下，不如小的们动手吧！”贤臣点头说：“很好很好，千万别伤人命。”二位好汉答应一声，一个箭步蹿将上去。怎知那人早已预备，会家遇见会家了。这边是蹿跃蹦跳，武艺高强；那边是闪转腾挪，架势精通。半天不见输赢。恶人那边手下恶奴，气冲冲也要动手。但听大汉高声喊叫：“你们不必前来帮助，大料着你赵老叔，一个人也不致遭人毒手。”这一句就漏了空了。贤臣在一旁，听得明白。暗说：“赵老叔三字，宗亲那有这称呼？一定是假。”按下贤臣已参破其意不表。

且说小西、天霸二人拿不住大汉，心内着急。天霸生了一主意，绕着大汉身后。大汉只顾招架小西，冷不防备，天霸在背后对着腿凹儿踹了一脚，只听咕冬响了一声，他倒在地下，

大叫：“施不全，了不得！”那边座上恶人，见大汉栽倒，连忙站起说：“罢咧罢咧！施不全这件功劳，让你拿吧。”说罢，又望着大汉哇啦的翻了几句满洲话。那知施老爷满汉皆通，一听此言说：“你二人才说的话，是不教他招认。我岂肯和你们甘休？”恶人一听说：“罢咧罢咧！既是你懂满洲话，难以瞞你，爽利告诉你吧：我叫五林阿，那位叫赵黑虎，既被你施不全识破二位老爷的行藏，咱们就是冤家对头，少不得你二位老爷要领领你的刑法咧。你若不服了你二位老爷的本事，施不全你也不甘心。”施老爷听了恶人之言，气得面黄失色，叫声：“天霸、小西把这个照样拉下来。”二位好汉答应，才要动手，但见五林阿冷笑了一声说：“姓施的，你也太瞧不起人！五老爷既然口称要领领刑，还要人拉吗？要不愿受你刑法想走，大料着你这起小辈，也拦不住五老爷的大驾。”说着自己下去躺在地上。那边赵黑虎叫声：“五哥，那有这么大工夫和他唠叨？要不教姓施的孝敬咱哥们心满意足，也显不出咱们的能为来。”

施老爷一听，心中大怒，眼望着知府说：“贤契，快请刑具来伺候。”知府吩咐三班：“将全副刑具立刻运到。”老爷座上开言道：“他两个乃是旗下，按例应该先动皮鞭。尔等撩着衣服，剥了他的下身，教施安数着数。天霸、小西轮流着打。”

登时打完了五林阿一百鞭子，又把赵黑虎照样打完。要平常人，那里禁得住二位好汉这等鞭子？两个恶人，挨着一百皮鞭，不但不输口，反倒哈哈大笑说：“我们这几日觉着皮肉发紧，受这点刑法，倒觉着松快咧！”老爷见恶人不输口，又叫青衣用对棍，每人重打了三十。贤臣说：“尔等共有多少人？作的什么事？有话只管实说，本院全归罪他两个，与你们无干。”众人听罢，一齐磕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他二人全是王爷门上先当押拉听差，现今革退差使。五林阿的老娘，是府内嫫嫫妈妈，

很得时务，因此他在外招是惹非。官司打过几次，就提督衙门营城司坊，都有人情，越闹越胆大。故此又装宗亲，假扮钦差，叫我们扮作奴仆，一路上讹过州城府县，当铺盐店，不计其数。这是以往实话，望大人恕罪。”贤臣微微冷笑，望着恶人说：“你们听见了没有？你们两人还是不承认吗？”恶棍听见反指着说：“他们是怕打，满嘴胡说。难道他们招的口供，就算我们招的口供吗？姓施的，你今儿非叫短了太爷，不算你有能为。”贤臣暗想：“使尽各种刑法，都不招认，不如改日设法再问。”遂吩咐把十四个人一同收监。众役答应，收监不表。

且说贤臣望着知府开言道：“把贵衙门捕快叫上来。”即叫喊堂的传捕快。不多时捕快上堂跪倒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的姜成、杨志伺候。”贤臣标了一支签念道：“上写五日限期，锁拿一撮毛到案，火速无违！承差捕快姜成、杨志，限你们五日，把一撮毛拿来听审，违限重处。”二人听罢，吓了个倒抽冷气，暗说：“我的姥姥，这个差使要命。”爬起来拾签，迈步下了大堂，一个个哭丧着脸，噘着嘴，往外正走。门上的众伴儿，迎上来，一齐问道：“怎么个话儿？你们老哥俩恭喜！如何施大人单叫上去，必有美差使给。你们发了财，可别忘了我们那！”正说着，有名公差姓尼，外号叫泥球，素日常与姜成、杨志戏谑，见他两个愁眉不展的，他就在旁边打着哈哈说：“姜第二的，杨第八的，你只当咱们本府老爷呢？出一张票，叫你传人去，上面写明那人家住处某村庄某姓名。今日遇见这位施老爷了，叫你们拿什么一撮毛，就把你们毛住，便吃不躺咧！罢哟，你们到底不济那，枉闻了鼻烟儿，白走了月饼会了，还不及我老尼打个喷嚏的工夫就得了使差咧。”姜成、杨志说：“你也算个人咧？问问你敢和我们一般一配吗？你小子是老土着了水，和了和，变如泥里的球儿，真是王八蛋。你再娶个

女人不用说咧，也作出些个小泥蛋来。”众人一齐大笑，笑得个泥球脸上有些下不来，说声：“你二人不用吹咧，这位新来的钦差施老爷子，比不得咱们官府。你们俩要捉这一撮毛，恐拿不了来。哥哥儿是鸭子吃了鱼，眼睛朝上。”旁边人见他俩下里话紧，怕玩笑恼了，一齐上前解开。姜成、杨志这才迈步出衙。二人无精打彩的，到了家中，见天色已晚，在家住了一夜。到次日早晨，二人商量出城，到镇店村庄私查密访。正在踌躇之际，后边有人赶来。不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九回 讨限期连累家属 说谐话访出情由

话说姜成、杨志拿不住一撮毛，正在进城讨限，后边有人赶来说：“要拿一撮毛，我晓得他下落。”二人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冯七恍的儿子，好喝便宜酒，都叫他冯人嫌。姜成、杨志素日和他玩笑，说：“你赶爷们来作什么？”冯人嫌说：“今日有个巧机会，特来送信。”姜、杨二人说：“有什么巧机会，你小子又闹鬼吹灯呢。”冯人嫌说：“请问头儿，施大人派你两个拿什么一撮毛，你两个扛扛屁股领刑吧！不是八十就是一百，几时打破了才算。还把家眷捕监，叫你们去访。要再访不着差使，便把公差算凶犯。并非我说瞎话，只因我有个老舅舅在顺天府当门公，他有个外号，人因他姓陶，人都叫他陶奴儿。他告诉这一位施大人最是狠刑。你们俩今日要拿一撮毛，不是吹，这差使就是老冯爷子知根底。”杨志说：“玩笑少说。这个差使要紧，比不得别事，你混耍笑。”冯人嫌说：“谁与你玩笑，他是三代玄孙！”二人见他又起誓，又说大人怎么厉害，刑法重，未免心中有些抖战，叫声：“小冯儿，你果然是个朋友，帮我们得了差事，没的说呀，大量不能别的，穿我们一双德胜斋的缎靴，料着准行。咱们先到酒铺里去，听听小冯是怎样个拿法，咱们好有主意。”二人说着来到山东馆。

三人抬头，只见“太元居”一面匾。这店是知府轿夫的东

家，甚是兴隆。三人走进来，掌柜的认得是知府捕快头儿，连忙让座。三人怕走漏了风声，到了楼上，找了个清净桌儿坐下。过卖净了桌子，问要什么菜。杨志素日最是好脸，又搭着为打听差事，叫声：“堂倌，要一个金华楼火锅，半斤腊肉，通州火腿要熟的，五壶玫瑰酒，四斤荷叶饼，葱酱要两碟。”走堂的喊下去。不多时，热腾腾的端上来。冯人嫌一见真是唾沫往下咽，就红了眼。不等人让，斟上酒，先喝了一杯，拿起筷子先夹了一块肉。手不停筷，又喝酒，又吃饼卷葱，真是两眼不够使，满桌混看，火锅边上有块红炭，他只当是块肉，夹起来就往嘴里吞。二公差看看又是笑又是恨，叫声：“冯第二的，那对眼睛儿！你还要喝杂银去？连个熟货也没见过。”冯人嫌烫得两手捂着嘴，话也说不出，满嘴呜呜。姜成说：“你不用翻满洲话咧！酒也喝了个足，菜也吃了个净，望我们装着玩儿，也了不了事！一撮毛到底在那里？是怎么个拿法？”冯人嫌骂声：“死王八业障！你要拿一撮毛，不用费事。回家去把你娘子那撮毛，扯一撮儿呈上去，管保还得赏呢。”姜成说：“好一个混帐东西！酒菜你搂摸了，竟吃得大肚蛔蛔似的，怎么你扒了房？”说着，杨志举手要打，手捏着冯人嫌脖子，捏得他呀呀地叫：“我要是知道一撮毛不告诉你们，我就是乌龟王八。”姜成说：“你快别混充衙门光棍头咧！不用说，算老爷上了小子当咧！”言罢，二人站起，连酒菜带饼通共算清了。杨志咬着牙，写了帐，三人这才出了酒铺。冯人嫌喝了个便宜酒，唱着河南调，回家去了。姜成、杨志见天晚也回家安歇，约会明日再上堂讨限。

到了第二天早起，二人只得进公馆讨限。且说施公自派出两个捕快，去拿一撮毛，日夜指望拿回这差事来，好与费同知、刘成贵、孙胜卿等洗冤完案。这日算得限期已满，专等公差回

来。忽见姜成、杨志进了公馆，走到面前，一齐跪倒，磕头碰地，口尊：“大人开恩，小的们奉大人差派拿一撮毛，各处访查，并无消息。恳大人示下，再宽几日限期。”施老爷一听没拿住差使，冲冲大怒，喝道：“把两个奴才，每人重责三十大板！”青衣答应，登时打完。又吩咐众役，把两姓的家口，全都收了监；又限了三天，再拿不住一撮毛把他二人就算凶犯。二公差无奈，只得下堂出来。杨志叫声：“老哥，这才算咱二人倒运。一伙大盗，又无姓名，就说是拿一撮毛。把家口尽都收了监，给了三天期限，再要拿不着，就替罪名。咱须早些拿个主意。”姜成闻听，叫声：“贤弟，我并无别的主意，除非跑海外去躲避躲避。”杨志说：“跑海外躲避躲避也了不了事情。常言说：‘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’我倒有个主意：愚弟有个手艺，除非咱们改扮行装，做着买卖，留心探访。或者访出个消息来，也未可知。”姜成忙问：“什么贵行？”杨志说：“从前我吹过几天糖人，家伙全有。”杨志回家，早把挑子收拾齐备，改变行装，走到乡村去。看官，二公差作买卖，所为招人，好访一撮毛。外州府县捕快，都有些武艺，二公差这箱子里暗藏着些铁尺挠钩，为的是预备有风吹草动，好下手拿人。这是闲言不表。

且说姜成、杨志，出来访查，不觉就是三天。这日又进一村庄内，人家不多，路东有座黑漆门，估着他家孩子多，还多卖俩钱。二人把担子放在门首，姜成打锣，惊动了里边小孩子，哄的一声，来了一群，就有七八个，一个个跳跳蹦蹦，这个说：“我要个孙猴儿。”那个说：“我要黄鼠狼偷鸡。”姜成说：“拿钱来。”挨次把钱收了。杨志登时把糖人儿吹完，打发孩子们散去。内中有个孩子不很大，独他不走。问他叫什么，他说叫六斤儿，留着个歪毛儿。他可围着担子闹，小手儿抹了块

糖稀吃，又把模子拿起来就跑。杨志说：“小六斤，你又淘气呢！还不放下模子？再淘气，把你一撮毛拔下来。”看官，杨志他无心说出这句话来，你说把个小六斤儿吓了一跳，眼似銮铃，东瞧西看，这才叫声：“吹糖人的！一撮毛是我爷朋友的名字，你怎么混叫起来了？要叫他听见，还不把你屁股打烂！”你说两名公差，正没处访一撮毛呢，一闻此言，岂肯容他倒脚？大叫声：“六斤儿，你先拿几块玩去，等我明日再给你几块好的。”六斤儿笑着说：“可别给他们。”杨志说：“不给他们。你方才说什么一撮毛，是你爷的朋友。你再告诉我一遍，还有好的呢，也给你。”小六斤儿笑嘻嘻地说：“一撮毛长得凶恶，人都怕他。他那脸上有个瘰疬，瘰疬上有一撮毛。使着俩铜锤，一张弩弓三支箭；还不是一个人呢，好些个呢！”二公差听见小六斤说这伙人不少，都是有武艺的，觉着扎手，大料难拿，不如趁早离了是非窝。毕竟二人跑脱没有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回

得虚实姜成送信 扫巢穴众寇落网

话说姜成、杨志，哄着小六斤儿，把一撮毛以往情由，俱都说出。正然盘问，忽见门里出来个人，一巴掌打得小六斤往里飞跑。二公差听小六斤说这伙人都有武艺，觉着扎手，不如趁早回河间，禀报大人，再作主意。挑起担子才要走，只见那人上来，一把揪住杨志搭包。姜成一见，估量着不好，开腿就跑。杨志见姜成跑咧，自己挑着担子，被人揪住，想走不能。这恶人揪着杨志骂道：“站住吧！”杨志见他这样，还装乡下佬样说：“大爷，俺大小是个买卖，又没得罪你老人家，别要骂人。”恶奴说：“别和我装佯，骂你就算了吗？还得打你这个王八蛋。”恶奴把杨志推搡着，拉进大门去，不表。

且说姜成见杨志被人揪住，自己撒腿就跑，为是进城报与施大人知道，好派人去拿。不多时跑到河间府，太阳已落。见了大人，把他们以往怎么访查，杨志怎么被人揪住，回了一遍。大人说：“你知道那家姓名吗？”姜成说：“回大人，若问那家姓名，小的不知，瞧他房屋象个富户。小的就听小孩子说有好些个人，都在他家居住，个个武艺精通。为首之人，名叫一撮毛儿侯七，手使什么兵器，怎么厉害，全都告诉了。才要问他主姓名，就被人听见，把杨志就揪住了。小的实不知那家姓名，还不知杨志吉凶如何。求大人恩典，早派人去拿。”施公

座上一摆手，姜成叩头起来。施公叫声：“黄壮士，这是如何拿法？”天霸躬身，口尊：“大人，依小的愚见，还叫姜成引路，小的同关小西、王殿臣、郭起凤，趁天黑去打听明白。事情果真，不是小的夸口，任凭他有多少盗寇，管保拿来，明日结案。”施公点头。

四家好汉，同姜成各带随手兵器，出了公馆，走到恶人村外，略歇了歇。天霸叫声：“姜成你头里走。”姜成说：“眼前就是。”五个人进了村口不远，但见房外一溜墙，中间有四扇屏门。门楼以外，挂着斗大灯笼，照得大亮。门口锁着一条大黑狗，拴在那里，瞧见人就站起来狂吠。天霸把姜成一拉，迈步头里先走。四个人跟着好汉，顺墙往北走。走不远，一拐弯，见一溜对缝砖的风火后沿。天霸叫声：“众位，你们在此等着，我先进去打探一个真实，回来再议。你们不可远离；但听有石子响，就是我回来了。”言罢，倒退了几步，把手一拍，“嗖”的一声，蹿上后沿，顺着瓦垄爬到前坡。但见周围房舍，瓦窑一样。此处原是后院。好汉来至房前沿，趴伏着往下探望。细听有声音，听不大真。挺身又往前行，来至前边，见各屋点着灯。又听得下面妇人说：“不好了！张姐姐，房上有人了。”又听一妇人说：“大婶，你别大惊小怪的。这两天猫起秧的时候，是猫在房上，你就乱叫。”天霸听见此话，借猫为由，“喵喵”叫了两声。那妇人说：“你听何曾不是猫？快端油盏走吧，你没听太爷吩咐？今日是他寿日，是个好日子，叫咱把前日偷来的那妇人劝醒，今晚要合房咧！”那一妇人说：“你劝去吧，人家是秀才之妻，就肯嫁他？”好汉听是偷来的妇人，心中纳闷。见那两个妇人走进屋内，好汉顺瓦垄伏下身子，探下头来，往屋内细听。这个妇人说：“新娘子你很聪明，为什么想不开？我们祖七太爷银钱广有，奴仆成群。你相从就是一

品当家的，岂不胜似那穷酸？”那妇人骂道：“你们这泼妇，要当我是下贱之人，那就认错了。我告诉你们主人说，杀刚给我个痛快吧，我死了，提防我孙相公替我鸣冤。”天霸听罢，暗说：“原来这家姓祖，偷来的那娘子，定是一撮毛用被窝裹来的孙胜卿之妻。”

看官，这祖七混名大头目，自幼集上扛粮食出身，一膀子能扛两条口袋。这集上经纪客人，不敢惹他。后又生讹了一张官帖，量斗尖入平出，客人须得用他的斗量，按加一要钱。又交了一伙大盗，坐地分赃，拿这闲钱交与官吏；衙门内都有看顾，越仗起胆来。闲话不叙。且说天霸又纵步到另屋。屋内祖七说：“那厮你有什么分辨？另起来打着问他。”正打之间，杨志怀内揣着一件东西，吧嗒掉在地下。众寇闻听说：“方才落在地下的是什么？”家丁拿灯一照，捡起来，原来是油纸包，用线缝着。把线挑开，拆去油纸，还有一层细纸。打开瞧是张纸，内有一人识字，一念，上写：“太子少保镶黄旗汉军仓厂总督世袭镇海侯施，奉旨钦差仰役立拘锁拿大案一伙贼一撮毛儿，速赴河间府，当堂听审。毋得违误，火速领票。康熙某年某月某日。差捕快：姜成、杨志。”

众寇听罢，一齐恼怒，有说将公差杀了的，有说还打的。祖七说：“你们没听见吗？这票并非府县州官出的，乃奉旨钦差所派，别当儿戏。”众寇说：“莫非放了杨志？”祖七说：“也不用放他，暂锁在空屋，等明日我到衙门打听打听再议。”家奴立时将杨志锁在空房。天霸房上看得明白，见家丁回去，趁着无人，飞身下来，拧开锁进去，将杨志解下来，一同到外边。见了关小西等，各举兵器齐至恶奴后院，见各屋都吹灯安眠。天霸知道后院是些妇人，直奔前院，众好汉和公差只得跟着走。纵有狗咬，拿刀一晃，狗见刀夹尾就跑了。仆家奴俱

是困乏睡着。四家好汉同姜成、杨志走过这道二门，来到前院。西边有一人出来开门解手，瞧见好汉，忙问：“是谁？”小西低声说：“老兄弟风紧。”天霸并不言语，紧走几步，赶上前去，手起刀落，克吱一声响，那人栽倒。忙把脑袋砍下，天霸回身，叫声：“哥们随我来。”言毕迈步当先。五个人跟着一同进这道门。内中唯有姜成不得主意，欲待不去，又怕被人瞧见了，眼睁睁的见杀了个人，心里发怔。

且说众寇打发祖七去安歇，也就睡了。这时盛大胯没睡着，叫声：“郑老三，我瞧他酒不沉，如何出去这半会子？听见咕冬一声，必是栽倒。”说着即披衣裳下炕。刚出门，那知天霸早在门旁，扬起刀背，往下一砍。大胯一声叫：“不好了！”众哥们一听见他一嚷，忙上前砍了几刀，盛大胯栽倒在地。屋内人全都惊醒出来，好几个手中都有兵器。头一个刚往外一跑，被地下躺的几乎绊倒。往前一栽，殿臣拿铁尺照踝子骨就一下。那人躲过，回手就是一刀。殿臣用铁尺架住。小西、起凤各举兵刃截住。那几个盗寇一齐出来动手。杨志不知从那里找了顶门门，也可就抡起来，单打众寇踝子骨。就只胆小的姜成，吓得在黑影里打战。盗寇头儿一撮毛手提铜锤“噗”的一个箭步，从屋里就蹿到当院，大喝一声：“那里来的小辈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”言罢，照好汉就一锤。天霸一闪，回手一刀。二人战在一处，不分胜败。关太、殿臣、起凤三人，各逞英雄，与众寇动手，黑夜之间，难辨清白。山东王举起拐来，照着自己人飞毛脚邓六大腿上就是一下，“哎哟！”一声，山东王这才瞧出是自己人，心里一急，漏了空，被小西一刀背，把手腕打脱。“哎哟！”一声，拐子落地。那边杨志抡起门门，照盗寇腿上，又是一下。只听“吧！”正打在踝子骨上，“哎哟！”一声躺倒。小西怕他跑了，连忙几刀，卸了他两膀。一寇叫

闪电神，见风不顺，撒脚就跑。那知杨志早把一道门用石顶上——离门不远，贼怎晓黑影里蹲着个人，只听“咕冬！”绊倒，杨志趴在那个人身上。这个空儿，殿臣赶来，不管一二三，抡铁尺就打，疼得盗寇叫声不止。还有几名盗寇，都被小西、起凤拿住，看守不表。

单说天霸和一撮毛动手，猛见他用锤磕开自己刀，将身一晃，蹿到墙头。好汉对准盗寇腿上，回头就是一镖。盗寇才要迈步上房，只听“唰”一声，“哎哟尸咕冬掉下墙来。好汉赶上，连三并四几刀，一撮毛难以动转。天霸叫声：“哥们，快找绳来捆上。”叫人看守，又寻祖七不表。且说小西叫声：“哥们，谁带着火镰打火，咱们进屋去照照，还有贼人没有。”杨志答应，立刻打火引着火纸，进房点着灯，搜了搜，只彦八哥一人，也把他上的捆绳，拉到外边。举着灯到院内，把众寇一个个四马攒蹄绑上；才知道姜成也死了。数了数盗寇，共十一口，等天亮解送。且说天霸举着刀闯进恶人院内，拿住一个仆妇追问，言主人自尽。好汉不信，亲到外屋，果见一人悬梁而死。把管家李胡子找着也捆上，带到外边。又找偷来的那位妇人，打算把她救出；那知孙胜卿之妻，是个节烈妇人，自觉虽未失身，终无面目见人，夜间得空，早已自尽。

不多时，天已大亮。好汉黄天霸等，把拿的众寇解到河间府，面见施公交差。又将孙相公夫人死节的话回了一遍。贤臣大喜，吩咐升堂，将众寇带到堂下追问。众寇情知难推，尽情招认。又传孙胜卿到案，将伊妻节烈晓谕一番，叫他回家收尸成殓。吩咐：“知府把众寇监禁狱中，俟本院启奏皇上，候旨前来，连五林阿等，一齐按例问罪，好与众官民报仇雪恨。”知府答应：“谨遵钧谕。”忙令手下人，把众寇入监。贤臣见诸事已毕，心中牢记，保举天霸等功名。忙吩咐：“搭轿，本

院回京。”到底不知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一回

驿馆立拘牛腿炮 郑州采访一枝桃

且说施公离了河间府十几里地，正走之间，忽见前边人马迎面而来。头里还有匹马，急跑如飞。正自诧异，那人已到轿前，下马跪倒。贤臣才知未起身之先，打发去的牌马转回来。但说贤臣霎时到任丘县亭驿，入了公馆。才入公馆，就有人喊冤。任丘知县在一边伺候，心中不免害怕。又听钦差叫衙役将喊冤人带上，开言道：“喊冤人，一一报上名来。”一个说：“小人叫刘进禄。”一个说：“小人叫陈忠。”一个说：“小人叫李富。我们仨人住任丘县郑州镇。”贤臣说：“有何冤枉？慢慢说来。”仨人见问，各把呈词递上。贤臣将呈状逐次看完，俱告的是牛黄，绰号叫牛腿炮：霸占陈忠二顷地，讹刘进禄房屋一所送与家丁，硬讹李富银两若干。俱各私立文书，有保人。内中还牵连武豹、金山、赵文璧仨人。又问两个喊冤的，说：“你二人所告何事？叫什名字？”一个说：“小人周荣，年六十五岁。不幸妻李氏早亡，所留一女，名叫玉姐，已经受聘，未曾过门。上月二十日夜三更时候，父女各房睡去。忽小女在绣房一声喊叫。小人正在梦寐中惊醒，慌忙爬起点灯，见女儿门开了。进去一看，不知女儿被何人杀死。房中细软，俱都不见。次日天亮，见墙上画着一枝桃花，想来杀人偷财，必是一枝桃。叩恳青天大人恩准，拿一枝桃来，追问情由，好与小人

雪冤。”说罢叩头碰地。施公闻听周荣言词，不由心中着急，暗说：“这事又是缠手难办。”思想多时，便往下开言道：“那一个所告何人？慢慢诉说。”那人说：“小人蒋旺，娶妻吴氏，夫妻同庚，今年二十六岁。父母俱各去世。小人所仗厨行手艺。只因前日应喜事厨役，两日未曾回家。第三日回家叩门屡次，无人答应。撬门进去，瞧见妻子吴氏，血淋淋躺在炕上，不知被谁杀死。见墙上画着一枝桃花，故此前来鸣冤。”说罢不住叩头。忠良闻听蒋旺之言，腹中说：“这两个人原是一样事。”沉吟多会，座上开言道：“周荣、蒋旺，你二人家遭凶事，难道就不报官吗？”二人上前，一齐叩头说：“我二人俱各到县呈报。若不经官，谁敢擅自抬理？怎奈县主并不拿凶犯追问。今日幸蒙钦差大人驾到，特来伸冤，望乞青天拿住凶犯，好与小人报仇雪恨。”说罢不住叩头。

忠良点头，望着任丘县知县开言道：“贵县，周荣、蒋旺他二人到县报官，你如何不出票捉拿凶犯？”知县见问，连忙跪倒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周荣、蒋旺他二人报官之时，卑职即到二人家中亲自勘验，实系刀伤。令尸亲埋葬，卑职即刻差人到处捉拿。怎奈不知一枝桃姓什名谁，怎样面貌，何方人氏，比追公差，也是没处捕捉。望大人宽恕。”忠良一摆手，县官沈存义平身。贤臣沉吟半会，叫声：“周荣、蒋旺，你二人暂且回家，十日内本院管保给你们断结了案。”二人叩头回家，不表。贤臣又叫：“贵县！”任丘县知县连忙答应。贤臣说：“李富、陈忠、刘进禄，他仨人所告之事，并无虚假。本院出京时，沿途私访民情，路途上听见有个牛腿炮，在郑州居住，横行霸道，结官交吏。他还不是一个，还是一党四人：一个叫武豹，一个叫金山，一个叫赵文璧。牛腿炮往涿州探亲，为三家店，在途中对人夸口，将自己所做之事尽情说出。本院只为

赈济事重，未曾到此剪除恶党。既有人告在你县衙，为何置之不理？”沈存义见大人一问，惊慌失色，双腿跪倒，不住叩头哀告。忠良见他恳求，即便开恩说：“知县，你既这样苦求，本院看至圣先师面上，暂且恕你。速速着人把牛腿炮、武豹、金山、赵文壁四人，即刻锁来听审；多带衙役刑具，本院在此立等，速去莫误！”沈知县叩头站起，往外走，留衙役在此伺候，出公馆上马回县，忙差衙役去拿恶棍，不表。

且说贤臣往下吩咐：“刘进禄、陈忠、李富仁人，暂且回家，等知县把四人拿到，好对词结案。”仁人叩头退出公馆，不表。下人摆饭，贤臣用毕，撤去家伙。猛见一人在下面跪倒说：“回禀大老爷，今有本处知县将牛黄等拿到，请大人钧谕施行。”贤臣闻听，满心欢喜，连忙吩咐道：“知县将带来的刑具，俱各设在驿亭之上。”吩咐各差衙役道：“俱要小心伺候。”差役答应，俱进了公馆，来至大堂站班。知县复又进上房，请大人。施公闻听，立刻升堂。黄天霸在后跟随，来至驿亭之上。任丘县的衙役喊堂。钦差吩咐道：“去把牛黄带来听审。”众役答应，登时带他到堂前跪下。贤臣看见牛腿炮，大怒，吩咐：“差役带原告来！”霎时刘进禄、陈忠、李富跑在堂下。贤臣叫：“把你等所告言词，照前诉说。”仁人见问叩头，将所告言词，如此这般，诉了一遍。牛腿炮看见原告，不由着忙，且听原告将他恶款一一拆出，又听施公座上叫看大刑，心中越发害怕了。他虽脸上变貌，口中还强自支吾。登时青衣将夹棍放下。老爷吩咐：“将牛腿炮夹起！”青衣答应，上前按倒牛腿炮，拉去鞋袜。一个青衣将刑具竖起分开，把牛腿炮踝子骨入在里面，做扣拴绳，一背一拢，只听牛腿炮“哎哟！”一声，口中只嚷：“招了招了！”施公吩咐：“从实招来！”牛黄尽行招认。沈知县在旁边亲自秉笔，立刻写完口供。这

才吩咐将刑卸下。老爷又把武豹、金山、赵文壁问了一遍，俱各承认，画招已毕。贤臣吩咐每人重责四十大板，立刻钉枷在郑州镇上；枷满时分省发遣。青衣将四人领出，在郑州镇枷号示众，暂且不表。

贤臣又吩咐道：“知县带领原告，到牛黄家追还房产土地银两。你就不必回来，在本县要用心办事。衙役也不用许多，本院等着拿住一枝桃完案，方才进京。”知县答应，带领原告出公馆，留下几名衙役，在此伺候大人，余者俱带领回县，不表。贤臣退堂，用饭，众人俱各吃毕。黄天霸上前叩禀说：“禀大人，小的要到外边采访一枝桃的形迹，特请大人示下。”忠良闻听，满心欢喜说：“壮士这一去，须要存神仔细。”黄天霸答应，告辞大人，带上盘费，暗藏飞镖甩头一子，还是个长随的打扮，出离公馆，任步而行，一路上留心采访，那有踪迹？意欲问人，只都知道有个一枝桃，不知姓名，也是无益。走到南关城里，还热闹些。觉着中口干渴，看见路东有座茶馆，还带着卖酒。好汉走将进去，拣了个座儿坐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二回 白云庵计全泄底 玄天庙天霸寻踪

话说天霸正在茶馆，手拿茶杯，留神细访一枝桃的消息。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四面探望，走到天霸跟前，不住的留神细看。好汉心中猜疑，即便问道：“莫非认识在下吗？”那人说：“爷台莫非姓黄吗？”天霸说：“正是，”即便问他姓名。那人说：“这不是讲话之处，找个僻静地方说吧。”遂叫堂倌：“烫两壶酒，有现成菜蔬，拿两样儿来。”堂倌答应，登时烫两壶酒，端两样小菜。二人将酒菜吃完，天霸会了酒钱，一同出酒馆。到关厢外，有一座破古庙，叫白云庵。四顾无人，二人进去，席地而坐。

那人不等天霸开言，遂口称：“黄爷，今年贵庚？”天霸说：“在下虚度二十八岁了。”那人说：“好快时光，真是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黄爷你可别恼，我别令尊的时候，爷还不过七八岁的光景。那时候爷虽然年幼，大约也知在下的姓名。当初跟随令尊，在绿林二十多春，都是我踩访盘子。论走道，胜过刘飞腿。神眼计全，绿林中无不知晓。若是有人叫我见过一面，不怕相隔多少年，永不忘失。只因令尊洗手，我也就回家。改邪归正，稀粥淡饭，苟延残喘。膝下并无儿女。不幸拙妻去年病故，我也害了一场大病，险些没有了。老来茆独，无依无靠，各处找寻朋友，故此流落郑州。今日正是‘他乡遇故

知：不知尊驾现作何事，莫非还干旧日营生？”天霸闻听，猛然想起来说：“老兄担待着些，小弟眼拙，多有得罪。幼年常听先父说过尊名，久仰久仰广计全说：“岂敢岂敢！”天霸说：“小弟今日也归正了，跟随奉旨钦差山东放赈回来，路过此处，住在郑州驿。前日有人前来告状，是人命盗案，差小弟前来访查凶犯，不想今日遇见老兄。老兄既无依靠，不如随我去见大人，一同进京。”计全说道：“不知大人几时起身？”天霸说：“拿住贼人，就要起身。”计全说：“大人接了状子，是人命盗案，不知贼盗姓什名谁。不是计某口出大言，南方一带，直隶全省，有名盗寇，无一不晓。”天霸说：“这贼奇怪，每逢偷盗人家财物，临行墙上画一枝桃花。原告都是告的一枝桃。”计全说：“若是一枝桃的底儿，愚兄尽知，连他窝巢，愚兄俱都到过。”天霸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仁兄同我面见钦差。”

不多时，二人来到公馆。天霸叫计全等候，天霸进公馆，先到上房，见施公回话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的奉命采访一枝桃，偶遇故人名叫计全，是我父在日手下盘算的小伙计。有名盗贼，他无一不知，故小的把他带来，老爷一问便知贼人下落。”贤臣闻听，满心欢喜说：“既有此人，何不教他面见本院？”天霸闻听，转身出馆，领计全到上房，参见钦差，天霸侍立一旁。计全跪在尘埃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的计全叩见。”贤臣座上开言道：“本院接了两张状词，俱是人命盗案。告状的都是郑州人，告的是失去财物，杀死妇人，天亮看见墙上画着一枝桃花，故此事主告的俱是一枝桃。但不知这二枝桃是那里人氏，怎么个形象，因此难以捕拿。”计全听罢，口尊：“大人，一枝桃的姓名、窝巢、行踪、面貌，小的很晓得。这人手段高强，难以擒拿，不在此处住。他原是河南怀庆府修武县人氏，自幼抛

家失业，遍访名师，学成武艺，棍棒刀枪，样样精通，后来入伙为盗。拜师又得几宗惊人之艺，单刀一口，连株药镖，百发百中，蹿房越脊，如走平地。现住郑州，他本姓谢，名叫谢虎，因他左耳边挨着脸有五个红点，好象一枝桃花，故此叫一枝桃。是他自己卖弄本领，偷盗人家财物，临走之时，他必在墙上画一枝桃花，显他的武艺，遮掩各州府县应役人等耳目。留下这个记号。”施公说：“他在城外窝藏之处，是人家呀，是店呢？”计全说：“全不是。郑州北门外有座北极玄天庙，庙内和尚叫静会，原先也是匪类，老来洗手，作了和尚。他贪图谢虎贿赂，教他住在庙中。此庙原本是一层殿，谢虎给他新盖了两间禅房。”施公闻听点头说：“计全，你怎么知这样详细？”计全说：“小的方才已经说过，幼年在绿林，对这伙人来往行踪无一不知。昨夜还到了玄天庙，指望借谢虎几两银子，好度日用。谁料他初一见，很象亲热，一提借银，他就沉下脸来，说得我敢怒而不敢言。欲待要走，天色已晚，只得在庙内暂住一夜。今早起来，不辞出庙，径到南关，适遇天霸引见前来，得见大人。”贤臣听罢，眼望天霸说：“这件差事，大家商议，怎么个办法。必须把他擒来，方可动身。若是不完此案，如何进京？”好汉闻听说：“也没什么商议处。不必忧虑，明日小的自己把他拿来。大人请放宽心。”贤臣点头说：“但愿你斟酌个万全之策，方好去行；既知面貌、住处，设法没个拿不住。明日要上郑州，同着小西、起凤、殿臣，你四人去。大家努力一齐动手，教他顾左不能顾右，顾首不能顾尾，设此拿法，是为上策。”天霸听见大人吩咐，不敢有违，连忙答应说：“钧谕实系高明，但老爷驾前无人保护，不如留下关小西在公馆为妥当。不然那时有失，悔之晚矣。我只带起凤，殿臣去足矣，计全也不必去。”施公答应。

仨人径扑关厢。走不多时，来到关厢。郭起凤说：“咱在这里寻个饭店，随使用些饭，须喝点酒，歇歇脚，养养神，打听玄天庙，然后再走不迟。”王殿臣点头。惟黄天霸恨不得一步走到玄天庙，拿住谢虎，方称本心。欲待不依从他们，俗言说：“一不敌众。”只得随着二人寻找饭铺。往前一瞧，刚巧关厢口路东有个清真饭铺，挂着蓝纸幌子，门外边设着两张条桌。三个人就坐在外边。堂倌过来说：“客官爷是吃饭，是吃酒？要什么菜？”郭起凤说：“先给三壶酒，一个扒羊肉，一个青豆粉，一个豆腐汤，六张清油饼。”三个人连吃带喝，正吃着饭，天霸猛抬头，见从南来了一人：头戴着关东片毡帽，皂青绑身小袄，披着一件羔子皮袄，足登抓地虎靴，绿皮云头，相貌长得浓眉大眼，薄片嘴，年纪约有四旬挂零。待走到铺前，天霸留神看见，他左边挨着耳朵有五个红点，恰似一朵桃花。好汉望着郭起凤、王殿臣使个眼色，二人会意。连忙放下筷子，就要起身追赶。天霸摆手，二人复又坐下。见这铺门口人多，也不肯明言。仨人连忙吃完，叫堂倌算帐会钱，起身往北而行。出了关厢，四顾无人，天霸说：“既知他姓名住处，又见了本人，还怕跑了不成？”究竟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三回 和尚开山门答话 天霸追谢虎中镖

话说黄天霸、郭起凤、王殿臣仨人，出了关厢，约有半里之遥，见大道西边有座庙，匾上刻着“北极玄天庙”五个字，山门紧闭。细看是一层殿，还有两间禅房，是新修盖的。离了两箭远，有二三十户人家。仨人看了多时，天霸上前敲门。里面一枝桃心下明白，常说：“伶俐不过光棍”，就知是饭馆前吃饭的那几个人来了。看官，一枝桃怎么知是天霸等呢？原来在清素馆与天霸打了个照面，见英雄有些眼岔；又见他望那两个使了个眼色，就参透他隐情，到庙中早就作了准备。听见敲门，他仍然外面披着大皮袄，走入大殿，叫：“和尚出去，把来人让进。”如此这般嘱咐了一番，和尚答应。前头表过，和尚也是匪类出身，老而无能，落发出家。一枝桃逛到郑州，看见周荣之女，蒋旺之妻，生得美貌，他就要在附近住下，以便谋图窃玉偷香之事。见这庙离人家甚近，他与和尚商议，每天房中二吊京钱，每饭不断酒肉，教他跟着白吃白喝。和尚贪图便宜，故此受其呼唤使令，闲言不表。

且说静会来至山门，将门开放，见门外站着三个人，连忙问道：“三位施主找谁？”天霸说：“找姓谢的，不知在庙中没有？”和尚说：“不在，不过片时就回来。三位施主先请进庙来。”天霸总是艺高胆大，并不踌躇，迈步进去。殿臣、起

凤，也就跟进去。见里一切作饭家伙俱全，知是厨房。天霸坐在炕上，殿臣、起凤坐在床上，和尚搬了条板凳迎门而坐。和尚说：“不知三位爷那里来的，找谢爷有什么事？”天霸说：“我们从北京来，找谢爷有件官事商议。”和尚说：“原来是为此事哟！”正说话间，忽听隔扇响，天霸等齐作准备。和尚站起来说：“谢爷来了。”说着话，他就出去咧。一人走进房中，就在板凳上坐下，眼望着天霸等开言道：“仨位找姓谢的，我就姓谢。咱们素常并不认识，找我有何事？有话请讲，我还有紧事要出门呢。”天霸眼望贼人说：“姓谢的，原就是尊驾，方才在北关会过尊容了。我仨人这来，非为别事，只因钦差大人从此经过，有人喊冤告状，为是人命盗案，大人差派拿人。在下心想必是尊驾，故此找到庙中，少不得屈尊，跟着我们见施大人去。”天霸心中大意，觉着谢虎是必拿住咧。那知一枝桃更是高傲，他没把天霸放在心上，听见天霸这派言词，反倒哈哈大笑说：“原来是有人在施公前告了状咧！为是人命盗案，也难为你们怎么想来，就想到我身上来了，真算是你们有能为。这场官司，必是打的。但只是我愿去就去，不愿去就不必去，得依着我。别说是钦差，就是皇上圣旨，我也不遵！不知你三位有什么武艺，竟敢来找我。当面咱们比试比试，你们若有武艺，把我拿去。但只怕你们是自招其祸，特来送死。”

”黄天霸生来性傲，听见这些言词，那能容他？眼望着谢虎大喝道：“大祸临身，还敢多言！我料着你这蠹贼鼠辈，也不认识我。我乃飞镖黄老爷三太之后，四霸天中第一霸，黄天霸是你黄爷名字。这二位是郭起凤、王殿臣，也是有名英雄。”谢虎闻听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黄天霸，你不过以多为胜。若有武艺，与你谢爷单身比试，才算你是英雄呢？”黄天霸闻听，大怒说：“二位兄长，只管袖手旁观，待小弟擒拿这厮。”说

罢，甩衣拔刀，直奔谢虎而来。

看官，前已表过，黄天霸性情高傲，见谢虎口出大言，心头火起，便道字号，说是黄三太的儿子。谢虎闻听，心中暗道：“常听我师李红旗说，他会使用头一子，飞镖三只，单刀一口，是传家绝技。怎么他又跟着钦差奉命拿我，是谁使的捻子呢？必是计全。因我不周济他，他泄了我的底咧！”又见黄天霸甩衣拔刀，他早已准备，也甩了大衣裳，先蹿出院说：“黄天霸，来来来，我倒要领教领教你的武艺！”说着从下肋取出刀来，恶狠狠站在院中说：“敢上前来比试比试，真算是好汉。”黄天霸闻听，一个箭步，蹿在院内；二人交手，刀对刀，刃对刃，斗够多时，不分上下。郭起凤眼望王殿臣低言说：“看他二人正是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材。”王殿臣说：“天霸刀法门路精通，谢虎刀法也是不弱，不知谁胜谁败。”郭起凤说：“天霸虽不至于大败，约也不能取胜，不如咱们拔刀相助。”王殿臣点头。立刻二人手擎铁尺，蹿将上去，大叫：“贼人不遵王法！我等奉钦差之命，特来拿你，还不快快服绑？”说罢，抡开铁尺就打。谢虎用刀架住。天霸也用刀劈来。谢虎眼快，也用刀架住，又虚砍一刀，闪在一旁说：“你们人多，庙内狭窄，不能动手；来来来，咱们到庙外再赌输赢。”一转身直扑庙外而来，浑身攒了攒劲，只听“嗖”的一声蹿在墙头，又一煞身，跳在墙外。天霸一见说：“这才算得是个飞贼呢。”随后，也蹿在墙头，看见谢虎跳在尘埃，天霸也跳在墙外。一枝桃见天霸跳在庙外，郭起凤、王殿臣开了山门，一齐也赶将出来，四人又合在一处，赌斗多时。一枝桃心中暗道：“他是黄三太的儿子，飞镖必是精纯。我谢虎虽不怕，但只是一件，俗语说得好：‘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’又道：‘打人先下手。’我何不照着俗语而行，先给他个连珠镖吃吃，叫他知道我谢某

的厉害。”

贼人谢虎居心要使镖打英雄，就不肯恋战，二目留神，用力磕开仨人兵器，纵身跳出圈外，往正东就跑，说：“谢太爷杀不过你们仨人，我定要走咧！”说着扬长而去。黄天霸拿贼心急，恨不得立刻擒住谢虎，解到公馆，在施公面前报功，随后紧紧地相跟。谢虎是要败中取胜，见天霸赶来，回手一镖照着天霸面门打来，天霸见谢虎一扭膀，一只飞镖直冲面门，一歪脑袋躲过，飞镖落地。谢虎又一挥手，二只镖又照英雄前心打来。天霸又一闪身，刚躲过第二只飞镖；第三只又照着左腿打来，躲闪不及，只听“哧”的一声，穿皮刺骨，痛不可忍。英雄止步，不往前赶。郭起凤、王殿臣一见天霸追赶贼人，他二人随后也追来，见黄天霸腿中毒镖，心下着急，连忙赶到跟前说：“贤弟怎么样了？”好汉见郭起凤、王殿臣一问，羞得满面通红，用手拔出镖来，扔在地上，只说：“气杀我也！”不知天霸镖伤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四回

天霸回公馆养伤 朱李投郑城望友

话说郭起凤、王殿臣二人，见黄天霸镖伤，药性行开，疼痛难忍，心中难以为情。又听天霸说：“不回公馆咧！”不由心中更觉着忙。郭起凤说：“贤弟，你把心放宽些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误中一镖，何必如此？你不回去，我二人怎好见大人回话？”王殿臣又说：“贤弟你别想不开。依我拙见，咱仨人暂回公馆，即请医家调治好镖伤，拿住谢虎，完结民案，保护钦差回京，你的功名有分。岂可因一朝小忿，耽误终身大事？”说罢，天霸点头。二人即伸手搀扶着天霸，相辅而行。黄天霸终有愧色，觉着半世英名，一旦丧尽，一路上还是长吁短叹，惟有低头而已。

走不多时，来到郑州驿，进了公馆，先到上房去见施公。施公正与关小西谈拿一枝桃之事，猛听帘栊响动，抬头观看，但见黄天霸一瘸一拐的，郭起凤、王殿臣二人搀扶着他走进来，不由大惊，连忙站起身来说：“壮士怎么样了？快对本院诉来。”王殿臣不等天霸开言，连忙上前，单腿一跪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容小的细禀。”即如此如彼述了一遍。贤臣听见王殿臣的言词，忙上前亲看镖伤，见围着伤眼，有茶碗大一块漆黑。贤臣说：“不好，这毒气不小，快些把他搀进厢房歇息将养，速速延请名医调治。”天霸说：“小的无能，不曾拿住一枝桃，反倒重

伤，又劳大人挂念，殊觉抱惭。”贤臣说：“壮士，你说那里话来？误中毒镖，非尔无能，皆因轻敌之故，这又何妨？只管放心，将养镖伤，擒拿谢虎，与民结案，再为报仇可也。”说罢，令王、郭二人把好汉搀扶进厢房，安置在炕，将养不表。

施公即飭令任丘县衙役，立刻寻医调治。衙役不敢违误，即刻找到了个姓李的医生，号叫李高手。领他到厢房，他看见黄天霸伤痕甚重，又到上房见了施公，行礼毕，口尊：“大人，我看那人伤痕甚重，不易调治。我是专理内科，只可开方吃药，保着毒气不致攻心；要是疗理外科伤痕，非鄙人所长，大人还是另请高明。大料着这样的人，此处还是稀少。”贤臣点头说：“既是如此，快些开方。”医生连忙把方开完。施公给了医生银钱，一面派人去取药；取了药来，把药煮好，放在茶碗，顿了个不凉不热的，教天霸吃下去，躺在炕上，将养不提。

且说施公独在上房闷坐，正自沉思，忽看值日的青衣跪倒说：“回大人，公馆外来了两个人，在门口下了马，口称要给大人请安，还要寻黄爷。”贤臣闻听，一摆手。衙役退下，转身出去。施公心下暗想：“这两个人是谁呢？”一回头说：“施安，你去把关太叫来。”施安答应，转身出去，不多时把关小西叫到上房。贤臣说：“关太，你去看看，是谁来找黄天霸。问明来历，领来见我。”小西答应出去，到公馆门口，抬头观看，但见有两个人拉着两匹马，马上搭着行囊包裹，立于门外。仔细观瞧，一个是赛时迁朱光祖，另一个不认识。关小西看罢，向前紧走了几步。朱光祖见是关小西出来，满心欢喜说：“贤弟，你一向可好否？”关小西说：“多承挂念，仁兄好否？”二人拉手亲近了一会。朱光祖说：“这位姓李名昆，字公然，人称神弹子李五。怎么你二位不认识吗？我给你们哥儿两个引见。李五爷你来，这是关贤弟，名太，字小西。”李公然说：

“多担待着些。”关小西说：“彼此一样。”二人拉手儿，叙了些交情客套。关小西望着伺候公馆的说：“你们把马上行李解下来，放在厢房里面，把马遛遛喂好。”下役答应，上前解下行李，搬入厢房，然后把马遛了遛喂料不表。且说朱光祖没看见黄天霸出来，心中纳闷，开言问道：“黄兄弟听见我们来了，怎么他不出来呢？”关小西说：“提起黄天霸的话嘛，等着咱们见过大人，自然就知道咧。”说罢，仨人一同进了公馆。

齐至书房门口，小西掀帘进去，将话回明。大人听说，满心欢喜，暗说：“一枝桃合该拿住。”遂开言道：“请他们进来。”关小西答应，去到公馆门口，霎时将朱光祖、李公然带到上房。见了钦差，二人将单腿一跪说：“小的叩见大人。”贤臣欠身，将二人亲手搀起，说道：“二位壮士请起。这位姓朱的，本院见过，那一位不知贵姓高名？”李公然见问，连忙答道：“小人姓李，名叫李昆。久知大人居官清正，待人恩惠。昨日路途上遇见朱光祖，提起黄天霸来。我与天霸自黄河套相别，未曾见面。他说黄天霸现今又跟着大人呢，小人因此同来请安，顺便看望黄天霸诸位朋友。”施公闻听问起黄天霸来，不觉长叹了一声说：“二位壮士，若问黄天霸，现在厢房将养镖伤。”朱光祖闻听大人之言，惊讶不已，连忙口尊：“大人，黄天霸会使飞镖，又被谁打伤？教人不解其意。”施公说：“壮士不信，关太领你们到厢房去探望，便知端的。”即叫：“关太，你去带领二位到厢房看看天霸去。”关小西答应，带领二位出上房。

仨人至厢房门口，小西打帘子说：“二位请进。”又叫：“黄老兄，有人来看你了。”天霸吃了药，在炕上靠着铺盖，正与计全闲谈拿谢虎之事，忽听有人叫他，抬头观看，但看关小西同两个人来了：一个是赛时迁朱光祖，一个是神弹子李五。

好汉看罢，满心欢喜，连忙站起身来，口尊：“二位兄长，恕小弟失迎之罪。”朱光祖、李公然二人上前，把黄天霸扶住，连说：“不敢。”，计全在旁，站起身来，也与朱光祖、李公然拉手儿，叙了寒温，然后大家一齐坐下。天霸说：“许久未见，不知二位兄长今日作何营生，因何会在一处？”朱光祖说：“自拿庄头黄隆基分手后，愚兄还是东奔西走。昨日路上遇见公然，李兄就提起旧日交情来咧，一心要看望贤弟。故同他一路而来。但不知贤弟与何人打仗，被暗器打伤？”黄天霸见朱光祖问这伤痕，未曾启齿，面红过耳，口尊：“二位兄长，要提此事，真要羞杀小弟！”就将钦差山东放赈回来，过此有人告状，奉差拿贼，寻访到郑州，适巧遇计全，得了贼人消息，后来怎么与他交手中镖，述说了一遍。朱光祖说：“此处没有做这么大案的人，拿的这个人到底是谁？”计全在一旁接言说，“朱爷，你不知道这人吗？他是红旗手李爷的徒弟，名叫谢虎，外号叫一枝桃。”朱光祖说：“怎么是他吗？厉害难惹，又狠又毒。”计全说：“如何？我没有把话说在后头。黄爷再也不信，听听是真是假。”朱光祖说：“必是老兄弟轻敌太甚，才中毒镖。”计全说：“正是如此，那时要听我的话，不至误中毒镖，到此悔不及矣。他的意毒心狠，朱爷你是知道的。就是镖打黄爷，再也不肯远离此处，二三日内，必定暗来行刺，须得留神提防，这是要紧的事。黄爷这个镖伤，也得要紧调治才好呢！”不表他们叙谈。

且说贤臣在房闷想，不知天霸伤痕何日痊愈，忽然长叹。贤臣吩咐施安说：“你将朱光祖、李公然同着计全请到上房，大家商议。”不知如何商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五回

贤臣任丘县调兵 朱计李家务求救

话说施公登时将朱光祖等仨人请到上房，说：“黄天霸现在被谢虎镖打重伤，幸喜二位来到，帮助帮助本院才好。”朱光祖说：“要提谢虎，狠毒无比，虽然镖打天霸，心还不死，恐其乘虚而入，夤夜潜来行刺。大人需要提防着些。”贤臣闻听点头说：“壮士言之有理。施安你快些伺候文房四宝。”施安答应，研了浓墨，将纸铺好。贤臣提笔上写：

太子少保仓厂督堂部院，奉旨钦差世袭镇海侯施，为晓谕事：照得本院居住郑城驿馆，与敌为仇，有虞无备，疏于防守，恐生不测。仰任丘县知县，即调本城营弁，前来公馆护卫，俾作干城之备。谨遵此贴，速速毋违。特谕。

康熙某年某月某日

施公将谕帖写完，令施安叫进青衣，吩咐：“把此帖拿进城去，交给任丘县知县，不可迟延。”青衣答应，接谕帖前往任丘县，不表。且说施公望着朱光祖说：“本院已发谕帖调兵去了，料公馆可保无虞。天霸镖伤，须得早些调治才好。奈此处没人会治镖伤，如何是好？”朱光祖说：“会治镖伤的，小

的倒还认得一人。”施公闻听朱光祖认得会治镖伤的人，不由满心欢喜，连忙追问说：“壮士，这个人倒是姓什名谁？住在何处？快对本院说来，好派人去请他前来。”朱光祖说：“要把他请来，不但好医黄天霸镖伤，要拿谢虎，也易如反掌。这人倒不是外人，乃天霸他父一师之徒，姓李名煜，江湖上号称红旗手，洗手有二三十年咧。现今年纪七旬开外，在家安居享福，教子务农；距此有百里之遥，属河间府管，地名叫作李家务。小人不忘旧交，时常望看他去。每逢见面时，他就劝小人激流勇退，休作这样买卖。这个一枝桃就是他的徒弟，亲手传艺的。李红旗若肯治镖伤，拿谢虎如探囊取物一般。”施公闻听说：“很好。”计全一旁开言说：“请红旗李爷要紧，保定公馆也要紧。依我的主意，不用李五爷去请红旗李爷，我同朱爷去；留李爷在厢房内保守天霸；教关、郭、王三位在上房保护钦差，提防一枝桃。这就是万全之策。”施公点头说：“就依你这主意吧。”不表。

且说施公打发计全、朱光祖二人去后，又差人催传谕帖的那个人。不多时，任丘县知县沈存义，城守营的千总王标，带兵丁衙役六七十人，遵钦差的示谕，来到公馆，投递手本，进上房参见大人。施公赐座待茶，言讲一枝桃之事。沈存义、王标，连忙把带来的衙役兵丁排开，俱弓上弦、刀出鞘，到晚灯笼照如白昼。厢房中是神弹子李五陪着黄天霸闲谈，应用之物，放在身旁。上房关小西、郭起凤、王殿臣、千总王标紧随大人左右，防守得铁桶相似，这些话俱各不表。

且说一枝桃谢虎，自从镖打黄天霸，见有两个人保护，料着不能成功，往正东径奔任丘郑州驿而来。二更时候，赶到驿馆，闪目观瞧。但见大门并未关着，门口板凳上坐着两溜人。往前走了走，站在墙阴之下，看够多时。顺着墙根，返身往里

面走，不过半箭之遥，才见有人。谢虎施展飞檐走壁之能，上房趴在瓦垄之上，欲往公馆那边。用眼一看，只见院内灯光照如白昼，许多人俱是手擎弓箭，腰悬刀剑，站在上房门口。谢虎看罢，心中暗想说：“赃官防得严紧！”欲待动手，恐怕不能成功；欲待回去，胸中恨气不平。谢虎想罢站起来，下房脚踏实地，仍回玄天庙。走到庙前，见山门锁已打开，就知和尚已回来了。进庙看了看，南屋点着灯。谢虎走进屋内，望着和尚开言说：“怎么你走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的爷，那是玩儿的吗？我躲还躲不开！我见这天有一更多了，我才回来。打量着他们来不来，你别弄我一场挂误官司。”谢虎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在这郑州，可有两个人命案。”说罢，按住不提。

且说计全、朱光祖往李家务去，走到三更时才到。来至门首，下了马，用手敲门。叫了多时，里面才有人答应，将门开放，一人提灯，抬头认得是计全、朱光祖。长工说：“二位半夜到此，有什么事？”朱光祖说：“烦你进去告诉一声，说我二人要见老当家的，有要紧的事面见。”长工闻听，连忙转身进去，来到上房，在窗外说：“老当家的，今有常来的那位朱爷，还有来过求您老人家周济的那位姓计的，他们两个人在门外，说有要紧事件，来见你老人家面讲。”李红旗的老伴不在了，儿子、媳妇俱在后边居住，他在这前边独自居住。这天虽有三更，老英雄尚未就枕睡觉，正在铺盖上坐着打盹呢，眼望着长工开言说：“请他二位进来。”长工答应，出屋到别房，先把安童叫了起来，然后这才出去，走到门前说：“二位，我们当家的有请。”两个人将马匹交与安童，长工提灯引路，计、朱二人随后进来。到前屋门口，长工先让计、朱二人进去，然后自己才进去，将灯放在桌上，自己与安童一旁侍立，李红旗与朱光祖，计全见礼毕，这才坐下。李红旗带笑开言说：“二

位半夜到此，有什么事？”朱光祖说：“老叔在上，容侄细禀：当初老叔一师之徒——飞镖黄三太，他的儿子名叫天霸，现今跟随钦差大人，回京路过郑州，接了状词，是两宗人命盗案，告的是一枝桃。大人差派黄天霸在郑州采访，遇见计全泄机，才知是你令徒谢虎。天霸玄天庙擒拿于他。”才说到这句，长工烹了茶来，递与每人一盏。红旗李煜让茶，手内端着茶杯说：“贤侄，怎么黄天霸要擒拿于他？只怕黄天霸不是他的对手吧！”朱光祖说：“与他交手，并无输赢。谢虎佯败，天霸追赶，左腿中了他一只毒镖，无人会治。我们二人奉了施公之命，前来请你老人家前去医镖伤，擒拿谢虎。老叔念昔日交情，少不得前去医治天霸，擒拿谢虎。”

红旗李煜听罢朱光祖之言，沉吟多会，才开言说道：“贤侄，你是知道的：因为他轻友重色，俺师徒两个可是不对。任凭怎么不和，总是师徒之情，我怎好前去？这事你等商量个万全之策才好。谢虎素常要是听我的话，所行的正道，我岂肯告诉于你？也该天霸有救；一则他父和我是一师之徒；二来谢虎没良心，至今不上门；第三件，贤侄待我不错，时常来看我。我若执一不应，贤侄怎么出门？要擒谢虎，必须把他的毒镖诶到手中，再拿他可就容易了。只可告诉你们怎么拿，我可不能身临其地。天霸这镖伤，给你一包子药拿去，再给你一张膏药。你回公馆，将药撒在天霸镖伤之处，将膏药贴上，不过数日之内，就复旧如初。二位贤侄休怪直言，你们俩去吧，休得迟误。见了天霸替我问好，就说我很恼他，怎么三哥死了，也不送信给我？他算眼空瞧不着我。”说着话就站起身来，走到立柜跟前，伸手将柜门开启，从里面拿出一个楠木匣，将盖揭开，拿了一贴膏药，有一小包现成的药面子，开言道：“朱贤侄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”赛时迁连忙站起。李红旗说：“贤侄，这

药面子叫做五花退毒散，膏药叫作八宝退毒膏。你把这两宗拿回公馆去吧。”朱光祖答应，将药接过，放在怀内，说道：“多谢叔父费心，等诸事已毕，教天霸登门叩谢。”李红旗连忙摆手说：“贤侄好说，不用争出这个礼。我只要我自己尽友情，于心无愧，也就完了。”朱光祖与计全连忙退身出来。

二人一路言谈，走不多时，已到公馆门外。朱光祖、计全直到上房，掀帘走进房内。施公与众人正讲计全、朱光祖取药之事，忽听帘响，抬头观看，见是他两个回来，惊喜不已。连忙开言说：“二位回来了，多辛苦！不知李红旗来与不来，快些讲来。”朱光祖就将就里情由，细说了一遍。贤臣点头说：“先治天霸伤痕要紧，本院也同你们到厢房看看怎样。”说罢，站起身来往外走，众人后边跟随。长随施安跑到厢房门口，打着帘子。施公率领众位走进厢房。天霸一见，连忙站起身来。贤臣摆手说：“壮士别动，只管休养身体。”贤臣挨着天霸炕沿坐下，众人挨次而坐，天霸仍旧坐在炕里边。贤臣望着朱光祖开言道：“朱壮士，拿出药来调治吧，不必延迟着了。”朱光祖答应，忙伸手在怀内掏出药来，站起身来，走到天霸跟前，将膏药贴在上面。登时间见镖伤的周围，热气腾腾，流出浓血，腥臭难闻，顺着腿往下直流。小西用手巾替他揩擦。贤臣说：“此药果然神效！天霸合该五行有救，不过数日就好。”天霸说：“小人死不足惜，何用老爷这样挂心？但只恨不能拿住谢虎，与民结案，耽误恩官进京见驾。”朱光祖说：“要听李红旗之言，谢虎实系狠毒。虽是镖打天霸，料他不肯歇心，公馆防守虽严，然路途住宿之处，易得空行刺，务得防备。大家商议，见了谢虎，将镖诓到手中，才好拿呢！”不知如何诓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六回

金亭馆豪杰定计 归德驿谢虎被擒

话说施公、天霸、小西等一听诬镖之言，俱都无计。且说谢虎回庙与和尚说破有人命几案，给和尚几两银子，自己也就打点预备。心内说：“我如今不如先到雄县那里，等候赃官住宿之时，再去暗地行刺。”一枝桃想了会子，主意已定，单等明日往雄县去，不表。

且说施公在公馆中，到了晚间，内外灯笼火把，防守得风雨不透。计全说：“回老爷，昨夜一枝桃必来咧，看见防守得紧严，因此不敢显形。这个贼要听见今日下谕帖，他一定不来了，必是先往雄县归德驿等候。”朱光祖说：“咱们也不可大意，须要着意留神，才是正理。”李公然、朱光祖、关小西来到施公面前告辞说：“我等回大人一声，我们要上雄县归德驿。”贤臣嘱咐说：“你三人须要仔细留神。”仨人答应，检点各人随身物件：李公然收拾弹弓弹子，朱光祖掖斧带镖，关小西隐藏折铁钢锋。打点已毕，告辞天霸，出公馆，直奔雄县归德驿。关小西、朱光祖在前，神弹子李五在后。

但说朱光祖、关小西、二人不觉已到归德驿，刚进村，猛听有人招呼说：“朱大哥吗？许久不见。”朱光祖闻听，抬头观看，但见路旁店门口站着一人，正是一枝桃谢虎。此时，李五已来到跟前。赛时迁心中暗喜，高声说：“谢贤弟吗？一

别说是几年的光景了。”朱光祖说与李五听见，说着话，二人拉手儿。一枝桃道：“小弟昨晚在此处，仁兄来到算是客，请到里面坐，有话好讲。”朱光祖说：“我还有朋友等着，到里面再给你们哥儿俩引见。”说着仨人一齐进店。谢虎说：“小弟就在这里屋里住。”说着伸手掀帘，让二人进去，他随后进到屋内。朱光祖说：“谢贤弟，我这朋友姓秦，就是新上跳板儿的秦兄弟，和你哥儿俩见见。”小西闻听，忙伸手与一枝桃拉手儿，然后分宾主一齐坐下。谢虎招呼店小二，倒了一吊子茶来，拿了三个茶碗，放在桌上。一枝桃说：“伙计给烫上。都是一家人了，不知贵庚多大？”朱光祖说：“贤弟你别客套，面上还瞧不出来？他比你小，本家是山西人。你两个同名不同姓，以后不用外道，就是亲兄弟一般。”谢虎说：“如此，我讨大了，再敬贤弟一盅。”小西说：“谨领。”朱光祖说：“弟台，你不是外人，实不瞒你说，劣兄这几年，没得意的事。今年又搭上秦兄弟，从没做过一件好买卖。我们俩今日到此，打听钦差奉旨山东放粮回来。一路上州城府县，谁不馈赠他礼物，料想金银不少。听见说今日在此住宿，故同秦贤弟前来，要向他借些盘费。不知贤弟你现居何处，在这里有什么公干，买卖可好？”一枝桃见问说：“朱大哥，你我非比别人。我学武艺的时候，在家咱们可就相好。难道小弟贱性，大哥不知道吗？我是懒意搭伴，今冬单身逛到郑州镇，就流落住了。”朱光祖说：“到此有什么公干？”一枝桃就将截杀施不全、黄天霸，以往从前的事，告诉了一遍。

朱光祖说：“他自从扬州投顺施不全，害了天雕、天虬两个好汉，硬将盟嫂逼死。如此毒心，叫做小罗成。愚兄听见这信，把他恨入骨髓。那日我要行刺杀施不全，黑夜之间，到了顺天府。可巧施不全夜审官司。愚兄心中暗喜，等他完事退堂，

就要刺杀赃官。那知黄天霸这个短命死鬼，伏在暗处，一镖把我左手击中，他还道名道姓，自夸其能。愚兄忍疼越墙而过，得便逃脱。今日遇见贤弟，大家齐心努力，合该成功。”谢虎闻听朱光祖之言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兄长之言，可是真吗？既有镖，借与小弟一观。”光祖说：“贤弟要看，休得见笑。”说着伸手掏将出来递与贼人谢虎。谢虎接过一看，掂了一掂，约有六两重，长不过六七寸有零。看罢，连连喝了几声彩，遂说：“好东西，比我的毒镖分量不轻。”随手又递镖过去。朱光祖接过来又收入囊内，说：“贤弟把毒镖拿出来，愚兄也要赏识赏识。”贼人谢虎把镖取出，递与光祖。光祖接在手内，看了看，九只原是一样，眼望谢虎说道：“请问毒镖药在何处？告诉愚兄听听。”谢虎用手一指说：“毒气全在此眼中。”光祖留神一看，口中不住夸好，往怀中一揣，眼望小西使了个眼色。关太心已明白，隔着桌子伸手来抓谢虎。一枝桃见朱光祖把他的毒镖揣怀里，心中不悦，才待要问，见小西伸手来抓，就知中计咧。说：“不好！”将身一纵，跳下炕来，掀帘跳在院内，从肋下伸手将刀拔出。随后，关小西腰间取刀，也就赶将出来。朱光祖见他二人出屋，他也蹿在院内，不管他们二人谁胜谁败，就势蹿在对面房上，镇吓贼人谢虎。谢虎开口骂道：“光祖小辈，人面兽心，使计诓镖，忘却他年朋友之情了！”

且说朱光祖与一枝桃在店门口高声说话，李公然俱已听见。见他三个人进店去，神弹子李五，也就走进店内，到柜房将包袱放下，口说：“那一位是掌柜的？”店东闻听，连忙站起，口说：“不敢，在下就是。尊驾有什么事情？”李五说：“头里进去那三个人，店东不认识吗？”掌柜的说：“那一位是昨晚上住下的，那二位是新让进来的，仨人在屋内吃酒呢。”李大说：“我先告诉你，先住下的那一个是大案贼，那两

个新来的与我都是奉钦差大人命令前来拿他。可告诉你，暗暗的将店门关上，若要走漏风声，贼人走脱，我们就拿你去见大人。”店主闻听，心下着忙，出屋暗暗的知会伙计们将店门关上。神弹子李五将弹子弓拿出来，听那房中动静。听了会子，听见房中有人对骂，有刀声响，就知道动了手。他连忙拿弓弹出了院外，抬头观看。但见关小西与贼人谢虎交手，他就堵住门口。小西抬头看见神弹子站在门口，店门紧紧关闭，他仗手中折铁倭刀，明知谢虎不是对手，把刀照着一枝桃的脑袋砍来。谢虎一见，说“不好！”手内的刀难以招架，忙将脑袋一闪，只听“哧”的一声，将左边耳朵削下，顺着脖子往下流血，疼得难受。“哎哟！”一声，左手拿刀，右手握着耳朵，一溜歪斜，就是几步。神弹子一见，将右手弹子纫在扣内，两旁骨子一收，将弓拉满，对准贼人面门打去。只听“吧”一声，打在他左眼之上。谢虎“哎哟！”一声，咕冬倒在尘埃，当啷一声，钢刀坠地。小西连忙上前按住。朱光祖也就跳下房来，向店东家要了两根绳子，把贼人绑了个四马攒蹄，抬进屋中，放在地下。霎时天色已晚，光祖叫小二快点灯笼。仨人饮酒叙话，看守贼人。到了第二天早起，店东叫人把车赶来，搭贼上车出了店。小西给了店东二两银子，仨人一齐跳上车去，加鞭紧走。到正午来到公馆，把贼搭下，仨人进内，回禀按院。

施公立刻传衙役升堂。当即施公升座，带谢虎上堂，跪在地下。蒋旺、周荣也来赶案。忠良吩咐松了绑，用夹棍夹上，好问口供。衙役遵命，上了绑。一枝桃料难推卸，前后所为，尽情招认。施公一面具奏圣上，一面把谢虎枭首示众。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七回

旅馆婆替夫告状 蓝田玉提审出监

话说施公在任丘县拿了一枝桃，奏明圣上，把一枝桃开刀正法，与民报仇雪恨。此案完结进京，不必细表。且说三声炮响，按院起身。任丘县的知县，城守营千总，俱在门外跪送。忠良在轿内吩咐说：“你等俱各回去，办理自己应行之事，俱要小心。”贤臣在途中，晓行夜宿，这日到涿州地面，见有个妇人大声喊叫：“冤枉！求青天大老爷救命！”众吏役伺候人等，才要拦挡，忽听大人在轿内吩咐：“你等把喊冤告状人带起来，等本院入公馆时再问。”衙役答应，把那妇人即带起来。

贤臣到公馆，下轿归座，众文武进衙，参见已毕。又见那妇人跪在下面。忠良坐上留神观看，打量那个喊冤的妇人：年纪约有三旬开外，面带愁容，头上罩着乌绫首帕，身穿蓝色布褂，细看却是良家妇女。贤臣看罢，往下问道：“那个妇人有什么冤枉？为何拦路告状？”妇人闻听，跪爬半步，不住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提起我这冤枉事来，古怪蹊跷。小妇人家住涿州北关外。丈夫姓蓝名田玉，今年五十二岁；小妇人冯氏，今年三十六岁。膝下一子，才交五岁。有几间闲房，开设客店。只因前者月内初三日，天色傍晚，住下了两辆布车客人。后又来了一男一女：男子三十上下，妇女约有二十开外，口称夫妻，因为天晚投宿。奴丈夫就把他们让进店中，让他们明早赶

路。妇女说：‘给我们两壶酒，赶赶寒气，解解困乏；有现成的酒菜，拿几样儿来。’问他们是打那里来的，他说：‘是投亲不遇，回转京都。’小妇人的丈夫到了前边，先冲了一壶茶，拿了两个茶碗，送到那边去，又张罗别的客人。不多时，就是定更的时候，前边关了店门。等着众客人安歇，到后边瞧了瞧，那屋内已经闭门睡着了咧。丈夫回到后边自己房中，告诉小妇人说：‘方才前边住下两个客，是一男一女，虽口称是夫妻，并无行李物件，只有一个小小被套。一个要茶，一个要酒，看意思两个不对。眼见妇人穿戴打扮很俏俊，倒象涿州本地人氏；那男子却象是个京油子，眉目之间，瞧着不老成。我瞧着八成是拐带。’小妇人闻听这话，即便开言：‘不过住一夜，明早就走。俗言说得好：各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’我夫妻说着话，也就睡咧。那天不过五鼓时候，布客起早要走，把丈夫喊将起来，开了店门。客人车辆出店，奴的丈夫又把店门关上。听了听晨钟未发，天还尚早，丈夫又打了个盹。天到大亮，丈夫起来，又把店门开开，才想起住的那一男一女来咧。到后边去看，但见双门倒扣，只打量他俩随着众客出店。丈夫上前开门，他推门进去，吓了一跳！”施公说：“怎么样了？”冯氏说：“丈夫到屋内一看，满炕鲜血淋漓，腥气不可闻，死尸直挺挺地躺在炕上；细看是一男子，双眼剜去，尖刀剜出心来，凶器在地——那个女子不见踪影，不知躲在何处。”

冯氏说到此，施公大惊，不由站将起来说：“冯氏，不可慌忙，对本院细细禀来。”冯氏闻听，不住叩头，口尊：“青天，奴的丈夫不敢隐瞒，忙把地方找来，一同到店看了看，从头至尾告诉他一番。地方闻听，领引进城报官。州尊立刻升堂，奴的丈夫据实直言，回了一遍。州尊出城，亲身勘验，又把丈夫细审一番。丈夫口供，还是照先前回了一遍。州尊此时面带

怒色，说道，‘蓝田玉，你满嘴胡言，其中必有缘故。要不动刑，你也不肯实招。’州尊大老爷将丈夫蓝田玉打了三十大板，命他实招——只说另有别故。丈夫不招，带进城去。这些日子，并无信息。昨日听见有人言讲，说蓝田玉定了抵偿之罪。小妇人听见这一个信儿，把真魂吓掉，心中害怕，几番要进衙门鸣冤，本州大老爷不容。今日幸蒙钦差大人至此，小妇人舍命救夫，特来告状。”说罢，连连叩头。

施公听罢冯氏一番话，沉吟半晌道：“冯氏，你暂且回家，等本院与你办清此案。”冯氏闻听，连忙叩头谢恩，站起身来，出离公馆，回家不表。施公扭项，眼望知州说道：“贵州你且回衙办事，把衙役留在公馆听用。明日本官要到贵衙。”知州王世昌，辞钦差出离公馆回衙。到第二日，忠良乘上轿，未出公馆，先放了三声炮。好汉天霸打着顶马，还有关小西等，前护后拥，出离公馆，径奔州官衙门而来。州官的执事，前头引路，霎时进城。许多军民来瞧钦差，你言我语，齐说：“这位大人，性情忠烈，到处除暴安良，爱民如子。”内中有土棍子无二鬼，见了扑哧笑咧，说：“你们瞧吧，我领教过咧！打八下里瞧，总不够本儿，要戴上长帽子，活象打虎的哥哥武大郎似的。你们闪闪路，让我出去。”贤臣在轿里听得真切，心中大怒，吩咐：“人来！”公差答应，连忙跪在地下。忠良带怒说：“起去，快把方才多嘴的人锁起来。”公差答应，回身让过大轿去，对众人开言道：“方才背后，谁说我们大人来？要是好汉，跟我去见钦差大人。”公差这里正嚷呢，那边应说：“敢作敢当，才是好汉呢？王头儿，刚才是我说的。”公差回头一看，是熟人，连忙说，“张爷，暂且屈卑屈卑。”那人说：“王头儿，你真正瞧不起人，光棍的脖子是拴马桩。”公差掏出锁来，往脖上一套，拉着奔州衙门，不表。

且说贤臣方到衙内下轿，走上大堂，升了公座，天霸等两旁侍立。涿州的衙役喊堂。忠良坐上开言道：“快把背后妄言之人，带上来问话。”衙役答应，拉着那人当堂开锁下跪。衙役闪在一旁。贤臣望着堂下，打量那人年纪约有三旬，面貌淡黄白净，身躯不矮，上下停匀，眼大眉粗，准头发暗，浑身上下光棍样式，穿着时新的一色青衣，跪在堂上，不是惊怕情形，摇头晃脑，立目拧眉。贤臣看罢大怒，叫道：“胆大刁民！快报名姓，住在何处？作何生理？”那人往上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的是本州人氏，木匠生理，姓张名思愚。”忠良闻听，微微冷笑，说道：“你瞧他这样打扮，那象木匠？罢了，就打他一个醉后无知，枷号一个月，枷满释放他。”不多时，打得木匠两腿鲜血淋漓。打完钉上枷，赶出衙去枷号，不表。

贤臣座上开言道：“快带蓝田玉来听审。”衙役答应，不多时，把店家蓝田玉带来跪在堂下。贤臣座上，留神细看：见他年有五旬，眉目慈善，面带愁容。忠良看罢，问道：“蓝田玉，为什么把人害死？”店家闻听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容小人细禀。”就将怎么开店，怎么住下一男一女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细回了一遍。贤臣闻店家之言，与冯氏回的言词一字不错。忠良点头，往下叫道：“蓝田玉！本院问你，你这么一座大店，难道没有伙计吗？”蓝田玉说：“有个伙计，五六天头里回家去了。”老爷说：“你这个伙计有多大年纪？是那里人氏？”蓝田玉说：“小人的伙计是山西人，姓林名叫茂春，年四十二岁。”忠良点头，深吟一回，扭头眼望涿州知州说：“贵州，前者你到底怎么问的？”知州道：“回大人，前者卑职到店家验看尸首，问的口供与今日一样。只因事有可疑，卑职才打他三十大板，带到衙门收监。有个衙役叫胡成，认得死尸姓佟行六，名叫德有，是本州人氏。自幼上京，跟着舅舅度日，日久

年深。此外别无亲眷，只有他一个姨娘，又离得甚远。他还有点地儿，可也不多，也不知他在何处住。那妇人随他下店，口称夫妻，一定不假。若有差错，妇女焉肯这样称呼？所以此妇必是亲戚家娶的，带着上京，住在此店。店家生心，安下歹意。若论此人，年老不敢。想是他那个伙计，又是山西人，又在强壮之年，见了人家褥套，只说内有银两不少，又有美貌的佳人，贪财爱色，与店主害了佟冬，把褥套给了蓝田玉；趁早五鼓，他把妇人带回家去了，也是有的。卑职学疏才浅，无非是粗料到此，是与不是，望大人高明细究。卑职已差胡成传他亲戚到案，查问地方去了。少时回来，大人一见，便知分晓。”

忠良点头。才要问话，只见外面进来了一个人，上大堂双膝跪倒，口中说：“小的胡成，奉命去把佟德有的姨夫传到，地方郭大朋也到。”忠良闻听，心中大悦，吩咐：“快把二人带上堂来，本院问话。”公差答应，站起来退步回身，往下紧走。不多时，带上二人，跪在堂上。施公往下观看，一个年有六旬，一个四十开外，面貌也不怎么凶恶。忠良看罢，开言道：“那个是佟六的姨夫？”年老的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的姓冯，名叫冯浩。家住城南李家营，今年六十二岁，务农为业。佟德有是小人两姨外甥，他在京跟着他舅舅太监路坦平度日，数年不上门来。再者，他素日行为不正，结交狐群狗党，倚仗他的娘舅，赫赫有名。那年下来，住在我家要娶媳妇。小的烦媒给他定下亲事——是西村的女儿，名叫春红。放下定礼三日，畜生任意胡行，先奸后娶。要想走动西村，亲家不容。后来闹得不成样式，勾引匪类，时常混闹。要把女子带进京去，逼着姑娘无奈，悬梁自尽。亲家不依，要去告状。佟六偷跑，小的托亲赖友，息了此事。佟六自从那日逃走，至今五载有零，不曾见面。州尊大老爷差人把小的传来，说佟六被人杀死，小的

实不知情。这是实话，并无半句虚言。”说罢不住叩头。

忠良闻听冯浩之言，才知佟六是个匪类。他座上点头，眼望州官开言说：“贵州，你可听见了，内中有这些情节？你就按着他家以图财害命追问。你也不想想，他既是将人杀死，岂不掩埋尸首，还敢报官，招惹是非？但不知那一个妇人，从何处跟他而来，因什么又将他杀死？”州官躬身说：“大人见教得是。卑职遇蒙，望大人宽恕。”贤臣微笑了笑，又往下叫：“冯浩，本院有话问你。佟六是你两姨外甥，他还有亲族没有？地土有多少？坐落在何方？何人承种？快对本院讲来。”冯浩往上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佟六并无别的本族亲眷。地土不到两顷，却是两种承种：郭大朋种着一顷零八分；姓白的种着八十亩，他在涿州城内东街居住。公差去问了问，白姓出门贸易去了。家中只剩下妇女，曾对公差言讲：说是种着佟六地亩是真，并无拖欠地租，别事不知。”施公点头，往下又叫：“郭大朋，佟六在何处居住？与谁是朋友？与谁家走得殷勤？”郭大朋闻听连忙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我虽种佟六地亩，不过秋收纳租。他起落住处，小人不晓，望求钦差大人开恩。”说罢不住叩头。忠良含笑道：“回家去吧，与你地户无干。冯浩，你也回家去吧，完案时传你来领尸葬埋。”二人叩头起来，出衙不表。

忠良又向蓝田玉说：“你且回家安心生理，不必害怕，本院自有公断。”田玉闻听，连忙叩头，“谢大人天恩。”叩毕站起，出州衙去了。忠良说：“本院要暂回公馆，过三天后，再入州衙理事。”心中思想：“这件事情，毫无头绪，不知凶手是谁。”到底怎么完结此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八回 施贤臣卖卜访案 白朱氏问卦寻夫

话说施公自州衙回到公馆，用饭已毕，手拿茶杯，心中暗想。忠良越想越闷，沉吟半晌，忽然想起题目，心中大悦说：“方才冯浩在堂上说：‘还有一个姓白的，也种着他的地亩，住在城内东街。今早差人去问，说男子不在家中，上京贸易去了。地租儿，丈夫在家交待清楚。别的事不管。’莫非应在此家，也未可定。不然，横竖总有知道底细的军民，在背地里谈论，我何不探访探访。”贤臣想罢，望着施安说：“明日一早公馆掩门，众人免见，只说本院偶有小恙。”施安答应。贤臣又望着天霸说：“明日五鼓，你随本院出门私访，必须乔装打扮，在城里关外附近左右，各处探听探听。”天霸答应。说话间，天色已晚，施安服侍大人安寝，一夜无话。到五鼓，贤臣起来，净面，更换衣裳，打扮成卖卜的先生模样，算命外带着卖字。霎时天霸亦来。贤臣口呼：“壮士，咱两个出去，一前一后，不可远离。倘若访出消息来，须要小心。”众人送出。贤臣吩咐：“你们回去，千万不可走漏风声。”众人回公馆，不表。

且说施公、黄天霸出了门，天刚破晓，尚未大亮，爷儿两个依次东走。一个手拿卦板，肩背小蓝包袱；一个拿着一卷字画，散步前行。但见对面铺子，一边是茶馆，一边是酒肆。贤

臣看罢，望着天霸递了个眼色，迈步前行，好汉在后跟随。进了酒铺，拣了个背地方，见一张小桌子，爷儿俩私访，并不拘礼。二人对面坐下，要了两壶酒、两碟子菜。天霸斟酒，爷儿俩对饮。施公虽然坐着吃酒，耳内留神。那些个吃酒之人，内有一人口尊：“众位，今日咱弟兄结义同盟，必须使用的东西，俱各随买停妥，方不令人耻笑。须要访学古人桃园结义，意气相投，患难相救。”又有一个开言，口呼：“列位，上次咱们商议结拜弟兄，小弟偶遇一人，说出来，列位也必认识他：姓佟行六，名德有，爱交朋友。听说咱们结义，也要与咱们结拜。我们两个，才商量停当，就出了事咧。前者，他在北关蓝家店中被人杀死。并非他独自个住店，听说还同着一个妇人，口称夫妻，占了个独屋。天亮不见妇女踪影，剩下佟六尸首，血淋淋的躺在店中。只怕是妇女动的手，杀死佟六，暗里逃走也是有的。细想佟六并未婚配，那里来的妇女，与他一同下店？教人好不明白。”又有一人说：“大哥，你不知道佟六，他素日为人，吃喝嫖赌，无所不为。仗着他舅舅是个内监，发财回家，置买地土，任意胡为，全仗那个地租，还不够他花费呢！咱们的乡里郭大朋，种着点子。咱这里东街里白富全，也种点子。一定是佟六起了地租来咧，腰内有银钱，不知打那里接了个烟花女子，下在店内。女子起意，杀死佟六逃走。再不然，他把人糟蹋得苦，人家暗定巧计，诓出他来，下在店内，夜间把他刺死逃走，把祸撂给店东。店家报官，州官将他收监。店婆在钦差台前鸣冤。钦差把店东蓝田玉释放出来。钦差还不走呢，听说完了这案才走。依我说，这件事要完，除非有了那个妇女才结了案呢。不知那妇女姓什名谁，家住在何处。真是无头无脑，连一点音信也没有，好令人发闷！”只见又有一个开言说：“哎哟！这件事情，我倒想起来咧，他别是和粉子万儿那

家女的对眼儿吧？见他常住在那里，我如今心内只是疑惑。这宗事，管保不错，准是那一句戏言。”这个人的话未说完，只见有一个年长些的说：“老七还多言呢！人家官司还没有完呢，咱这里只顾胡言乱语，倘若叫官人听见，咱就摆弄不清，那里后悔也晚了。依我说，咱们还是喝酒，休要闲谈。”贤臣听见店中之事，被那人拦住不说，甚是着急，也难追问，少不得慢慢地访查。思想之间，将酒喝完，老爷站起，天霸会钱，出了酒铺。爷儿两个，进了一条小巷，瞧见一座小庙，左右无人，一同进去。细看原来是座七圣神祠，旁边有两间土房。爷儿两个坐在台阶石上面。贤臣眼望天霸开言说：“壮士细听酒铺之中那个后生之言，事情可有些顺手。我如今要上东街上寻访寻访，你也不必跟着。咱二人今晚别入公馆，在北关寻店住下。你先出城，在城外等我，到晚上再见。”天霸答应，辞别贤臣，出庙去了，不表。

且说施公见天霸刚才出去，从外面来了两个人，往旁边那两间土房去了。忠良连忙站起来，轻移虎步，搭搭讪讪往前行。走进禅堂，瞧见方才那两个人，一个在地下蹲着烧火，一个守着面盆和面。见老爷进去，二人连忙站起说：“请坐。”忠良就势说：“二位多有惊动。我要上京，腰中缺少盘费，到此借点笔砚，写几张字画送人。一半是人情，一半是卖换几文钱糊口。闻听说钦差公馆要审命案，瞧个热闹。”二人闻听，只见烧火的带着笑说：“若提昨日蓝家店之事，是合该倒运。妇女把人杀死逃走，撂下大祸，叫店家遭殃。”和面的闻听，答了两声说：“此事要完结也容易，除非翻遍了东半城。”烧火的说：“你怎么就知道翻遍了东半城，就找着了呢？”和面的说：“我怎么不知道？那三日我一早出城卖菜，刚开城，一个妇女进城。我见他面如金纸，唇如靛叶，年纪不过二十多岁。见他

衣服上微微有些血痕，慌慌张张进城去了。谁知到了清晨，就出了此事。昨日我卖菜到东街小胡同里土地庙边，一个门内有妇人出来买菜，我一瞧越象那一个妇人。”烧火的说：“你别胡说咧，幸亏遇着了这位先生，要叫外人闻知，是现成的官司了。”

闲言少说。且说贤臣得了真情，不肯多问，怕人动疑。想罢，也顾不得借水咧，连忙辞了两个卖菜的，迈步出了庙，直奔东街而来。走到东街，贤臣手打卦板，口中吆喝：“算灵卦！”眼内留神观看，果见小胡同里有座小庙。来到跟前，上了台阶，瞧了瞧原来是土地正神。看罢转身，脸朝外面，还是手敲卦板，大声吆喝：“算灵卦！能算吉凶祸福，算月令高低，细批终身大运，能算行人几时回来。算着，卦礼随意；算不准，不取分文。”

不表贤臣吆喝算卦。且说这土地庙旁有一人家居住，只因男子出外，家中只剩两年轻妇女，却是姑表姐妹。妹妹尚未出阁，在表姐姐家寄住。姐姐朱氏，因丈夫出门贸易，夜得凶梦，正在房中手托香腮，痴呆呆地思想夜来梦境。忽听卦板响亮，又听见算命吆喝的那些言词，意思要叫进来，问问她丈夫音信。叫声：“庆儿，你出去把算命的先生请进来算算命，问你姐夫几时回来。”庆儿答应，连忙迈步出门说：“算命先生，这里来，我姐姐要算命呢！”贤臣说：“你头走吧。”庆儿先跑进院内，放下了一张椅子说：“先生进来吧。”贤臣此时为民情私访，也顾不得受屈，只得走过来坐下，口中说：“讲命啊，还是问别的事呢？”只听里边娇音嫩语说：“我要问你个行人，不知几时回来，求先生仔细算算。”贤臣说：“你随口报个时辰，不许思想。”只听里面说：“未时吧。”贤臣在外面，掐指多时，口尊：“娘子，在下自幼学习此术，直言不无隐，

决不奉承。方才仔细推算：此人星象恶曜，凶神照临，看此光景，大半性命不保矣！”屋内佳人闻听此话，不由心下着慌说：“再求先生细细推算。”贤臣闻听，蜷手掐指多时，开言道：“娘子问的出外之人，不知系娘子什么人，亦不知有什么事情，往何处去了，望娘子将就里情由，一一说清，在下仔细推算。”妇人一闻此言，口尊：“先生！此人是我丈夫，同我表兄上北京彰仪门作营生，至今数日，不见回音。昨夜得一凶梦，奴家放心不下。”贤臣复又口尊：“娘子，可曾记得他的生辰八字？”妇人屋内回音：“我丈夫今年二十七岁，康熙十六年七月十五日，寅时生辰。”贤臣闻听，打开包袱，拿出书掀看。看了看，用指头又一掐算，忙站起来，眼望着屋内说：“娘子，此人那，我可不怕你恼哇，别指望咧！半路途中，有人谋害了。”佳人闻听此话，也就顾不得礼法咧，忙忙掀起帘子，走将出来说：“求先生，再与他细细推算，吉凶如何？”说着就哭将起来了。

贤臣闻听，沉吟了会子，眼望妇人开言说：“你且不用哭，还有月德解救；再迟三日不见回音，可就没指望了。”妇人闻听此话，就不哭咧。贤臣说：“我且问你，不知你丈夫同去的那人，可是他的表兄啊，还是你的表兄呢？”妇人说：“是我的表兄。”贤臣说：“原来是表妹夫表大舅，一路去了。”妇人说：“正是。”贤臣说：“料此无妨，一个骨肉至亲，那里来的差错？”妇人说：“先生不知道，亲戚与亲戚不同。我表兄不行正道，胡作非为。不怕先生笑话，我表兄本来贫穷；这是他亲妹妹，常在我家住着。”贤臣闻听，点头暗想，腹中说：“这秃丫头，敢则是他表妹。必须如此这般，才得其中真情。”想罢，眼望着那妇人开言，口尊：“娘子，你丈夫在家，作何生理？”妇人闻听，回答道：“我丈夫在家，作着个小买卖，

还种几亩租地。”这妇人说到此处，粉面一阵通红。贤臣这里察颜观色，就参透机关，腹内想道：“若问其中底细，还是这等说法。”想罢，口尊：“娘子，你丈夫原是庄农为业，但不知府上种着谁家地亩。”妇人闻听，道：“那是我丈夫作的事，妇人家焉得明白？”贤臣闻听点头，心下为难，又不能往下追问，才要告辞，忽又想起一件事来，说：“娘子，但不知令表兄姓什名谁？”妇人说：“我表兄姓贺，名重五。”贤臣点头说：“你丈夫同你表兄前去，不见回音，就该往他家去问才是。”妇人说：“他若有家，怎肯把妹子捺在我家内呢？”说着话，见他掀起帘子走进房内，说：“庆儿，给先生拿卦礼去吧。”不知到底怎样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九回 消灾孽朱氏求神 访情由天霸装鬼

话说施公算完命，朱氏打发丫头，取出一百康熙钱来，递与贤臣。贤臣有心不收，又怕他们动疑；有心收下，又觉自愧，沉吟多会。秃丫失说：“先生嫌钱少吧？”贤臣笑了笑，只得收下，将包袱包好了，挎在手腕上，手拿卦板，站起身来往外就走。一边走着，往四下里观看。秃丫头说：“你去还瞧什么呢？莫非还要偷谁吗？”忠良说：“你这个姑娘知道什么？这院内不大干净。”丫头说：“有什么不干净处？”贤臣是安心设计，要访情由，连忙说道：“有鬼。”秃丫头说：“要是你们家才有鬼呢，快出去吧！人家好好的院子，你说有鬼。人家害怕，回头黑了天，怎么出来呢？”说着话，把贤臣送出门外，只听哗唧把门关好，嘴内却是嘟囔着，自己回房去了。

贤臣出门，回头观看，只隔着一家就是土地庙。瞧了瞧，斜对过是枣树，他家土坯垒的墙，整瓦盖顶，石灰勾抹，两扇大门。贤臣看罢，把地方方向记清，走着，心中暗想：“那妇人俊俏风流，夺尽春光，就只是满脸凶煞，带着死气，莫非内中有别的缘故，与佟六通奸？我看着他，不象是那等人。他丈夫偏又出门，我算他落个外丧鬼。报了个时辰，又逢凶死，岁数又逢三九之年。”贤臣思想着，往前走不多时出了北门，四下里观望天霸。可巧天又漆黑，看不真切，急得老爷浑身是汗，

一面敲着卦板，一面走。黄天霸顺着卦板声音，往前紧走，走到跟前，看见贤臣，彼此都放下心来。贤臣说：“我算命走进土地庙内，听见那卖菜的两个人泄漏了底细，才到东街算命。

”那些话语，从头至尾，告诉了天霸一遍。复又叫：“黄壮士，趁着天晚，你还得走一趟。东街上有条小胡同，内有座小土地庙，庙旁边有一门，斜对过有一棵枣树。你等到夜静更深，越墙而过，便在那院内抛砖撂瓦，装神弄鬼。听那妇人说些什么言词，好查他就里情由。”天霸答应。爷儿俩说话，正走之间，忽见有一人在前面站立说：“小店干净，炕是热的，住了吧。”忠良闻言，煞住脚步，仔细观瞧，原是座豆腐房。贤臣看罢，眼望天霸言说：“明日一早，就在此找我。”

天霸遵爷的钧谕，不敢怠慢，连忙迈步，径奔北门而来。进了城，进了一座酒铺，拣了个座儿坐下，要了壶酒，自斟自饮罢，会了酒钱出铺，一直径奔东街。不多时，进了小胡同，来到土地庙，去找妇人的门户。到门口隔门缝看着有灯光，细听正房内娇声细语，叫道：“庆儿，你且放下红绫被先去睡吧。”又听有人哼哼一声。天霸纵身蹿上墙去，轻轻落到尘埃，来到上房窗户底下，蹑足潜踪，用舌尖湿破窗户纸，使一个眼往里观瞧。但见佳人坐在炕上，一双眼内，泪珠直倾。好汉观看到这光景，暗里赞叹一会子说：“此妇一定牵挂他丈夫出外，没有回音。又遇见我们大人算命，算他丈夫在外，逢凶而死。果然是命丧他乡，那才真是红颜薄命呢！拿着如花似玉的美貌佳人，独守孤灯，实在令人可叹的。”好汉想罢，复又听着。又见佳人转身下炕，轻移莲步，到炕下伸出玉腕，拿过铜盆手巾来净手。拭面漱口毕，玉笋拈香，双膝跪倒，叩头顶礼，口念：“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观世音菩萨。”即随口祷祝说道：“信女弟子朱氏，年二十二岁。丈夫白富全，年二十七岁，同

表兄贺重五出外贸易，不见回音。奴昨夜得一凶梦，请一算命先生推算。他说我丈夫被人谋害，逢凶而亡。哀告菩萨佛爷，大发慈悲，保佑夫主，逢凶化吉，转祸为福。从此弟子持斋茹素，不动腥荤。再者，还有那件事情难哄，虚空过往神灵，望求菩萨，从公判断，到底谁是谁非。老佛爷保佑弟子，消此灾孽。我翻盖庙宇，塑画金身。”祝告毕，平身站起，坐在床上，涕泪纷纷。好汉在窗棂下，复又往里偷看，见那妇人躺在红绫被上。又迟了一会，欠身形“噗”一口，把银灯吹灭。

天霸在窗外见此光景，暗说：“大人命我前来打探女子的消息，听了这么半天，连一点信儿也没有。我何不如此这般，看看如何。”好汉主意已定，举目观看，皓月东升，听那鼓打三更。忽然一阵朔风，刮得窗纸响动，他借着风声，口中呜呜号叫，又用手拍得门直响。复又抓了把尘土，唰一声，扬在窗棂，四下里抛砖撂瓦，满院乱响。佳人在房中并未睡着，听见院内声响，不由得心中害怕，连忙爬起来，打火点灯，坐在床上，叫声道：“庆儿呀！醒醒儿，醒醒儿。”叫够多时，那边床上的秃丫头，这才答应，口内哼哼，爬起来说：“作什么呀？这么早起来。”朱氏说：“叫你起来，不为别的事情，我一个人怪害怕的，有你到底作个伴儿，还好些。你听听外面刮这么大风，倒象是有人在院里打窗户弄门。”那知庆儿闻听，哈哈傻笑了一阵子说：“姐姐呀！不用害怕，有我呢。等我出去瞧瞧，到底是人是鬼。”说着，即忙下床来，拿着一盏灯，一边走着，一边自言自语地胡捣鬼说：“我出去瞧瞧，邪魔外祟都怕我。”来到门前，伸手拉开两道门闩，把门开放。往外走，刚一探头，天霸在门外噗的一口气，把灯吹灭。秃丫头吓得往后一退，叫将起来，连说：“不好了，有鬼了。”佳人吓得浑身打战，连忙下床，仗着胆子，咯当一声，将门插上，顶了又

顶，转身又把庆儿拉将进来，打火又点着灯一照，见他面如土色，浑身只是乱抖。佳人说：“妹妹别怕，八成是起大风。你往外走，一阵大风把灯吹灭了。”庆儿摇头说：“不是不是，要不是凶神，必是厉鬼。”朱氏说：“坐下吧，不用瞎话流舌了。”庆儿说：“要撒谎，烂我的舌根子！都是那算命的先生说丧话，他说咱家院里有鬼，这才招得真有了鬼咧！姐姐呀，那位先生他还说过会拿鬼净宅，管保除根！明日等他来了，请他进来给咱们净宅，叫他拿住这个鬼魂，是怎么个样，看他还闹不闹。”

再说天霸吹灭了灯，翻身蹿上房檐，往下细听得秃丫头说话，佳人并不言语。好汉自思：“再捺下瓦去，再听听怎样。”想罢，房上揭瓦往下捺，这里嘭，那里吧，就闹起来了。只听秃丫头说：“姐姐呀，可可可不好了！插上门他进不来了，又拆房呢。”那妇人说，“少说话吧。”秃丫头可就不说了。只听那妇人说：“外面的听真，休要如此！你要是贼人前来偷盗呢，实告你说，家内银子衣服全都没有，我劝你另走一家儿吧。你要是见我丈夫不在家中，心生别念妄想，前来调戏良人呢，奴家不是那样的妇人。我劝你早些打断这个念头，快些去吧。”天霸房上闻听，暗暗夸奖，说道：“妇人好大胆，我再试试他这胆量。”想罢，又抛砖撂瓦，更比前番闹得凶了。又听屋内佳人说：“是了，莫非是冤鬼？你要是我的丈夫，被人谋死，前来诉冤，只管明讲，何必敲门打户？你妻虽是女流之辈，还能替你申冤告状，报仇雪恨；延请高僧高道，超度亡灵，早脱幽孽。”女子说罢，外面还是响声不绝。只听他大叫一声说：“啊！我知道了，敢是你来作耗？你的那冤魂不散，来缠绕我，莫非你死得委屈，不该死？果然若是你作耗，你也得问心，自己想一想，是谁之过，千万莫屈心。等我丈夫回家见一

面，我和你森罗殿上对口供去。你先去酆都城内等我吧！”佳人说罢，将牙咬得咯吱吱的，连声乱响。房上的天霸听见这些言词，不由得心想另有缘故。复想起施公吩咐的言语来，也不掷砖弄瓦咧，轻轻地纵下房来，走至窗外站住，思想会子，暗说：“他的言语我已查清，不可久在此处。”猛听金鸡报晓，他蹿到墙外走了。不知真情如何探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回

办差使吴徐领签 探消息施公净宅

话说黄天霸找到老爷住的那座豆腐店的门首，见了老爷。老爷叫天霸会了店钱，他俩又奔了涿州北门而来。天霸一壁里走着，一壁里低言悄话，就把弄鬼装神，暗中探访之事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细细的告诉了一遍。贤臣闻听，不由心中欢喜：“似此说来，害佟六之事，那妇人虽未明言，据我看来，八成就是他了。这件事情还套着别的事呢，必须访个明白，此案才能断清。还有一事，还要你去。你速到州衙告诉知州王世昌，叫他速发签，差两个能干的衙役，限三日内，或是白富全，或是贺重王，拿着一个，重重有赏，倘违误，惟州官是问。”天霸答应。贤臣又说：“你告诉他后就回来。”天霸奉命来到衙门口，正遇州官升堂问事。天霸进了衙门。州官见天霸上堂，躬身带笑开言说：“二爷到此何事？”天霸就将施公吩咐，叫拿白富全、贺重五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又说：“事情紧，叫老爷差派人速办才好。”州官连连答应。好汉说罢，转身下堂出衙不表。且说知州见是钦差大人要的重情人犯，怎敢怠慢？在堂上抽签二支，瞧了瞧该班的捕快徐忠、吴沛，堂上高声叫道：“徐忠、吴沛。”二人在堂下连忙答应。但见二人迈步上堂，公案前单腿一跪。知州王世昌，把两支签，标上名姓，捺在堂下说：“限三日内，把白富全、贺重五拿到一个，就算有功，

回来重赏。”暂且不表。

且说那暗访的贤臣，手拿卦板，肩背小蓝包袱，自从与黄天霸分手之后，又奔了东街。登时到小胡同土地庙，又是大声地嚷叫，与昨日是一样吆喝，说是：“净宅，算命，斩妖，除邪！”且说朱氏佳人，同着秃丫头庆儿，整整闹了五更天，才得安顿，佳人那里睡得着呢？思前想后，心中害怕。不多时东方大亮，起来梳洗。秃丫头弄饭。刚吃了饭，只听街上大声吆喝说：“净宅，算命！”庆儿说：“姐姐，那个算命的先生又来了，何不请他进来，给咱净净宅？省得夜来混沌。”朱氏无奈，只得依从着秃丫头的主意，说是：“要请，你就请去，不怕多花点子钱，只要安静了，谁不愿意呢？”说得丫头满心欢喜，急忙来到街门，伸手拉开了门，将门开了，走出街门，泼声拉气说：“先生往这里来吧，给我们家里净净宅。怪不得昨日你说，我们院子里不大干净，真就应了你的话咧。瞧不起你嘴歪，果然有灵儿。”贤臣闻听，抬头观看，但见那家秃丫头站在门外，招手高叫。老爷说：“叫我吗？”丫头说：“是哟！你打量叫谁，快走一步吧！我的瘸先生。”老爷就知道是昨日晚上，天霸前来混沌，女子害怕才叫净宅。贤臣想罢，一瘸一拐地来到门前。庆儿搬出一张炕桌来，搬了一张椅子，放在院内，贤臣坐下。

只见秃丫头说：“姐姐，叫那个算命的先生来咧，把昨日晚上实情告诉他。”佳人说：“先生，我家昨夜晚上，说起来令人惊怕。那天不过三更时候，院内忽然鬼哭神号，只听抛砖撻瓦，四下乱响，细听又象呼呼地刮大风，直闹到东方发亮才停息。不知是神是鬼，求先生看一看。净宅的谢礼格外从厚，多送先生。”贤臣说：“待我看看，是个什么怪。我一定给你把宅净得除了根。”又故意地东瞧西看，把四面八方，瞧了个

遍儿，假装惊骇之状，大声说道：“啊！不好了！并非别的邪物，原来是一个横死之鬼，怨气不散，前来显魂。你若不早早将他除灭了，将来祸患不小。”佳人闻听此话，隔着窗户说道：“先生既知是一怨鬼，再细看一看，是男鬼是女鬼。”贤臣假装着又瞧了多时，口呼：“娘子，我瞧他是个少年男鬼。”佳人闻听是一个年轻的男鬼，不由得心中害怕，连忙往外开言说：“先生，可知道净宅除鬼，用些什么东西？好叫庆儿与你打点预备。”贤臣说：“不用别的物件，你把黄表纸找半张，舀点水来。”妇人说：“庆儿，你拿出去吧。”秃丫头答应，复又眼望老爷说道：“先生还要什么？好一总拿出来，省得回来回去，跑断腿儿。”贤臣说：“别的东西，我是现成的。你就把水与纸拿出来。”庆儿答应，先掇了一张纸放桌上，放在施公面前，又将水拿来，放在桌上。贤臣把包袱打开，取出笔砚、朱砂、白芨，打开了一本《玉匣记》看着。用白芨研了一研，提起笔来，照书上样式画了几道符，用手拿起来。心中暗想道：“这件事必须如此，方能套出女子口气。如得其真情，将他传到公堂，要完结此案，岂非易哉！”想罢，眼望屋内开言说：“给你画了几道符，拿去吧，贴在街门一道，每个窗户各贴一道。还有一事，我的符能驱邪魔鬼怪，你们院内这个鬼可不能制。他本是负屈横死，无着无落的，阎君也不能管束他，皆因他还有几年寿数，故此各处寻找仇人。大概死得不明白，焉肯善离此地？除非是知道这鬼的名字姓氏，写在一张纸上，也不用贴，等到夜静更深之时，用些烧纸银锭，一同焚化。焚化的时候，必得将来历祝告个明明白白的，怨鬼自然消灭。他若再有委屈，也只好等着仇人的阳寿将终，阴间告状，凭阎君判断去咧！”贤臣外面说话，佳人闻听，不由心中害怕，自己腹内暗说：“先生未卜先知，句句说得刺骨钻心。他说是屈死鬼魂

前来作耗，把他名姓写在纸上，我怎肯告诉他的姓名？人命关天，非同小可，倘若泄漏机关，这还了得。丈夫在外，未知生死，若有不测之事，出头露面，丈夫不知其中的底细，我这冤枉怎得申明？欲待不说真情实话，又怕夜来搅闹，不得安静。总恨万恶囚徒无道理，万刚凌迟，罪还轻了呢！还不该横死？苍天那有报应？我看那门神灶君、家宅六神，都是枉然，你们就袖手旁观让他进来，任他院内胡闹，也不分个善恶是非。从今后再不烧香磕头咧！”佳人腹内暗自沉吟。外面施公，只是追问怨鬼姓名。佳人闻听，不由得左右为难，偶然心生一计说：“先生，你把写名字的一方儿，留下两个字的空儿。焚化时，我自己填写吧。”贤臣闻听，不由得暗暗惊疑，腹内说：“如今妇人识字的就很少，此女真称得起才貌双全。”老爷想着，也难往下追问咧，只得将符写完，眼望着庆儿说道：“把这一道符，到晚上填上姓名，与烧纸银锭一同焚化。”秃丫头答应说：“这就好了吗？到半夜，再要闹起来，我就骂你呀！明日再来了，我叫狗咬你那好腿。”只听屋内的女子说：“庆儿呀，给先生拿出卦礼去吧！”庆儿答应，走进去拿出钱来说：“先生，咱这是老价钱咧，昨日是一百，今日还是一百。又不费什么事，这个买卖一天作这么八十多宗，你倒发了财了呢！”贤臣笑了笑，将钱收起，告辞出门。庆儿把他送出门外，抽身回去，关上街门。

贤臣手打卦板，顺着大街往前走，径奔七圣神祠而来。走到七圣神祠，贤臣见天晚奔公馆而来，天霸后边跟随。此时两边铺面点上灯烛。正走之间，抬头一看，但见公馆门首，灯光灿烂。施公，天霸走进公馆，到了庭中。施安、关小西、计全、王殿臣、郭起凤一同迎出来请安。贤臣说：“本院昨日清晨出去，今晚回来，算是整整两天。公馆内可有什么事情？”施安

躬身回话说：“自从老爷去后，平安无事。”忠良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明日歇息一天，后日再到州衙理事。”再说徐忠、吴沛二人不知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一回

公差访拿贺重五 凶犯巧遇琉璃河

话说吴沛、徐忠二公差，自领施大人签票，访拿贺重五，在涿州城里关外，直访了一天，并无踪影。吴沛忽然想起一个朋友来，望徐忠说道：“琉璃河，我有个朋友燕柏亭。咱二人何不去访访？”言罢，直奔琉璃河而来。走了多时，到了琉璃河，进大街，登时来至燕柏亭门首。吴沛迈步上前，用手拍门。看官，这个燕柏亭，是个败家子，专吃赌饭，爱交朋友。今日邀了几个人要掷骰子，听见门外有人叫，慌忙出来观看，原来是吴沛同着一个伙计。柏亭说道：“二位仁兄，怎么到这里？有什么事情？”吴沛说：“一点事情没有，特到这里讨扰。”说着就叫徐忠与燕柏亭拉了拉手。这燕柏亭是交朋友的人，焉有拉了就放？随即把二人邀到饭铺吃喝。吃毕，燕柏亭说：“二位老弟，咱们上家里去喝茶吧。今日我邀了个小局儿，无人照应。”吴沛说：“很好，哥哥弄几吊钱，我们也要耍耍。”二人说罢，哈哈大笑。

燕柏亭会了饭钱，三个人迈步出了饭铺，来到燕柏亭家门首，彼此谦让了会子进去。到了屋内，但见炕上闹哄哄的，人们唤五叫六，骰子掷得乱响。吴沛、徐忠坐下，局家燕柏亭倒茶。二公差手拿茶杯，瞧着众人赌斗输赢。燕柏亭说：“愚兄今年饥荒得了不得。自从新官上任断赌，一向未干这个旧营生。

”三人说着话，喝茶已毕。观瞧众人，可擲了个热闹，推了来，抄了去。燕柏亭望着徐忠、吴沛说：“一点进钱的道儿无有，叫我怎么过？天是冷了，连一件盖面的衣裳也无有。昨日才邀了这几个人，都是至亲厚友；还有外来了一个朋友——闻说，他在拦把行中常混混。每人对拚，都是二十吊擲一局。弄几串，也好赎几件衣裳出门。讲不起托亲赖友，搞这傍点子，先了清帐目，保住债主不上门。”且不说三人正谈论闲话，忽听炕上一人叫：“局家这里来！”燕柏亭连忙站起，过去说：“怎样？”那人说：“有钱无钱，我输尽了。”燕柏亭瞧瞧，说声：“张四爷，赢了吗？把你这钱，先兑出十吊来。”只见张四爷意思不肯。燕柏亭说：“不怕，结局的时候，望我要钱就是了。”那人说：“燕大哥，不必借他的，烦人往北门外王六店内，就说我说的，把钱取来再赌不迟。”燕柏亭带笑开言说：“老叔，何必如此？使着四哥这十吊。都是自己，不是外人，他府上住在涿州东门，算来都是乡亲。”说着话，连忙伸手将钱推给了那人十吊。二人复又下上注，重新另擲。局家转身下炕，眼望着吴沛开言说：“老弟辛苦一趟，北门王六和你可不隔手。见了王六，把事说明，就说贺老叔叫你取钱去咧，难道王六还不放心吗？告诉他，我在这里消闲解闷呢，必须多要个几吊来。”

吴沛闻听，心中一动，暗说道：“我们奉差事来拿贺重五，正是明月芦花无处寻。贺老叔这三个字，倒有些缘故，又是本州人，正想找他。等我到王六店内，仔细搜寻，搜寻回来，莫管他是与不是，拿去见州尊，且搪一搪差役。”吴沛想到此处，离了座，连忙站起身来，望徐忠使个眼色。二公差到了外边，商议已定，又把燕柏亭叫到外边，细细问了一遍：果然姓贺，又在涿州本地居住。二人闻听，满心欢喜。吴沛说：“待我到

王六店内，再打听打听，你可千万别离左右！”徐忠闻听吴沛之言，口中答应说：“大哥快去快回来，这件事交给我吧。”

吴沛出门，径奔琉璃河北门。来到王六店门口，天色将晚，走进店中。店家王六，正在院里呢，抬头看见吴沛，开言说：“吴二兄弟吗？到此何事？”吴沛说：“六哥，跟我到屋里，咱好说话。”王六答应，一同进屋坐下。王六说：“老兄弟，有什么事来呢？”吴沛说：“有个人叫我来取钱来咧。”王六说：“谁呀？”吴沛说：“你们这里住着的贺老叔啊。”王六说：“怎样啊？”吴沛说：“他在燕大哥那里耍钱呢，把拿去的钱输光了，又叫我给他来拿咧。”店家说：“是了。他这几吊钱，赶早赶晚，全都卸在这里，他才走咧！”吴沛说：“我瞧那位朋友，很是朋友，他和咱这里谁家有亲？为何常在这里住着呢？”王六说：“老二，你不认得他吗？他是你们本州里人，名字叫贺重五。拦把行里是个想钱的，吃喝嫖赌，无所不干。不住地常进彰仪门，来回都在咱这里住，所以我认识他。也不知道他那里弄来了几十吊钱，早晚花尽了，他才安心呢！这话就有十几天了，还同着一个人，来在我这店里，住了一夜。第二日早晨，两个人同着出去，说往西乡里探亲去。那日不过晌午时候，贺重五自己回来，我问他那一个人呢？他说在亲戚家住下了。”吴沛连忙追问：“那人有多大年纪呀？”王六也说：“不过二十多岁。”吴沛点头，也不问了。说：“六哥，他这里还有多少钱那？给他拿了去吧！”王六说：“还有十几吊。他还该我的店钱呢，先给他拿个七八吊去吧！”吴沛说：“好吧！”就势向王六要了个钱搭子，装上了京钱八吊，告辞王六，扛着钱出了店，直扑燕柏亭家。

吴沛走到离燕柏亭家不远，路东有酒铺，进去要壶酒。喝完了酒，会了钱，眼望酒家开言说：“借光，我这里有八吊钱，

暂且寄存，回来就取。”酒家答应说：“这有何妨。”吴沛交待清楚，来到燕柏亭的门首，一直走将进去。燕柏亭连忙站起来说：“二兄弟回来了吗？”吴沛说：“回来了。”燕柏亭说：“取的那钱呢？”吴沛回道：“店家不给。”燕柏亭说：“王六哥是个仔细人，处处小心，就是取了钱来，也用不着咧！贺老叔这会子又赢了。”吴沛闻听，满心欢喜，连忙往前走了两步，将燕柏亭衣裳一拉，又递了个眼色。燕柏亭不知何故，只得在后跟随吴沛往外走；那一边的徐忠也跟着出来。三个人一齐出了大门。吴沛说：“大哥，我有件心事要讨教。”燕柏亭说：“老二有话只管直说，何必又闹客套呢？”吴沛说：“就是那个姓贺的，你可能知道吗？如今他现有一件事情，我们哥俩奉差来拿他。”燕柏亭闻听吃惊，暗说，“我的佛爷！不是玩的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！”吴沛说：“大哥不用怕，横竖不连累你。你先把局收一收儿，我们好动手拿人。”燕柏亭答应，连忙回到房中，眼望众人说：“咱们先歇歇吧！喝盅酒再擲。”说着把骰子盆全都拿开咧。内中这赢的自然欢喜，输了的就有些不如意，说：“大哥，才擲得好好的，这是怎么说呢？”燕柏亭暗使了个眼色，众人不解其意。

只见贺重五说：“你们等等儿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罢就往外走。吴沛怎肯容情，一努嘴，徐忠把门堵住，吴沛早就掏出锁来，预备在手内，往前走了几步，来到跟前说：“老叔，你且站站儿。”说着咔嚓一声，套在凶徒脖项之上。贺重五说：“来抓赌？大家都赌，怎么单锁我呢？”吴沛说：“贺老弟，你作梦呢！锁你不为赌博，先把你自己的事情摆弄清楚，然后再说。”转眼望徐忠说：“别的亲友，放他们走吧！”众人闻听全都散了。贺重五心中有病，一见这个光景，颜色都吓变了，眼望着燕柏亭说：“大哥，他们二位也不知有什么事情把我锁

上，到底也说明白，我好跟他二位去。那里不是交朋友呢？何必如此？”燕柏亭闻听，把吴沛拉住说：“老二，你且站住。别人都散尽了，这里没外人，贺老叔他既犯了官事，作朋友的人，他还走得了吗？依我说，且坐下有话再讲。”吴沛闻听，只得入座。贺重五说：“尊贺贵姓？”吴沛说：“姓吴哇。”贺重五说：“那一位呢？”徐忠说：“姓徐呀。”贺重五说：“吴大爷，你方才说，我自己的事情摆弄清楚。这话是你说呀，我贺老叔一生就是吃喝镖赌，耍乐交友。没有同人家揪过纽襻；挂误官司决没有我，我又有什么事呢？你别错上了门吧？你再想想吧。”吴沛听得冷笑说：“贺老叔要问什么事，我们全不管。签票上犯人名字贺重五，我们只知道奉差拿人。见了官你再辩去吧。”贺重五说：“真是奇怪！我这里等着朋友，耍耍钱解解闷儿，硬说我犯事咧。”燕柏亭拉着吴沛说：“咱们到外头，有句话说说吧。”二人来到外面，燕柏亭说：“二兄弟，他的事情若不要紧，咱们想两个钱儿，叫他去吧。”吴沛说：“我的爷，可不是玩的，敢私放他吗？这个人打着灯笼都找不着。”燕柏亭估量不中用，再者，一个官司谁肯多事？这才同吴沛回到房中说：“贺老叔，你既无事，怕什么？跟随他们走一趟就是咧。”贺老叔见这光景，不去不成，说：“那就去吧。”吴沛把八吊钱从酒铺取来，贺重五打点已毕，辞了燕柏亭，跟着二差径奔涿州。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二回

马快头奉差违命 朱节妇诉状陈情

话说施大人上轿到了州衙。州官王世昌接进去，施公升堂。州官躬身，一旁侍立。贤臣问道：“贵州，前日本院叫你派公差，拿的人怎么样了？”知州说：“差去的人，今日必到。”贤臣点头说：“叫你快头上来，还有差使。”知州说：“快头上堂听差。”只见一人上堂说：“小的给大人叩头。”贤臣标了一根签说：“马林，你到东街小胡同内土地庙旁边高门楼儿，双扉门上贴着黄符的那一家，有个秃丫头，还有个少年妇女。到那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”

马林忙拿签出来，到东街小胡同内土地庙旁边，瞧了瞧第二大门，门上贴着黄符。马林看罢，上前拍门。只听里面说话，叫：“庆儿，到外头瞧瞧，有人叫门。”又听有人答应，不多时将门开放。马林一瞧是秃丫头——应了施公的话了，少不得依计而行，说：“你叫庆儿吗？”秃丫头说：“你是那里的？混叫人小名儿。”马林说：“快进去告诉你姐姐，就说你姐夫有了信来了。”二人外面说话，里面朱氏早已听见，连忙接言说：“既是有信来了，请进来坐着。”庆儿说：“我姐姐叫你进去呢。”马林闻听，迈步向里就走。来到院内，至房门用手掀帘子，进了绣房。炕上坐着一位少年妇女，叫：“庆儿，快装烟倒茶。”庆儿答应。佳人复又让座，口尊：“大爷，先请

抽烟喝茶吧。”马林端着茶碗，两眼直勾勾的，只是望着朱氏发愣。佳人心中不悦，说：“大爷何处遇见奴的丈夫？既捎带书音，必是至亲好友。或者书函，或有口音，望乞爷爷细细言明。”马林把施公吩咐的言语，全撇在九霄以外，那里痴呆呆的，还是瞧着朱氏。又见佳人慢启朱唇，露出银牙，正颜厉色，开言问话。他一时对答不来了，说道：“我且歇歇儿再说。”说着还是直瞧着佳人。朱氏见他这样光景，眼望马林说道：“尊驾好无道理！既给我寄信，为何一言不发？”马林总是嬉皮笑脸，又说：“我不是寄信来的。”女子说：“你不是带书来的，更不当进我的门槛咧！”马林说：“前来坐坐儿何妨呢？”朱氏不由得心中大怒，无名火起，张口就骂。还要拿棍子打出去。公差见妇人真恼咧，这才把根签拿来说：“娘子请看。”佳人一见，只吓得惊疑不止，就知道事犯了。说：“上差一定是拿我来了。”马林说：“啊，不差呀！”说着就往外掏锁。

看官，这马林是个邪癖人，施公并未叫他锁戴，他想吓吓女子，好叫女子央求他，他好任意调戏。谁知朱氏不怕，反说道：“上差把锁拿来，我自己戴上。今日见官，就是犯妇了，万岁爷的王法，谁敢不尊？”说罢，接过锁来，自己戴上。复又说道：“得借上差个光儿，让我写张诉状。”马林听说他要自己写诉状，暗暗失惊，点头说：“写出吧。”只见他从镜奁里取出来了一张草稿，也不知是几时写下的；但见他又拿来张纸，铺在桌上，提起笔来，立刻誊清。阅了一遍，叠将起来，揣在怀内。复又回手拿了针线，把浑身衣服，缝在一处；头上罩了块乌绫首帕，素绢旧裙，拦腰紧系，收拾已毕，叫声：“庆儿，我今跟随这位上差到衙门见官去。我去之后，你要小心门户，休贪玩耍。等到天晚，我若是不回来，你到隔壁去，刘老夫妻俱各良善。你把始末情由，告诉他夫妻二人，叫他明日

到衙门再打听我去。”朱氏说着，就落下泪来咧。庆儿拉着朱氏：开言说：“姐姐，我替你去见官府领罪。”朱氏闻听庆儿之言，心内更加凄惨，口中说：“庆儿，你只管放心。我这一进衙门若遇一位清官，断明此案，大料无妨。你在家照应门户，千万小心要紧。”马林在旁边听着，暗暗点头，望朱氏开言说：“咱们走吧，这位官府比不得别的官府，坐了堂这么半天咧！工夫大了，保不住我要受责。”朱氏说：“这是那位官府呢？”马林说：“这是奉旨山东放粮的施大人，脾气很躁呢。也不知为什么事情，进衙门升了大堂，就叫我前来拿你。”朱氏闻听，暗暗欢喜，暗道：“我今日可遇见青天爷爷了，好叫我诉这满怀的冤枉。”想罢，随公差前行。庆儿送出门来，佳人又嘱咐了庆儿几句言语，叫庆儿回去，这才跟公差出小胡同，顺着大街来到衙门口。

衙役锁着妇人走上堂。贤臣见快头马林头前引路，后面跟随一个妇人，细瞧了瞧，正是那个女子，走到公案前双膝跪倒。公差单腿一跪，连忙回话，口尊：“钦差大人，小的奉命领签，将东街妇女带到。”施公座上一摆手说：“那一妇人，你是什么姓氏？丈夫何名？或是庄田，或作买卖，靠何生理？现今在何处存身？对本院据实言来。”妇人闻听，连连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在上，容民妇细禀：民妇朱氏，丈夫白富全，在家时作一个小买卖，还种几亩地土。若提起丈夫之事来，真正是冤枉。”话说朱氏跪在堂下，听见施公讲话的声音，很是相熟，一时间想不起来，连忙偷眼观看，失了一惊。暗暗说：“这大人，好象昨日那个算命的先生。”越瞧越是，不由心中纳闷。朱氏连忙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妇人有一诉状一纸，请大人亲览。”忠良说：“递上来！”朱氏双手捧举，该值的人接过来放在公案。贤臣打开，留神细看，上写：

具诉状人白富全之妻朱氏，年二十二岁，系直隶顺天府涿州城内民籍。为不白奇冤，恳恩详究事：窃民妇生于朱氏之门，许与白郎为配，许字一年，父母不幸而早逝；过门数载，翁姑相继以西归。旁无宗支，独此一户，终鲜兄弟，惟子二人。无何，夫主拟作经营，表兄愿同贸易。谁知表兄重五无本，外邀地主佟六出银，商同入银三股，嗣后买卖均分。密嘱表兄携银先往，并令夫主束载偕行。从此丈夫北上，地主中留，往来不避，出入无猜。因使民妇在家，时常看待，认成地主是客，日与供餐。岂料花看如意，一心爱我丰姿；遂将药下迷魂，遍体任其污辱。玉本无疵，竟作白圭之玷；垢岂可涤，空寻清水之波。常怀羞愧，觉无地可以自容；每念冤仇，知有天不堪共戴。于是暗藏短刃，潜设奇谋，虚情缱绻，假意绸缪。致令红粉容颜，不顾文君之耻；约以黄昏时候，愿偕司马之奔。日依山尽，抛家业而奔程途；夜到更余，同恶徒而投旅店。酒饮合欢，就此交杯而盪换；词同谗浪，见他骨软而筋麻。饮到更阑夜静，听来语悄人稀，因操利器，遂下绝情。摘得心来，解却心头之恨，剗将眼去，拔除眼内之钉。冤仇已报，怨恨悉平。欲将尽节，恐蒙不韪之名！苟且偷生，待诉沉冤之状。叩乞青天，详分皂白。已往真情，所供是实。

贤臣早已访清此事，知道事情不假。又将诉状看完，见字体端方。即问：“这诉状是何人代写？”朱氏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是民妇自书自稿。”贤臣心内叹服，又问：“这些事，秃丫头庆儿可知道吗？”朱氏连忙说：“回大人，诉状上面的事，庆儿并不知道。”忠良点了点头儿，又见夹着一纸单，上写着是：“仁明大老爷只管按律定罪，这张诉状千万莫叫人瞧

见。老大人即阴德莫大焉！望爷爷隐恶而扬善。还有一件事情：今犯妇怀孕三月有余，叩恳青天垂怜，格外施恩，暂且莫动刑具。等我丈夫回家见上一面，说明此事，就死也甘心。”贤臣看罢，赞叹朱氏，痛恨恶徒，暗把该死的佟六骂了几声，恨不得一顿刀子扎死方好。可惜这样冰清玉洁的美貌女子，误落贼人圈套之中，遭此凌辱，岂不令人惨切？沉吟了一会，即援笔为之批云：

才貌兼优，权谋独裕；闺门秀气，侠义英风。色若桃花，妒招风雨；春争梅艳，节凛冰霜！海棠睡去，潜来戏蝶恣餐；杨柳醒时，恨杀狂莺暗度。桂叶偶因月露，香被人偷；莲花虽着泥涂，性原自洁。瑕不掩瑜，无伤于璧白；圆而有缺，何损乎月明？譬玉女之持操，温其可赋；见金夫而不惑，卓尔堪风。待敷奏于上闻，以嘉乃节！睹匪颁之下降，要表厥闻。

施公批完，暗说：“前者，我算白富全命犯凶杀，果然他命丧他乡。这才真是红颜薄命呢。”叹罢，又往下问说：“那一妇人，你可认得那个算命的先生吗？”朱氏闻听，在下面连连叩头说：“小妇人眼无珠，望老爷宽恕重罪。”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三回 贺囚徒画供结案 朱节妇旌表流芳

话表施公座上点头带笑说：“朱氏，你不认得本院，本院不怪罪你。我且问你：诉状俱是实话吗？”朱氏说：“小妇人不敢撒谎。”正然问话，只见知州王世昌在一旁躬身回话：“卑职差去的衙役吴沛、徐忠把贺重五拿到，在衙门外等候，专听钦差钧谕。”贤臣闻听拿了贺重五来，命将朱氏带下去，不表。

且说施公复又吩咐，叫带贺重五上堂听审。衙役答应，跑出门外，高声喊道：“大人说的，叫带贺重五听审！”钦差座上留神观看，见外面来了三个人。吴沛在头里拉着，徐忠跑随在后，当中一人项上戴锁，满面漆黑，脸生横肉，纹带凶煞，藏着晦气，一双贼眼，不住的滴溜溜各处里偷瞧。支插着两个耳朵，直似扇风的一般。短粗脖项，蛤蟆嘴梢，生成的断梁鼻子，秤砣形相。身量不高，形体胖大，背厚腰圆，车轴汉子。西瓜脑袋，圆轱辘的不小，腮下无须；浑身穿着全是新衣，时兴的样式。公差把贺重五带到堂前，跪在下面。吴沛、徐忠二公差打着千儿回话说：“回大人，小的二人吴沛、徐忠，奉钦差的钧谕，把贺重五拿到。”就把琉璃河燕家耍钱，漏出姓名，王六泄底，怎样拿住恶人的话，从头至尾，细回了一遍。忠良点头，心中大悦。老爷将手一摆说：“暂且退去等赏。”吴沛、

徐忠答应下去。州官上来在公案一旁躬身侍立。施公眼望那人说：“你叫贺重五吗？”恶人见了向上叩头，口中答应说：“是，小的叫贺重五。”贤臣说：“本院打发人去把你传来，不为别故，今日有件事情必得问你。你是什么人？住在什么地方？作什么生理？为何在琉璃河耍钱？同什么人去的？对本院据实说来。”恶人闻听，吓了一跳，暗说：“这话问得厉害！若非有人泄露机关，不能这样问法。”恶人正然低头拿主意呢，忽听衙役呐喊说：“大人问话，快快地说！”恶人无奈，往上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的原先住在南关时，当着个小买卖，苦度光阴。父母俱都去世，并无兄弟、妻子，就只有个妹妹名叫庆儿，尚在幼年。小的素常原好耍钱，把家业数年卖净，无奈把妹妹庆儿送在东街表妹家中存身。现今同着一个朋友在琉璃河商议买卖，住了几天。因为耍钱解闷，老爷的贵役就把小的拿来，这是以往实话，恳求大人恩典！”说罢，连连叩头。

贤臣闻听，往里跟话说：“你上琉璃河商议买卖，是同谁去的呢？”恶人说：“同着一个姓富的。”施公闻听，微微冷笑，就知事情真了，心中暗说：“果然不出本院所料。”想罢又问话：“姓富的是你的什么人那？”恶人说：“是小的朋友。”老爷说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恶人说：“他姓富名全。”老爷说：“别是姓白叫富全吧？”恶人打了一个迟顿。老爷连连追问说：“是白富全不是？”恶人重五无奈，只得说：“是。”贤臣又问：“白富全怎么不回来呢？”恶人说：“他瞧亲戚去了。”贤臣说：“他的亲戚姓什么？住在何处？”凶徒说：“小的不知道。”贤臣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我可知道呢。听我告诉你，他的亲戚姓阎，排行第五，住在酆都城内。他是瞧阎老五去了，是呀不是？你还有个伙计姓佟，名叫德有，排行在六。他拿出本钱来，你们三个商议停妥，要作买卖，这事我全知道。

你为何亲戚改作朋友？我再问你，你的表妹夫白富全，到底那里去了？”贺重五听见忠良问的这些言语，吓得颜色都变了，腹内暗说：“他怎么知道白富全是我表妹夫，出本钱的是佟六呢？说我把亲戚改作朋友，这话是那里来的呢？官府果知道此事，大概难免刀下之祸。”恶人心下正然思想，堂上的施公冲冲大怒，骂道：“囚徒快些实说！若有一字不对，定动大刑！”恶贼闻听，把胆几乎惊破，连忙叩头，口尊：“青天，小的原本是同着表妹夫商议买卖。方才老大人提佟德有出本钱，也是情真。一出门就把亲戚改作朋友论，弟兄所为，便于称呼不得口。佟德有在表妹夫家等着银两，我们两个先起身要上京。谁知到了琉璃河，妹夫不走，住在王家店——表妹夫已往庐州探望亲戚。等了几天，他不回来。昨日在燕家只为耍钱解闷，偶见公差，不容分说，硬上铁绳，不知犯了何事情。”说罢，连连叩头。

贤臣闻听贺重五之言，越发大怒说：“好一个万恶囚徒！我且问你，是何人把佟六引到白富全家中走动？生出许多事端，淫污了贞节烈妇？”贺重五往上磕头说：“回大人，那原是白富全种着佟六许多地亩，佟六才往白富全家走动，不干小人之事呀！”贤臣闻听，只气得白面焦黄，嘴歪气动，用手一指说道：“我把你万恶囚徒，事迹已访明，还敢巧辩？你那里知道伤天害理，报应不爽！你把表妹夫诓出去，害了他的性命，将你表妹任人淫污，你打量着无人知晓。这如今佟六被妇人杀死，真是‘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’。”忠良说着，把牙咬得吱吱连声乱响，大叫：“恶人作恶万端，图财害命！谁知佟六被你表妹扎死！”恶人闻听，就一大惊，连忙往上不住叩头，口尊：“青天爷爷，小人不知道这些缘故哇！”忠良一听，断喝说：“我把你这万恶囚徒，还是如此！人来掌嘴巴！”青衣答

应。一个青衣上前，揪住恶人贺重五掌嘴巴，一边重打十五个，打得恶人满嘴流血，打完退闪在一旁站立。座上忠良带怒喝道：“贺重五！本院问你到底知道白富全下落不知道呢？想来是佟六买托于你，你把他诓将出去，暗暗害了他的性命，是呀不是？”只听两边的衙役发威，齐声断喝说：“大人问你！你快回话！”恶人上前磕头说：“回大人，小的就知道白富全种着佟六的地亩，若问别的事情，小的一事不知。”贤臣微微冷笑说：“白富全到底往那里去了？”凶徒说：“他往亲戚家去了，大人怎么只问小的呢？”忠良说：“好一挺刑的囚徒！本院不给你个对证，你也不肯实说。人来，带朱氏上堂。”

衙役答应往下跑去。去不多时，把贤良女子带到堂上跪倒。大人用手指着恶人说道：“朱氏，你认得此人不认得？”佳人扭项一瞧，只见那边跪着一人，只打得满脸青紫。细留神一看，这才认出是他表兄来咧！且说恶人贺重五在堂上跪着，正自己暗里盘算主意呢，猛然抬头看见差人带一妇人上堂跪倒，细看原是表妹，顶梁骨上“嗖”的一声，直如凉水浇顶。不表恶徒害怕，且说朱氏看见是贺重五，往上磕头，口尊：“钦差大人，犯妇认得是表兄贺重五，他同我丈夫出门，上京作买卖去了，为何来在衙门？可曾与我丈夫同来此处了吗？”忠良座上开言说：“朱氏，你去问他，你的丈夫何处去了？”佳人答应，一扭项眼望恶人，口尊：“表兄，怎么自己回来？你表妹夫那里去了？”佳人说到此处，心中惨切，带泪含悲，说：“表兄啊！你与你妹夫，还有那佟六商议买卖，你哥儿两个一同出门去了。莫非你两个没上京吗？你表妹夫现在何处？快快的对我言来。”贺重五见朱氏问他，吓得泥丸宫内走了真魂，痴呆呆的愣了半晌说：“表妹，那日与我表妹夫出门，走到琉璃河住下，到第二日清晨起来，他说往庐州探亲去；我在店里等到晚

上，并未回来。”恶贼说到此处，气得那边佳人大叫：“贺重五！无义囚徒！你满口胡说。我们那里并无亲戚，不用说，定是你贪财害了我丈夫的命咧！佟六拿银子买托于你，你把我丈夫诓出门去，他在家中好作事。越想越是。贼呀！你未曾起意，也该想一想，只为图财，害了自己的妹夫，也不怕伤天害理，报应不爽。如今犯事，还敢抵赖。”那佳人越说越恼，指着那人骂了几声，复又向上叩头。口尊：“大人，小妇人只求爷爷报仇雪恨，小妇人死也甘心。”但见他说着站起身来，往厅柱上一撞，要一头碰死咧！施公喝叫青衣上前拦住。佳人无奈，只得回身，跪在一旁。忠良说：“你的冤枉，本院早已明白。”说着，就把那店婆告状，自己私访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朱氏叩头说：“还是大人的天恩，明镜高悬，遍照覆盆之冤！愿大人子孙万代，子贵孙荣。”贤臣点头，随即吩咐州官派人去传佟六的姨夫冯浩、店家蓝田玉。这些话不必细表。

单说施公座上又望贺重五开言问道：“我把你这胆大的凶徒，你到底把白富全害死在那里？快些说来！”恶人往上磕头，不说多话，只说：“回大人，小的就知道他瞧亲戚去了，别的事小的实在不晓。”忠良气得虎目圆睁，说：“好一个挺死的囚徒，你总要叫皮肉受苦哇。人来！”差人答应。贤臣说：“看夹棍伺候。”登时差役取过夹棍来放在堂下，施公吩咐动手。青衣上前拉去恶人鞋袜，套上两腿，两边的背起绳子来，紧紧的往外边一拉。堂上吆喝着：“着力加劲拢！”贺重五：“哎哟！”一声，昏将过去。公差手掇凉水，用口往恶人脸上喷了几口，囚徒哼了一声，苏醒过来。贤臣复又往下追问说：“快实招来。”囚徒挺刑不招，口尊：“青天，夹死小的也是枉然。”贤臣闻听，气得白面通红，吩咐青衣加劲。青衣呐喊，只听夹棍一响，恶贼叫唤一声，又昏将过去了。公差复又喷了凉水。

囚徒二番苏醒过来，觉着疼得透骨钻心，实挺不住了，无奈只得尽情招认。口说：“小的原与佟六相交至好，表妹夫又种着他的地亩。前者，佟六下来起租子，白富全请他到家吃过饭，谁知佟六瞧见他妻美貌，就起了不良之意，要想偷情。白富全又在家里，朱氏的秉性节烈，心如铁石，不能顺手。佟六无奈，千方百计同小的商议，许了我二百银子，先给我五十两。小的见财起意，与他定计天天同白富全在一处吃喝，常往他家走动。后来熟咧，又商量作买卖。佟六的本钱，我二人去作。白富全中计。佟六又给我五十两银子，托我把他害死。小的不肯，他又许了我一百两，一共得三百两纹银。如事成之后，跟他上京取银。总是小的贪财该死，我把白富全诓到琉璃河住在店内，只说北乡探亲。路过酒铺，饮到天晚，已下了蒙汗药。走到半路，药性行开，白富全麻倒在地。小的用绳子把他勒死，捺在一座破窑之内是实。并不知佟六怎么又被朱氏扎死。”恶人说罢，叩头在地。刑房一旁记了口供，叫恶人亲自画供。把一个朱氏哭得死去活来。公座上贤臣只气得浑身打战，只说：“真是万恶！真是万恶！”说着把签筒签全摔在堂下，教几个皂隶轮换着打，把恶人打了个昏迷不醒。

忠良又望州官说：“你听听，你这境内有这大逆之人，你竟不能办理。险些儿冤屈了良民，教凶徒漏网。”州官吓得只是打躬说：“卑职愚蒙，望大人宽恕。”贤臣又问：“佟六的亲戚与店家，可曾传到了没有？”州官说：“俱各传到。”贤臣说：“带上堂来。”州官答应，立即把二人带上来跪下。贤臣说：“蓝田五，查验佟六的行李，都是些什么东西？”店东说：“回大人，州尊太爷同差役亲查的。佟六的衣服等物，银子三十两，地契数十张，外无别物。”贤臣点头说：“冯浩，你外甥佟六，此处别无亲故，就是你一人吗？”冯浩说：“是。

”贤臣说：“那凶徒在世胡作非为，已遭凶报，死之当然，纵再有尸亲前来找问，有州官一面承当；这些地契你拿一张去，将尸首领了去吧。”冯浩答应，忙磕头爬起来出衙，不表。忠良又叫：“蓝田玉，你无故被屈，身受官刑，乃是月令低微。若非本院到此，只怕你还有性命之忧。你把纹银三十两拿去作生理去吧。”蓝田玉说：“谢大人天恩。”言罢叩头爬起，出衙去了，不表。

且说贺重五罪犯拟斩决。贤臣一面请王命，将恶人问斩；一面写本，表朱氏贞烈，奏明圣上。写完，眼望州官开言说：“贤契以后办事，须要留神仔细，倘再粗心，本院一定参奏。再者，白富全已死，朱氏现在缺少儿女供奉，所有佟六地土交官府照管，每年起租银钱全交朱氏，作为养赡之资。本院亲赐朱氏‘侠烈流芳’匾一面。朱氏收殓他丈夫尸首，一切葬埋所用银钱等物，罚你捐俸自备。”州官答应。诸事办理毕，施公不敢久停，吩咐搭轿伺候，本日起身，赶紧进京为是，面君引见黄天霸等升官。所有面君升官一切节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四回

施巡按回朝缴旨 黄天霸见驾演武

话说施公在涿州审清蓝家店一案，把朱氏贞烈奏明康熙佛爷，详请旌表，将凶徒贺重五拟罪，请王命立斩决；恶人佟六业被朱氏扎死，置之不议。朱氏收殓他丈夫白富全的尸首葬埋，一切费用，派州官捐俸自备；朱氏终身养贍之资，均派州官照管。诸事办妥，即日起身进京面君，保举天霸等的功名。乘轿来到北关，吩咐文武官员各归本衙，不必远送。出北关过大石桥，顺大道径奔北京而来。

黄天霸、关小西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四人寻店，主仆安息，不表。到了天交子时，施公吩咐外边：“快快备马！”说罢站起，迈步出了下处。贤臣上马认镫，随后众人也都上马。天霸在前，众在后，齐撒坐骑径奔御花园而来。须臾红日东升，老佛爷驾临安乐亭，众内臣侍立，就是该值奏事的内臣启奏：“皇爷，施仕伦放赈回都，候旨见驾。”老佛爷闻听说不全山东赈济回来，龙心大喜，降旨召见。这名御前太监领旨出禁地，来召施公。到禁门外，看贤臣在外候旨，高声叫道：“施仕伦，旨意下！立刻教你进见面君。”贤臣闻听不敢怠慢，跟随着一瘸一点地紧走。到了园门，遥见老佛爷在御园安乐亭中高居宝座，两边的文武官员，鹓班鹭序，鹄立森排。正是君明臣良，千载之奇逢也。后人有赞诗为证：

升平天子事西巡，几度銮舆幸畅春。
黄拥鸾旗浮有影，红绡蹕路净无尘。
百官扈从瞻仪表，万国皃趋答圣君。
千载奇逢龙虎会，随时辅助仰同仁。

内侍带领施公进了辕门，行见主大礼，三跪九叩参驾毕，口呼“万岁”三声。康熙老佛爷怜施不全身带残疾，龙意要问贤臣山东赈济之事，时候多了，怕跪得腿疼，扭项望着内侍，降旨说：“朕要问施不全山东放米之事。拿凳子来赐座，朕好件件问他。”梁九公答应，转身忙取凳子，放于龙驾下边。贤臣忽闻皇上降旨，连忙叩首说：“奴才谢主天恩。”且单言老佛爷心中喜爱不全，龙面含春，漫吐玉音，开口望贤臣降旨说：“朕差你山东赈济军民，且闻山东于六、于七二名强盗劫夺赈米，不知爱卿如何将他拿获？详细奏来。”贤臣闻听，连连叩头，如此这般，将山东放赈路途所办之事，一一奏明。佛爷闻听，龙心大悦说：“施仕伦，你道黄天霸自江都县就保护于你，立下汗马功劳，何不将黄天霸、关小西等宣来见朕？”贤臣闻听，叩头起来，退出安乐亭，来到御园外，将旨宣了一遍。黄天霸等闻旨，即将兵器交给跟班的看守，整冠束带，立即跟随老爷进了园门，至安乐亭下。五个人站在禁地台阶以下，贤臣走上金阶。佛爷传旨高卷湘帘。贤臣来至御驾案前，双膝跪倒，口呼：“万岁，奴才奉旨召下役五人随旨朝参。”万岁一摆龙腕，贤臣站起，退闪一旁。圣驾与随侍文武一齐观看，但见个个少年是豪杰武将打扮，都在亭子下跪倒。皇上看罢，龙心大悦，降旨宣传说：“单宣黄天霸见驾。”好汉答应，忙打一躬，上亭来至圣主面前朝参。

看官，贤臣已早把朝礼教演熟练。众人今见施公呼唤，不慌不忙来至驾前，双膝贴地，行三跪九叩朝王礼毕，俯伏金阶。表过康熙皇爷喜爱英雄好汉。一见天霸，龙心甚喜，叫声：“天霸，朕素日闻名，并未眼见。今日你朝参寡人，朕问你祖上籍贯，从实回奏。”好汉答应，口呼：“万岁，民子祖居福建，后又徙居绍兴。民祖是良民之后，姓黄名叫玉龙；民父黄三太不守祖业，家道凋零。自幼好武，异人传授单刀一口，甩头一子，外习飞镖，败中取胜。民父因绿林人不分皂白，赌气单路独马上京。叩乞万岁赦民子无罪，方可实奏。”佛爷降旨说：“赦你无罪，从实奏来。”天霸连连叩头，口呼：“万岁，民父在皇城沙泥滩放过响马，曾劫过爷家库银。提起民父当灭九族，罪该万死，安心要劫皇爷。可巧万岁进海子猎围已毕，銮驾回宫。民父独骑出了海子红门，走至漫洼，四顾无人，截住老佛爷，单要爷的黄马褂。皇爷不唯不怪，反而开恩，将马褂赏与民父黄三太。民父领赏回家，将马褂供奉佛堂。后来旨意要民父进京，民父自行投首，封官不做，情愿归籍务农，蒙皇爷恩准，放回原籍。民子天霸看破绿林无好，改邪归正，投往江都知县。今日得见天颜，求恩宽恕，举家大小都感天恩不尽。”天霸奏毕，连连叩头。佛爷闻奏，暗暗夸奖，不由天颜带笑点头，叫道：“天霸，朕问你可曾将兵器带来？”英雄答应说：“现在御园门外，民子见驾，无旨不敢擅带兵器。”佛爷点头，座上传旨，急令梁九公：“引领黄天霸快把他的兵器取来，朕好御览。”梁九公答应，带领天霸到安乐亭取兵器，不表。

且说皇爷往下传旨：“召见关小西见驾；单等天霸取了兵器来，好叫他们当面演武。”内侍官等传旨，立刻宣进关太引领前来，也是三跪九叩之礼，拜毕至驾前跪倒。佛爷往下观看，但见小西年貌当令，英英耀耀。叫：“关太，你把以往从前之

事，实实奏来。”小西答应：“遵旨。”未曾奏事，他先照着施大人昨日传授的节目，朝上叩头，口称：“万岁，民子原籍山西太原府。祖父买卖出身。民子关太，小西是民子别名。在京西门头沟开设两座煤窑。民子好赌博，将窑输尽，倚仗武艺，投入绿林。因偷盗入桃花寺遇见恶僧，来到顺天府告状，后保大人奉旨擒拿恶僧。也曾在通州巡粮，当过海巡。大人奉旨放赈，保护大人前往山东，沿路敌挡众寇。差满回京，拿过许多盗贼。民子功不抵罪，望万岁开恩，宽恕重罪。”关太奏罢，连连叩头。佛爷闻奏，往下开言叫：“关太，你与黄天霸所奏略同。今朕定封你等官职。”言罢，令人带下去。看官，康熙佛爷乃是一位明君，什么事瞒不过这位爷去，只用一问，便知详细，此乃闲言，不表。

侍官领下关太去，忽见梁九公带领黄天霸，从园外将兵器取进来放在亭下。天霸跪倒，口呼：“万岁，民子将兵器尽都取来。”老佛爷才要传旨教天霸演武，忽见施公上前拜倒。他口尊：“万岁，微臣有短表冒犯天颜。”皇爷说：“奏来。”贤臣奏道：“我主御览天霸金镖，必须垂下帘来，方保无事。”老佛爷闻奏，在宝座上微微冷笑，叫声：“不全，你乃文职官，有些胆小。难道天霸心怀别意不成？”施公叩头起来，退出亭外。佛爷叫声：“天霸，把兵器取来，献上与朕过目。”好汉答应，连忙叩首，平身上得亭来，把兵器拿上来与皇爷过目。老佛爷留神观看，原是一口利刃，金镖一十二只；猛见好汉手拿一物，又把虎躯一挺，身形直立，用手往上一举，口尊：“万岁请看。”言罢用手一抖，只听哗唧唧一声，铁链响亮抖开，竟有六尺多长。皇爷与文职一闪目，借着日光留神观看。但见把儿有一尺，接着铁链儿，铁链上的那头儿，有酒盅子大的铁疙瘩。皇上就问：“此物是何名？”好汉回答，口尊：“

我主，此物名叫甩头一子，打出去忙跟一步，管取敌人之胜。
”皇爷传旨，即叫天霸先耍利刃。好汉遵旨，把甩头一子放在地上，将刀拿在手中。但见他蹿蹦跳跃，那口刀耍得上下飞腾，光华一片，如雪片绕身一般。开手耍得一路“朝天子”，二路就是“一统天下定太平”，又耍一路“双手捧日月”，然后又耍一路“童子拜观音”。恍似那七星宝剑腾空，彩凤抖翎，春风摆柳。后耍一路“玉女纫双针”。佛爷观罢，连声喝彩，龙心大喜。暗说道：“黄天霸武艺精强，实然不错。”

且说那些合朝文武、内外群臣，一齐观看天霸这路刀法，令人喜悦。要想那文职官不过是观瞧热闹，但见来往蹿蹦得灵便。那作武官的人，观看天霸那样舞刀，刺砍劈剁，蹿蹦跳跃，体态轻灵，实然地便利，井井有法，人人夸奖，个个喜欢。正看着，猛见天霸将身一纵，这一路刀法更不相同，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舞来秋水雁翎刀，闪烁寒光浪欲淘。
海马朝云身屡仰，犀牛望月首同搔。
漫空飞白迷江练，映日摇红吐彩毫。
六合尘氛应已净，趋朝奏捷系征袍。

天霸在亭下耍舞，但见刀光上下翻飞，并看不见身躯隐在何处。宝座上老佛爷不住夸奖；两边文武也是不住点头赞叹，内外群臣正是称赞天霸武艺高强。安乐亭上忽然又听佛爷宝座往下降旨。不知所为何事，且见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五回

复宣黄天霸见驾 钦派施仕伦擎杯

话说内臣梁九公高声叫道：“黄天霸快些收刀！佛爷有旨。”他这才跟随梁九公同到安乐亭，在宝座前双膝跪地。老佛爷往下叫一声：“天霸，你的这口刀，寡人观瞧实然不错，朕意要看飞镖如何。”天霸答应道：“民子遵旨。”当下就令：“梁九公，去在对面树上两边拴定黄绒绳一道，下面挂起射箭鸽子，朕好看天霸的飞镖。”梁九公答应领旨，登时将诸事办妥。梁九公奏明，不表。

且说老佛爷金腮带笑，叫：“天霸，你言金镖百发百中，悬针不错。你就立刻下亭去当面试来，寡人过目。”好汉答应：“遵旨。”叩头爬起，转身走下亭来，一屈膝从褡裢内取出金镖，来至对面看了一眼，绒绳上悬了三个鸽子。暗说：“今日我当格外留心，镖打红心，一举成功。”天霸心中正在打算，忽听皇爷高声叫道：“天霸快些发镖！”好汉答应，左手托镖，怀中抱月，右手对准鸽子，把手一松，飞镖打出，只听“嗖”一声响亮，正中鸽子红心。宝座上老佛爷龙心大喜，两旁文武不住喝彩。又听皇爷传旨，叫：“黄天霸打第二只镖。”好汉答应又发二镖，又中红心；复又连发三镖，齐中红心。那些文武官员齐声夸奖。且说皇爷见天霸连中三镖，不由得龙心欢喜，立刻把黄天霸召进亭来。英雄先把打出的飞镖找回收起，这才

在驾前拜倒。

宝座上的老佛爷望下叫：“黄天霸，你的金镖朕已看过，当真不错。你再把甩头一子施展施展，与朕过目。”当下英雄叩头，口说：“民子遵旨。”皇爷望下问道：“天霸，你这宗兵器是怎么个施展法呢？”英雄见问，口尊：“万岁，若施展甩头一子，乃是一宗绝兵器，要轻，轻似鸿毛；要重，重似泰山。可是两样劲儿，一样打法，悬针不错。夜晚之间，专打香头。如今皇爷要瞧此物，取过一个小茶碗。皇爷遣一位大臣，叫他高举茶碗，站在亭子下边，一面还得抬过一块顽石来。民子按着门路，先打顽石，后打茶碗，不能伤着举杯之人。这是轻似鸿毛，重似泰山。民子手不应口，情愿领罪。”说罢，叩头起身。佛爷点头，传旨准奏，扭项望梁九公叫道：“快取茶碗一个，抬过一块顽石。”梁九公答应遵旨，转身出去，不多时诸事办毕，回来复奏，不表。

且说两旁文武官员，方才一闻天霸所奏，一个个又惊又喜，暗暗私语，这个说：“年兄，这件事，还不知皇爷派着那一位官员呢，举着茶碗这可不是玩的。一失了手，打不成茶碗，人叫他打死了呢！”不说众官害怕，且说宝座上皇爷降旨道：“宣召仓厂总督见驾。”但见忠良施公越众出班，进了安乐亭，慌忙拜倒。那老佛爷带笑叫声：“不全，今日黄天霸要施展甩头一子，与朕过目。寡人命你托茶碗，站立在亭下边顽石对面，好叫天霸施展甩头一子，朕当面验看。贤臣闻听，登时吓了个面目更色，暗道：“不好，这件事活该害我仕伦。若要举碗站立亭下，万一天霸失手，伤损手腕还是小事，只怕皇爷动嗔，诬君罪难免。若说不举茶碗站在亭下，抗旨不遵，也有罪名。”不说施公暗自沉吟，且说满朝文武一闻圣上降旨钦派仓厂总督，一个个快意称愿，暗申道：“这宗事正当派他。”内中

有被他参过的心怀旧恨，说道：“列位年兄，留神请看，便愿老天睁眼，今朝显显报应，一下打死他，才称平生之愿呢！”众人闻听，笑而不答。

猛见宝座上老佛爷传旨，叫：“施仕伦下亭去高擎茶碗。”贤臣无奈，只得遵旨下亭。内侍将茶碗递与贤臣。贤臣接来退出亭外。站在顽石对面，手擎茶碗，叫声：“黄壮士，依我说，你再打别的吧！可可地单打茶碗，还叫人举着，你想这不是叫人出丑吗？”好汉腹内说：“我索性吓吓这位施老爷，叫他老人家出出丑，给众官看看。”想罢，带笑口尊：“老爷，何必这样害怕担惊？一只手罢，纵然是打掉了，也不过慢慢地长出，又要不了命。”言罢，连忙至大人眼前，一屈腰将甩头一子拿将出来，用手拿定此物，一抖擞，只听哗唧一声，铁练抖开，手中提定。文武观瞧，但见黄天霸将身一纵，施展武艺，把施老爷吓了一跳，那里还顾亭子上的皇爷、两边的文武，高声叫道：“黄壮士千万留神，可不是玩的。瞧着手上可是茶碗，下可是我的手，你估量着，可不是玩的。”你说这一路嘱咐，招得满朝文武暗笑。忽听天霸答应，说道：“老爷只管放心吧！管保要不了你的命。”正说着，一抖铁练，甩头一子一晃，照定顽石“吧”一声响，打得顽石四下飞进。忠良暗说：“不好！”又见他一回手，照定茶碗打来。又听“吧！哗唧唧！”茶碗粉碎。施公拍手打掌，高声喝彩。把一位英明的帝王，只喜得金腮带笑，在宝座上翻着满洲话，不住夸奖。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六回

达木苏王抗旨比武 康熙佛爷怪罪含嗔

话说康熙佛爷见黄天霸把甩头一子试完，只喜得龙颜带笑，开言传旨，叫黄天霸见驾。梁九公领旨，来至亭下，高声说：“旨下！黄天霸见驾。”天霸随内侍进了亭子，来至驾前，双膝跪倒，连连叩头，口呼：“万岁”。座上老佛爷笑吟吟地要封天霸官职，忽听一人高声口尊：“佛爷，奴才见驾。”皇爷闪目一观，原来是达木苏王。众官一见王爷，不由失惊，俱都说道：“这位王爷膂力过人，昔在景山打过虎。天霸虽是英雄，大料非王爷对手。”

不言群臣私相议论。且说王爷进亭，在驾前拜倒，口尊：“佛爷，奴才要比试较量武艺。”皇爷忽然想起一计，往下传旨，叫声：“达木苏王，你与天霸不可比武，你是寡人一家王子，天霸是区区一草莽之民。纵然他有满身武艺，也不敢近你身体。这件事，万一被他打一二下，岂不是当面取辱？”佛爷言词未尽，把王爷气得面黄失色，也顾不得皇爷归罪，口尊：“主子开恩降旨，也别论我是王爵，他是庶民，只管叫天霸有什么本领，与奴才较量较量。俗云：‘当堂不让父，举手不留情。’那天霸有过人武艺，就打死奴才，不致叫他偿命。”佛爷想罢，往下降旨叫：“达木苏王，就准你二人比较。朕有一件，寡人要问问天霸，他要情愿比试，你两个就在亭下较量。

”只见达木苏王平身退后。宝座上叫道：“天霸，你乡民村庄之子，达木苏王他乃金枝玉叶，若是比试略伤着他些，当有罪名；再说他的神力无比。依朕看不与他比试，可保平安。”天霸闻皇爷之言，口尊：“佛爷，王子既要与民子比武，民子焉敢退缩？再者，‘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’，即使佛爷待民子天恩浩荡，民子无命，要皇恩也是枉然。今朝既蒙佛爷这番隆恩，命民子与王爷比武，少不得与王爷较量较量。一来权当与佛爷解闷，二则也得看一看民子的本领。”言罢，叩首在地。且说老佛爷一闻天霸这些言词，不由龙心大悦，点头夸奖说：“小厮巴图鲁扎耶(蒙语：真勇敢)！寡人倒要看看黄天霸与王子较量倒是如何。”

不说佛爷心中暗想，单言仓厂总督施仕伦心中不悦，暗说：“眼看天霸封官受赏，偏逢达木苏王要与天霸比武。天霸虽是英雄，怎能敌得过王爷？”施公心中正自沉吟，忽听老佛爷叫声：“王子。”达木苏王答应，转身来至驾前跪倒，口尊：“佛爷。”佛爷说：“如今你与黄天霸比武。他乃是一个草莽，你是朕的王子。寡人有三件事，要你依从，方许你们两个比武。”王爷叩头，口尊：“佛爷，奴才不知道是那三件事。”佛爷说：“头一件，你的力大无穷，不许伤着天霸的筋骨肉皮，你要损着他，朕要归你的罪名。第二件，只许天霸打你，你不许打他，若要无有这道旨意，他也不敢近你的身体。第三件，寡人只要天霸在，不要天霸坏，如若伤损天霸的性命，定要叫你抵偿。”达木苏王闻听佛爷的旨意，他也不敢不遵，迈步退出亭外。

且说天霸久闻王子勇猛无比，讲动手未必能伏他，心想要使稳当计。他来至王爷面前双膝跪倒，口尊：“王爷宽恕小民。”磕头碰地，竟把王爷哄得一肚子全消，自己倒后悔了，暗说：

“哎哟，我错咧！黄天霸乃是个草民，好容易随施不全进京面参圣驾，实指望得个一官半职的；谁想我心怀不平，一定要与他比武。这岂是孤为国家亲王坐大位的行止？今朝若损伤了天霸的性命，不大要紧，倒教满朝文武取笑，说孤胆量狭窄。只得当着御前走上几步，好遮掩满朝耳目。”想罢叫声：“黄天霸不必害怕，有什么本领只管施展，我给你拳脚上留情就是了。”黄天霸闻听，连忙叩头说：“谢过王爷！”说罢，天霸站起身来，掖上衣服，要与王爷比武，望王爷口呼：“千岁！要容让小民。”言罢，施展浑身艺业。两个人一时之间，合到一处。天霸仗着身体灵便，蹿蹦跳跃，来回游斗，不教王爷抓住。宝座上的老佛爷看得明白，见天霸没教王爷抓住，不由龙心大悦，连连点头夸奖天霸，说：“真是个巴图鲁好小厮！若不教王爷抓住，料想王爷也就无能咧！朕在此处倒要看看他两个胜败。”

且不表老佛爷在宝座上观看，单言天霸再不肯近王爷身体。王子在御园中来回追赶天霸，只跑得口中发喘，满脸通红，心中急躁，也顾不得身在御前，口中大骂：“哎哟！好一个挖不鲁(蒙语：该砍头的)！气死人也！”言罢，扎煞两只手，圆睁二目。但见天霸站在迎面说：“王爷请啊！奴才一步儿也不敢多走，奴才上过当咧。来呀！有什么武艺只管使吧，奴才也没什么要紧的本事，只会蹿蹦跳跃。”他这话反把达木苏王只气得怪叫怪嚷，口中大骂。且说亭子上皇爷一见王子如此，又是恼又是笑，夸奖天霸身体灵便。不说老佛爷夸奖天霸，且说王爷见天霸来回跳跃，不能近身，只说：“挖不鲁！坏了我半生英名。”言罢，一个箭步扑上去。黄天霸见王爷要下毒手，着意留神，等王爷身临切近，只听嗖的一声，轻轻又纵到别处。这位王爷叫天霸闹得没有办法，浑身是汗，口内发喘，也不似

从前那样英勇咧，也不肯与他蹿跳了，腹中暗说：“好个天霸，我竟不晓得他这样身形轻利！我想赢他，只怕有些费事，这可怎么好呢？”达木苏王一旁暗打主意，要想赢天霸想不出个计策来。抬头忽见天霸迎面站立，满面赔笑，口尊：“千岁，奴才只当输了，要不咱俩算了吧！我瞧爷浑身是汗，必是身体乏倦咧！回到御前奏主，奴才情愿认罪。”黄天霸这一片软硬话，把王爷气得直愣了半会，猛抬头一看，但见西北旮旯里可是配殿，一面是倒厅，不由满脸添欢，（暗说：“要赢黄天霸，何不如此这般，将他挤在旮旯之中，料想他身轻，也难跳出去。”）王爷想罢，跳至东边，假意要抓天霸。谁想天霸他只顾躲避，往后就退，直往旮旯里避去。黄天霸再想不到王爷要下毒手。黄天霸他只顾往后倒退，看看退至旮旯之中。你说把个王爷乐了个喜不有余，连忙往前紧走了两步，竟把夹道门就遮住了。王爷把身体一抖，拉了个蹲式架子堵在口。你就往前多走一走也不能，把天霸吓了个惊魂失色。猛抬头见大殿内房子高大，椽子是两层，明明露着。天霸看罢，暗暗喜欢，腹内叫着自己的名字说：“黄天霸，你在江湖之中不是一年半载的工夫，活了二十八岁，跟随施公却有七八年的光景，学成满肚子艺业未曾施展。到了如今，蒙施大人抬举，把我领到帝王驾前引见圣主，有本事不在此处施展，还想往那里去卖？说不得我今把那作贼的本领使将出来，也叫当今万岁看看我黄某，二则惊吓惊吓合朝文武。”想罢，浑身蹶一蹶劲，往上一纵。只听嗖的一声，起在空中，两手一抓，抓住了椽子，复又用脚往上一翻，身子贴在房子前沿。

且说王爷才要伸手去抓，一展眼不见踪迹，不知天霸何处去了，只顾留神往前找。天霸上面一松手，将身一纵，轻轻落在尘埃，脚站实地，站在王爷背后，口说：“千岁受惊。”王

爷一闻此言，吓了一跳，转身面带嗔怒，暗说：“好个天霸，亚赛猴猕一般！我不但无面见驾，岂不叫满朝文武耻笑。”达木苏王正自羞怒，忽然天霸口呼：“千岁，以奴才看，爷驾枉费气力，不如同去面君，只用圣旨一道传与奴才，包管当下被爷擒住。要象这样较量，只怕使坏了王爷，也不能胜了奴才。”达木苏王一听，大叫一声：“好个黄天霸！我若不把你活活摔死，誓不为王。”言罢，将身体一蹿，径奔了英雄而来。王爷心中一怒，那里还顾在御前安乐亭上现有当今万岁，这会子早把自己的命不要咧，只出这口气才好。将身一纵，往上举起手来，只要打死天霸。

且说亭子上老佛爷一见天霸从上跳下尘埃，还是英英耀耀，不由得龙心大悦。才要传旨宣召他两个前来见驾，见达木苏王又去动手要打天霸；天霸又是照前跳跃不止，教王捉拢不着。宝座上喜坏了老佛爷，哈哈大笑说：“好个巴图鲁咋扎耶！”众臣一齐随着佛爷龙音，大家齐笑。声音太大了些，把位达木苏王笑黄了脸，立刻羞恼成怒，满面发烧，浑身是汗，举目观瞧。只说上面笑声震耳，把个天霸弄得不知什么缘故，只得回头往上观看，不及提防了；后又一扭项，但见王爷蹿至跟前。他喝声：“天霸！你还往那里跑？”相离不远，把个天霸吓了一跳，说：“不好！”浑身趱劲，要想跑出圈外，怎得能够？早被王爷一伸手抓住了衣衿。好汉着忙。王子一见抓住天霸衣衿，心中大悦。他想着：“若将黄天霸捉拿住，用双手举到驾前献功。万岁要死的，活活摔死；要活的，饶他不死。不过是堵堵皇爷的嘴，显显本领。”谁料竟被天霸摔衣走脱。只气得王爷骂骂咧咧，赌气将衣衿捺在地下，还想前来动手。

忽听亭子上的皇爷传旨：“宣王子、天霸齐来见驾。”王爷一听传旨，不敢动手，只得来见老佛爷。黄天霸这才随后跟

来，一个个敬礼磕头。佛爷见王子气得满面含羞，眼望近御，叫道，“梁九公，传朕旨意：宣仓厂总督。”梁九公领旨，来至亭外高声喊道：“旨意下！宣仓厂总督施仕伦见驾。”下边有人答应说：“遵旨。”但见贤臣越众出班来至驾前，山呼万岁，叩首已毕。佛爷叫道：“施仕伦，朕只为你保奏黄天霸前来引见，朕当面看他演武，果然不错，才要封官。谁想王子心中不服，不遵旨意，要与天霸比武，以为定操必胜。谁知天霸的身体轻便，虽无胜过王子，王子总不算赢。如今同着你等文武，寡人要问问他，也教王子自己后悔，也才知道一勇之夫，终久是祸。”言罢，带怒传旨，下问达木苏王。王爷答应：“奴才在。”佛爷说：“你可知罪不知罪？”王子方在下面听见皇爷对施公那派言词，心中已知佛爷动怒，他羞愧无地，摘下帽子连连叩头，口尊：“万岁，奴才悔无及矣。”老佛爷座上带怒，传旨快把王子送在高墙问罪。不知这达木苏王罪过到底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七回 老佛爷降旨封官 施总漕择吉赴任

话说康熙佛爷龙颜大怒，传旨把王子送在高墙问罪。王子摘下帽子连连叩头。吓得合朝文武互相观望，不敢进言。且说施大人在一旁暗想道：“我如今引见黄天霸、关小西等，所为教他等升官受职，方显施某不负勤劳。谁知达木苏王心中不服，又要与天霸较量武艺。谁想王子又不能取胜，皇爷心中动怒，归罪于王子。这要叫王子为天霸受罪，一来黄天霸不能升官，二来我施某的名头儿不美。不如我在驾前奏明，将王爷免罪。再请皇爷加封天霸，岂不一举两得？”施公想罢，往前跪爬半步，口尊：“万岁，奴才有短章启奏吾皇圣驾。”佛爷说：“爱卿有本，对朕奏来。”贤臣说，“圣主要为天霸归罪王爷，天霸罪该万死。不唯天霸负罪，连我奴才也该归罪。望乞皇爷千万开恩！放了王爷，赦免其罪。既然怜惜天霸，要不赦免王爷之罪，黄天霸怎能身受皇恩？”言罢叩头，口呼万岁。满朝文武心中大喜，个个点头，不表。

且说皇爷宝座上闻奏点头，叫声：“仓厂总督施仕伦，保本赦免王子，依卿所奏。”贤臣闻听准奏，叩头谢恩。又闻皇上降旨，叫：“王子听朕谕旨：国法无私，本当归罪，朕看亲王面上赦了你罪，罚你半年俸禄，赔补黄天霸衣衿，寡人一概不究。”老佛爷这道圣旨下，达木苏王焉敢不遵？敬礼叩头，

口说：“谢主宽容之恩。”谢毕平身，立刻出了安乐亭，将半年俸禄令人取来，交还内侍，启奏万岁，不表。

单说当今皇上在宝座上往下观看，见黄天霸跪在亭下，身上的衣服撤去半边，令人难看。皇爷点头暗暗夸奖：“好小厮，巴图鲁喇扎耶！”望下叫道：“黄天霸，朕见你武艺精通，本领不弱。与王子较量，他将你衣服撕破。朕罚他半年俸禄，料想够了你那衣裳的本子。并非朕偏袒于你，寡人爱你武艺高强，少时朕加封于你。第一要野性收起，不比江湖中任意胡行。第二食朕之禄，须当报效尽忠，莫负雨露之恩。”嘱咐天霸已毕，天霸叩头谢恩。佛爷又望着忠良叫声：“施不全，你保荐黄天霸等，可见你是一派忠烈，理当按功加封。还有余者之人，总算下役，不比天霸、关太二人功劳，由你委派用职。朕封你总漕粮务，巡查河路，查访那赃官污吏。钦赐赤金龙牌一道，上写‘如朕亲临’四字，不论督府提镇一概钦遵。倘有不遵，许你参奏。赏俸一年，赏假三个月，择吉起身，不必面君请训。”贤臣敬礼，叩头谢恩。

只听宝座上佛爷降旨，叫天霸、关太听封。老佛爷喜爱忠良好汉，龙心大悦，加升施公总漕巡按，外查河路一带府州县道，惩办贪官污吏、土豪恶霸。王、郭等下役几个人，凭施老爷委用何官。贤臣谢恩站起。老佛爷传旨，叫道：“黄天霸、关小西再听朕加封：黄天霸为漕运副将，关太为漕运参将。一同总漕办事，听仕伦调用，与国效力，有功再行升赏。”二人谢恩站起。皇爷封官已毕，龙袍一挥。文武散出园来。施公与合朝文武拉手道喜，俱各不表。

贤臣与天霸、小西等众人上马，回到私宅，与合家大小见过了礼。同僚亲友贺喜，不表。三个月假满，打点起身。老爷将王殿臣、郭起凤二人暂行委漕运守备，扮作施公坐轿先行，

到天津驿等候。老爷进内辞别父母、兄嫂、妻子，带领天霸等，俱是买卖人打扮。下人服侍贤臣。等众人上马，小西、天霸俱各上马，穿过街巷，出了齐化门，要从通州奔天津而行。正走之间，贤臣猛然想起一件事情，眼望计全开言说道：“你快快回去把施孝叫来，我在八里桥打尖等候。”计全答应，拨马回走，去叫施孝，不表。且说贤臣与天霸等，复又催马，行不多时，早到八里桥。路旁有座饭铺，三人一齐下马。铺中跑出两个伙计来，把马拉去。主仆三人迈步进铺，刚要坐下，好汉回头一看，瞧见一个人。不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八回

施总漕八里桥打尖 何路通十字街比武

话说施公主仆仨人进铺饮茶。天霸伸手擎壶斟了盅，递与贤臣，然后才是小西与自己各斟一盅。忠良手内擎茶盅，口内讲话：“二位，你们看这铺中好茂盛的买卖，满桌上净是要酒要菜的。”天霸说：“此处离京三十多里，正是打尖的地方。”好汉的言犹未尽，只听对面座儿上，有一人大喝：“过卖的！太瞧不起人咧！太爷进铺坐了这一会子，也不来问问，是要什么东西，难道吃了不给钱吗？”跑堂口中说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连忙地往那边走去。

天霸这边留神观看，那个人却是怎生的打扮，但见他：身上穿黄色小袄，一条搭包系在腰间，下穿紫花布的鸡腿裤子，绑在膝盖中，鱼鳞靴子足下紧登；又见外有一顶草帽放在行李上面，小小褥套捆着链绳，旁边掖着双拐，拐头上明晃晃的露着枪尖，还有个钩儿带在枪上，这样兵器甚是眼生。细看他年纪不过四旬开外，身材不高，约有四尺有零；鹰鼻相配微须，两扇薄片嘴，眼大眉浓。天霸看够多时，不是客商买卖，不是庄农人家，又不象江湖绿林。看样也不过黑夜挖窟窿作些营生而已。听他言语很象外路声音。且说堂倌听见呼唤来道：“要什么东西，请爷快快说明。这铺中伙计短少，说完了我还照应别的主儿来呢。”那人听见这些话心中不悦，带怒开言说：“

你这么忙，你就替我要了饭吧。”堂倌说：“我的爷，我知道你老人家吃什么东西？”那人说：“我知道你铺子里可卖什么东西？”堂倌说：“你老人上要上个饴渣豆腐，烙上两张饼，盛两碗饭，作一个常行汤，就很够吃咧！”那人说：“这是好主意呀！我问你那盆内的鱼，案上的肉，都不是卖的吗？”堂倌说：“爷，这么着省些钱。难道我们卖饭还怕大肚汉不成吗？你老人要吃鱼呢，是糟鱼，是酥鱼，锅贴鲇鱼，溜鱼儿，烩甲鱼，烩白鱼？要吃肉呢，烧紫姜盐煎肉，排骨，丸子，炸肉骨碌儿？”那人说：“不过这几样儿？这还没有我们南边小豆腐铺子菜多呢。听我告诉于你，买卖人和气为本。那人吃了不给钱？别论衣服品貌，别欺负外乡人。在下教导于你，往后不可如此。我今日就是依你生意，给我个常行饴渣，两张家常饼，两碗合汁面汤，还要宽大碗盛着，越多越好。吃完了好登程。”堂倌闻听照样传下去，这才照应别人。

这边的施公、天霸、小西用茶已毕，放下茶盅。贤臣叫道：“堂倌！”堂倌答应，走至面前带笑开言说：“大爷要什么？”贤臣说：“我们仨人要用饭。四两酒，给配四样菜，饼饭一齐来。”堂倌答应，先把碗筷、酒怀、菜拿来，然后酒饭一时端来，放在桌上。天霸拿壶先给大人斟上了一杯，放在面前，然后与关小西和自己斟上。施公说，“二位伙计，你我还要走路，咱们就是这四两酒哇。我就是这一盅，你们俩把那一壶喝完，吃点东西好走路。”二人齐声答应：“很是很是。”正然说话，只听铛响，大人望着跑堂的开言说：“伙计你来，如有现成的饼拿一张来我吃。”过卖答应：“有哇。”说着走至柜内拿了两张饼，放在两个碟子里头，给贤臣放下一张，那一张才拿到那人桌上放下。那人一见，带怒开言说：“我要了两张饼呢！”堂倌说：“爷爷先吃着这一张，赶吃不完，就得了那

一张与你。”那人说：“我要了两张，你们刚才要真忘烙了一张，我倒没有说。分明烙得了两张，你们为什么卖与别人？别人给钱，难道我是白吃吗？我也给钱。此处离京不远，难道就不讲理了，也没个先来后到吗？任凭是谁，自己既要吃饼，就该自己要。为什么人家要的，他吃现成的呢？我想这个吃现成的人，就睁着不开眼。”看官，这人因为腹中饥饿，才进铺内打尖，偏偏的跑堂的瞧不起他，他就一肚子气，有心要往跑堂生气，心中想着他又不值，满肚内成心要斗气。他见施公把他要的饼留下了一张，他又见老爷那种相貌儿，很无人样，他心中就有好些不悦。方才说的这些话，何尝不是冲跑堂的说呢？正是冲着这边桌上说呢！忠良本是一位文官，又是人臣极品，自尊自贵，宽宏大量，还恕得过去。像黄天霸、关小西他二人如何忍耐？听见那人说些闲话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互相观望，窃窥大人之意，但见施公总不动气，只管自己吃饭，二人只得权且忍耐。

猛见那人眼望堂倌，复又开言说：“你这是怎么样呢？”堂倌回说：“少不得给爷另烙张饼。我本来错了，望爷爷宽容，不然另要点别的吃。在下情愿候了爷吃。”那人他更动了怒咧！站起身来，用手一指说：“你满口胡言。太爷有钱才进铺吃饭，什么要你候？打量太爷无钱？”说着话，将银拿出，“这银子全给烙饼。”将银往桌上一摔，说：“可恨堂倌瞧不起人。给我烙出来，摆开凉着；零碎吃点心。”那人越说越气，往堂倌脸上打了一巴掌，口鼻鲜血直流，只听吧的一声，堂倌咕咚倒在地下。掌柜的过来满脸赔笑说：“我的伙计错了，望爷担待一二。爷照顾我一文钱，你就是我的财神爷来了。”说着，弯腰打了一躬。那人一见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掌柜的，你家伙计我倒不恼，我只恼那个人吃现成的。既知道吃饼，不会要吗？算

是学吃学穿。”施公闻听此话，眼望小西、天霸说：“二位伙计，你们听听，那边那人分明是说你我呢！”天霸要去问他去，施公未曾答言。小西先就立起身来，眼望那人说道：“你休要胡言乱语，此乃天子脚下，要讲豪横不成？管教你吃苦，不服就咱俩试试，打完了，给你个地方。”那人闻听，说道：“来来来！咱俩出铺去较量较量。”说罢一齐跳出铺去，就动开了手咧！

看官，那人也是江湖中一条好汉，他却不在绿林里，前已表过，也不掇门挖洞，也不偷猫盗狗，却在水中凿船。皆因此条河路中，常时有船行走，他探得有什么上任的大官在某处上船，他好在后跟随，得便下手。因打尖过卖瞧不起他，他是一肚子没好气。这些闲话暂且不表。且说天霸又站在铺门口高阜之处观看，但见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，竟不见输赢。豪杰心中暗想说：“这个人使的拳脚全是我家的门路，那是打那里来的？从未见过这么一个人。”好汉惦记着老爷，复又进铺看了看旁边的人，俱各出铺瞧热闹去了。忠良见好汉来至跟前，低言问说：“小西胜败如何？”天霸说：“大人只管甲饭。小西若是不能取胜，大略也不能吃亏。”贤臣说：“你还出去瞧瞧，要不然，给他们和解了吧。”天霸说：“大人只管放心，那人进铺子的时节，我瞧着他就有些眼岔，皆因他长个贼样式。就是小西不能取胜，我还要并力擒拿，要问他姓什名谁，家乡住处。”贤臣点头。天霸转身出去，来到饭铺门口，留神观看。但见二人在十字街前，还是争斗。此乃是通衢大道，登时聚了人山人海，如上庙一般，拥挤得铺门风雨不透。掌柜的说：“合该今朝倒运，这买卖还怎么作？我开的这个小小门面也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，穿衣吃饭都要靠着它哩！这样闹哄哄的下去可怎生得了啊！众位爷们劝劝，只当行好。”来瞧的人们，个

个相视，不敢上前。且不言铺门口争斗这事，再说计全奉大人之命，回京叫施孝去，登时进了齐化门，来到施侯爷府门前下马，望着门上之人说了一遍。门公闻听，入内回禀了太老爷。这太老爷叫施孝说：“你二老爷叫你有事，就同来人前去。”施孝答应，连忙备马，二人门外扳鞍，登时出了朝阳门，顺着大路径扑八里桥而来。不知计全怎么认识那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九回

计神眼巧逢故友 鱼鹰子扶保贤臣

话说计全同施孝来至八里桥铺门口外，但见人山人海，如上庙的一般，见天霸也在高处立着观看，叫声：“老兄弟，这是为什么？”黄天霸说：“你先见了大人，回头再说吧。”计全同施孝进铺门走至上房，见大人请安行礼毕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关太那去了？”贤臣说：“关太在铺门口与人争斗了半天咧，不分胜败。你也看一看去。”计全翻身出上房，走到铺门口外，见围着一遭人。用手分开众人挤将进去，留神一看，连忙说道：“关爷别动手，是自己一家人，怎么打起来了？”小西住手。那人回头一看，认得计全，连忙紧走几步，说：“多年没见了，如今现在那里？作什么勾当？”计全说：“说起来话长，且到铺中，有话再讲。”说罢，又望瞧看的人众讲话说：“列位散了吧，一家人拌嘴，也没什么瞧头。若不散，我就说别的了。”众人闻听，除了本铺中吃饭打尖的，余者剩下的俱各散去。黄天霸也来到眼前。计全用手指着天霸，望那人讲话说：“老弟，你怎么不认得这位黄爷呢？”那人说：“小弟总在南边，当时到了此处，又搭着小弟眼拙，竟有些难认了。”计全说：“拿耳朵来，我告诉你。”那人附耳到计全的嘴边。计全说：“他是你师父的儿子，名叫黄天霸，四霸天中的第一霸。十五岁出马为绿林，后来改邪归正。现跟着总漕施大人，新近

引见万岁，封他巡漕副将。只因大人私访，改扮作经商客官形景。我在后边有点公干，这才来到。方才与你争斗的姓关名太，别字小西，也是跟随总漕大人，官封巡漕参将。劣兄先在直隶一带，后也洗手归了正咧！因在郑州遇见天霸，多承他引见，跟随大人进京。如今又往淮关去，催趲粮船，沿路访拿赃官污吏、霸道强梁。不知老弟因何来到这里，如今意欲可往？”那人低声说：“我在南边专走水路。所作之事，难道老哥不知道吗？去年冬天有点积蓄，尽都输净。这如今河路开通，来到这边想作些营生。因打尖，就斗起闲气来了。谁知又遇恩师之子？要不是老哥说破，一家不认得一家咧！”那人拉住天霸亲热了亲热。计全说：“黄老弟，不认得这位吗？此处人多也不必细讲，等你见过了大人，路上再讲吧。”二人齐说：“言之有理。”计全叫小西也与那人拉了拉手儿和解了，这才一同进铺。计全先到施公身旁，附耳说了句话。忠良心里这才明白，点头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先不用见我。你同他与施孝大家用饭。”计全答应，那人与施孝回到那张桌上，一齐坐下。饭铺里掌柜的上前开言说：“大太爷，你的银子、行李，全都交代明白。其错全是我们伙计错。那个嘴巴算是他白挨了，但愿你们爷们无事也就罢了。”说罢，拱手而去。但说众人两桌上，俱各将饭用完，算明饭帐。贤臣把施孝叫到跟前附耳说：“你把你骑来的马留下。你雇一个牲口赶到前途，告诉施安等：叫他们路途之中别延误，准在天津等候本院。快去吧！”施孝答应，雇驴前去，不表。

且说天霸打开行李，拿出衣服来给那人更换已毕，然后请贤臣出铺，服侍贤臣上马，又将行李搭在马上，叫那人骑上。大家也都扳鞍上马。计全紧靠施公的坐椅，关小西在马上拉着驮子，离了八里桥径往东奔。贤臣在前，众人围随在后。计全

马上躬身，低声口尊：“大人，那个人家住江南常州宜兴县，跟随黄三太学习武艺。因为绿林之中人多，故此在水路单身独行，自作营运。提起来此人本领不小，手使双拐，拐上带着枪钩，无人敢挡，水内能睁眼看人。如有仕官行台、买卖客商一切船只，专使枪拐凿漏船底，劫夺金银。在水内能住三日三夜，饿了活吞生鱼，因此外号叫作鱼鹰子，本名叫何路通。就是旱路上，拐枪钩也能抵挡四五十人。大人今往淮关，常住水路之中，难保无事。若依小的愚见，不如收他一同前去。”施公闻听，满心欢喜，说道：“就依你的主意，何不与他当面讲明此事？”计全点头答应，带笑连忙勒马，让过施公去，扭项望着何路通，带笑开言道：“劣兄有句心腹话告诉贤弟：为人须习正道，世上百艺俱能养人。想你我幼年之间，不务正业，打劫为生，空混了半生，年纪都不小了，须当想个养老的主意，才能保得住，收个结果。你瞧那一个挣下房屋地土咧？一辈子不落人手，这就算头等的光棍。谁能象黄三爷硬劫当今圣驾，功成名就，洗手不干咧！又养了个好儿子，十五岁上就出去露面，四霸天中数第一，江湖尽晓。难为他去邪归正，挣了个副将前程，年才二十余岁，又搭着他那一身武艺，又有施老爷提拔，何愁不高升？我如今跟着他吃碗闲饭，冻不着，饿不着，我就算知足。像贤弟，依我的拙见，何不跟着大人南巡？路上但能立一两件功劳，大人回京时见驾面圣，只要当今圣主一喜，你的功名有份，强似一生落个贼名。不是愚兄小看老弟，你未必能到金镖黄三太、红旗李八太爷那等分上。把这个事你得看破，难道你就不是江湖中人吗？但只一件，如今的时事，又与你我年轻的时候光景改变了好些个。怎么说呢？你我也老了，王法也紧了，这时候想不出个收场结果来，也就难为了一世男子。我说这个话是与不是，老弟自己酌量而行。”那人闻听计全之

话，回道：“老哥不忘旧日交情，才领小弟正道上行。多承老哥指教，小弟情愿跟随大人南巡，烦老哥回复大人去吧。你说我不为保举升官，但愿饱食暖衣，到老善终就足了意咧。”计全答应，前来回禀大人，就把那人情愿跟随的话，回了一遍。贤臣闻听，满心欢喜，一同催马东行。

忽听行路之人说道：“明日涇江寺庙热闹非常，各处之人烧香，贤愚不等。你我进香是善士，内中就有趁热作恶的。”贤臣马上闻此话，腹内说：“久闻此庙热闹，招聚凶徒匪类。再者，又有船只来往，是五方杂地，其中必有凶徒恶棍，倾害庄村黎民。何不去暗访？”忠良想罢，开言说：“众位伙计，你我去到涇江寺附近左右，寻找个房子住一夜，明早进香还愿。”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回 贤臣私访涇江寺 主仆偶住杏花村

话说主仆催马前行，直奔涇江寺走。走不多时，忽见前面人马车辆往来，行人不断，独有一人在路口站着不动。是什么缘故呢？前已表过，贤臣先教小西前去在涇江寺附近庄村找房，将房找妥，在三岔路口等候。每逢这涇江寺开庙的时节，各处的人俱来进香还愿。这座圣母庙叫作护国佑民宁河保运观，有船来往，再无不来进香的。人烟凑集，甚是热闹，房屋店口不好找。可巧离庙不远，有座小乡村，名叫杏花村，属通州管。此处有个埋名的财主，姓刘名好善，为人老实忠厚。他家的房屋最多，见涇江寺开庙进香的人不少，他就想了个生财之道，腾出些闲房来开店。关小西找到此处，见房屋干净，与他的家童说明，将上房留下。小西将马拴好，到三岔路前来等贤臣。不多时忠良与天霸、计全、何路通俱各来到。贤臣看见小西，开言便道：“你找的房如何？”小西说：“有了。”说罢回身退步，当先引路，登时来到村中，施公在马上举目观看，但见村中夏木荫荫。来到杏花村仔细看瞧，青堂瓦舍，门楣焕然可观。门前四棵龙爪槐，用架往上托着，树旁黑漆大门。贤臣在马上满面堆欢，说道：“此处最好。”小西拉缰接过鞭来，服侍贤臣下马。众人俱各都下马，派店中搬运行囊，不表。

且说贤臣进店，来到上房举目留神，但见芦苇扎棚，正面

高悬一匾，上写“致中和”三字；匾下挂着一轴画，原是韩文公走雪图。左右相配一副对联，一边是：“一窗佳景王维画”；下边是：“四座青山杜甫诗”。字画下放条案。炉瓶三式，放在中间。案边放着四张圈椅，堂中是铺炉子火炕，炕上铺着白毡。客房两间，暗着一间。里间屋一张红桌放着胆瓶、帽架。旁边也有两把椅子，蓝布椅垫。靠着南窗一铺大炕，炕上也有一条大毡。老爷看罢，椅子上坐定。天霸高声叫道：“来个人！”但见有年幼的人走进房中，他本是刘家的安童，生来伶俐，连忙带笑说：“若要茶登时就开，洗脸水也温上了。”天霸说：“你把我们的马，叫人拉出去遛遛。天也不早了，即刻收拾饭来，不论什么，只要爽利现成，休得迟误，快去！”店小二答应，连忙走去。不多时先将茶、洗脸水送来。贤臣与众人净面吃茶。不多时天色已晚，乘上灯烛。店小二进房说：“众位太爷，是一席吃，还是各自用？”贤臣说：“我们是一席用。”又说：“先烫半斤酒来。”店小二答应前去。

贤臣居中，四人陪坐，分为左右。店小二将盅、筷、小菜端来放在桌上，又将蜡烛拿过来放在桌上，这才端酒菜。天霸把壶斟酒，先给贤臣一盅，又将二盅与何路通斟上，口尊：“兄长，担待我小弟愚蒙，当面不识，多有得罪。”何路通连忙说：“不敢不敢，这算贤弟多心，愚兄也跟随大人，更算一家人了。”贤臣点头。天霸又斟三四盅与计全、小西，然后自己斟上一盅。大家把杯饮酒。店小二端上菜来，放在桌上，恰好俱都爽口。鱼鹰子又斟三四盅酒，奉敬贤臣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八里桥饭铺之中，多惊钦差爷驾，望乞宽容。”忠良接杯，带笑开言：“四位壮士听我告诉，这一去淮关上任催漕，大家须当努力齐心，帮助施某办理事情。差满回京，本院面圣启奏当今，有功之人一定加封。但能身沾恩宠，封妻荫子，强似身在

绿林。”四人一齐点头，说道：“老爷天恩，如同再造。”说罢复又斟酒。大家齐饮，叫店小二添汤添饭。大家饮毕吃饭。用完饭，店小二撤去家伙，擦抹桌案献茶。贤臣擎茶杯开言说道：“此事蹊跷，心中纳闷：明日就是娘娘开庙门，可别的进香人，为什么不住此处？难道有人走漏风声，知道施某是钦差按察，故此不来此处住店？”天霸说：“此处大略无人知晓。离此不远有大店，差不多的都住在那里。”好汉言犹未尽，只听店外喊叫，有人口中直骂：“店小二狗娘养的！太爷们来到，你不伺候，看起来豺狼摘爪，吃了你的心！”天霸闻听，心中纳闷：必是来了一伙绿林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一回

施贤臣假扮香客 众绿林群争店房

话说施公与黄天霸、关小西、计全、何路通讲话，忽听厅外面有人大骂说：“店小二你这狗娘养的！明知太爷们来到，何不早去接驾？”说着要动手来打。店小二急忙跪下说：“太爷息怒，小人叫那上房人躲避就是。”那人说：“快去快去，你叫那香客即时让过上房，否则杀将过去，性命不保。”小二连声答应，抱头鼠窜地去了；不进上房，竟自咕冬跑进内宅客堂，见了主人哽咽不止，放声大哭，正不知所为何事。且说店主人姓刘名望山，祖居此地，幼读诗书，稍知礼义；娶妻李氏亦能持家。当时见了小二慌张而来，恸哭不止，大家吃惊，连声问道：“是谁难为与你？所因何事，如此悲恸？细细说来，我有主意。”小二见问，拭泪开言说道：“今有五位香客，俱有马匹，让在上房居住，岂不是一件好买卖？却不想去年那伙恶霸，今天晚方才进店。被他一顿吆喝，骂个不了，硬要上房。我以好言答应说：上房早有香客住下。他立时抓住，拳打脚踢，闹个不了，依旧不饶，立时要叫香客让他上房。小人不才，请主人去作主。”刘望山听这一段言词，倒觉作难。且按刘望山之为人，纵有大难之事，彼自处之不甚难；其为人也惯于应酬，巧于机变，奔走趋承，随高就低，因此有个绰号称刘祷告，此时他同小二出了内宅不提。

且说施大人在上房中，虽然不知原委，却是件件听真，心中纳闷。天霸亦自沉吟不语，何路通、计全满心不悦。关小西忍耐不住，叫声：“众弟兄们都听见吗？天下那有这等无情无理之事？那有这等霸道行凶之人？我关某若不是保着总漕大人，定拿了他送到地方官处，锁押正法，亦不为太过。”言犹未尽，大人座上带笑开言说：“众位英雄不必如此。事情看冷暖，莫逞一朝之忿，方是远大之谋。”正议论间，忽见一人走进房门，见了大人打躬行礼。众人都带笑谦让。你道为何？一则康熙年间尚无顶戴之赐，二则大人与天霸诸人，俱是香客打扮。施大人是不知者不怪罪，故店主人一同对平常香客称呼。当时行礼已毕，店主口尊：“列位爷台，小人有一事相商，不知肯容纳否。”施大人故做不知，说是：“有话请讲。”这刘祷告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当时见问，说道：“十方香客爷们，我有一事，甚难出口。值此万不得已，只得前来奉禀，准与不准，但求容申一言。外面采了几个豪气客官，甚是凶恶，不讲礼义。去年香火之间，就住在这店里，俱各骑跨大马，身佩弓箭，好似凶神一般，还是硬要上房。望求爷们开恩，让他一让，小民举家不敢忘恩。”话犹未了，那关小西早止不住，喊叫一声，说是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可气死我了！常言说理有短长，事有先后，天下那有这样不懂情理的人？你快快出去，叫他前来抢夺上房，我关某不怕他三头六臂，定要见个胜败输赢。”店主闻听这般言词只是发愣，不敢作声，痴呆呆站立一旁。不言店主迟疑不决，再说何路通见此光景，开言说道：“店家，象你这等没主意的，如何办得了事？你再回去细细看他什么模样，问他姓什名谁，或者是久闯江湖，闻名震耳，我们就让他上房。他若是无名小姓，凑胆子欺压平民的小辈，你叫他赶紧爬开，莫令老爷动怒，那时节玉石俱焚。快快出去问他。”

且说刘店主，人称祷告，到此时无所祈祷，无门控告，嘴甜也无济事，心苦也无所施。事到其间，只得强忍，思用反间之计，或者脑袋可保，也未可定。只得同小二来到厢房，双膝跪倒，口尊：“太爷容禀一声。”那些人正等得着急，见了店主喊骂不绝，说：“狗娘养的！你有话快快说来。”刘望山口尊：“太爷不要动气。不是小民怠慢，只因那上房住的香客，更加来得凶猛，出言不逊。他叫我问问爷们姓名，如果是天下驰名的，便可相让；若是声名不重……小民就不敢说了。”只是磕头不语。那人越发着急，举起刀背打到肩上。店主好不疼痛，“嗟呀！”一声，他见刀举起，只得爬半步说：“小民说是了。”那人喝道：“快快说来！”店主说：“那人言道：‘若是无名小姓的，休想要住上房，叫他早早溜了为上，若稍迟慢便打出房来，碎尸万段，马匹全都留下。’这是上房之人说的，小民一句也不敢虚言。”那人听罢，说是：“你且起来，与你无干。你回去说：‘太爷们本是江湖客，提起名来天下皆闻。你叫他一步一拜磕上房来，便就无事；不然杀进上房，一刀一个，尽夺他们行囊财物，那时后悔也就迟了’。”

店主听罢，急转上房，一句加两句地诉说了一遍。施大人将始末根由思量，说：“此等必是绿林中人。众伙计们不必与他较量，即让了他上房，又有何妨，何须生此闲气？不知你们意下如何。”小西闻听大人一段言语，说：“我有一计可擒拿此辈，更无他虑。烦计大哥前去跟随店东认他一认，果是江湖有名之人，其中必有认得的，那时便好晋接礼，不失义气；倘若一位不识，必是无名小辈，土豪下流，那时再拿治罪，也不为迟。”施公闻言说：“此乃两全之计，就烦神眼一往如何？”计全带笑起身，随着店主往外走不提。

且说店主刘祷告，此时心中一发疑惑，无所区处，想：“

上房中这伙人的言语，也必不是好人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不识好歹。亏得他们量宽，日后切不可想此外财。”正在胡思乱想，一抬头时早听得那个大人骂说：“这王八羔子！一去又是不来。”正骂时，隐隐似有两人走进房来。店主旁边一闪。后面计全抬头举目，看不真切，猛听一人声音甚是耳熟，忽然想起说道：“那不是公然李五爷吗？”李昆闻言忙答道：“你是何人，知吾草字？店家再点些灯来。”及时又点一灯。计全已到公然身旁，两下一看，李昆连忙问道：“老仁兄因何至此？这一向可好？今于此地相逢，真乃万幸。不知有何贵干，到了此地。”神眼见问，口呼：“贤弟，想咱们哥们自从任丘县内见面，多亏贤弟助咱拿住了一枝桃。成功之后，扶保大人进京。圣上一见大喜，加封施公升为总漕之任，黄天霸升为副将，小西随漕赴任，却是参将。今日假满出京，先派人天津理事。施大人扮作商人，暗暗访查事情，今晚寓此店内。却不想与贤弟相逢，真乃万幸。不知贤弟因何到此。”李公然带笑开言说：“愚弟此来，为别人事情。这天津每因粮船一到，必要争帮打仗。愚弟应邀约情，意在助一阵，因此方来。既是施公与众好汉大驾到此，烦仁兄回禀，在下愿求一见，不知如何？”神眼闻听，连道：“好好，贤弟略候半刻，我回去一提，天霸必然出来迎接，就好拜见。”公然连称：“不敢，但求容我拜见，三生有幸。”

神眼回身转入上房，未及开言，天霸忙问道：“看看却是如何？”计全说：“你料量着是谁人？先猜上一猜。”天霸摇头不知。计全说：“莫要性急，我给你一闷字，看你聪明如何。说起那屋里，闹的却是个神。”天霸猛然省悟说：“莫不是神弹子李爷？”计全笑说：“正是此人。”天霸说：“既是公然，何不同来一见？”计全说：“他有此意，要求拜见大人，与贤

弟们一会。因是许久不见，未敢造次，故遣计某前来回禀。”施公闻言说道：“李公然真异人也，自任丘县拿谢虎的时节，和朱光祖助我成功，飘然而去，真是一尘不染。今于此地邂逅相逢，亦为有幸。黄副将理当出去接迎，前来一会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天霸转身出来，说：“李公然李五爷在那望？”李昆闻言说：“那不是黄老弟兄吗？”你看两相趋承，一团话笑，真是同声相应，叙离别渴想之情。公然遂将同伙人一一指出，都与天霸叙礼已毕。二人即转身同进上房，参见大人，说：“言语上冒犯尊颜，伏望包涵为幸。”施公连忙说：“壮士请起，休得太谦。前者拿捉谢虎，多亏壮士助我成功，未当面谢，时刻不忘大德。今于此地相逢，真乃三生有幸。”李昆复又曲背躬身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外面还有在下同类之人，共十九个，皆是久仰大人贤德，无由拜谒，不知肯容纳否？”施公开言说道：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既与壮士相交，必然也是豪杰，请来一见，便有何妨？”李公然闻言告退出门，招呼朋友一同进了上房，见了施公一齐跪倒，高叫：“大人在上，我等都不是好人，俱在绿林为响马。今晚得见钦差大人，真乃万幸。”大人说：“不必行礼，请坐。”众寇闻听，一齐起身，各按次序归座。天霸又叫鱼鹰子相见，各通姓名，叙了年庚，互相问好。店东在外听得这等称呼，不等吩咐，忙叫小二搭抹桌椅，设摆杯箸，立刻叫人备办酒席，明灯高烛，不亚如肉山酒海，设摆数桌。众人敬施公首座，然后挨次坐下。众人斟酒让菜，满屋的大说大笑，各吐衷情，尽倾肺腑。正在喧哗之间，猛听外面连连敲门。不知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二回

众绿林店内畅饮 施大人复遇宾朋

话说李五闻听外边敲门，站起口尊：“大人与众位俱莫须动。来者又是江湖中朋友，待我出去看看。”遂叫店小二提灯引路，走至大门。小二将门开放，李五观看，说：“那不是七侯贤弟吗？”白马李七看见公然，叫手下人一齐下马进店。小二将门关好。公然口呼贤弟说：“这个店中住着钦差施大人和飞镖黄天霸。劣兄方才会过大人，真是礼貌谦恭的封疆。贤弟须要拜见，不得轻慢。”李七开言说：“有理。你我虽在绿林中，最喜忠臣孝子。况有黄老兄弟，犹属令人可敬。”言罢转身往里就走，口呼：“黄老兄弟在那里？一向别离，得相逢。李七今日亲来拜望。”天霸闻言，翻身向外迎接，手拉李七，说是：“久违仁兄尊颜，一向可好？今日天遣相逢，何等万幸！你叫众伙计前来一同参见大人，然后叙礼。”李七一声招呼，一字儿排开跪倒在地，口尊：“大人在上，李七等叩头。”大人连忙站起身来，说是：“不敢不敢，本院有何德能敢劳壮士行此大礼？快些请起。黄副将请众位叙坐饮酒。”李七等起身，再与天霸、计全、小西等一一叙礼，各通姓名。依旧让了座位，重整杯盘，再添酒菜，欢呼畅饮。

施大人不知众人之来意，擎杯带笑，口呼：“壮士，施某有一言请教，众位之来意何如？”李昆闻言欠身应道：“老爷

不得尽知，请听一言：因为粮船来到天津，各要争帮先交，皆不落后，故此各帮皆有约请的人，预备打仗。我被苏州帮约来，杭州请的白马李七，大约各帮都约下人来，只等五月十三日，在三岔口会战。句句实话，一字不敢蒙哄。”大人闻听，不知英雄们前来聚会，主何意思。天霸说：“列位请讲明白，即有不妥，大人也不怪。”七候说：“杭州帮上约会我，苏州请了李公然，如若不来，便是失信于人。来时各站一帮，恐伤兄弟义气，因此约下杏花村中相会，再审区处之计。”施公闻言，连忙说道：“真义士也！从古豪杰不过如此。”李昆说道：“大人过誉。”施公说道：“某有一言，说来大家商量。到了日期，各执兵刃上船，只是虚张声势，我发文书，调拨人马兵将来助威，威镇河蛮，不须动手。那时出示晓谕各帮，那个不服，拿他治罪。平安之后，酌为定例，政平人和，永无争帮之患。众英雄代为审量可否？”众人听了，个个称能道善。李七复开言说：“还有一事，未禀大人得知。杭州帮内有位姓侯的，名叫花嘴。生得五短身材，使两根李公拐，闻说他是异人传授。苏州帮内有一北方人，身在绿林，手使一根亚靶枪，身高体大，外人多称他蒋门神。此两个人另宜防备。”大人未及开言，天霸一旁不悦，口称：“仁兄，休道他人武艺，灭却自己的威风。据我看来，不过狐鼠小辈。你们制住船蛮子，莫使混乱了战场；我与关小西专拿此二人。若有疏虞，从重治罪。”施公听罢，暗暗忖度道：“大事成矣！”口称：“众位助我平定此事，上报国恩，下救庶民，俱有功德。须尽心力而为之。今日天色将晓，且请自便。”单表五月十三日，在三岔口会面。小二收拾了。施公叫不必算帐，赏了一大锭银子。众寇各备能行，奔了大路。天霸吩咐店家勿得漏泄，恐有大祸。请大人上马，然后众人各跨能行，簇拥着大人前行。

计全此一路上笑语闲谈，不觉日色西沉。天霸说：“你们保护大人缓行。”霎时来到公馆门前，天霸与众人下了坐骑。门内挂着灯笼，看不真切，门上的也不知是谁，见这个光景，只得站起身来，一齐迎下台阶。天霸说：“你等俱是什么人？”那些人闻问说道：“我等是本处官兵衙役，派了来伺候大人的。”天霸说：“既如此，这是大人驾到，你等还不跪接，等到何时？”众人闻听一齐纳闷，心内想着：“前日大人就来了，就是身有贵恙，并不办事，也不会客。怎么今日又有大人来了？”令人测摩不出，只得跪下。只说：“天津的兵丁、差役跪接大人。”磕头站起来。就有人报将进去。顷刻间但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施安、施孝，一齐接出门，好不威严。内外人等眼见总遭大人突如其来，即从天降，各个传言，说是：“前日来的的是假，这才是施大人驾到。”又说施公专好私访，前日不来，必是私访的事。人人害怕，个个担惊，只得坐轿乘马，都奔公馆门前来投手本，一齐禀见。

又有天津盐院德老爷前来拜望。这个老爷虽是钦差长芦盐院，兼管钞关事务，他却与施公在京就相好，原是镶黄旗的包衣满洲，在三山行走，后来升在天津的盐院，听说施公来到，即来探望。门上之人回禀了贤臣，将名帖呈上。老爷吩咐：“余者官员外面待茶，请盐院德老爷、天津镇总兵李老爷相见。”门上人将话传出，德老爷与总兵往里就走。贤臣往外迎接，二门以里见面，先与盐院拉手，带笑开言说：“早闻贤弟到此，兼管钞关税务，劣兄想来探望，因为奉旨赈济山东，未得其便；如今皇上点我总遭，昨晚方才到此。我正想要去拜贤弟，反劳贵步来看愚兄。”盐院连说不敢。施公说：“请坐。”说着，那边盐院归了客位，总兵次之，须臾茶毕。施公说：“我有一事不明，与贤弟请教：这各省的粮船来到关上，是怎么样地过

去？”德老爷说：“若问粮船到关，如单帮的，立刻开关叫他过去；若是三帮五帮撞在关上，却又难了。若一开关，他就你抢我夺，榔头杠子，刀枪并举。去年那场就伤人不少，谁敢把他留下不成？只得任他们争斗，胜的在先，然后再开关。”施公听罢，眼望李公说道：“你管辖此处兵将，就该镇压地方，粮船争帮，为何不管？”李总兵见问躬身曲背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卑职管辖马步兵丁，没有皇上文书，谁敢私动官兵？这粮船争帮一则，前后未有定例。都想先交，早行回程，谁肯落后？其中有这些难处，故历年淹留，未有定例。今年总漕贵驾到此，必有嘉谋，乞酌量万全之策，不易之规。”施公听罢，哼了几声答道：“本院自出京以来，沿途私访，已访知有苏州、杭州两帮，最为刁恶。杭州有个侯花嘴，苏州有个蒋顺，这两处船来还许要争。咱只治服一帮强蛮，余船亦必畏法，再示以明条，令其遵守，有何不可？”总兵闻言，曲背躬身，口尊：“大人说得是，下官不才，听凭大人驱使，无不从命。”施公带笑开言说：“虽是闲谈，按理亦如此。”复问道：“每年粮船上坝，亦应有限期。”德爷说：“历年大约中秋以前，全粮船俱交纳已完。八月十五日后粮船要净；如若不净，应该参革有罪。今年天旱水浅，重船难行，故来得迟慢。施公眼望总兵说：“中秋节后，我要进京。”总兵点头道：“是。”

说话之间，门上人前来跪倒说：“禀明老爷，今有苏杭粮船来到关上。”施公摆手。再说施公回至公堂坐下，叫内侍传出话去，余者的官员各自回衙理事。众官闻言，各自散去。只见人来回话，说：“外面有两个姓李的求见。”施公知是白马公然来到。不由满心欢喜，便唤参将关太出门迎接。关太来到门前，瞧见李昆同七侯笑嘻嘻急趋了数步，携手进了大门，直到上房。二人见施公倒身下拜。施公忙起身拉起二人，带笑开

言说：“二位将士，何必行此大礼？快看座。”二人告罪坐下。李公然茶罢，曲背开言说：“苏杭船前日虽在店中商议，今至临朝，仍请大人示下，我们方才放心。”施公说：“苏州帮请的神弹子，杭州是白马七侯。不知二位见过船家没有？”二人道：“见过了，是约定五月十三日，要争胜败。”施公说：“二位的聘礼，必是十三日以前交代，交代之时节，便收下寄放在别处。到了临朝，二位站一船。待本院亲去验船，派人两个虚与二位交战；再派两个人在两位身后拿人。拿住蒋顺、侯练，那些从犯自然懈怠，不思逞强。单等两帮平定，那时本院再定漕规，谁先谁后，永不许争。”即吩咐说：“快来摆酒席伺候。”应役人答应下去，须臾之间，杯盘满桌，酒饭齐备。施公说道：“今日算是个家宴，黄副将、关参将、郭、王两员守备，计全、何路通二位壮士，俱各前来陪二位李壮士，大家痛饮一番，勿得推辞。”众人闻听一齐告座。施公居中，众人挨次坐下，欢呼畅饮。”施公陪着笑，毫无骄奢，恰如同僚一般。是可见：大将用谋不动勇，贤臣折节不轻骄。

且说这一群勇猛之人，个个虎饮狼餐，心中叹服，一齐哈哈大笑，直吃到天交二鼓。李昆和七侯二人告辞，说罢辞出，往外就走。施老爷令天霸等人一齐送出大门。二人自去不表。再说天霸等人，仍回上房用茶。施老爷开言说：“这神弹子所言，你等须得酌量万全之策才好。不然，我就要多调官兵，以防不测。”不知计全商议何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三回

两岸仰瞻施按院 浮桥怒打运粮官

且说计神眼口尊：“大人，不必调用官兵。我有一计，管许擒贼。当令何路通、黄天霸上苏州船擒拿侯练，何贤弟可防其水遁。若在船上，黄贤弟自不让他。关小西同着郭起凤战那杭州船的蒋顺，大约可以擒拿。不知大人以为何如？”施公点头说道：“甚好，甚好。”诸位俱各无言，天交三鼓，各去安息不表。

次日清晨，施公起身。光阴似箭，不觉到了五月十三日的期。那李七侯、神弹子早把两船上聘礼诌到手中，净预备着动手。这一日早，施公袍褂鲜明，靴帽齐整，众壮士早已装束齐备，伺候两旁。施公说道：“天霸虚战李七侯，何路通擒拿侯花嘴，小西虚敌神弹子，郭起凤要争蒋门神。各要小心奋勇，不得误事。拿住两个头目，镇住余党，别帮自然不敢放肆。”施公迈步出门，刚往外走，忽见一人翻身跪倒，说：“启禀老爷，外面来了苏杭两帮运粮官叩见，有手本投献。”施公用手一指，内司接入手本来，遂吩咐门上人起来，传出去叫他进见。复至大厅正位话坐，天霸等站立两旁。长随呈上手本，施公看来，却是五个。掀开看时，头一个上写：苏州大帮，重运千总贡士隆、空运千总怀英，叩大人天喜；第二个苏州小帮，重运千总李胜、空运千总叶法，叩大人天喜；第三是苏州太仓帮，

重运沈波安仁、空运陆祥；第四个是杭州头帮，重运张捷、空运李世雄；第五个是杭州临安帮，重运孔孙安、空运孔如虎，俱有叩喜之字，共千总十名。施老爷看毕一抬头，就有人掀起竹帘。十名运粮官走进厅堂，都是纱马褂衬着纱袍，头戴纬帽红缨。见了施公一齐跪倒，自己口诵花名。施公说：“平身。”重运空运分立两旁。施公说：“船到关上这几日，为何今日才来？莫非不重钦差？”这重运五人见事不好，一齐复跪尘埃，口尊：“大人容禀，皆因是淮上见过了总漕，方敢催船前来。听见转牌请出，又点钦差，屡次寻问，听说大人私访未回，因此耽延日期。昨日晚间，方得实信，望大人宽恕。”施公说：“你等既知新点钦差，粮务驻所天津，船到住时，就该来公馆投下手本才是。粗心玩法，暂记捆打。”五人叩头，谢大人天恩。施公说：“你们船不是随到就过关吗？为何故意停留，耽误漕限？”五人齐叩头说：“大人容禀，船到抄关，不能即过，皆因历年没有定例，俱各争先，皆不落后，都想早完早回。谁想就有人包揽，管许争先。因此船到浮桥，每致打仗相争。船到之时，就把揽头聚齐商量。内有侯练、蒋顺，为刁恶首，最难治服，他们早已约定今年争帮打仗。请大人示下定夺。”施公带怒手指说：“你们净是一派胡说！此离北京不远，辇毂之下，就敢如此逞凶？你们这运粮千总应管的何事？”只见五人连连叩头。贤臣又说：“你们先回去，就说本院随后就去查验，明日方许过关呢！”千总叩头，鼠窜而去。

施公随即起身走着，行不多时到了浮桥。轿夫撑住轿杆，天霸等分立两旁，众兵丁衙役雁字排开。施公闪目留神，但见一带江河粮船密摆，桅杆若麻林一般。单有两只大船在前，直抵浮桥。施公正然细看，忽听一片声喊，不知那里来的。原来盐院德老爷早有谕帖传到，如施大人来验船，叫关上人役一同

伺候，故尔一见施公轿住，众人声扬：“天津关的德老爷家丁人役给大人叩头。”施公带笑说：“又劳你们，回关上去吧，各治其事。”众人答应，复又叩头，方才起去退后不表。

再说重运、空运十名千总各有私心，早已上了船，各人嘱咐各帮：“须要听大人吩咐，要是怪下来，无人敢担。”船户亦自面面相觑，揽头微有忿色，亦言不出。你道此弊如何至此？属下人皆是作官当差的，皆知王法，一则揽头最是祸苗，无他不行，有他便是，挑拨逞能，从中取利；二则运粮官亦各愿本帮先交先回，兼有私弊，故意纵容。一概是自逞私心，而网其利耳。今日见了施公，素知其刚直，又好私访，又有圣旨敕令，如皇上亲自到此一般，因此皆是毛发悚然，静等大人吩咐。大人轿到站住，每一喊：“来人！”两个人便一齐轿前跪倒，自己口中报名：什船、什名、什旗下，“叩大人天喜！”一片声音震耳。施公招呼：“平身。”众旗丁叩头起身，退入船中。施公吩咐：“吩张捷、贡士隆前来。”

头里传嚷一片声喊。只见重运千总两员急趋轿前，俯伏跪倒，连连叩头，施公说：“这两只船因何并行？”千总口尊：“钦差大人，这两船并行，实有个原故。他来已有数日，皆因两不相让。请讨示下，令他让路。”施公说：“谁先到的谁先走，那个不遵，拿他问罪。”贡士隆忙道：“是苏州船先到。”张捷跪爬半步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千总杭州的帮，先到关口，住下一盏茶时，他们的船才到。”施公闻言，断喝说：“咤！满口胡说。在本院面前还敢如此抵赖！不用说了，你们分明是私贿，那有王法？”便叫：“来人！”衙役跪倒二三十名听令。吩咐：“先将这两名千总各捆打二十。”青衣上前按倒。贡士隆声声求饶，大人只做不闻。军士举起军棍，一五一十，只打得血溅浮桥。打完放起一旁下跪；又把张捷照样行事。一并打

完放起，轿前跪倒谢恩。

施公又吩咐黄副将招呼苏、杭两帮，谁先到的先走，后到的算争，如敢故违，罪加一等。黄天霸高声嚷去。声犹未了，只见船上蹿出两个人，手执钢刀，一人嚷：“是苏州帮先来。”一人嚷：“是杭州帮先到。”一个就说：“你们烦了总遭来也不管事，还是照旧例，谁杀得过谁先走。”一个就说：“你们弄了钦差来压派我们。咱们有例不增，无例不减，还是杀败了的在后。”两个人越说越近，赶到面前，各举钢刀，呐喊如雷。施公在轿内看得明白：双刀并举，门路不一，都是紧身汗褂，薄底快靴，身材雄壮。施公看罢时，认得是神弹子，白马二人，好生得畅快，知其假意争战。施公看得目呆，忽听李昆说道：“太爷受的苏州聘，到此争帮来显名。未曾与我动手，也该访访神弹子的名头，江湖之中那个不晓？若知好歹，让我先过去罢了，倘若不肯，管叫你命丧江河。”李七侯微笑说：“李昆，你也曾晓得我白马李的名吗？天下谁人不知？那个不晓？倘你稍知时务，我劝你早早回去，让我帮先行，是你万分之幸。迟则死于钢刀之下，后悔也就晚了。”公然满面含嗔，二人复又动手，你来我往，翻上翻下，远接近迎，钢刀闪闪，真是杀得好看。不知如何拿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四回 李公然船头重义 何路通水底轻敌

且说那张捷、贡士隆满心怨恨，站起来观看船头打仗，正愿船上人不服。他心中暗想：“看他麻脸如何办事。”猛听得施公轿内高声喊道：“人来！”只听面前有人应声而至。施公说：“你俩把船上的人拿来。”那人答应，大踏步走到河边，喊道：“那船头两人休得动手！我奉钦差大人命令，要把你们拿回，问把持之罪。”李公然、李七侯闻听此言，一齐住手。各人站在各人船头之上，手内擎刀往下一看，原来是黄天霸、关小西。神弹子说：“什么钦差，也管得我的事？要来拿就比比武艺，若是胜我，我就永不想这宗邪财。”小西、天霸二人闻听此话，不由大怒，高声道：“好无王法的野人，如此大胆！”说着赶紧几步，纵身上船。两岸观瞧的一齐喝彩。这关小西直扑神弹子；黄天霸手执钢刀，望七侯说道：“像你这无法无天，真是大胆！皇粮是当今用的。把持漕粮，罪过不轻。总漕大人现在此地，还敢无礼？将你拿住，必是割头。”李七闻言说：“黄天霸别小觑我等，看刀来！”劈面就是一刀，天霸随手挡开。只见刀架刀迎，咯当当响不住声。关小西和白马李也在那边动手厮杀。真是将遇良才，直战了有一个时辰，胜负未分。

猛见杭州船舱中蹿出一人，手使李公拐，帮助李七。这苏

州船舱也走出一人，手使亚靶枪，来助神弹子。两岸上人山人海，一齐乱嚷，说是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船上又添了人。这跟随大人的，恐怕不能取胜。”议论纷纷不一。且说施公看得明白，吩咐：“再去两人把船上匪徒拿来！”郭起凤、何路通一声答应，飞身上船，一涌跳上船去，郭起凤在苏州船上，截住了蒋门神，铁尺挡住亚靶枪；何路通上了杭州船，与侯花嘴交战，钩枪拐挡住了李公拐。共是两对假战，四个真战，八人分在两船头上。先表那苏州船上李公然假战关小西，郭起凤真斗蒋门神。一则在大人面前，又是人烟稠密，众目所观，由不得不抖精神；一则今年包揽粮船，挣些银两，以为活计，一有疏虞，下年便无人雇了，失去养命之源，只得拼命相争。那边何路通和侯花嘴二人，也只如此，各人奋勇，蹿蹦跳越，谁肯让谁？各船上都有一对真、一对假。其余各船、两岸观者，目瞪口呆，不分真假。唯杭州船蛮子，专盼白马李得胜；苏州也望神弹子得胜。这闲散观者越聚越多，真杀假战的越斗越勇。

正在酣战之际，李公然丢个眼色，虚砍一刀，“哎呀，不好！”往船后就跳。蒋顺一见，又气又恼，他仗着神弹子助胆：“他竟如此怯战，使了多少聘礼，净听他说些大话。你会打弹子，百发百中，何不施展？”李昆在船中，又叫喊：“蒋门神听真！与我交战的，姓关名太，久保施公，天下驰名。我不能取胜。你若不服，和他比试，你若胜得了他，情愿退回你的聘礼。”说罢又不言语。弄得这蒋门神神魂不安，进退不得。心中想道：“李五本事虽未见过，这江湖人都交他。想这关小西必是武艺精通，不然众目所观，又挣我们银子，竟自败退？想来实不能胜他方才退败。剩我一人，双拳难敌四手。”想了多时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个人，我是一个，必须单比方为好汉，姓关的战败李五，咱俩单比武，不许别人帮助。”小西闻言，哈

哈笑道：“像你这胆大奴才，真是可气，竟敢和老爷论输赢？伙计退后，待我擒这奴才。”郭起凤收了铁尺。蒋门神方才放胆，以为得意，遂说：“姓关的，快来动手。”将枪杆拧了又拧，想道：“此人战败李五，必不平常。下年的买卖成败，只在此人身上。”抖擞精神，尽力扑来，分心便刺。小西看准，一抡折铁倭刀，只听咯当一声，枪头落地，枪杆削去半截。门神大大地吃惊。且说施公看得明白，想着拿着两名揽头，也只在今日，早些平定粮帮，好奔淮安赴任。正自思想，猛听咕冬一声，船上倒了一人，乃是郭起凤等得不耐烦了，上前照腿上一铁尺，蒋门神栽倒。关小西向前按住，郭起凤随手又是几铁尺把两膀卸了，喊声：“拿绳过来。”青衣紧跑，将绳递过，把蒋门神四马攒蹄捆了个结实，提将起来，往船下一撂，摔了个昏迷不醒。施公连忙吩咐：“把这奴才送到公馆，等着把那个也拿住，好一并正法。”手下衙役抬起来，送到公馆看守不提。

再说李七侯见了公然退败，自己早闪到一边去了。又见小西拿住蒋顺，连声喊：“拿去了！拿去了！”意在威吓侯练。花嘴闻听，益发动怒，把李公拐抡起，直与何路通打个手平。连那旁小西、起凤一同观看，天霸也不动手。看来花嘴真不在鱼鹰子之下。战够多时，不分胜败。看看天已晌午，黄、关、郭三位英雄袖手旁观，都要看侯练的武艺，暗中赞叹：“可惜此人不入正途。再等个时候，看是谁胜谁败，那时再动手不迟。”那知施公内心着急，见何路通独战侯花嘴，鏖战多时，不由心头火起，说道：“一齐动手，将这奴才拿住，勿得怠慢！”黄、关、郭听得吩咐，一齐着忙，各举刀兵前来擒捉侯练。这花嘴一见势头不好，更是奋勇招架，往来冲突数合，一翻身跳入水中。天霸、小西、起凤各自束手无策，鱼鹰子大笑一声，

一扭头也钻入水中追下去了。单说何路通能在水底睁眼，可住三日三夜，专会水底拿人，故人都叫他鱼鹰子。本在八里桥饭店相遇，与关小西生回闲气，计全认得，相劝归附大人，并无寸功。今日见了花嘴入水，喜不自胜，所谓南人坐船，北人骑马，正是立功之所，甚觉得意，故一扭头沉下去了，不提。

且说那众船户和两岸人等，闲杂看的真多，各各惊讶喝彩，深服施公用人之周。正不知水底如何打仗，人人纳闷。猛听得一人跑来喊叫：“黄副将，大人请你回话。”黄天霸闻听，大踏步赶至浮桥，桥前躬身侍立。施公说：“你吩咐船家莫留闲人，只是够用就得，先来在前，后来在后，勿得乱走。”天霸答应，翻身复上船头高声道：“各船旗丁庄头听真！方才大人吩咐：‘那船先到先过头，后来在后，永不许相争。’皇粮乃是国家要务，王法所关，勿得轻视。少时拿侯练与蒋门神一并开刀正法。再有不膜的，早些出来放刁，别等没人时候撒赖。

”并不闻一人答应，偶见两船上各来一人，直奔黄天霸说：“我辈求见大人。”那两个人来到轿前跪倒。施公一见开言问道：“你两个是什么人？姓什名谁？为何来见本院？”二人叩头，口尊：“钦差大人容禀：我们姓李，本是好人，因一时不明，又被他买嘱，帮助他们争帮，却不知此等利害。方来知道后悔，故此前来请罪，身该万死。”施公闻言冷笑三声说：“这粮船乃是国家养兵所需要务，满、蒙、汉八旗兵丁尽赖此粮。把持漕粮，即是违逆圣旨。你等务宜知罪，以后切不可再犯。人来，把这两名投降的人带回公馆，伺候再审。”手下跟随领着李公然、李七侯到公馆，不提。

再说侯花嘴逃在水内，指望逃灾避祸。那知道就遇见鱼鹰子正在水底行走，猛然背受一拳打着。他不知是人是鬼，是鱼是龙，心中胡思乱想，口内还得换水。不知不觉臂后又着一下，

比前觉重，更是吃惊。急中生智，用尽平生力量，抡动铁拐乱打一阵，一下也没捞着什么，使得四肢无力。何路通想道：“他水里不能睁眼，何不赶紧拿去交差完事。”想罢用右手钩枪拐，伸过去看准他脚跟上的筋尽力一钩，拉起便走。何路通用踏水法儿波上行，如履平地，拉着侯花嘴在水面上半沉半浮。至于小西、起凤无不暗暗称奇。唯有苏杭两帮揽头，艄公、舵公等人，顾不得道好，只是咬指伸舌，探头缩颈的，各顾自己幸逃罗网；当时若与他相争，个个俱得遭擒，这时不住说：“你看你看。”快到桥边，只见何路通纵身上了浮桥，把一个侯花嘴倒栽葱的双手拽上桥去。两岸上人又道：“好！”喊声震地。只见两个人是水淋淋的。何路通怀抱钩枪拐单膝跪在桥前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的奉命将贼拿到。”施公说：“把侯花嘴捆结实，带到公馆。”一摆手，何路通站起。施公又吩咐：“起轿，且回公馆。”只见执事行走，队伍各自排开。早有人牵过马来，黄副将乘上前行。又听得轿内传出：“那十名千总，随到公馆听候。”一言传出，千总们闻声丧胆，那敢怠慢，连忙下船跟随轿后，俯首随行。吩咐打道，八人抬起，一阵风相似来到公馆。

施公下了大轿，走到厅中升了公座，天霸等人两旁伺候。下役排班，喊过了堂。十名千总跪在上面，蒋顺、侯练跪在下面。施公带怒叫：“蒋顺、侯练，你俩可知罪吗？”两人跪爬半步说：“知罪，是小人的错，不该收他们这几两银子。情愿领罪！”施公嗟叹不已。又叫人把蒋、侯枷号起来。不知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五回 赴淮安初经水路 到静海又接民词

且说忠良爷拿住蒋顺、侯练，枷号浮桥，单等粮船定规之后，仍然要从重治罪。施公传令：“在前的先过关，各按次序而行，在后的勿得逾越，违令者斩。”一言宣出，众人畏服，按着次序，各不敢争强。公馆又传出话去，说明日起行。霎时之间文武众官皆知，齐来至公馆，俱要伺候饯行。施公推辞不受，教地方官预备。当时头里一只小船，喝道打锣，前站顶马开路而行，后是太平大船，是施公与众亲随人等。后跟九只小船，装载伙食器具、行囊私用诸物不表。且说沿河一路两岸来往人，以及近河军民无不夸奖，瞻云望日一般。各处文武官员无不畏惧。一路该汛官兵更相护送。行到曹家庄，又过杨庄村。

那一日到了新口，顺风帆起正走得急，隐隐有人连声喊叫：“冤枉！”顷接船近，越听真切，乃是一妇人。众人早看见，不敢多言。忽然一声传到舱中，惊了大人的贵耳，猛见施安跑出说：“此何地名？”撑船人说：“前面离独流不远，有喊冤之人。”施公吩咐说：“带鸣冤之人。”水手解开纤绳，举竹篙撑船傍岸，招呼告状人来见。那妇人急忙走到河边上船。水手顺篙摇上，立时赶上大船。船近岸，看那妇人上了官船，俯伏跪倒。施公上下一看：乌绫罩发，珠泪滚滚，穿一件蓝布褂，下面系着青布裙，年约四旬上下。施公看罢，开言说：“你有

什么冤枉，来到此地！”妇人说：“小妇人是静海县人，特来告家主曹步云。”施公带怒说：“赶下船去！以仆告主，我却不准。”那妇人站起，转身说道：“只可闻名，不可会面。人称天上神仙一般，竟不想也是平常！可惜康熙万岁尽用些无能之人。”随说随走，到船边将身一扑，落在水内。吓得众水手齐声说道：“不好！”施大人在船舱内听见此言一怔，且想：“翰林院曹步云，为人耿介自持，不肯用钱打点，故未显达，一气告假回家，田园自乐。施公素知此人，旁人告他未可深信，况且是他的奴婢，本无告主之理，故此喝退。”那知妇人有天大冤枉，因此那妇人听见施公路过此处，早等数日，暗想：“此时一见施公，如见青天。”那知推脱不准，他想：“如此清官不管，天下更无人管了。我丈夫冤沉海底，何时得报？必然有死无活。”苦无出路，故此跳入水内。

施公猛然惊疑，说道：“快去救他。”何路通一声答应，来到船头，早只见有几名水手已经将人托出水来，放在船头。控了多时，方才渐渐苏醒。人役进舱回明。施公说道：“带进舱来！”人役答应一声，二人扶着他进舱里。可怜那妇人浑身水淋淋的，跪倒在船板之上。施公吩咐停船。水手连忙将船摆岸下锚，一阵锣响，船已稳住。施公说道：“你莫怨本院不管。世界上那有奴告主人之理？你果然有天大冤枉，要你从实诉来。”妇人见问，口尊：“大人容禀：小妇人李氏，年四十岁；嫁夫曹必成，年四十二岁。本是主人家中生养的，家主相待恩情非浅。前日忽然差他县中下书，县官一看此书，立刻升堂，不问青红皂白当堂夹问，严刑处治半死，送到监中。小妇人前日往监中送饭，见他憔悴如鬼。小妇人夫主言说，他受刑不过，竟画招承认：勾引强盗打劫主人。小妇人听见人说，总遭大人代巡按，惯断无头案。因此舍死忘生，拼命奔来，望求老大人

施天地之恩，从公一断，问准是何情由。我们作奴婢的，虽死无怨。”

施公听罢妇人之言暗道：“曹步云为人，与此妇人像貌，皆不是奸邪刁恶之人，此事叫人纳闷。”猛想：“其中必有关于名节之事，不便明言，故陷之以盗贼。此事若不审明情节，有玷我的贤名。”想罢开言说：“鸣冤妇人暂且回家，三日后听本院传，必定将事与你辨明。”那妇人望上叩头，站起身来下船，登了岸扬长而去。施公说道：“开船，今晚往静海奉新驿歇马。”从人答应，官船要开，忽见前面一人，身穿蟒袍补褂，高擎手本，后面有几名从人跟随，拉着坐骑，远远站住。那穿官衣的，紧跑了几步迎着官船，跪倒岸上，拿着手本，说：“静海县知县陈景隆，迎接老大人。”官船上有人进舱回话。大人说：“叫他公馆伺候。”将此话传出，陈知县起身上马，径奔公馆去。施公催着水手，急忙快走。不多时来到奉新驿前。

早有本地守备带了手本，前来伺候面谕。吩咐传出：“守备归汛，陈知县来公馆。”知县参见大人毕，一旁侍立。施公带笑开言说：“贵县，你是什么出身？”知县见问，曲背躬身说：“卑职是一监生。”施公说：“你是捐的功名，到任几年？”知县说：“卑职到任一年。”施公说：“前者有一个曹翰林的故事，你可记得否？”知县说：“有书来到，上写：‘家人曹必成，夤夜勾引强盗入宅打劫主人，故此叫他自去投首。招认口供，立杖毙大堂，待领尸首。’卑职虽然审明口供，暂行收监。”施公带怒说道：“你见书审问，就动大刑，屈打成招。他曾问他勾引强盗是谁？共有几名？打劫是什么财物？”若知大人如何发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六回 宠美妄乐极生悲 送义仆绝情处死

且说知县陈景隆见施公话问得根切，满面通红，直吓得俯伏称罪。口尊：“大人，卑职该死，未问及此处。”施公说：“再请问贵县将那余者盗贼，可曾拿住？”知县只是叩求大人宽恕。施公说：“陈景隆，你也须知诬良的罪名，大料你也难辞。暂且回衙，明日大早将曹必成连你衙役刑具一并带来，勿得有违。”陈知县连说：“是，是。”起身而去。施公看天色不早，就在公馆安寝。外面民夫巡更、官兵巡逻一夜不止。

次日清晨，贤臣起身，净面更衣，点心茶罢。家丁传进说：“陈知县带领三班人役、各样刑具，连曹必成一并带到，现在外面伺候，请大人示下。”施公吩咐：“衙役排班，刑具列在厅前，等候本院审问此事。”将话传出，知县连忙预备停妥，又吩咐衙役各要小心伺候。霎时施公升座，王殿臣、郭起凤、计全、何路通等站在后，黄天霸、关小西线缨纬帽，蟒袍补褂，各带腰刀，在公案前面分班侍立。一声叫堂，施公吩咐说道：“先传知县。”下面齐声说：“传知县！”知县闻听，连忙跑到公案前双膝跪倒，叩头已毕，站立一旁。施公又吩咐带曹必成上来回话。青衣答应出去，不多时将曹必成带到。知县说：“带犯人。”施公说：“解去项锁。”曹必成跪倒尘埃。

施公往下一看，见此人身穿布衣，慈眉善目，倒是个老实

的长者。施公坐下假意带怒，说是：“好大胆的奴才，你可是曹翰林的家奴曹必成吗？”下面答应说：“是小人。”施公喝道：“哇！你既是家奴，与主人有何仇恨，竟敢勾引强盗打劫家主财物？把从前的缘故一一说来。若有半句虚言，立追你的狗命。”两旁站堂的一齐喝道说：“大人吩咐，快些讲来！”义仆曹必成跪爬半步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容小人细禀：小人自幼生在主人家中，看待如同父子，娶了妻子。前于五月节，有人来请家主同去饮酒。临行之时，家主说：‘今晚怕不能回家。’令小人照看家务。家主去后，小人也有人来约会，因此小人在朋友家饮了一夜，次日清晨方回到家。听说主人半夜间就回来了。细看好像家有什么事故，急入房中问了妻子。小人的妻言说：‘家主爱妾夜间吊死。’小的听说，魂不附体，不知因何，正在纳闷，有人来说：‘老爷叫曹必成。’小人连忙去见。家主拿着一封书子，叫我送到县衙，面交县太爷。小的正因二主母吊死，想必紧要出气，不知是对谁。小的拼命跑至公堂，那知来到枉死城中。老爷看书，登时变脸，问小的说：‘你是曹必成吗？为何勾引强盗打劫主人？与我从实招来。’小的闻听，我竟不知因何缘故，只是跪下分辩冤枉，说破舌尖。那县太爷竟自不听，只是百般拷问，苦苦地来打，叫小的招承。小人受不过，屈打成招，关入监内，有死无生。不想今日青天提审，也是该当拨云见日。老大人判明此案，分清是非，小的死个明白，生死不忘大德。”说罢磕头碰地。

施公暗想：“听这一片言词，察言观色，分明是屈。但是翰林爱妾，又是因何吊死？”左思右想，必须如此这般，才得明白。施公说道：“将他带去！”下役答应带到一边。施公吩咐知县说：“你拿我的名帖，亲身急去把曹翰林请来。就说本院有话与他商量。”知县答应走出公馆，上马加鞭，赶进城来。

到曹翰林门首，门上人将帖递进。主人看是钦差名帖，又是本县来请翰林，总不知因为何事，必得前去。忙令家人备马，一同本县出城，来到公馆门首甩镫下马。来到厅前，施礼已毕。施公吩咐看座。曹步云谦让多时，方才坐下。施公带笑说：“有个曹必成是贤契的家人吗？”翰林说：“正是。”施公说：“你写书叫他自行投首，说他勾引强盗，不知贵府失去多少财物，我想其中必有别情。贤契你可千万实说，不可冤枉无罪之奴。”曹翰林见问得真切，料想隐瞒不住，便说：“钦差老大人若问，废员也不敢不从实说来，奈因此事说出，与我脸上无光，老大人休得见笑。前者五月初五日，有人邀我饮酒，原说今夜不回，只因牵挂，故此四鼓时回来。直走到后园，见得小妾房中并无灯烛，听得屋内有走动之声。废员走到里面问他是谁，猛见一人起来，抱住废员叫周氏。废员吃惊，大呼：‘快来捉贼！’那人一松手，跑出房门越墙而去，家人追之不及。屋内撒下两只鞋。家中众人正忙乱之间，周氏同丫环回来。问他，他说：‘花园内避暑，听得有人乱嚷方才回来。’使女立时点灯，帐下一瞧，这双鞋正是曹必成的。”施公听罢，哼了几声说：“后来怎样？”曹翰林说：“后来我对小妾冷笑几声，将鞋藏起，恐怕羞名宣扬，有玷门户。我便走到前面书房对灯而坐，越想越恼，事有可疑。又想起白天给周氏一支金钗，废员使人去要。他意自弄没了。废员想：‘这金钗没了，鞋是曹必成的，这周氏必嫌我年迈，与家奴私通。’越想越是可恼可恨，废员心中动怒，又恐怕传扬出去，故此想一拙计，将小妾处治：就写休书一封，和那双鞋都装在一匣内，叫丫环玉观送与小妾。那知小妾含愧自缢，废员倒乐其刚强。久闻老大人明镜一般，今日相逢，真乃三生有幸。废员说的俱是实情，并无半句虚言。”

施公带笑开言说：“贤契，那知夫人也必是死后含怨。再想曹必成这件事，未尝无屈枉。”又说：“贵县，你可也听见？”知县听得话语不顺，连忙跪倒说：“卑职听见。”施公说：“曹必成，他是勾引强盗打劫主人吗？若据来书所断，书上写他杀人，你就叫他偿命，你也不问是杀了何人，尸首现在何处？你这官做得倒也省心。”知县连连叩头说：“卑职才疏学浅，望大人担待。”曹翰林连忙站立，曲背躬身说：“此事实废员之错，与知县太爷无干，望老大人高抬贵手。”施公微微冷笑，说：“贤契，本院若将此案问清，你难逃无故逼人，诬陷家奴之罪。贤契且请坐下。”曹翰林复又坐下。施公望知县说：“你速差妥当人去接玉凤，用车接来，一路上勿许惊吓于他。再把曹必成那双鞋带来，晚间要到。”陈知县叩头起身，往外便走。若知如何发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七回 县主徇情主仆疑忌 总遭折狱生死冤明

且说施公吩咐将曹必成带下去。立刻退堂，到后厅同了曹步云去用酒饭。酒饭已毕，天已将明。知县进内回话说：“启禀老人在上，卑职将玉凤和曹必成的鞋带到。”施公说：“吩咐堂上掌灯，先排班伺候，把那双鞋放在公案上。”施公同翰林来到前面公案旁依次而坐。衙役一声喊堂，排班侍立齐整。施公说：“带曹必成。”下面答应，不多时将曹必成带到，公案前跪倒。施公说道：“你的言语，句句有理，并无欺主母之意。这里现有你的对证，拿下去叫他自己去。”关小西拿鞋放在曹必成面前。曹必成拿起看了看，口尊：“大人，是小人穿过的鞋，为何拿到这里？”施公说：“鞋是你的，为何放在你主母房中？你这还不实说！”曹必成跪爬半步，口尊：“青天大人，此鞋是小的五月初四穿着街上闲游，偶来一阵暴雨，小人紧跑了几步，将鞋陷入泥中。回到家内，叫小的妻刷洗干净，晒在外面，小的穿着布靴。于次日端阳，家主被人请去，不多时小的也有人请去，就是穿的靴子。一夜未回，次早回来，才知主母身亡，不知何故。及至到县投书，受百般严刑，那时就穿的靴子。县太爷那时当堂叫画招，小的不是就穿着靴子吗？这双鞋为何在主母房中，我是一点不知。”施公说：“将他带下去，再把玉凤带来。”玉凤跪倒公案前，下役解去项锁。

施公带笑开言说：“你叫玉凤？”下面应声：“是。”施公又问：“你在曹家所做何事？”玉凤说：“小人是曹家的使女，伺候周姨娘不离左右。”施公点头，又说：“你在主母处伺候，前者五月初五，你老爷有支金钗交与如夫人，此物不知有无？你主母自缢的情由，要 you 从实说明，不得错误。”

玉凤见问，说：“大老爷在上，小婢最不会撒谎。我家老爷也在这里。本来他老人家在我周主母身上也太过宠，有点应时新鲜物件，必要买来与他先吃。衣裳就不必说了，皮棉夹纱单，有数十箱。首饰各样俱全，也有数十个匣子，还不够戴吗？那天端午节，不知那里打了一根金钗，他自己拿着来到花园凉亭交与姨娘。姨娘接过放在桌上茶壶内。那一天因花园中穿廊的栏杆坏了，叫个木匠收拾。赶到晌午天气，木匠直是嚷热，被我主母听见，遂问我家老爷，把这香亭欣赏他点喝。老爷答应，就叫小婢给他送去。小婢不知，就着拿那有金钗的茶壶泡满了送去。那香亭饮是解暑去热的，我老爷早已给姨娘预备了好些，那时小人给木匠送去，说是周姨娘赏的。随后老爷和周姨娘手拉手儿回房去了。那日晚间，我家老爷说是人请去，大料今夜不能回来。到晚上老爷不用跟人，自己去了。赶后主母来叫我跟他到花园避暑去，说着走到凉亭乘凉避暑。不觉天交二鼓，甚是凉爽，二人都在那里睡着。猛听得喊嚷，主仆二位惊醒，急忙跑到房中一看，原是自家老爷半夜里回家来了。奴婢们忙着打火点灯，见得老爷面带怒气，颜色改变，又见他对姨娘冷笑几声，竟往前面书房去了。”

施公听到此处，说是：“玉凤且住，本院有话问你。你家主人饮酒去，不带跟随，这一夜你可知道曹必成在那里？”玉凤说：“回大人：我们家主人去后，曹必成妻子曾对我说道；‘玉凤，今日老爷不在家，你大叔也有人请去，临走就说今夜

不回来。你好好扶持主母，我在前面去照应。’再说我们老爷在房中喊叫有人，我同主母跑到房中，李氏也来瞧看。我问他，他说：‘你大叔尚未回来。’”施公听得玉凤这些言词，心内明白，说是：“后来如何？”玉凤说：“后来老爷在书房把我叫去，叫我向姨娘要金钗。奴婢去问主母，主母只是发呆，他说：‘放在凉亭茶壶内。’奴婢闻听吃一大惊。木匠早已走了。急忙拿灯去看，穿廊下有把茶壶，里面却无金钗。事出无奈，回到书房，真话实说。家主闻听，沉沉大怒，随手递我一个木匣，叫我交与二夫人。奴婢回来交代，姨娘开看就是一双鞋，一封书子。他拆开看了多时，没甚言语，叫我再上凉亭内外仔细找找金钗去。奴婢也不知是什么意思。我去找了许久方回，进房一看，将奴婢真魂吓掉——我家主母竟自吊死，想必是这金钗失去的缘故。”

施公听罢，眼望知县说道：“你听见没有这内中的曲折？不懂审问，只据一书子就将人处死，叫你判得屈死含冤。不是他妻子舍死告到本院手中，险些曹必成性命死在你手。周氏死不瞑目，曹翰林懊悔含辱，都算你做得好事。”知县只是磕头。施公说：“贤契，你暂带玉凤回家，不许难为于他。”又望知县说：“你带曹必成回去好好看待，不可有误。”此时各自带人回去不表。施公退堂，下役各自退去。晚间灯下，施公说：“此案即可问结，就是祸根难寻。分明是木匠得金钗起淫心，留祸于曹家，却不知其人姓什名谁。吾意去三个人暗访，我想此木匠大料不远，访着下落好结此案，好去赶任。你们大家以为何如？”计全说：“访访也好，大人费了多少心机，我们就去访一访何妨呢。”及至次日，黄天霸奔独流，关太到静海，计全上双塘儿，仨人分路暗访木匠去了。

内中单言神眼计全，号称飞腿，这双塘儿相隔十五里之遥，

片刻便到街上。寻了一酒铺坐定，要了酒菜，口虽饮酒，二目留神。见此地方靠河有几帮粮船湾住，买卖喧哗好热闹。计全暗想：“并无岔眼之人，似乎难访。”忽见一和尚走进里面对面坐下，要酒四两，鱼一碟，急速快来。走堂的不敢怠慢。计全见那头陀甚是凶恶，两道重眉，一双大眼，胡子是连鬓落腮，凶恶殊甚。计全不住留神，见他有什么急事的一般。僧人问走堂的：“此地离杨村多少路程？”走堂的说：“大约二百余里。”正说间，又见外面来一僧。他口呼：“师兄，进来一坐。”那僧带笑说道：“我方才到你庙中，说你方才出去。直到这里才赶上，真是快得很。你还有个外甥吗？”先来的僧人说：“有。那日也不知什么事，躲在我庙中安身。他是一向做木匠手艺。”后来僧人说：“不错，他是静海县人氏。”后来那僧人又说：“师兄，你往那里去？”先来的说：“咱俩知己好友，有话不能瞒你，我要上杨村报成寺里找当家静成和尚。我们相好，闲走一遭。不知师兄要往何处去？”那僧人叹了口气，二目留神，看见计全人物虽不惊人，心中暗想也要小心为是。看了看左右无人，低声说道：“我兄弟仁人是山东绿林客，俱被施某捉拿。先把家兄问斩，我因大风中得逃活命，隐姓瞒名作了僧人，至今怨恨在心。闻听施不全放了总漕兼署部院，奉旨南行。我要在船底用功。”那个说：“师兄何必如此费事”待我今夜去，手到成功，将他刺死。”未知如何行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八回

怕刺客神眼留心 疑计全钦差遇险

且说二僧商量行刺施公，要报前仇。计全一听，毛发悚然。二僧抬头一看，见他人物有异，听话带神，就不言语。即刻改变，尽说些绿林中的反话。说的时候，以为无人知觉，那晓得计全无一不懂。二僧言罢，看看天晚，会了钱钞，起身便走。计全也会了酒钱，暗地紧紧跟随，走至大街，遇见有人相打，围住许多的人瞧看热闹。一转身时，计全瞧不见二僧，紧赶几步，竟不见踪影，心中好不着急，只是无法，只好回公馆知会众人各要小心。

霎时到公馆，想要到上房先瞧一瞧，纵身上房，身轻如猫，走到施公的卧寝，不见灯光动静，上房找遍无人。忽见一片灯光，乃是天霸居住的厢房，不打口号，轻轻落地。那知天霸耳快，悄悄走出一看，回手取镖。计全慌忙说：“老兄弟。”天霸吃惊说：“计大哥做的什么事？险遭一镖。”计全遂往里走。关小西欠身离座，说：“计大哥何不敲门？竟敢逾墙。”只见计全把脸一沉，说是：“不好。”就将酒铺遇僧人商量行刺，跟随如何落后，上房瞧看，从头至尾细说一遍。众人都不能睡，不住在院中偷看，一夜未眠，刺客未来。次日天明，不见动静，各人都说计全说话不实。计全说：你们不知，昨日一路上着了多少急呢！”天霸复又开言：“计大哥虽爱说笑话，此必然是

实。那麻脸和尚不是别人，想必是被斩于六的兄弟，风大迷失，就是于七。既然漏网逃命，就该远遁他方，改恶从善才是，怎么为何复作此逆事，残害忠良？真是可恶。但此事不许对外人言讲，大家多加小心便了。”候至施公起身，茶罢时候，计全等回话说：“昨日未曾访出下落，启禀大人，今日再去查访。”施公吩咐黄副将说：“你今日带两名兵丁，前往天津看验苏杭的船帮走到何地，遇有何事，探访个明白，急来回话。”天霸即刻收拾，唤来兵丁上马而去。施公又令计全等，再去查访此案——日限一多不结，又恐怕耽搁漕运事务。计全说：“大人且莫着急，我等再去细细查访。”说着即去更换衣服，小西、计全、何路通、郭起凤、王殿臣五人，分头按各路而去。

且说计全想：“昨日那和尚说他有个外甥是木匠，又说在庙里藏身，此必不是好人。”他仍来双塘儿酒铺坐下，要酒饮，询问走堂的，昨日那两个和尚，他也不认得。计全无奈，只得又往南走。路上走着，心中暗想：“直往南走，逢庙就问，或者问出和尚根由，那木匠就算有了。”又想：“不可沿路打听，万一和尚知晓，即便难拿，画虎不成，反倒类犬。再者去远，晚间难以回来。他们不信，必不精心，倘来行刺大人，必无人保护。”想到此处，不由两脚如飞，甩开大步，登时来到公馆。进了大门。绕过茶厅，抬头一看，施公在院中坐着，才得放心。计全上前跪倒，施公赶紧扶起。计全说道：“今日我去访查，又无踪影。”霎时四人也来回话，俱是如此。”施公说：“众位多受辛苦了，各自回房歇息去吧，明天再作道理。”四人答应而去，来到自己房中。此时天色已晚，掌灯用饭，诸事已毕。大人主仆安寝各屋，都自宽衣大睡，唯有计全独自支更不提。

再说那麻面和尚，真是于七。于六因抢粮被擒遭杀，于七趁风逃走，恐怕查拿，改名薛酬，带发出家，法名静喜。来到

沧州地方，有座薛家窝。薛家大户有数十家，内有一家弟兄五人，称作薛家五虎，常在河路上做些打劫的买卖。见于七身量高大，又会些武艺，就与他叙了同宗，叫他在本村关帝庙中居住。闻听施公钦点了总漕，从此经过，这贼要与他哥哥报仇，仗着他水性不低，要凿船底，谋害施公。那一日走至双塘儿，才遇见那和尚，也是个高来高去的飞贼，无奈身背重案，也带发为僧，俗家姓吴名成，法名静修，住唐官屯正乙玄坛庙内。因为路过杨村，走双塘儿歇息。因与于七在山东相识，素日最厚，故此才叫住于七铺中饮酒。听见于七要与他兄长报仇，水底凿船，他便不悦，他要替朋友出气，在旱地行刺。于七恐他莽撞，不叫他去，他却不依。直饮到天晚出铺。于七说：“师弟真心为朋友，请到庙中商量个万全之策，再来不迟。”吴成无奈，只得同于七赶着月色，走至二更时才来到玄坛庙。徒弟点上灯光，自己放下包袱，叙礼归座。

吴成叫声：“师兄，若想报仇，全在为弟身上。我的本事你也知道，飞檐走壁，手到成功。”于七说：“非也，若要行刺，必不能成功。他手下许多英雄保护，日夜必准备的。不如凿船为上，他手下尚无会水之人。”吴成说：“师兄，你把我太看得轻了。他纵有人保护，不过是衙役兵丁，我一虎可敌千羊，明日晚间我定要前去。”于七见他执意不听，素日又知他是个浑人，便不复拦，只得点头依从，莫要亏负他好心。只说：“明日晚间，你就辛苦一回就是了。”吴成见他应允，喜不自胜，遂拉着于七说：“师兄，你跟我来瞧瞧我的兵器。”徒弟秉烛，二人走至大殿，推开隔扇。吴成手一指，于七一看，原是玄坛神龛，前面有个木架，挂一把竹节铜鞭，本是村中修庙完了供献之物，长三尺半，重九斤，横竹节排十三段。于七看完点头。吴成说：“我已习熟门路。”于七说：“此物只可临

敌招架，行刺何用？”吴成说：“有，有！”遂即走出大殿，到了卧房床边，拉出一把刀来，明晃晃的。灯下一看是好刀，长有二尺。于七点头连说：“好刀！”吴成接过放入鞘中。徒弟收拾酒饭，用毕安寝，一夜晚景不提。

至次日，吴成又同木匠外甥一同饮酒。到午后，吴成打点应用之物，拿好铜鞭利刃，辞了于七起身，径奔大路而来。一气走了四十里，看看日落，又赶了一阵，离双塘不远用过酒饭。天交一鼓时分，又往前走。忽然间风声大作，阴云四起。吴成心中暗想：“真是天从人愿。”走至公馆后面，坐在树下歇息。等到公馆交到三鼓，吴成穿了衣服，不用的物件捆好挂在树上。听得更夫转过，纵身上墙，轻轻跳在里面。公馆后墙，里面是一层房，乃亲随居住所在。他轻轻爬到上房，见更夫又来，吴成伏在瓦垄，听得更夫过去。又爬到房脊上，探头往对面观瞧，东厢房尚无灯光，细听有打呼之声。但见西厢房灯光闪烁，却无坐更之人。吴成即轻轻跳下房来，走至上房门首，用刀撬门，门随手而开。这贼人走入房内，看见大人卧榻之处，照准贤臣用刀一扎。不知贤臣死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九回

代友报仇吴成行刺 为保贤臣计全负伤

话说吴成窜进公馆以内，见西厢窗内灯火未熄灭。将指尖着些唾津，在窗纸上戳了个月牙孔，用一目向屋内张看。见桌上灯火半明半灭，炕上躺着一个人，面向里睡着。吴成看了一回，只是认不出谁来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只因吴成没见过施公，如今天气炎热，到了夜间睡觉，身上只有衬衫衬着，无论大人、从人，总是一样；再加灯光将灭，暗地认不出谁来。

有的人会说道：“虽则吴成认不得施公，难道没听见人家说过施不全的形相吗？”列公不知，有个缘故：大凡一个人睡的时候，与平时不同。凭你跛足、瘫手、驼背、独眼、麻面、歪嘴，要是不见脸面，再也看不出来。当时吴成看了半天，认不出谁来，心中想道：“我也不管他是大人、从人，我且下去，见一个杀一个，先把此人开刀，总有个施不全在内。”想定主意，把手抓住窗格上槛，一个倒垂帘势，将两足一落，翻身下来，脚踏实地。轻轻把窗格开了，蹿进屋内。一回手早把背上戒刀拔在手内，一个腾步，已到炕前。这一进来不打紧，早把桌上那盏半明将灭的灯火扑灭了。吴成举起戒刀，往炕上那人拦腰砍下，只听啪的一声，吴成吃了一惊。明知此人本领甚高，一定不是施不全了——若然，这口刀把他杀死，就不是这个声音了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此人早已跳将过来，一手便从壁上抽刀，望着吴成便砍。这吴成这一刀砍了空，情知不好，倘然惊动了大众全来，难以脱身。连忙将戒刀往上一提，当的一声，吴成力大，早把那人的单刀直荡开去。吴成不敢恋战，嗖地蹿出窗外；计全随后出来，那头陀已上房屋。计全因为与众人赌气，并不喊叫他人，独自一个追上房屋。见头陀在前面连蹿带跳，计全跟将过去。吴成见背后追来，他便蹿到门前飘身下去，也不回兴隆店去，只往东南唐官屯大路奔跑。计全那里肯放，随着也下房来，一路追赶下来了。

吴成出了奉新驿，回头一看，见他追得近了。原来那计全是有名的飞腿，吴成如何跑得过他？吴成一想，“此地四下无人，正好把他结果了性命。”一回手从袋内扯出一件东西，扭转头来说声：“着吧！”计全正在后面追赶，看看赶上，相离不及二丈光景。忽见他一回头，发出一道寒光，直奔面门而来，要想躲闪那里来得及？算是偏得快，肩头上早已着了一下。情知不好，也不管中了什么暗器，只不觉疼痛，一味地发麻，就知必定中毒药暗器，只怕性命难保，急忙回转身来便走。吴成哈哈大笑说：“没用的糟囊，慢慢地跑吧！佛爷有好生之德，不来杀你，放你逃生去吧！”说着大摇大摆，回转玄坛庙去了，暂且慢表。

再说神眼计全，一路奔回公馆，要想蹿房而进，那得能够？只觉遍体酥麻，精神昏乱，只得把公馆门乱敲。里面家人听得有人打门，问系何人半夜前来敲门？听得是计老爷的声音，连忙开门。见他面上改色，随即问说：“计老爷何故这般光景？”计全说：“你去告诉黄老爷，说我中了毒药暗器呢！”家人听了大惊，一面关门，一面送信与黄天霸、关小西。众人得知，一面点灯，扶了计全来到自己屋内，放在炕上。里面众人得信

一齐来到计全屋内。天霸便问计全：“如何中的暗器？”计全一丝没气的，言方才吴成行刺，自己如何追赶，被他发出暗器，中了肩头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天霸仔细一看，把暗器拔将出来，却是一柄五寸长的竹叶飞刀。那伤口内并无血出，只流黄水，就知道此事不好。这时施大人得信也来省视。众人让大人坐定。施公见计全双目闭着，昏沉要睡的光景，便问：“黄副将，此事怎的？”黄天霸便把计全说的话照样学说一遍。施公听得计全一片忠心，保护自己，教他中了毒药暗器，分明性命难保，心中十分难受，便问：“众位可能救得计壮士才好。”只见李公然开口说道：“大人且请宽心。我的师叔那里有药，专能救治此伤。因我这师叔专能用毒药暗器，故此有这样灵药，只要敷上，立刻能起死回生。”施公便问：“公然贤弟，你师叔姓什名谁？住在那里？可还来得及吗？”公然说：“我师叔姓方，名叫方世杰。他住在静海县南，地名叫方家堡，离此有七十里光景。”施公听了，眉头一皱说：“来回须要一日有余，只怕来不及救那！”关小西说：“就请公然兄立刻动身，到明日黄昏便可回来了。”李公然说：“大人只管放心，大凡中了毒药暗器，极厉害的也耐得二十四个时辰。”不知计全的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回 神弹子无心结怨 方世杰有意报仇

且说李公然说：“我那师叔性情古怪，与我不和。想我师叔的丹药，前些时见他把个五彩小瓶贮着。我等到夜静更深进去，手到拿来。单怕师叔知觉，但愿他不在家中，出去做买卖去了就是我的万幸。”原来这方世杰是个独脚强盗。他与寻常绿林不同，并不占山坐寨，也不是剪径的响马，他自一人高来高去，走壁飞檐。又与平常飞贼两样，并不时常劫掠人家，每逢出去一趟，回来坐吃一年半载。他不要金银丝缎，只取珠宝重价东西。这就叫做个独脚强盗，非有大本领不行。他不动近处，至少也出去数百里之遥，因此从未破案。近处的人，都称他方员外。近来家业更大，田也有了，房屋店铺，各处有些名望。只是本性不好，一年还要出去做一趟买卖；不说收帐，定说贩货。只因三年前李公然在山东陈道台家居住——这陈道台与他父亲交好，后来弄了几十万银子，就告老回家，安享富贵，带回的金珠宝贝不少——恰好李公然路过济宁，便道拜见陈老伯父。陈道台知他本领高强，自己有了些财物，又见山东地方响马甚多，便把李公然留住家中，老贤侄长，老贤侄短，好酒好菜，敬如上宾，无非要他护院，并且教训家人武艺，以便守家。公然却情不过，只得住下。

那知事有凑巧，未到半月，这一夜公然回家的时候晚了，

不便敲门打户，就从左边小门进去。忽见一条黑影，哧地飞进墙去。公然知道夜行人到了，连忙来到书房，执弹弓返身出来。一眼就见房屋脊上，立着一人，浑身皂色，背插单刀，面朝里，正要跳的光景。李公然即扣上弹丸，觑定那人后脑打去。那人听得弓弦声响，回过脸来。那粒弹丸不偏不倚，照准左眼睛内钻了进去，这眼睛珠子，倒让了位，就到外边来了。李公然看他回头过来，就心下疑惑，看他好象师叔，因此并不追赶。那知此人正是方世杰，也就瞧见发弹之人，好象李五这小子。当时忍痛逃回，到存身的地方，把弹丸取出来，洗去血迹，细细观看，只见弹丸上刻着“神弹”二字，方知果然是李五打的，因此怀恨，结下了冤仇。方才李五在施公面前，不好说这段情由，只得推托“他性情古怪，与我不和”。不表。

再说李昆，走到午牌时候，离方家堡二里之遥，有个小村市，名叫刘村。也有几家小店，是过路打尖的地方，却也有肉店、酒铺、杂货店，卖饼的、卖茶的、卖饭的。李公然走到一家酒店里头，在后面隐蔽的所在坐下。这家店是老夫妻二人开的，并不用伙计。那老儿姓杨，人家都叫他杨好人。当时见一位客官进来，即忙走将过来。李五爷说：“你与我打一斤酒来，可有什么下口？”杨老儿道：“爷们晓得的，我这里是个村店，没好菜，要是牛肉、鸡子、咸菜、咸豆儿，别的没有。”那老儿手忙脚乱，跑去端了一大碗来，放在桌上，又去打酒，切好牛肉，拿了鸡子、咸菜，一一搬来，与李爷斟上一碗酒，说道：“爷们，这两年不来，一向在那里发财？我看爷们脸上亮光现现，你的运气来了，只怕将来还要大发达呢！”李爷笑道：“老人家休要过誉，我这几年，东飘西荡，免得饥寒二字罢了！那有福分依你的金口？我看你老人家，倒比前年强健了。你独自一个周旋着生意，还要柜上照应，又要揩台扫地，洗碗净盂，

你上年纪的人，如何使得呢。扞杨好人说：“爷们有所不知，近来生意清淡，那里用得起伙计？我的老婆还去砍柴，我的儿子出去佣工，这才得苦度光阴哪。”李爷一面吃酒，一面说着话道：“我也想起了，体有个儿子，前年也在店里，甚是老实，如今到那里去了？”杨好人说：“就在前面方家堡方员外家里。这个儿子还算孝的，一早起身来，与我开了店门，扫地揩台，一切停当，便到方员外家去做田里活。到了日落西山，田里做完，赶紧吃过夜饭，急急忙忙转来，替我收拾店面，洗壶涤器。我倒省力许多。只因前月方员外，出外去收帐，见我儿子老实，就叫他住在宅内，替他照应照应。至今一月有余，员外尚未回家。我叫老伴在家相帮着我，他又一定要去砍柴火。此景弄得我顾了前顾不得后哪。”

李爷听了杨好人这话，心中暗喜道：“真是我运气来了，活该得着这件功劳。要是师叔不在家中，这解毒丹手到拿来，想计全命不该绝。”说道：“只是你老人家，做了一世好人，才得挣下这个孝顺儿子。我且问你，你这店里可好住夜的吗？我要去探望个亲戚，离此尚有二三十里路途，今天走得疲乏，意欲在你店中借宿一宵，来日清晨趁着早凉动身，可使得吗？”杨好人说：“使得使得，只是屈尊些罢了。”指着店房背后说道：“这个炕上，就是我们儿子睡的，现下横竖空着。只要爷们不嫌龌龊，尽可耽搁。”李爷说：“如此甚好。”一回手身边摸出一两多银子，交与杨好人：“你且收下了，明日一并再算。”杨好人接了银子说道：“爷们，要不了这许多，我还没请教你老爷贵姓。”李爷说：“我姓李，你只管收下，我还要吃晚饭呢。先与我做几张饼来，酒是不要了。”那杨好人欢欢喜喜地把银子放好了，连忙做起饼来。李爷吃得饱了。杨好人夫妻两个收拾收拾，关好门户，自到后面去睡了。李爷待他们

去后，吹熄了灯火，走出门来，跳上瓦房，来到外面，施展夜行术的功夫，连蹿带跳，一直奔方家堡而来。岂知这一去，又闯出大祸来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一回

方家堡李昆中药箭 大树林世杰遇三英

却说神弹子李昆，不片刻工夫，已到方世杰家中。四下里一看，静悄悄毫无声息。飞身上上围墙，往下一瞧，并无灯光，就在墙上施展走壁之能。李昆前时常到师叔家来，原系熟路，一直径奔内院。到了西厢房屋上，使个倒挂金钩势，翻身而下。更加这晚方世杰不在家中，他十分大意，也不窥探动静，一气而下，一手拧开窗格，侧身进内，百宝囊中取出千里火，顺手一亮，开了壁橱门，一看，只见五彩磁瓶端端正正安放在内。一手抓来，连着那千里火筒，一一并藏在百宝囊中，心中好不欢喜，正要回身，只见里边帘子一后，闪出一个人来。公然抬头一看，吓得魂魄俱消。

原来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师叔方世杰。他自从前月出门，做了一趟买卖，可巧今日黄昏到家，带许多金珠宝贝回来，吩咐妻子藏好，正在内房闲话。这厢房只隔着一间房子，方世杰坐房内，忽见帘子外火光一亮，心中好生诧异，暗道：“我这里谁人敢来偷盗？莫非无名后辈严一蹶身来到帘子底下，轻轻扯开一线，用目一看，只见李五开了壁橱门，把解毒丹连瓶揣在臂上。世杰见了，正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，一把无名火，直冲上云端。将帘子拉开，闪将出来，大骂：“畜生！你好大胆！我与你何仇，竟敢把师叔打成残疾！今日还敢来盗我灵丹，

分明是自来送死，可不是我来寻你。”李公然一见师叔，情知难以抵敌，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。急从窗洞内跳出来，使个燕子飞帘的势，翻上瓦房，没命地奔逃了。这方世杰早已追到，跟着跳下墙来，举刀便砍。公然亮出单刀招架。二人就在门前动手，一来一往，不到五六十回合，杀得公然只有招架，不能还手；打量不是他对手，虚砍一刀，撒腿就跑，方世杰一路追赶。

约有半里之遥，才出得方家堡北口，公然叫声：“师叔，休得追尽赶绝，我要得罪了。”说着话手内弹丸早已扣上弓弦，只听得哧唧唧一连三个弹子，应声齐至。这是李公然的绝技，有名的叫做连珠弹子，谁也不能躲得。那知他师叔何等功夫，不觉哈哈大笑，不慌不忙，见三个弹子接头连尾连串而来，他起左手接了一一个，右手抓了一个，第三个弹子就用牙齿咬住。公然留心瞧着，暗道：“这三弹之中，任他躲闪灵便，两手善接暗器，至少也着了一弹。”李爷见世杰三弹接住，只吓得魂胆俱消，撒腿就跑。那知方世杰怎肯让他跑得，便把两手中弹子，就用左右手指打将出来，口中咬的，也就忙地吐出，倒也与弹弓上发出来的一样厉害。若论公然的本领，也是个惯走水路的大行家，背后有弹打来如何不晓。左腾有挪，连躲三个弹丸，这也就算完也。岂知这老贼随手跟着三个弹丸接连射一弩箭，哧的一声正中李公然后背。李爷叫声：“啊呀！”扑通一声，栽倒在地。世杰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畜生，你盗了我的丹药，也把自己先治好了。”说着大踏步赶来，举刀向前便砍。此时李爷躺下了，遍体麻木，心神昏乱，那里能够挣扎，只得闭目掩睛等死。

你道计全中了吴成的药刀，还能跑到公馆，怎么李昆中了一枝弯箭，就如此厉害呢？列公不知，单这毒器，也有毒得深

与不深；单说一般中在身，也有要害不要害。要论吴成的竹叶刀，器具虽大，毒药性还浅，计全中的所在，又在实处，故此药力缓而发毒慢。如今方世杰的毒弩，东西虽微，药性最毒，李昆重的所在，正是后心，箭头透入肉内，隔的不多地方，便是心包，因此毒气直走心包，不但立刻栽倒昏迷，而且死得快当，只要一时三刻，性命必然难保。闲言少叙。

且说方世杰奔将过来，举刀要砍，忽见树林内哧哧地跳出三个猛虎一般的人来，一齐直奔了方世杰。方世杰见三口刀上下裹着齐来，就不能去杀李昆，只得抵敌三人的兵器。又遇着这三个，都是定作的结实家伙，个个飞纵蹦跳，力大如牛，香炉足式，把世杰围定，又似走马灯相仿，那里有丝毫放松。只听叮叮当当地乱响。这一场恶斗，足有一个更次。

你说了半天，到底这三是谁？一个金镖黄天霸，一个关太，一个白马李七侯。他们怎地到此？这因李公然动身之后，施贤臣一夜未曾合眼，只是放心不下，说道：“昨日公然虽则前去盗他的师叔解毒的开药，我只恐他独力难支，倘被他师叔知觉，这事就要不妥。倘或耽延时日，岂不误了计全性命？不知计壮士今日病体如何？”天霸答道：“方才看他，只是昏迷不醒，滴水不进，伤处尽流黄水，比昨夜似觉沉重。施公紧锁双眉说道：‘请众位贤弟想个主意，怎地救得他的性命。’”关小西听了便说：“大人且请放心，吉人自有天相。大人若恐李兄独力难成，关某赶紧地追上，相助公然哥哥，务将灵丹盗到。他师叔倘然知觉，强抢也抢了它来。”施公说：“关贤弟既然如此，就请辛苦一趟，早去早回，切勿迟误！”小西欣然应允，正要立起身来，只见天霸开言说道：“昨日公然兄动身之时，小弟曾对他说过与他巡风，他准要独自前去。今日你一人接应他，我若不去，分明是和他赌气，因此我与你一同前去的为是。

倘遇扎手之时，也可见机而作。”话言未了，李七侯道：“我也一同前去。我与他同时进身，此时你二位前去，我只袖手旁观，岂非小弟显得无情？”施公闻言，便道：“三位贤弟同去最妙，不必迟疑，急速动身赶上要紧！”天霸说：“大人但请宽心，李兄白日之间，料也不能盗取，必得黄昏以后方能行事。方家堡离此只有七十余里远近，我走到那里至迟申牌时候，红日还高高的呢。只是一件也是紧要之事，我们三人一同去了。今夜倘然恶僧又来，谁人保护大人严何路通拍着胸前说：“保护大人有我呢，只要与王、郭二位守备老爷小心巡察，保管没事。三位贤弟只管放心前去，赶紧把开药取回，搭救计大人性命要紧。”

当下辞别大人与众兄弟，三人离了公馆，出了奉新驿，望着东南大路而行，一路无话。到了方家堡，时候尚早，三人找一座酒楼坐下。过问了酒菜，搬将上来。“三位走了大半天，腹中饥饿，狼吞虎咽，吃了一阵。看看日落西山，三人倚着栏杆一看，街上行人，并不见公然到来，心中纳闷。他们岂晓得李爷此时正在刘村杨家酒店内，躲在里面同着杨好人细细地谈家常呢！三位英雄看这街上行人稀少，天光将暗，抬头看那斜对门，一家人家，广梁大门，好似大户人家。两扇大门，门内左右两条大长凳，坐着两个人：一位年老的，家人打扮；一个年轻的，雇工服色，坐在那里闲谈。忽见南面来一位老者，年纪虽有花甲，精神十分强壮，生得长方脸面，两道细长眉，插发一对三角眼，可惜左目瞎了。鼻正口方，颌下长髯，黑多白少，两耳招风，高颧广额。身穿葛布箭袍，腰扣武带，足上薄底靴子。雄赳赳，气昂昂，坐在牲口背上，押着一辆太平车子，来到门首，下了坐骑。此人不知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二回

黄天霸镣打方世杰 李公然盗药救自身

且说三位英雄在方家堡酒楼之上，看那老者下了坐骑，就走入里面，少时车夫出来，推着车子去了。小西说：“黄老兄弟，你看这个老儿，莫非是公然师叔吗？”黄天霸说：“我也在此疑惑。”正说之间，过卖上来，问：“三位爷们可要添酒上来？”天霸说：“小二哥，我且问你，这对门广梁门内姓什么？可是官宦人家吗？”过卖说：“他们姓方，也不知道祖上可曾做个官来，现下只是有钱罢了。我们这里的人都称他方员外。方才骑着牲口来的，就是员外。他们田地也不少，各处都开着店铺，上月员外出去收帐目，直到今日方才回来。”黄天霸说：“原来如此。我再问你，这个方家堡，可有住的店吗？”过卖说：“爷们若要住店，此去北面不到二里，有一个小乡镇，叫做刘村，那里倒有客寓饭店，亦带做居店。”问罢三人起身下楼，过卖收拾碗盏，吆喝下去。关小西来到柜上，取出银子，会清了酒钞。

三人出了后，离了方家堡，一路向刘村而来。关小西说：“李老五一定在刘村住下客寓，等候二更过后才来呢。我们此刻到刘村，一找就得了。单怕他此时就来，与我们走了岔路，这倒难找了。”天霸说：“这村只有一条路，并无杂路，总得瞧见。”三个人一齐说着话已到刘村。但见这里店铺早已关闭

的了。三位英雄东敲西打，惊动了几家人家，方才寻得客寓。及至来到里面，并没公然在内，只得住下一间屋子，吩咐烹了一壶茶来吃了。又到各家饭店内问了，都是没有，三人心中纳闷，想这李公然那里去了？三位商群，也不必再回客寓，就此仍到方家堡来。将近北口，正走到林子旁边，这林子名叫大树林，李七侯眼快，早望见两个人一前一后奔出方家堡来。三人隐身树后细瞧看，正是李昆在前，方才的独眼老者在后，一路赶紧下来。公然跑到林边连打了三弹，俱被老者接去。天霸等三人见了发怔。随后他打回三弹，公然分明躲过，忽然“哟呀！”一声躺倒在地。方世杰举刀要砍。三位英雄一齐跳将出来，就与世杰交手，这一场厮杀，是舍命忘生，足有一个更次。方世杰凭你英雄了得，究竟上了些年纪，怎耐得三个出林猛虎，渐渐气力不加，身手迟慢。黄天霸腾出身子，暗将金镖掏在手中，望着方世杰的一镖。世杰见暗器已到，要想躲闪，无奈关小西、李七侯这两口刀，如狂风骤雨地劈来。身子呆了一呆，左腕上着了一镖，手中这口刀，当的落在地下。方世杰说：“不好！”纵身跳入树林，穿林逃遁去了。小西正要追赶，天霸连忙叫住，说道：“他的暗器厉害。我们相救公然要紧，由他逃生去吧。”

三人一同来看李爷，见他趴在树根那里人事不知，叫了几声，并不回信。细看背上中了一枝小小弩箭。天霸说：“这不消说，是根毒药暗弩，只是怎地如此厉害？看此光景，断乎等不到天明就有性命之忧，这却如此是好？”小西说：“不知他把解药盗来了没有。”李七侯说：“你不听得方才老贼的话吗？这分明是他盗着了的。”天霸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我是急得昏了，且把他身上搜看。”小西跑去胸前掏了一回，却是没甚东西，又在右肋下一个皮袋内一摸，只有十几个弹子。

李七侯蹲在左边，一手抄着他百宝囊，说道：“在这里了。”便将药瓶取出来，三个十分欢喜。关小西说道：“不知此药是吃的，还是敷的。李七侯说：“我曾听他说过，只要把少许敷在创口，立能起死回生。”黄天霸说：“我与他把箭拔下。”便把这枝药弩拔下来一看，只有六七寸长，全是纯钢打就，尖头上三棱式的，显着蓝色，此时也无心细看，顺手抛在树林之内。小西把衣服解开，只见背心居中一个小孔内，流出黑水，便道：“这老贼的暗器，怎地毒到这步田地？”李七侯早把瓶上塞子拔去，倒出丹药，与他敷在疮口，仍把塞子塞好，放在自己衣内。天霸说：“我们且到刘村，再行斟酌。”李七侯说：“我把他扛着走吧。”关小西说：“将他趴在你背上，你驮着他的好。”便将李爷扶起，李七侯把背凑上，双手挽住他的腿弯，站起来先走。黄天霸在地上拾起李爷的刀，并方世杰的刀，同着小西随后，跟着李七一路往刘村而来。

原系一望之地，少时便到。叫开店门，一同来到自己房内。伙计说：“三位爷们方才哪里去来？直到此时方回。这位爷们想系害病？”天霸道：“我实说与你知了吧。咱们都是总漕施大人手下的军官。我们奉了大人的钧旨，到方家堡办案。这是咱们的弟兄，受了重伤。你快去安排卧具，好与他养神。”伙计听得他们都是办案的老爷，连连答应，哪敢怠慢。开店的手忙脚乱，一面吩咐安排卧室，一面叫伙计端整酒饭。自己烹起茶来，闹得住店客人莫睡。天霸来到里面，见李七侯已把公然放在炕上，看他面色比方才好些。果然丹药灵验，神色也清了许多，身子也转动了，这伤口皮肉渐渐红活，黑血变紫，紫又变红，淌去许多毒血，人便能开口。李爷说：“多蒙众位兄弟前来救我，恩同再造爷娘，重生父母。不然，我李某早死多时。”说罢要想起来，给他们叩头。天霸连连止住说：“自家兄弟，

何用这样子？李兄千万莫动，你身子才好，第一要养神。”吩咐伙计：“端正粥汤，好生在旁伺候李老爷，明日重重赏你。”

伙计自去服侍。开店的把茶斟了几碗，一面饭已好了，把酒先叫爷们饮起来。众英雄闹了一夜腹中饥饿，正用得着。此时心中快乐欢畅，大家吃了一阵。用罢了饭，天光大亮。天霸见李爷好了大半，心中要紧转回公馆，叫伙计去雇来驮车，请李爷上了车，然后大家辞别店家，算清帐目，叫声：“打道！”大众出了店门，离开刘村往馆驿而来，一路无话。到公馆门首，只见施安眼泪汪汪，从里面出来。大众一怔。天霸便问：“施安，计爷此刻如何？”欲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三回 遇妙药计全活命 换服色李昆访案

话说黄天霸同了小西、李七下了坐骑，李公然下车，打发车夫回去。此时李公然伤毒尽消，但觉疲软无力。四人走进公馆，遇见施安说：“计爷死过去了！”天霸与众人先到计全屋内看视计全。但见王、郭二人前来行礼，彼此就座。正待开言，只见帘子启处，施公进来，背后跟着何路通。众人一齐见过大人。施公便问：“王殿臣，如今计壮士怎样了？”王殿臣说：“方才昏晕了一阵，如今缓醒过来了。”施公便问：“李贤弟，灵丹取来没有？”天霸说：“丹药取到了。公然兄险遭不测，现下尚欠精神。这话少刻细说，今先要救计大哥要紧。”李七侯身旁取出药瓶来，交与天霸。天霸走到榻前，一看计全，合目昏沉，气息如丝，随即将药敷上。公然吩咐：“把单被与他盖上取汗，这就好得快。”天霸说：“李兄，方才小弟不知这个招儿，没与兄取汗。不然，此时还要强旺些吗？”公然点头说道：“这丹药敷上，要是不见风，出透一身臭汗，只要六个时辰，归本还原。”施公忙叫何路通把窗门关上。王殿臣早把单衾与他盖好。

施公带笑开言：“李贤弟如何遇险？”李公然就把动身以后，如何到刘村，如何到杨家酒店，如何二更进去盗了丹药，如何忽见师叔，如何被他射了毒弩，自己就昏迷过去，从头至

尾说了一遍。黄天霸接着说，他三人怎的到了方家堡酒楼，看见世杰回来的；再到刘村，找李兄不见，怎的行到了大树林，遇见他们追来；怎的与世杰大战一场，怎的一镖打伤世杰，他才跑了；怎的把李兄上药，回到刘村寓所，雇了牲口车子回公馆，一五一十也说了一遍。施公称赞一番，记了各人的功劳。吩咐摆酒，款待众位。贤臣亲自把盏，与众英雄道劳，十分欢喜。施公提起曹姓一案：必须把木匠拿到，方有头绪。黄天霸说：“我等明日再去私访，好歹把此冤理明。计大哥在双塘儿遇见头陀，曾说有个木匠外甥，莫非有些来历？且待计大哥刀伤痊愈，再行探听。”李公然说：“这头陀既来行刺，逃回去了，只怕不肯死心。众位兄弟还须保护大人。”众人点头道：“是。”何路通道：“咱们何不到玄坛庙去把恶僧捉来？要是木匠在庙内时，一并就带来。不然，把两个秃驴夹起来，怕他不招出来吗？”李七侯说：“这倒是条捷径路儿。”贤臣带笑开言说：“你二位说得痛快雄壮，虽是依近就近的办法，还得众人斟酌个万全善策方妙。”关小西说：“依我愚见：玄坛庙也可去得，私访也可访得，明日派开各兄弟，各有专责。要到玄坛庙去的，只管整备上玄坛庙去的法子；出去私访的，只管办备私访的路道。不知大人高见若问？”施公笑道：“小西见得不差，但只明日先发私访的出去，私访起来，这玄坛庙去的可迟两日。方才李五弟说过，他师叔的解毒丹敷上，只要不见风，取出汗来，无论什么毒器所伤，只消六个整时，立能返本还原。若过两天，计全必然复原，然后设个计策，再请几位同去方好。”施公又谈论些闲话，尽欢而散。

大人回到卧室。众英雄出来看视计全，顿觉好得多了，面色也转了，说话也行了，众人一看见他精神也有了。他一见公然，就与他道劳，又感谢天霸众位。天霸连忙叫他切勿如此，

安心静养为是。大众齐说：“我们不必在此惊动得计大哥不安，咱们外面去吧。”众人遂各去安歇。一夜易过，又到来朝，大众起身梳洗，用茶点已毕。天霸来见施公，说：今日派谁出去？若论机灵，计大哥第一，可惜不能出去，其余就算神弹子了；关小西细心谨慎，也可去得；王殿臣精明老练，就是这三个人吧。”施公点头，天霸退出来，便与李公然、关小西、王殿臣三人说明：“大人吩咐你们出去私访，要访得出些风声，或是木匠名姓、住居，或是金钗的下落，便是功劳了。”当下三人议定了道路，各人自去理会，分头私访。

我就中单说李公然回自己房内，脱去箭袍，内着小袖拳衣，外罩湖色绸长衫，白袜云鞋，拿柄折扇，改扮了文人模样，腰内暗藏匕首。出公馆，望着正北而行，一路留心细看，不觉来到静海县的南门。公然步进城门，只听得背后一人抢步向前，喊叫道：“富明，富明，你今天河上玄坛庙吗？”公然回头一看，却是个木匠，见他背上背着斧头、锯子，肩上甩一个蓝布搭裢，向城门洞内随追随喊。公然心内一动，只见前面这个人，也是手艺人打扮，穿着白布短衫，蓝布的裤子，脚上尖头薄底快鞋，年纪不上三十岁；生得獐头鼠目，不象善良之辈。听得背后有人唤叫他，便立住了脚，回转脸来说道：“做什么叫名叫姓的？大惊小怪！”那木匠已到他身旁，回答说：“你又不犯什么王法，就怕人叫喊名姓吗？”此人说：“不是这样讲，大街小巷，叫人听了不雅相。你叫住我，有什么话说？我要紧去干事呢。”木匠说：“我叫你不为别事，因为我们的东家要做佛事。出月初二，是他老太太的十周年，要拜三天大悲忏。你若到玄坛庙去，对你母舅说一声。他庙里与我东家老宾主，也不用讲价，叫他到出月初二，先到双林巷来东家家里，把道场摆好，千万不可失期。可巧遇见了你，央求你带个信儿，就省

我走一趟唐官屯了。”这人听了，也没等他说完，便把双手乱摇，说道：“庙内和尚忙得了不得，连下一个月都定满了佛事。你快到别处寺院去定吧，况且我今日也不到庙去。你若去时，也是白跑一趟。我还有要紧的事，过一日同你喝酒吧！”说毕扬长地去了。那木匠咕噜了一回，也就回转身来，出城而去。

公然听得清楚，暗想：“前面这个富明，准是吴成的木匠外甥。看他这个形象，这金钗一案，只怕倒有七八分光景。”想定主意就跟这富明走去，看他干些什么，远远地一路跟下去了。好半歇，到一条巷内，见他到一座酒楼上去了，在沿街栏杆内坐下。李爷也走进去，靠里面坐下。酒店伙计过来，问过了酒菜，一一搬来。公然一面吃酒，一面留心瞧这富明。富明虽在那里吃酒，不时把眼睛看着对门一家人家。不知为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四回

神弹子旅店逢三杰 白俊猊萍水识英雄

话说神弹子李昆在静海县遇见这个富明，心中起疑，一路跟着他来到酒店之中。见他一面吃酒，时刻看着对门。李爷把对门一看，见是一家住户人家，门前扬州式子矮阌门关着。公然心中纳闷，叫伙计做了几张饼来，添上些牛肉、羊肉，吃得饱了。忽听“呀”的一声，见对门矮阌门开了，有一个妇人在门口站着。李爷看这个妇人，年纪二十多岁，满脸抹着脂粉，身穿月白单衫，下面蓝绸裤子。立在门内，瞧不见两足的大小，只见鬓边插着几朵石榴花，生得中等姿色，透着些妖淫气象，立在那里观看过往之人。李爷心中暗想：“看这个妇人，不象正经之人。”忽听那富明连咳几声干嗽。这妇人就瞧着栏杆内，做眉做眼，把手指儿做着哑谜。富明把头点了两点，这妇人就关了门进去了。李爷心内明白：方才妇人那个手势儿，分明叫他从后面进去。半刻工夫，只见那富明会了酒钞，出店门去了。

李爷叫伙计过来，说：“小二哥，你生意忙呀？”伙计说：“这店全天都是没事。”李爷说：“你要是没事，我与你闲谈闲谈。我且问你，这条巷叫做什么？”伙计说：“人家都叫它新街。这里往东出了新街，由右手往南，走到十间门里，就是县署街了。”李爷说：“对门扬州矮阌门内，他们姓什么？做什么生意的呢？”伙计说：“这是王成衣的家里。方才这个妇人，

就是王成衣的老婆。一家子就这两口儿。他们的主顾，都是大门墙呢！这王成衣好手段，人家都叫他到家里去做活，却时常不在家里住。爷们可认得他吗？”李爷说：“我要是认得，也不问你了。我是没事，与你们闲谈罢了。”伙计笑了一笑，遂走到柜内去了。

李爷看那天光，约有申牌时分，就把酒钞会了，走出店门。依着伙计的话，出了新街的东口顺手转弯，走不上几家门面，果然有条横街，也是头东尾西。进了东口，一路留心，打量着地段，差不多在酒店的对面了。一看北首的房屋，净是店面，并无后门的样子，心中纳闷。细想：“方才那妇人的手势，一定是叫富明从后面来的意思，为何这里都是店面，不见他后门呢？只怕还要过去一段才是呢！”那李爷来回三五次，走了两三趟，见净是店家，并无后门。忽然见那杂货店旁边，有条小弄，似不通的样子。李爷走到弄内一看，那净头处有个弯儿；转过弯来，正是一条后街，一眼就看见对面墙围内，露出招鸽子小旗来了。公然心内明白，回身出了小弄，想时候尚早，且去落了寓所，待到黄昏过后，方可进去探听他们说的什么，谅必这王成衣今夜不回来的了。一路走到县衙西首，有家悦来客店。走进门去，伙计就迎接说：“爷们住店吗？”李爷说：“我只要间厢房就是了。”伙计说：“有厢房，东西两间净空着呢。”公然举目一看说：“就是这间西厢吧。”伙计说：“爷们要用酒，还是用饭？”李爷说：“酒是要的，时候还早呢。你先与我烹壶茶来吃了，少停上灯时候再打酒吧。”伙计答应一声，回到外面烹茶去了。

李爷走到庭心，望着上房中间一看，见有三个人坐着在西间内吃酒，一个白脸，一个紫脸，一个黑脸。心中暗道：“好似刘、关、张转世了。”只见那白面的年纪四十左右，生得方

面大耳，两道剑眉，一双秀眼，颌下三绺青须，身穿皂罗箭袍，英风透露。又看这紫脸的，长眉插鬓，虎目圆睁，年纪二十多岁，穿一领生纱短褂，身躯长大，象个好汉。那黑脸的，也是二十左右的年纪，生得细眉圆目，尖嘴缩腮，身材短小，骨瘦如柴，身穿皂绢短袖短袄，英雄挑包，下面兜档扯裤，足登薄底快靴，虽然穿着武生打扮，看看他没甚能为。公然这个人天生地和气，到处礼貌谦恭，见了他们就把手一拱，说：“三位尊兄请了。”只见那三人直站起来，齐说：“仁兄请了。”说着那白脸的早已走到中间，这两个也跟出来了。白脸的到了面前，一拱说：“仁兄请到里面小酌三杯。”公然连忙还礼说：“兄等在此相叙，小弟怎好阻扰清淡？”白脸的说：“我们都是结义的兄弟，没甚事情，兄台何故见外？”一手挽着公然，朝里就走。公然只得跟着三人来到西间屋内。那紫脸的扯了一张椅子过来，朝外放下。三人就让公然首座。公然那里肯坐，谦了半晌，还是把椅子抛开了些，然后坐了客位。白脸的坐了主位，那两个就左右坐了。

伙计刚然拿了一壶茶，一个杯儿，走到西厢房，不见了李爷，就到上房来。一望见他们一起儿在这里了，便笑嘻嘻地走进来，把茶壶、茶杯放在边头桌子上，移过三个杯儿，斟了四个半杯儿茶。一头斟一头说：“爷们在此请客，可要添酒菜吗？”白脸的就说：“咱们本来要喊你，你快些添上一席上等的菜来。”伙计满面带笑，说道：“晓得晓得。”回身去了。公然忙说：“尊兄何必过费，使小弟不安。”便问：“尊兄贵姓大名？仙乡何处？”那白脸的说：“我们哥儿三个，都是江南金陵人氏。在下姓甘名亮，外号人称白面狻猊。”指着红脸的说：“这是我拜名弟兄，人称赛姜维邓龙。那位是他的胞弟，人称小元霸邓虎。”公然听了，连忙站起身来说：“小可久闻金陵

三杰的大名，只恨关山瞪隔，未能拜会，不想今日得遇尊颜，这是小可的万幸。”说着话作了个总揖。三个一齐还礼，同说：“仁兄过奖了。请问仁兄贵姓大名？”李爷说：“小弟姓李名昆。”那甘亮便不待说完，接着道：“莫非人称神弹子，李公然李五兄吗？”李爷连说不敢。三人一齐站起，说：“我等久仰大名，只是无缘相会。”只见伙计添进酒菜来，添上一副杯筷，斟上四杯酒，说道：“爷们要什么，只管呼唤就是。”甘亮点头，一摆手。伙计提了菜盘，带了残肴，到外面去了。

四人坐下，甘亮把盏敬酒，谈论当世时事，江湖上的勾当，说些拳棒枪刀，十分得意，真是相见恨晚。甘亮说：“小弟意欲与兄结为手足，不知可能俯就否？”李爷说：“不敢，小弟也有此意，只是不敢出口。”甘亮、邓龙、邓虎大喜，立刻吩咐店家。伙计听得连忙上前说道：“爷们呼唤，还是添酒？还是要菜？”甘亮说：“酒是也要添十壶；你先买办三牲祭礼去，我们要结义呢！”说着向兜肚内摸出两个二十两的长锭，交与伙计。伙计连连答应，用手接了，欢欢喜喜地去了。这里四位英雄，传杯递盏，分外情投。不多时，伙计办齐了：三牲香烛，一切祭献的物件。把他“桃园三义”的神马供在正中的桌上，把三牲祭物排列停当，点上红烛，便请爷们拈香。四位英雄一齐出席，来到外面。这一拜有分教，黑夜交兵，杀个地覆天翻；贤良遭险，救出虎穴龙潭。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五回

侠士窗前听密语 奸夫屋内露真情

却说四位英雄来到外面，先叙了年庚：甘亮居长，李昆第二，邓龙是老三，邓虎老四。伙计一面伺候拈香，一面到外面烫酒，忙忙碌碌，十分高兴。甘亮先上了香，斟了神前酒。然后四人排了次序，一齐跪了，异口同音，称：“我等甘亮、李昆、邓龙、邓虎四人，结异姓骨肉，从此有福同享，有马同骑，患难相扶，各无私念。不愿同年同月生，只愿同年同月死。若有异心，神明殛之。”四人誓毕，对着神三跪九叩，站起来大家对拜了四拜。伙计把红毡毯收起，一面把十壶酒拿到里面。这几个伙计一齐恭喜爷们。甘亮说：“少停，一齐来领赏。”伙计们叩谢过了，伺候着四位入席，伙计斟酒。李爷说：“如今大哥上座。”甘亮也不谦逊，就在上首坐了，说：“愚兄有占了。”李爷同邓氏弟兄，都依次坐下。一看桌上多了四双小锅儿，锅内无非一色的鱼、肉、火腿、鸡、鸭等类。便问伙计：“我们并没有吩咐你们办下这个来，这是做什么？”伙计齐说道：“这个名叫一品锅，是我们众伙计孝敬爷们的。今日爷们在小店内结义，将来四位爷们，都是官居一品，并列当朝的意思。”甘亮听了，对他们笑了一笑，说：“难得你们一点诚心。”说着摸出于两一锭银子，赏了伙计。众伙计连忙磕头谢赏，口称：“谢了四位老爷赏赐。”站起来欢欢喜喜的，立在那里

伺候。李爷说：“我们兄弟都自己斟酒，你们不必伺候。”众伙计谢了一谢，都到外面去了。

甘亮说：“贤弟！愚兄闻得你在山东保镖，因何到此严公然道：“小弟受粮船帮聘金来到天津，遇见施大人另眼相看，我就投在他麾下效力，也想挣个出身。后来到了奉新驿，遇曹必成一案，计全中了毒刀；小弟到方家堡盗药，中了一箭，几乎丧命。幸得黄天霸等前来救应，将我救回公馆。今大人谕我等改装私访，各人分道而行。小弟进城，遇见木匠呼唤那人，我疑心是金钗一案，故而寻找寓所，意欲黄昏过后，前去窥探踪迹。不想遇着大哥。”把上项事一五一十地，细细说了一遍，决无半句藏私。甘亮等三人听了，同声叫，“好，这才是大丈夫的志气。那绿林里面，江湖道上，俱非豪杰久居之所。”大家欢呼畅饮。只见伙计点上灯烛，烹上雨前茶来，四弟兄猜拳行令，直吃到二更之后，方才用饭。伙计伺候饭毕，把残席撤去，找了安处，自去收拾店铺去了。李爷便说：“大哥与二位贤弟，各请安歇，小弟去去就来。”三人嘱咐小心在意。

李爷回到西厢房，把长衣卸了，插好匕首，从庭心内飞身上屋，施展夜行的功夫，蹿房跳脊，在屋上往东而去。认准这杆鸽子旗，飘身下去，落在围墙之内。四下一望，见院子里灯光明亮，李爷鹤行鹭伏来到窗前，侧耳细听，正是一男一女的声音。李爷就在窗前纸上戳了个小孔儿张着：男的便是富明，女的就是酒店内看见的王成衣老婆。只听那富明说：“这东西我好不容易得来，这一夜分明放在枕头旁边，到了天明，我见时候不早，要紧出去，一定是忘记了带来。及至到了庙内，找寻不见。路上又没耽搁，却到哪里去？不是你收拾了，还有谁呢？”又听妇人说：“只怕你在半路上忘了，或是人多的地方，被扒手扒了。我要是拿了你的，肯叫你这样猴急，还不说出吗？”

与你是新交好，难道我的心事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将来身子总还是你的，难道要你一根金钗不成？富明说：“你的心迹我怕不知呢！这件东西，原是要与你做个久远之计了。岂知可巧的，来了个喜管闲事的施不全。被曹必成的妻子，在他手内告准了状子。他四面八方，发人探访。我吓着了，选列母舅的庙内。”妇人说：“既然你躲在庙内，人不知鬼不觉，他们要来拿你，再想不到这个所在的，你为何又出来了？”富明说：“这个事也是活该。我到庙里时节，恰好有个同行叫做张四正的，在庙内做工，就叫唤我。他说：‘富明，你今日可是望望母舅吗？’我只得答应他：‘正是。’口中虽是回他，心内就是一怔。我说：‘张四哥，你做了几天了？’他说：‘今日头一天呢。’我说：‘生活做完没有？’他说：‘还有两天做呢！’这时我母舅不庙内。就想等我母舅回来，叫他回绝了张四，说过几天再做大悲忏母舅回，同了一个和尚朋友一起到庙。我见母舅，就把自己的事，告诉了一回，又叫他把张四回绝了，免得人家起疑。母舅说：‘你只管放心，张木匠只管叫他做工。今夜或是明夜，施不全的脑袋，都在我手里了，你还怕他做什么？’我想这事更好了，我就放心住在庙里，张四来做工，也不必避他了。”

“岂知到了后夜，我母舅前去行刺，却被他们看母舅见事不妥。回身便走。他们的手下部将，后面追赶下来。母舅细一看那人，原来前一天在双塘儿酒店内遇见过的，回后发了一把毒刀，将他伤了肩头。母舅知道他中了毒刀，不过两天工夫终究要死，也就不去追他，让他逃回了。母舅回到庙里，说起此事。于七一听，就说：‘坏了事了。’那时母舅想着，也把两脚一蹬，说：“是我疏忽了，放他走坏了。”我就回问母舅为什么坏呢？母舅说：‘我们在双塘酒店里吃酒，说话的时节，

这个人也在旁边桌子上吃酒哪！及至我们走出酒店，这人还没动身。只怕我们的说的话被他听见，岂不要到庙中找寻？就是他没听见我们的话，他只要问了酒店里，就知我在玄坛庙了。如今中了刀，虽然性命不保，他只逃到了公馆，见了别人岂不把我们的来历告诉别人吗？到了第四天，母舅同了于七又去行刺，到了公馆屋上，只见里弓弦，刀出鞘，周巡察，保护得没处下手。就到外面屋上细细探听。哪知他们全晓得了，正要到庙里来，连两个和尚，一个木匠外甥，一窠而擒。母舅回来尽明此事，吓得我魂魄俱消。忽听得外面敲门，我只道官兵到了，正想逃走，岂知来了母舅的师父同师弟两个，我方才定心。他们四个人商议，要在庙里设下埋伏，准备抵敌官军，杀他个片甲不回，我想了半夜，没有合眼。此事弄得太大了，还是走吧！故此前来看你，商量个法子，我与你及早高飞远去，想此地一日也住不得了。若说要走也容易的，只是苦了这件东西没有了，我与你逃到别处，怎么样过日子呢？”

李爷正听得富明说到这里，忽听前门砰砰地有人打门。不知是何人到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六回

王成衣捉奸被杀 富木匠行恶遭擒

且说李公然在窗外侧耳细听，富明把前前后后一本说了，心中大喜。忽听得前门有人叫门。富明慌着说：“不好了，酒鬼来了；一定知了风声，酒也没喝，特地来捉奸了！”妇人忙说：“你快些走吧！”富明说：“叫我那里出去呢？”妇人说：“你从后面围墙上出去吧！”富明说：“围墙又高，又没接脚的东西，怎能跳得过？”二人正在着忙，忽听外面擂鼓也似地敲门，口内骂道：“贱货！你在里头做什么？还不开门啦？”富明说：“你且应了他再讲，被他闹得四邻八舍都听得了。”妇人口内喊着：“天杀的！半夜三更地回来，我不要点起灯来，穿好衣服，才好开门吗？”外面不管，只是骂着说，“你要不开，我就打门进来了。”妇人口里虽硬，心内越发着急。富明说：“你且不用慌，我在这里静海县地面一天也住不得了。如今有两条路在此，凭你走那一条吧？”妇人说：“什么路？快说吧！”富明说：“你要是跟着我的，我在房内等着，你去开门，放他进来，待我结果了酒鬼性命，与你拿了些细软东西，连夜逃走到别处去，天长地久过日子。你要是跟他的，我就此走了，与你断绝往来，今生今世，再不见面了。”妇人听了，流下眼泪来说：“叫我怎么舍得下你呢？”富明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去开门，放他进来吧！”妇人虽是点头，那两条腿抖

得寸步难行。

忽听得外面豁喇喇一声响亮，果真打开大门了。这李爷在外看得明白，只见他五短身材，生成一个猫儿脸，断眉毛，小圆眼睛，小耳朵，十几根菱角髭须，眉毛眼睛，聚在一处——可怜他死在目前，尚然未晓。一进房来，指着老婆就骂，气哼地说：“你做的好事！”东一张，西一看，瞧了瞧床底下说道：“这个王八躲到那里去？”正要回身出房去寻找，忽然见富明抢将进来，手提了一把菜刀，一手扯住王成衣，举刀便砍。这人与富明正欲动手，只听得“咔嚓咔嚓”的，一连七八刀，把个王成衣的脑袋砍得七零八碎，没有一半完全的了。李爷看见这个光景，也觉可怜。这妇人虽则与富明通奸，究竟与酒鬼有数年结发之情，见丈夫死得太惨；听他临死，砍到两三刀的时候，还喊叫：“大姐快来劝劝，饶了我吧！”岂知妇人这时光，吓得浑身乱抖，心头乱撞，一头哭，一手扯住富明说：“你把我丈夫杀死，叫我怎样呢？”富明说：“你是吓昏了！快快收拾细软东西、替换衣服，打成两个包袱，等待天明同你逃出城，往那乡再作道理。妇人听了，越发哭起来了，说：“我是小足伶仃，怎会逃难？跟你去也是折磨死了。住在这里，明日官府捉去，谋死亲夫，也是六刀之罪。我前后总是一死。你索性把我杀了，倒是给我一个爽快，省着受许多惊恐！”说着揪住富明的衣服，只是不放，叫道：“你要想走吗？”富明听了这句言语，见他真个不肯放他，不觉一时怒起，用他左手对着他胸前只一掌，打个正着。那妇人怎禁得这一下，把手一松，仰面朝天，往后噗通的一跤，跌倒在地。也是活该，这一跤跌下去，可巧他的脑袋碰在柱礅石上，只听得咔嚓一声响，登时脑浆进出，一命呜呼！富明见了，哈哈一笑说：“这是你自己讨死，与我无干。”

李爷恐被他前门走了，一翻身跳下瓦房来到庭心，飞身而来，悄悄走到房门之外，也不进去捉他，只在房门外等着，看他在里面做什么。却说富明见妇人已死，把手内切菜刀抛在一旁，走过去把箱笼物件，乱翻乱倒，见了值钱的金银首饰，就向兜肚内乱塞；虽是小经纪人家，倒也有好几十两银子的东西。那知他翻来覆去，随手抓得一件东西，又是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原来果然是你拿的。想你平日与我恩爱，都是哄我哪！你死得一点也不冤枉。”李爷听了，在门缝内瞧着，见他手内拿的黄澄澄的正是一根金钗，把来也放在兜肚之内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我有了这些东西，难道没了老婆吗？到处好过日子。老爷走他娘！”说着走出房门。不防李爷闪在旁边，等他走到近身，喝声“慢着！”把他夹颈皮抓住，小鸡般提将过来。富明这一吓，几乎失落了三魂七魄，口中只叫：“老爷饶命！”李爷说：“你自己不肯饶人，倒叫人饶你。也罢，你把兜肚解下来献了我，我便不来杀你。”富明无奈，自己性命要紧，只得将兜肚解下来，说：“爷爷拿去，放了我吧！”李爷一手接过兜肚说：“且慢，我得了你的贿赂，应许下不杀你，你只管放心吧！”说着话，将他放在地下，找了一根绳子，把他四马攒蹄捆起，然后将兜肚束在自己腰间，一手提了富明，直奔围墙而来。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七回

曹义仆当堂释罪 富木匠就地判斩

却说李公然提了富明，来到西厢房内，只听得外面正打四更。把富明抛在地下，自己斜卧炕上，略息片时，天光大亮。只闻邓虎在里面说：“恭喜二哥，差使得了。”公然连忙起身，来到上房，见了三杰。一同坐下说：“哥弟此刻欲往何处？要没事何不与小弟同往奉新驿？兄弟们也得畅叙几时。”甘亮说：“贤弟公事在身，理当先去交差，一路保着大人，建立奇功伟绩，争个名扬后世，荫子封妻，就是愚兄面上也光彩。我等现在要访探友人，与贤弟后会有期。”李爷说：“小弟就此告辞。”叫伙计出去雇了车子，把富明安放车上，用一个大蒲包，套在富明身上。李爷不喜坐车，跟着步行。甘亮等三人送至外面，未免大家有些依恋之情。邓虎更加难舍二哥，定要独送一程。李爷挡住说：“兄弟请留贵步，‘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’。我等后会非遥，何用如此？”又唬也只得罢了，四人各自一拱而别，不提。

单说李公然押了车子，出得静海城，一路往奉新驿而来，路上无话。不多时到了公馆门首，李爷唤叫从人伴当，把蒲包提到里屋，吩咐他们：“留心看守，此乃要犯！”自己与何路通、李七侯、郭起风等见礼。只见计全坐在那里，瞧见公然进来，早已迎将出来，又谢了盗药之情。李爷说：“计哥哥贵体

如何？”计全说：“多谢贤弟。这个丹药真是仙丹，如今竟无一毫毛病。贤弟访得案情，且见大人交差，再与你贺喜。”李昆即到里面，见了大人，行礼已毕。大人吩咐一旁坐下。李爷叫富明带来。此时从人早已开发了车子回去，把蒲包除去，将富明解开脚上绳索，单捆两手，将他押到施公面前来。李爷便说：“未将交差。”施公便问：“此系何人？”李爷就把昨日私访的情由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说着话，向兜肚内摸出一支金钗，两手奉与大人。大人接了金钗，满脸堆笑说：“李贤弟，又是一件大功，可喜可贺。”吩咐从人：“叫军士们站班伺候。”施公居中坐下，叫把富明带上来。从人答应一声，两个军士，押了富明，朝上跪下。

施公便说：“富明，你便把得金钗，调戏周氏之事，从实供来，本院从轻发落；若有半句唐突，我请上方宝剑斩你脑袋，后悔莫及。”富明一想，左右是死，不如招了，免受刑罚。便说：“小人情愿招来。只因小人在翰林家中做工，曹翰林有个小妾周氏，年方二十多岁，生得风流标致，常到做工的地方看小人做工。小人一见生得俊俏，心甚爱他，恨不得一口把他囫囵吞下肚去。可巧他见了小人，常把言语搭讪。小人心中昏了，当他看中了小人，夜夜思念于他。这一日，玉凤送茶壶来，说道：‘我家姨奶奶的好茶，叫我送与你吃的。’我听了此言，内心就想：姨娘怎地要好，把自己用的茶壶，给我木匠司务吃茶呢？及至呷了几口，这个味道，自出世以来也没吃过，我就开了壶盖，看看什么样子的茶叶。岂知一看，只见黄澄澄的一支金钗。我想金钗怎么在茶壶内呢？一定是姨娘看中了我，叫我夜里进去，这个金钗就是表记。我就收在身旁，到了黄昏时候，在门房内一问，今夜曹老爷不回来了，我想越发对了。这个时候，小人脚上没穿着鞋子呢。走进去，见有双鞋子放在那

里，心中一想：若是赤着脚到姨娘房里，究竟不雅，我就借用一借用吧。谁知穿上鞋子，走到姨娘房中，灯火也没。我就轻轻叫了几声‘姨奶奶’，并不答应。我当他等得性急了，睡熟在床上呢，我就摸来摸去，摸到床上，并没有人。正要想出来，只听得脚步声响，我心中欢喜，以为是姨娘来了，连忙将他一抱，就与他亲个嘴儿。那里晓得一嘴毛烘烘的。就听他喊叫起来，方才晓得曹老爷到了。我吓得生出急智，就把鞋子脱在房内，赤脚逃走出来。倘然老爷追起来，让曹必成去晦气，与我不相干了。如今遇着大人是青天，小人怎敢说谎，这就是以往实事，求大人笔下超生。”

施公说：“你杀死王成衣夫妻，从实说来！”富明一想：“此事被他们在窗外都听去了，当时就把我捉住。再也赖不过去，我横竖一死。索性说了，免得零碎受苦。”就把向来与王成衣妻子通奸，后来怎样躲在庙内，又进城去，将王成衣杀死一事，从头细说了一遍。施公吩咐记了口供，叫计全、何路通二人带护卫军士，押着富明，一封书信连着供单，送到静海县去。计、何二人上马，取了家伙。军士押了犯人在前，一路进城，到了县衙，二人下马。计全把书信取出，呈与知县。陈太爷见书信，知道前案已得，今又有两条命案：“只怕我的前程有些不保。”吩咐伺候站堂；一面差人去请曹步云到来，一面监内提曹必成。不多时案犯齐集，知县升坐大堂，两旁衙役、书吏、皂隶一齐伺候。陈景隆先请曹翰林到堂，曹必成跪在下面。知县吩咐带木匠富明上来。差人传说：“带凶手！”曹步云一看，认得是叫过来在家做工的富木匠。他见了知县，全不翻改，照前番的样子，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。曹翰林方知冤死了爱妾，屈害了这个义仆，心中好生难受。陈景隆审明了富木匠的亲供，书吏记了供单，随即当堂与曹必成除去刑具，换了

衣服；将富明钉镣收监，吩咐狱官，格外留心。一面叫差人快些备一乘小轿，一匹牲口，自己也不敢打道了，单传提轿伺候。先请计全、何路通二位上马先行，陈景隆坐上轿子，曹步云乘了小轿，老家人骑了牲口，只用四个公人，一顶红伞，立刻出南门，到奉新驿而来。不多时，到了公馆门首，下马的下马，出轿的出轿。门上报知施公说：“静海县到了。”大人吩咐道：“请。”陈景隆、曹步云一同进公馆，来到书房，参见钦差大人已毕。大人吩咐：“看座。”曹步云廉逊一回坐下。陈知县跪在地下，连连叩首道：“卑职该死。回禀大人，现今曹必成一案，已将富明木匠审明口供。曹必成实情冤枉，今已开释。富明连伤三命，请大人谕下。”施公定了“立斩”罪名，因他尚有余党，不必详文上去，就于明日就地正法。岂知仍然不安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八回

关小西私探玄坛庙 黄天霸护囚静海城

却说施贤臣代理巡按，可以先斩后奏，便宜行事。富木匠连伤三命，罪无可逃，定了斩决；因为他尚有余党，恐其反牢劫狱，沿途邀截为阻，就命明日午时在本城处决。陈景隆理事糊涂，理应开革，姑且从宽，俾其改过自新，记了大过三次。曹步云枉为翰林，见事草率，诬告义仆，申斥一番；着将曹必成领回，好好看待。曹翰林诺诺连声，同了曹必成谢了大人，先回去不提。静海县知县启禀大人说：“城中只有右营城守，别无武将，恐其临刑劫夺，请大人给发能员保护法场，方为妥当。”施公点头说：“贵县先回衙理事。王成家内尸首，可曾料理？”陈景隆说：“卑职昨日清晨，就得报王成家被盗，杀死二命。卑职立刻前去相验；就见大门打坏，王成家夫妇被杀死在房内，箱笼物件，倒翻满地。卑职也只道强人所为，怎想到因奸被杀的呢？就命地方买棺木成殓，房屋封锁入官，及至回到衙门，大人的书信连凶手也就到了。”施公说：“这就是糊涂。你不想要是强盗，岂有不带刀剑，怎么凶器倒是切菜刀呢？你以后若不实心任事，照此糊涂，少不得要去了前程。”陈知县连连磕头称是，说：“卑职再不敢粗心草率了。”施公说：“你就回衙去吧，明日我打发黄副将并王、郭二守备，一同保护法场便了。”陈景隆谢了大人，告辞出去，提轿回衙。

去了，不必细说。

本来施公平反了曹必成冤狱，斩了凶手便可起身。只因玄坛庙凶僧吴成，结连了于七——改名薛酬，若不除去，终是百姓的祸根。便与黄天霸、李公然、计全三人商议此事。李公然说：“我听富明说，玄坛庙内又到了吴成的师父师弟，这二人本领非常，不知叫做什么。如今庙内设下重重埋伏，全有准备，不斩除只怕为祸不小。”施公说：“我不虑他行刺，所忧者：只怕此时不将他除了，将来养痍遗患，陷害良民百姓。”计全说：“行刺最要严防。我料他们时常到来，只因防备得紧，故此不敢下手。”

正在议论，只见关小西、王殿臣二人回来，见了大人行礼，又与众弟兄一拱手。大家还礼。大人吩咐一同坐下，便问：“二位今日私访如何？”小西说：“我听说曹必成案情得了哪！”施公说：“这个案已结了。我问你玄坛庙里的消息如何？”关小西说：“玄坛庙的事，我也打听明白了。今日我与王爷出去的时节，就商议好了，同走一路到唐官屯玄坛庙去。因为恐怕恶僧看破形踪，孤掌难鸣，所以二人同去，有个斟酌。到了唐官屯一看，却是个热闹去处。这条镇南头到北，也有二里多长，就在双塘儿的腹里。南头冷静，有个郑家花园，极其宽大的。这玄坛庙就在北头的市梢，离开市镇有一箭之遥，房屋倒也不少，大约总有数十间，四面围墙高峻。和尚不过十几个，都是念经拜忏的客师，并无本领。只有当家和尚静修，是个飞贼出身，就是行刺的那个吴成哪！如今来了这于七，法名叫静喜，与他一师门下。今日这两个贼秃不在庙里，我二人胆大了，就走到里边各处游玩，并不见什么踪迹。去了些香钱就出庙，来到镇上走了两趟，在一家大茶馆内啜茶。正听人讲得高兴，一个说：‘我实在劳不起了，趁他这几个钱，不是买命钱吗？’

‘一个说：‘原来倒还好哪，自从静喜师父来了，直闹得黄河浑了。时常半夜三更出去，回来时要茶要酒。伺候一天已经乏了，巴不得放倒头就睡，他还要时刻叫唤，要长要短，实在不体恤旁人了。’一个说：‘前日又来什么师父了？王二哥我且问你，为什么当家的师父、师弟，都是拖辫子的？’一个说：‘你不晓得，这个师父不是出家和尚的师父，只是他拜从学习刀枪拳棒的师父呢！这是江湖上有名的大本领，叫活阎王李天寿，人家遇见了他就是遇见阎王了。王二哥，我昨日听得施主人家讲，说咱们南头那个郑家花园出了妖精，我们回去，你就多辛苦点儿，我对当家说，叫他多加你多少钱就是了。’说着话出去。我与王爷见时候不早，也就回来了。据我看这玄坛庙，很有些费手。’”

施公听了，愁眉不展，沉默了良久，才问：“众位贤弟，有何计较擒这几个贼人，与百姓除害？”天霸说：“明日待咱进城，保护法场，斩了富明之后，就教知县着右营城守，调二百名官兵，于黄昏时候在双塘儿聚齐。二更到唐官屯，三更围住玄坛庙。我等众弟兄杀进庙内，一齐动手，把他们拿住。”李公然说：“众兄弟不能一齐进去，只宜进去一半，其余要在外面，分头埋伏，把守各路，方为妥当。”施公点头说：“五弟之言有理，各人预先派定，谁进庙，谁守那一路，在那里埋伏，俱各有汛地。”说罢，天霸同着王殿臣、郭起凤入城保护法场。多时进了南门，到得知县衙门，丢鞭下马，来到花厅。陈景隆迎接三位入内。景隆升堂，传齐衙役。在监内提出富明，捆绑停当，判了斩条，就请天霸等仨人上马。城守冯老爷带领二百名军士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在前开路。黄副将同王、郭二守备押着犯人而行。随后，陈知县摆道，亲自监斩。一路来到校场，上演武厅升座。旁边客位，坐着黄天霸。捆绑手把犯人

推到校场中间，朝南跪着。二百军兵把犯人团团围住，发一声喊。城守冯老爷骑在马上，手执大砍刀四面巡哨。王殿臣、郭起凤各抓兵器，在演武厅下左右保护。当时看的人拥挤不开。这时正交午时二刻，只等三刻开刀，就没事了。岂知祸从肘腋起，变在转眼间。要知抢劫法场的情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九回

设埋伏阎王定计 劫法场众贼乔装

且说静修头陀去行刺，无奈防备得紧急难以下手，两次俱是空劳跋涉。那一天吴成的学武老师活阎王李天寿，同了小徒弟朱镡到来。吴成大喜，摆酒款待，就把于七报仇之事对他说了，又提起外甥藏躲的情节，道：“如今施不全那里知晓咱们在此，少不得迟早要来相犯我们。这施不全手下皆有能为之人。我正恐寡不敌众，幸得师父、师弟到来，这是徒弟的万幸。”活阎王便问：“施不全手下之人共有多少？”于七说：“旧时不过四五人。”吴成说：“如今不满十个，内中有几个平常的。”活阎王李天寿听罢此言，哈哈大笑说：“我只道有一百与八十，倒要费我手脚。原来这些小辈，杀鸡焉用牛刀？我料他们心狠肠毒，日间必不到，恐怕我们逃走。一定半夜三更调了官兵把守庙宇，团团围住。在各路设下伏兵，然后一网打尽。”于七拍手说：“师尊料事如见，一些也不曾差错。”吴成说：“这便如何是好？”活阎王吩咐：赶紧埋伏，等到黄昏，一切办齐。活阎王李天寿教他按法埋伏，吴成以后每天关山门就设埋伏；到天明，先行收了，然后开门。把这玄坛庙，摆布得铁桶相似。那知到了天明，就得着富明被擒的信息。吴成、于七连忙进城打听。就是关小西到庙里的这一日，他们两个探得明白，明日午时，在县城处斩富明，商议要反牢劫狱。等到二更

后，两人飞身上到了监墙，四面观看，无奈把守得连风都吹不进去，三回五次，不敢涉险，只得越墙而出回转庙内，告诉了师父、师弟。活阎王说：“天已将亮，反牢狱神仙也来不及了。横竖明日午时处斩，我去抢法场吧！”当下四人计议停当。

一到天明，吃饱了酒饭，各人改扮，分服色可混入眼目。活阎王李天寿善用一把铁桨，铁桨中间暗藏一把利刀，共重六十四斤，长有三尺五寸；他杀得性起，从桨柄内抽出刀来，左手舞桨，右手挥刀，凭你干军万马，所到之处，但见血肉交飞。此时就扮做一个渔翁，头上原戴的露顶凉帽，身穿葛布大袖衫，下系蓝裙，足下草鞋，把桨拿在肋肋下。那赛猿猴朱鏊形如病鬼，还有谁人起疑，不用更换，便将一对双刀藏在身旁。吴成除去了头上金箍，将头发挽个结皱儿，身穿一套破衫破裤，手中拿一条硬树扁担，腰别一柄铁斧，扮下樵柴的汉子。于七也把金箍子去了，就用个紫檀道冠，将发盘上，插了一枝竹簪儿，身穿蓝布道袍，足上一双半旧朱履，背上把宝剑，手中拿着白布招牌，上写：“神符治病，不取分文”，就算个走江湖的画符道士。这等的乔装改扮，极是容易，立刻扮换停当，陆续出庙，直奔静海县来。

到城内，吴成远远望见校场内，人山人海，都是看杀人的。那差使还没来，只有当乡地保在校场伺候。这些看的人有的吃酒，有的吃点心食物，有的看把戏，有的看耍拳弄棒，东一堆，西一簇，纷纷扰攘。吴成四面寻找，只是看不见他们三人。走到演武厅那里，地方拿着藤条，不许别人过去。吴成望了一望，他们也不在此处，回身再去寻找。先到一个人圈子里，就挤将进去一看，正是于七在那里鬼画符呢！口中说道：“不论什么打伤跌伤，无名肿毒，一不用刀针，二不用丹药，只要三道灵符，立刻痊愈。有毛病的请过来，当面见效，分文不取，有缘

遇我，错过难逢。”吴成在旁边听得笑出来了，就把身子往后一鞠。那背后的人，直跳起来，骂说：“你这卖柴的王八，只管好笑，把身鞠什么呢？把你腰内斧头柄，搯得我卵脬都穿破了。”吴成一听骂他王八，那里还忍耐得住，就顿然大怒，一把揪住那人，把扁担扬起就打。那些看画符的人，看他动手，一齐喊道：“容你不讲理哪？我们大家来打呀！”这一乱，不知可要闹出事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十回

狠吴成欣逢好友 七煞神大闹校场

却说吴成正要用强，众人乱嚷，于七恐怕弄出事来，不当稳便，连忙过来解劝说：“这位卖柴朋友，你碰了人家，还要动手，是你的不是了。”一手把吴成扯住说：“算了吧！”又向众人作一甩网揖，说道：“众位施主，看出家人的分上，让我医治人毛病吧！”众人说：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也不与他较量。”闲话休提。吴成会同了于七聚在一处，东寻西看，只是寻不见活阎王、赛猿猴两个，走到一个人圈子里，二人挤到中间，见是卖拳的在那里打对手。看的人齐声叫：“好严于七一看，这两个卖拳的，年纪都不上三十岁，上身赤着膊，下面都是兜裆扯裤，足上紧统骁靴。一个使一根三节连环镔铁棍，一个使两柄板斧，丁丁当当，打得真是好看。这使棍的中等身材，白净面皮，竖眉弯眼，露着杀气；那使斧的，魁伟长大，面如锅底，粗眉大眼，阔口招耳。颌下俱无须髯，像一对好汉。只见两人把一趟斧、棍打完，向众人拱手，借助盘川。顷刻间丢了一吊多钱。二人把钱收拾起，只见吴成走过去把手一抬说：“二位贤弟久违了！”二人看见，就是一怔，便说：“哥哥你怎的？”以下还没说出，吴成丢了一个眼色，二人就说：“你怎地也来看杀人哪？”吴成说：“不错，我把柴卖了，时候还早，听说今日杀人，因此来瞧瞧热闹儿。”二人便把场子散了，

穿了衣服，拿了家伙，同着吴成来到校场门首一条横街上。

看见一座酒楼，三人走上楼，里面阁子里头，拣了一副座儿。只见一个游方道士也跟了进来，吴成拖他一同坐下。酒保问过了酒菜，立刻搬来，摆放桌上，自去应酬别的主顾去了。吴成就对二人说：“二位贤弟，你们来见见。这位便是于六的兄弟于七，现今改名薛酬，从我师立本禅师出家，法名叫做静喜。”二人立起来，作了一揖，齐说：“久仰大名，无缘拜会。”于七连忙答礼。吴成指着那个白脸的说：“这位就是玉面虎马英。”指着黑脸的说：“那位便是七煞神张宝。他们都是卧牛山的寨主。”于七说：“久闻二位英雄盖世，难得今日相会，真是万幸。”四人谦让坐下，马英便问：“二位哥哥为着何事，乔装打扮到来？莫非今日所斩这个人，与二位哥哥相关吗？”吴成笑道：“马贤弟真是机灵，一些也不错。这件事说也话长。”就把双塘儿遇见于七要报仇的话说起，直至同了师父李天寿、师弟朱鏊改扮进城，意欲抢劫法场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又说：“今日天赐其便，巧遇二位贤弟到此，望拔刀相助！”马英、张宝同说：“自己弟兄，岂有袖手旁观之理？”四人一头吃酒，便一头说话。吴成说：“二位贤弟，为何在此卖艺？”马英说：“我们的事，也是一言难尽。现下时候，午牌快到，不能细说，过后再告诉哥哥吧。只是今日这件事，也须定个主意，少停救了你的外甥打那里走？或者他们有了准备，施不全派下能人保护，少不得一场厮杀，倘然失散了，可到那里叙会？”吴成说：“我们全算计定了，少停等阴阳官报午时三刻，刽子手朝上打千，请刀为号，我们一齐发作。于七弟杀死刽子手开路，我就抢了犯人背着，跟他一直杀出南门，直奔正南四五里路，有个大松林会齐，一同回唐官屯，正乙玄坛庙。我师父李天寿、朱鏊，他二人抵敌施不全部将。诸事安排，就是缺少

挡住官兵、城守并这民壮马快，有些为难，又没一个喽兵伴当。正在忧心，幸得二位贤弟到来，岂非愚兄的万幸吗？”马英说：“弟弟放心。”

正说着，只听得远远锣声响亮，那街坊上的人向东乱奔，嚷喊道：“快去看呀！差使的来了！”吴成一个腾步，直蹿到前面楼窗上，向下一望，就见官兵官将，纷纷攘攘，已到校场里面。望见后边一顶红伞，如飞般地抢进去了。他连忙回转身来，把手一抬，说：“三位快走！”说着自己先下楼去，背后于七、马英、张宝，急忙取了家伙，随后连蹿带蹦，下了扶梯，直奔出来，酒保喊道：“四位出来会帐，共吃一两二钱三分。”那知他们连理也不理，直奔街上去了。掌柜的看这光景不好，准是要赊吃了，还亏他心灵手快，隔柜台一把扯住了张宝的肩膀。那知恰巧撞着这七煞神，顺手一巴掌摔去，怎当他蛮牛般的力气，就直转去，只听得哗啦啦的乒乒乓乓一阵乱响，把案头上的鱼肉荤腥，碗盏家伙，打碎个精光。伙计连忙进来，将他扶起一看，头也跌破了，手也跌直了，还倒了一身油腻的汤水。掌柜的直气得眼睛发定，又是气恨，又是疼痛，人又跑了。今天的人千千万万，那里去追？只有把他们骂一场，见旁边留落一条硬树扁担，这就算赚头了。一言表过不提。

且说四条好汉，离酒楼，出横街，跟着众人拥进校场。正见静海县知县出了轿，上演武厅坐下。那一营五百官兵，都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团团围绕着圈子。四人要想轧进去，却被官兵吆喝住了。四人不肯发作，暂且忍气，只得就在他们背后张望着。这演武厅上，居中坐着陈景隆太爷，旁边坐着黄天霸，捧着单刀威风凛凛。背后站着多少刑房书吏人等。厅下王殿臣、郭起凤分立两旁。犯人跪在中央，捆绑手、刽子手四围保定。只听阴阳官报说：“午时二刻。”就见右营城守冯老爷提着大

刀，周围巡哨。此时看的人都在四面远看，谁也不能挤得进圈子里去。吴成心内明白，却不知师父、师弟可在这里，暗与于七、马英、张宝仁人丢了个眼色，就直跳地咆哮起来，乱叫了一声，犹如半天里起了一个霹雳。他提起碗大的拳头，照着那官兵乱打。就看一阵乱嚷，里头阴阳官正报午时三刻。不知富木匠生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十一回

校军场要犯被劫 静海城百姓遭殃

话说阴阳官报：“午时三刻。”陈知县吩咐“推下去！”左右把犯人双臂绑定，飞奔到校场中心，朝外跪倒。只见那刽子手捧着那把勾魂落魄的鬼头刀，抢步上演武厅，单屈膝一跪，稟请行刑。陈知县说声：“快砍！”忽听那边发一声喊，四下里噗通通如猛虎般地跳进五六个人来。陈景隆只吓得浑身发抖，心头别别地跳个不住，二十四对牙齿，捉对儿厮打。那刽子手刚刚才举刀，不料于七在人丛中直钻进来，一个滚地龙之势早到跟前，把背上宝剑嗖地拔出，顺手一剑，刽子手脑袋已离却颈项，噗通尸首栽倒。吴成早把官兵推，腰间拔出砍柴斧头，连蹿带蹦，也就到了外甥身旁，叫声：“外甥不要惊慌，我来救你出去。”口中这般说，手中柴斧起处，早把几个捆绑手砍倒。有几个机灵的，见势头不好，走得快，就算便宜。于七将绑富明的绳索割断，吴成背了外甥，抢柴斧一路使着，撒腿就跑；于七舞动宝剑，在前开路，把这些官兵，如砍瓜切菜般地乱杀。

有黄天霸一见，燕子般地飞进几个人来，就知事情坏了，站起身来大喝一声：“好大胆的强徒！擅敢抢劫要犯，我来也！”提了钢刀，直奔下演武厅来。劈面正迎着个老者，须发皆白，长发打了个结儿，头戴草帽，身穿渔翁的服色，手中提着

一把船桨，正是活阎王李天寿。黄天霸不问是谁，将刀照头就劈。只见那老者不慌不忙，把桨往上一提将黄天霸的刀架开。这二人刀来桨去杀在一堆。旁边郭起凤正要上前帮助天霸，又恐不是这老头儿对手。忽见来了一个痨病孩子，手舞双刀直扑过来。郭起凤忖想：“也是我的时运转了，遇着这个痨病鬼，一定稳稳地拿来。”他要讨这个便宜，那知恰撞着了硬头货哪！起凤大喝一声，舞动铁铜，迎身上去。赛猿猴把双足一登，往上打了个旋风，身在空中滴溜溜旋转，两脚未踏实地，双刀先劈下来。王殿臣过来相帮，照定病孩子夹背一刀。朱镛年纪虽小，跟着活阎王遇过大敌，早已旋转一闪，还刀便砍。三人杀在一处，只是王、郭二人那里抵敌得住赛猿猴呢？再说马英、张宝正与官兵争打，急见大家动手，马英把三节镔铁连环棍施展开来；张宝拔出两柄板斧，不管军民百姓，男女大小，只要碰在板斧边总归断命。当时校场内众百姓，顿时大乱，齐声喊叫：“反了！快些逃命，强盗杀人呀！”大家乱窜奔逃，惊天动地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活阎王把铁桨挥动，天霸用尽平生之力，只是低挡不住。幸亏李天寿无心伤地，见吴成已将犯人救出，便打了一个呼哨，虚晃一桨杀奔南门而去。赛猿猴朱镛把王殿臣、郭起凤二人杀得不能招架的时候，忽听师父呼哨，也便吼了一声，撒下二人追上活阎王去了。

黄天霸与王、郭二人会在一处。天霸说：“差使被他劫去，如何回见大人？我们不能不赶。”王殿臣、郭起凤听了没法，只得说：“我们并力追到南门，看他们怎出南门。”三人追赶了一回，听逃命的百姓嚷说：“方才一个道士背了犯人，逃出东门去了。”天霸听了此言，招呼王、郭二人一齐追到东门。守城的军士说：“果然有个卖柴人模样，使着柴斧在前；有个

道士背一人，跟着出城。我们正要拦阻，被他们伤了三人，幸亏不死，如今躺在门房间里。”天霸说：“这也难怪你们，如今好生把守。”搭讪着与王、郭二人回转校场而来，一声喊，把马英、张宝围在垓心。冯老爷吩咐：四面分派弓箭手，若然强盗冲夺过来，将他射住。自己带领手下的兵丁，杀上前拿贼。无如马英、张宝来得凶猛，如何近得？正在难解难分，恰好黄天霸三人到来，大叫一声，冲进围子。冯老爷胆就壮了十倍，抡开金背大砍刀，催开坐骑向张宝砍来。张宝并不作声，将两柄板斧向刀盘上嗒当地一架，真是力气大了，就把这柄金背大砍刀，直荡开去，几乎磕飞了。冯老爷大惊失色，幸得黄天霸看见冯爷不好，一纵身跳过来，举刀就往黑脸大汉砍来。张宝将斧招架天霸的刀、冯老爷方得兜转马头，险些失了性命。王殿臣、郭起凤战住了马英。马英的三节镔铁连环棍，非常厉害。王、郭二人看看抵挡不住，冯老爷上前相助。三个杀一个，恰是正好。忽见平空又跳进几只大虫来。黄天霸大惊，暗想：“贼兵还有接应，今日我就难以抵挡了。”毕竟来者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十二回

李公然弹打玉面虎 白马李力战活阎王

且说施公自从黄天霸、王殿臣、郭起凤仨人起身之后，只是放心不下，遂同计全、李昆等商议。施公带笑开言说：“如今黄副将与王、郭二守备，虽去静海城保护法场，犹恐贼党人多，难以万全，须商议个尽善之计。”李公然说：“大人既放心不下，李某不才，愿同李七侯进城接应。这里有计大哥同关贤弟保护大人，万无一失。”施公点头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就请李贤弟一行，诸事见机而作。”公然说：“于须大人嘱咐。”随即同了李七侯带了家伙，辞别众人，出了公馆，且奔静海城去了。

岂知这一会恼了一个英雄，关小西见大人进内去了，便把计全拖到外边说：“计大哥，我自从跟随大人，哪一件不是我上前？如今大人只宠用李五哥，凡事皆他去干，你我觉得面上无光。”计全说：“二由他去吧！”小西说：“我同你前去，倘有抢劫之事，多少也得些功劳。”计全说：“只怕使不得吧。”小西说：“到了城中远远窥探，若然法场上没事咱们暗暗跑回，难道有什失事吗？你若不去，我一人也要去的。”计全被他缠住，只得应允。暗暗嘱咐了何路通：“小心伺候大人，倘然大人问起，只说我们在近处走走就回来的。”何路通说：“我知道了。你们只管去吧，把大人交给我就是了。”

当下小西同计全扎束停当，也不乘马，就出了公馆，一溜烟向北而行。虽说这时候已经迟了，也是鬼使神差，叫他二人前去，却不料救了二李的性命。且说李公然同着白马李来到静海城，但见家家闭户，街上百姓纷纷逃出城来。公然扯住一个年老的人，问他为什么这般光景，那人便把法场上闹事，强盗抢去犯人，把百姓杀了无数的话说了一遍。李爷撒腿就跑。二人直到校场，正逢在那里杀得烟雾弥空的时节，李七侯大叫一声，舞动镇铁钢刀，公然使开了单刀，托地跳到里边。就把黄天霸吓了一跳，只道是贼人救应，岂知却是自己人到了。李七侯早飞刀迎上去，大叫：“强盗休逞能！俺李爷爷来结果你们！”将刀一摆，就与张宝交锋。那张宝原系与天霸战个平手，还是黑白棋子呢，如今添上一个李七来，如何挡得？渐渐地刀法乱了。李公然只是站在官军队里，不上去助战，把那弹弓取下，扣下弹丸，将弓弦拉满，觑定了使三节棍的人面门上一弹打去。马英要算眼明手快，听见螞一声，一物直奔面门来，连忙一闪，弹丸从颈旁插过，带去一片皮肉，鲜血直淌下来。但咬牙切齿，撇下仨人来战公然；公然也就扯出刀来动手。这一会经不起添上两员虎将，那马英、张宝就抵挡不住，正要想脱身之计，忽见正南上官军大乱，好似竹排般地往两边倒去，中间杀出了一条路来，奔进三个好汉：一个就是活阎王李天寿，跟着飞山虎吴成、赛猿猴朱鏊，舞动军器，如旋风般杀来，把官兵伤了无数。

原来李天寿同着徒弟朱鏊，杀出南门，只是不见吴成、于七。师徒二人等了一回，商议着且到约会地方再议，二人就奔大松林而来。恰巧于七背了富明，后面跟着吴成，从东门出来，绕在大松林东面穿林而出，碰个正着。于七把富明放下来。他手足绑得麻木，现也活络了，神也定了，便向母舅磕头，并向

于七、李天寿、朱鏊等逐一磕头道劳。大众还礼。吴成便把遇见张宝、马英的话，告诉师父们一遍。活阎王说：“这事不妥，为何他两个还不来？”再说吴成打发于七同外甥回去，自己就同师父、师弟反复进静海城南门。要算他们泼天大胆，真把个皇家城池，就当作自己的房屋，看得了然不在心上。

且说陈知县没能干，在校场内，见了贼人抢劫犯人，就吓得满身出汗，目定口呆，连句话也说不出，从人连忙唤轿，那知轿班都逃命去了，只有三四个二爷等，同几个心腹从人，保护着老爷，从校场后面逃走，到小户人家，躲过了半日。从人出来打探，见街上人清静了些，方同老爷回转衙门。陈景隆方才定心，然后打发人出去打听贼人消息，并天霸等怎样了，快来回报。及至打发的人探明白回报，活阎王已经二次又到校场了。

且说活阎王师徒，把官兵乱斩乱劈，杀得众三军东倒西歪。马英、张宝正要走的时节，忽见他们到了，顿时勇力百倍，黄天霸同着王、郭二守备晓得这几个人的厉害，难免心中着慌。只有李七侯、李公然不知高低。一见仨人进来。李七侯撇了张宝，挥刀便照活阎王砍来。天寿把桨招架。李七侯就知不好，这家伙倒难受得了，只得使那花刀巧战之法，不让他家伙碰着才好。那知这活阎王李天寿是个老辈英雄，行行懂得，件件精通，随你什么战法，也是不行。黄天霸要想上前相助，又有张宝战住，不能脱身，如今又添上一个吴成，自顾尚且不暇。再说李公然撇下马英，来战赛猿猴朱鏊，又是遇着了对头。朱鏊飞跑蹿纵，身轻灵便，他在半空中打旋，两把刀如雨点般劈来。公然难以招架，只杀得遍体流汗，吁吁气喘。真叫做一番反复：方才来了二李，立时占了上风；经不起如今活阎王师徒到来，分着四堆儿厮杀。毕竟谁胜谁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十三回

关小西私出救二李 活阎王力托千斤闸

却说李天寿见自己的人尽占了上风，此时正好脱身。若是只管恋战，他们把城门关闭，打发人讨了救兵到来，那时就要吃亏。要像我师徒三个，还可越城而走，无奈这马英、张宝不会高来高去，倘被他拿住，如何是好？那活阎王到底是个老贼，他就风转篷，便将手中铁桨柄内嗖地抽出刀来，左手执桨，把李七侯的单刀挡开，右手嗖地一刀砍去。李七侯不防这个招儿，几乎把脑袋削去，要算躲得快当，把个头巾削去一半，只得跳出圈子外来。活阎王大叫一声：“我们去也！”连打几声呼哨，使动手中刀桨，直冲出围来；背后马英、张宝、吴成，鱼贯跟着他走，赛猿猴朱镡断后，如五只猛虎。官兵怎敢拦阻？只得虚张声势，假做抵敌上来。冯守备把令旗一挥，官兵从两旁抄来，层层只管向前围裹。无奈贼人厉害，只苦了三军，死伤的不少。一直到了南门大街，两旁无路儿抄了，官兵也死得多了，只好随着天霸等在后追赶罢了。

活阎王抢到城门的时候，恰巧刚要闭城。守城官得知县飞报，传令关闭城门，守城官立刻叫军士将千斤闸放下。军士奔上城头，那绳索盘车早已整理了舒齐。众军士一齐动手，立刻把绞桩带定绳索，左右平匀，然后将盘车转动，那千斤闸板，轧轧地慢慢下来。那知这闸板下得还不到一半，可巧活阎王抢

到。他见城上放闸，一跳有丈外地步，直到闸板底下，把桨刀插在腰内，双手把闸板托住，大叫：“你们快走！”吴成便叫：“二位贤弟快抢城门。”马英、张宝随后也到，一齐连蹿带蹦，逃出城关去了。那城上的军士，见闸板停住不下，说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到跟前一望，连说：“下面有个老强盗托住呢！我们来相帮，你用力盘绞，闸死这老王八。”上来几个军士，一齐一帮，拼命地盘绞。这个时候有许多闲人百姓，正在城头上观望校场里厮杀，还没下去，军士就叫众位都来当个差使。果然依着他的话说，一齐都吊在闸板上。众军士配合一齐着力盘绞。这一下手，城门洞内的活阎王真要见阎王了！今这盘车教天寿如何当得？且说赛猿猴朱鏊在后面断后，黄天霸追赶上来，朱鏊回身又战。他们几个人左右齐上，朱鏊虽勇究竟难抵敌，又不敢放他们溜到前面，只得且战且走，因此落后。那活阎王双手托住了闸板，过了吴成、马英、张宝，三人出城走了，只不见朱鏊到来。他正在着急，忽见上面顿时着力起来，好似泰山一般压将下来，老贼两手发抖，汗如雨下。正在万分难忍之时，忽见朱鏊到来，离城门不到一箭之地。朱鏊看见师父正抵住闸板，头上汗如雨下，两臂东西摇摆，知道来不得了，连忙大叫：“师父休慌，小徒来也！”他便撇了黄天霸众人向前飞也似地奔来。正抢到城门相近，只有几丈地步。岂料背后的黄天霸也就看见了活阎王手托闸板，站在城门洞内，忙向袋内摸出一只金镖，照准了李天寿的咽喉，嗖地就是一镖。那李天寿看见黄天霸紧跟在朱鏊背后，早已用心提防，见他把手一扬，就知是暗器来了，一道金光直奔自己身上而来，叫声：“不好！”只苦的双手托住闸板，本系正在性命交关的时节，他的身子那里还好躲呢，连忙把头一偏，这只镖正中肩头上。李天寿吼叫一声，也顾不得徒弟了，把双手一松，身子向外一个

脊背翻身跳将出来。这闸板“砰”的一声，就直闸到底。李天寿见闸板已下，也不能顾着朱镡，且回玄坛庙而去。

那知赛猿猴朱镡，赶到城门，只离二三丈之遥，忽见师父中了暗器，将闸板放下了。朱镡把牙齿一咬，旋转身来，与天霸拼命，将双刀没命地砍来。天霸见他来势凶恶，向后退让，把手对了二李一摆。二李会意，便同了王殿臣、郭起风一齐上前，连着城守冯老爷，刀铜并举，只望朱镡砍来。四周围团团裹住，好似走马灯儿一般。朱镡心中着急，只怕难以脱身，战斗多时，刀法疏慢，正是急中生着计来；抬头见左边四五丈地步有一排楼房——家家关门闭户，便有心上屋。他越杀越过去，将近一二丈，跃身一跳，直蹿到楼房之上。一弯腰就抽起数块瓦片，望下面雨点般地飞来，把那些官兵官将打得飞跑。黄天霸同那二李，虽说俱有轻身本领，只是跳上平房。等寻找平房上屋接脚，及至上了楼房，那知这朱镡早上了城头；黄天霸等上了城头，朱镡已越城而下。天霸同二李虽能下去，只是要用百链索方可下得。急忙向袋中掏出百链索来，把铁钩勾住城墙上面，然后将身溜下。三人来到城外，收了钩索，藏好袋中，一望朱镡去得不远，三人就直追下去。一路来到三岔路口，黄天霸望见前面有个大松林，当下就放心追赶，岂知几乎没了性命。要知三人怎样遇险情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十四回

两英雄双中金镖 活阎王松林遭困

且说李天寿虽然中了金镖，打伤了肩头，弄得鲜血淋漓，却不打紧。为何缘故呢？只因中的所在，正是穿骨锁的地方，莫说黄天霸打的时候，离开较远，镖已脱力，就使穿肩而过，也没甚要紧。所以活阎王全不在心，不过当时吃了一惊罢了。及至行到松林，早将金镖拔出。进了松林之内，正见吴成、马英、张宝在那里探头探脑，他们见了李天寿到来，便问：“你老人家怎地肩上着伤呢？”李天寿摇着头道：“这倒不妨，只是把你师弟陷在城内了。”吴成同马、张二人听了，一齐着急，同说：“这便怎么处置呢？”李天寿说：“谅也不致被擒，停歇再做道理。”不多一时，吴成跑进林来说：“师弟被三个人追来了，离此不到半里路咧！”李天寿说：“不要慌，等他到来，我们如此地对他就是了。”吴成、马英、张宝依计而行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半里的路程，转眼就到。黄天霸在前，李公然正中，李七侯在后，三个人鱼贯着追来。看看赶上，只离着四五丈地步，见赛猿猴逃进路旁树林里去。天霸因为路熟，放心追赶进去。可巧这林里路径虽是宽阔，却有弯曲，黄天霸就追入乱林之中，东张西望，忽见前面树后，露出衣襟。天霸顾不得道路艰难，侧着身子低着头，便七弯八曲地钻到那里，人又不见了。天霸心内焦急，定神细看，忽见树缝内一隐一现

的，反往北去。天霸暗想：“凭你怎样藏躲，我终归跟定你了。”便高高低低一路追去，却是个大坟挡住，看他转过坟后去了，天霸也就转到坟后。那知后面的李公然、李七侯两人，起初见天霸追入乱林之中，公然知道朱鏹厉害，动起手来，他一人难以抵住，他因此叫七侯倘见贼徒逃出林来，快些叫喊。李七侯答应：“晓得。”公然即追上天霸，相帮拿贼，那知公然见天霸东一弯，西一拐，穿得眼花缭乱，后来连影响都不见了，公然心中犯疑大叫：“黄大哥！在那里？”连叫两声，全不答应。只因树荫浓密，声音被树木隔住，况且离着又远，再有高坟挡住，因此听不见了。

李公然正在疑想，东寻西找，不妨斜刺里嗖地一只镖打来，一时措手不及，正中右肩，当地撒手抛刀，噗冬跌倒在地。李七侯在林外张望，不见公然身影，忽听隐隐的“哎哟”一声，知道不好，连忙依着公然走的路径进来观看，望见五哥栽倒在地，旁边并无别人在彼。暗想必定遭了暗算。抬头四望，忽见右首不多远，树头顶上隐着一人，正要上前，又是一镖早到，直奔咽喉而来。李七偏得快，当打在脖颈上咽喉的旁边，这只镖直穿过去，颈中开了一个窟窿。李七侯疼痛难当，一时站立不住，也就栽倒树杈之内。这树顶上发镖之人哈哈大笑，跳将下来，嗖的一声，从桨柄内抽出刀来，纵步上前，说声：“小辈，叫你认识活阎王李爷爷的手段。”走到跟前，举刀望着李昆就砍。若说七侯中这一镖，究意不是中的要害之处，还可抵敌，只苦的夹在树杈之内，身子脱空，无从着力，一时间挣扎不起，只得束手待毙，那李公然打中右臂，更是硬伤，论理亦不妨事，又苦右手疼痛，难以熬住，不能执刀厮杀。正要托起身，早被“活阎王”一脚踹住，举起刀来，正要砍下，李公然也是伸颈等死。

忽见树林之中，嗖地飞进一把大大的飞刀，正砍在活阎王手碗之上。那活阎王再想不到半天里忽来这件东西，正是冷不防备，右手腕上着一刀来，虽则刀锋偏着，不很得力，只是手中捏不住家伙。只听当当的两响，那飞刀连李天寿自己的刀，一齐落地。活阎王勃然大怒，怪眼一瞧，只见跟着飞刀蹿进一个人来，遍身军装打抢，直扑过来，就地上抢刀。活阎王大喝一声：“好个大胆的奴才！擅敢暗算爷爷，教你尸分万段，才出得俺心头之气！”你道此人是谁，原来是关太，因他贪得功劳，拖了计全一同私自出城。刚到大松林三岔口，计全望见前面树林下有人，便把小西一扯，低低说道：“关贤弟，你瞧见吗？吴成这厮在前面林子里，鬼头鬼脑，想是他们败下来，躲在此地呢。”小西说：“我倒没留心哪！这厮既在此间，我与你拿住了他再讲。”计全说：“且慢粗莽。我同你只拣树密之处隐着身子，轻轻过去，不要惊动了他们。”向北走去，离着他们数丈地步，在树叶丛深之处，隐着身子，侧耳细听，把活阎王吩咐他们言语，听得清清楚楚。果见黄天霸被朱镡引进后面林内，乃至二李进来，活阎王连发两镖，打倒二李，见他跳下树来，一脚踏住李公然，举刀便砍。小西急透了，并无别样救法，只得把手中这把倭刀飞将过来，正中活阎王手腕，活阎王撒手抛刀。小西不管好歹，蹿过去就地上抢刀。不妨李天寿右手虽伤，左手尚在，嗖地抽出桨来，照准小西背上着力一下。不知关太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十五回

黄副将追贼遇险 陈知县失囚请罪

却说关太见李天寿伤碗抛刀，大胆向前抢刀，一手正把两柄刀抓住，却被李天寿夹背心一桨，打得口喷鲜血。恰好神眼计全也到，把泼风刀望着活阎王乱砍。这番活阎王大受其累，只因松树紧密，地方狭窄，他的铁桨足有三尺五寸之长，抡使不开；况且单是左手，更是不灵，东碰西撞，十分吃力。又遇神眼计全，只是没头没脑地一阵乱劈。关小西咬牙切齿，两人使着两柄单刀，直上直下地刺来，只杀得活阎王连连呼喊。此时李公然也将左手拾起刀来，李七侯也从树杈内爬出，拿了单刀，一齐上前并力帮助。李天寿情知不好，吼了一声，纵身蹿上树头逃出林子去了。四人互问黄天霸，不知下落，齐到坟后找来。

只见四个人围住了黄天霸，杀得他遍体汗流，两臂酥麻，前面招架了赛猿猴的双刀，后面就来飞山虎的柴斧，左边才拦开了玉面虎的三节连环棍，右边又砍到了七煞神的两柄板斧。随你腾挪躲闪，终是招架不住。长叹一声：“罢了！”便欲将刀来自刎，免得落于强人之手，受他们的羞辱。忽听噌噌噌跳进四个弟兄来了，顿觉精神倍长，心中大喜，便叫：“列位哥哥，快些来助我！”四人异口同音，说：“老兄弟不必惊慌，咱们来也！”四人舞动兵器，一齐直扑上去，那边赛猿猴、飞

山虎等，见他们添了生力救应，究竟贼人心虚，又不知活阎王怎样，个个心内着慌，无心恋战，明知难占便宜，打了一声呼哨一哄走了。

且说强盗已去，天霸便问：“众位哥哥，怎么到此？”李公然说：“大人见你与王殿臣、郭起凤去后，放心不下，又恐强人多，寡不敌众，所以命小弟同着七侯前来接应。不知计大哥、关贤弟又来了，却救了我与李七弟的性命，若是迟来一刻，我二人也就早上鬼门关去了。”关小西笑道：“这也是吉人天相。实不相瞒，我见李五哥连连得功劳，我就赌着气，立时拖了计大哥，要私自进城去分些功劳。不道来到此处，看见吴成在林子中鬼头鬼脑地探望，我料他必是探看追兵，故隐在树林内等着。后来见这老贼连发二镖，打伤二位哥哥，跳下树来，要伤二位性命，我着急了，就把手内倭刀飞来了。可巧地就飞伤了他手腕，因此这老贼才走了。”天霸说：“这事怎么样回复大人？要犯被劫，强人逃遁，官兵百姓，死伤无数。莫说罪应该死，就是羞也羞死了。”关太说：“这个也是没法的事，我们回去，由他怎样定罪便了。”李昆说：“不是这样说，既然事已做出来了，难道罢了不成？我们回去见了大人，商议个主意吧。”正在说着，王殿臣、郭起凤到来。天霸问：“城内怎样了？”二人说：“现下诸事俱安排好了。校场里共杀死军兵七十三人，带伤者五十余个，其余各处百姓死的也有一百余口，伤者不计其数。现今有人认领者，各自领归买棺成殓，其余无人认的，并官兵等情，都是县官买棺收葬。一面传令合城百姓知道：强盗全逃去了，大家照常行事，不许谣言惑众。如今城门也开了，店铺也开了，各处尸首也收拾清了。受伤的官军，让官医疗治。县太爷由水路动身，已到公馆去见大人请罪了。我们二人因为挂念你们三位追得怎样了，故此不肯上船，

就走到这里。你们到底怎样？事情如何？关、计二位也在此呢。

”黄天霸就把方才的事，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王殿臣听了说：

“怪不得二位李兄都带着损伤，还算是邀天之幸了。”

众人说着话，就此动身，一同回转奉新驿。到了门首，就见陈景隆在外面伺候。众位直到里面见了大人，一齐跪倒磕头，趴在地下，立不起来的了。口称：“我等罪该万死，望大人按律治罪吧！”又见那陈景隆也跪在那里请罪。大人说：“事已如此，你们且起来作速定下计策，拿捉在逃贼党和被劫凶犯要紧。”众人只得谢了大人站立一旁。如今有静海县知县在此，不能叫众人坐下，单单吩咐拿一个座儿，让知县坐在旁边。知县那里敢坐？施公说：“坐了也好计议。”陈景隆方才告过罪，然后坐下。

施公便问被劫情形。黄天霸从头至尾，细细禀告了一遍。施公说：“强盗如此大胆，若不急为剿除，将来为祸不小。请问众位有何良策？”陈景隆说：“卑职才疏学浅，实是无能。但不知贼人逃往何处，只怕不在玄坛庙的了。”黄天霸说：“不然，他们的玄坛庙内，摆设的重重埋伏，铜墙铁壁一般。他们正当做泰山之靠，藐视官军，全不放在心上，故此决不抛弃玄坛庙而走。只怕他又往别处找寻羽党前来帮助倒是有的。为今之计，及早调了官兵，人衔枚，马摘铃，夜间悄悄前去，把庙四面围定。众将们等拼命进去，把众贼连囚犯一鼓而擒，方为上策。”施公点头称是。李公然说：“我看另派三员勇将，各带二百官兵，准备绊马索，挖陷坑，拿钩绳索，分头埋伏，守住了必由之路。等他漏网到此，稳稳将他拿住。”施公带笑说：“李壮士此计甚妙。”众人同声叫好。施公说：“这是几时去好？还须预定日期，好去调兵前来。”黄天霸说：“事不宜迟，明日就去。”施公说：“这个来不及。要调一千五百人

马，须到县城或是府城，方能调得。此地最近的就算天津，也有一百四十里路程，来去极快，也须三日。”李公然说：“迟这几日倒还不碍事，就不过防他邀请救应。就算添些蠹贼，也不妨事。”施公说：“准是三日后吧。”随即吩咐备了一角文书交与陈景隆，叫他连夜赶到天津府，拣选一千五百马步精兵，三日后黄昏时候，悄悄到双塘儿会齐。陈知县接了文书，立刻辞别大人动身，赶往天津去了。这一去，玄坛庙登时作战场，众英雄一番大恶斗。未知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十六回

陈知县连夜征兵 施总漕安排拿贼

却说陈景隆来日已牌时候，已到天津府里，立刻请见，将文书呈上。知府看了，怎敢怠慢？立刻乘轿亲到镇台衙门，请挑选一千五百马步精兵，着参将孙大老爷同着副统带游击衔张都司，立刻挑选精壮军兵，都是身长力大，山东、关西等汉。辞了总镇，同着陈知县连夜赶路，直奔静海城来。在一路上偃旗息鼓，衔枚疾走，到了来日夜间，四更过后，已到静海城北门，喊开城门，直到校场，扎下浮营，一切停当。

陈景隆回到衙门恰好天亮。那日正是第三日了，幸亏并不过期。县太爷用了茶点，立刻跨上马出城，径到奉新驿公馆，见了大人交差。施公吩咐说：“贵县路途辛苦，早早回衙歇息。等到申酉之间，同着孙统带及早暗暗陆续而行。领将号衣军器藏着，扮作民人样子，五个一起，十个一起，同到双塘儿四散埋伏，切勿打草惊蛇，走漏风声。到了黄昏过后，贵县可同孙统带在朱家店里面等候听调。冯守备，嘱伊看守县城，不必前往。”陈景隆连连声诺。拜辞了大人，出公馆上马自回静海城去，知会了孙、张两统带，将施公嘱咐言语学说了一遍。全在城中等候动身，都不必细表。

且说施大人打发陈景隆动身之后，就与众位豪杰聚谈。施大人吩咐摆上丰盛酒席，叫众位兄弟坐下。施大人开言道：“

众位贤弟，方才探子报说，唐官屯玄坛庙昨日黄昏时候，从南面到的人不少，都是野头野脑，面生之人，陆陆续续全进庙里去了。直到今日早晨，尚有许多进去，只没见一个出来。大约进去的人，倒有几百光景。我想必是别处山头上调了喽兵来了。众位以为如何？”计全说：“大人所见不差。”公然说：“论差使实在嫌人少了，只是大人这里干系重大，岂可走个干净吗？”王老爷精明老练，本事去得，留着他保护大人，其余全去好不好？”众人都说：“使得。”王殿臣说：“把大人交给我了。”天霸把手一拱说：“全仗王老爷了。我们到唐官屯的话，依我愚见，也要改装。日间就去，又怕他们认识面目。”关太说：“还是夜里好，也不改装。”天霸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两起走吧，大家申初动脚。李五哥同了李七侯二位到双塘儿约会孙统带，限戌末亥初同到唐官屯北口。我们全在那里等候着，一同把庙围住，再分派各处埋伏。”李公然说：“这也不必如此，何不我们七人一同到双塘儿，会见了陈知县并孙统带，我与李七侯、计大哥，分兵六百，陆续先到唐官屯南口，就在郑家园屯扎。到了二更时候，计大哥带兵二百，并绊索拿钩等物，到沧州去的路口林子里埋伏。李七侯也带官兵二百，并绊索拿钩等物，在奉新驿去的路上，苇草内埋伏。小弟也带兵二百，就花园左边往双塘儿去的小路上埋伏。你们四位共领了九百人马，一同直到玄坛庙，围住了，就好攻打进去，岂不省事？”天霸说：“李五哥这话不错，咱们准定这样办吧。”当时说明口号是“得胜”两字，服色认是发际飘一条白布，就是自家人，黑夜也看得见。暗号是：两声炮响，围寺；三声炮响，贼兵漏网，加紧追捕；四声炮响，拿住了强盗要犯，得胜班师；若是一声炮响，这就是我兵吃紧，要败阵走了；击鼓是进兵交战；若听乱锣，就是讨救兵了；倘然当当的慢锣响，这

才是收兵锣呢。进庙章程，到时见机而行，不提。

且说活阎王跳出松林，往唐官屯路上行来。不多时，后面吴成、朱镰、张宝、马英一齐追上。见了李天寿，大家诉说了一遍。李天寿云：“我们且回庙去，料他们必来寻事。”说着话，已到庙里。吴成等五位定了神，净脸吃茶，然后入席饮酒。李天寿居中朝外，上首是马英、张宝，下首朱镰、于七，那吴成就打了横头坐下。敬过了三巡酒，吴成便问：“马、张二位寨主，何事来到此地？”马英说：“哥哥有所不知，只因前月有小偷九头鸟王庆，从北京回来，路过沧州，他与我们东方雄大哥有一面之交，到俺卧牛山来看望大哥。就留他吃酒，问进京何事？他说香河县有个陶员外，先前做过大官，出使暹罗，得着无数奇珍异宝，至后来退归林下，家财百万，家中珍宝堆积如山。别的不要说起，就中有两样奇宝，真是世所罕有。”吴成听了，便问：“什么宝呢？”马英说：“一个叫做水火乌金甲，净用乌金做成，锁子连环式样，内用火浣布做的夹里，凭你刀枪剑响炮，一概不入，而且穿了此甲，水火不能损伤。还有一件是瓦瓮，名叫积银瓮，内能容一石米的大，瓮内放了一锭母银，只要过得六十花甲，就是两个月之久，便变成满满的一瓮银子。但只一件，若换别样金宝，便是不得，单能积聚银子，故此叫做积银瓮。欲想盗此二宝，特地来的。我们就同了王庆一同起身，直到了香河县，下了寓所，商量着夜静了到八里庄去。谁知刚吃晚膳，就闯进来十几个做公的捕快，带了眼线，闯到屋里，一索子把那九头鸟捉走。我与张兄弟不知为何事，吓得连包袱银两全都没拿，趁着嚷乱之时一溜烟走了。只得就此回来，身边又没盘费，因此一路卖艺。来到此城，正巧遇见了哥哥。”活阎王道：“不错不错，此事我久已知晓，一向要想前去。如今只等此事平静，我与小徒同二位前去，务

要拿他个干净，才称我的心愿。”于七说：“今日劫了法场，他们岂肯罢休？我料他们必然调了官兵，前来拿捉。如何是好？”张宝说：“不妨！不妨！”不知张宝何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十七回

狠吴成沧州讨救 神弹子花园降妖

却说张宝说：“他们若要调兵马来攻打，我便回转卧牛山去统一千孩子们来，帮助哥哥。怕他什么？我家二哥有八百名飞鸦兵，都是自己训练的，善用诸葛连弩，一个可抵十人。随你超等大将，也被他射得走投无路。此地离着沧州不过一日之程，朝发夕至。哥哥要时，何不借来一用？”吴成听了说：“五百喽兵，谅东方大哥亦肯赏脸哪！”马英说：“若说东方大哥，最是仗义疏财，专爱结识朋友，所以他的交情广阔。就是吴大哥要去时，连书信也不必，我的护身兵，他亦能作主提调。哥哥要多少借多少就是了。”吴成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一准我明日去走一遭。”李天寿说：“这诸葛连弩之法，久已失传，马兄弟那里得来？”马英说：“这也是一个朋友传授我的。此人姓柴，名叫柴继光，天生的聪明机玄。他得着诸葛武侯的秘本，希奇的东西制造了不少。他的家中也好玩得很，连这做工的人都是木头做的，也会打米磨麦，也会开门闭户，也会耕田车水。自己骑的驴儿都是木的，只要人坐上鞍辔，就会奔跑，那绳缰带动机关，要左就左，要右就右，比着活驴子还灵哪！门前看家的木狗也会吠叫。还制造多少攻城守御的器具，都是依了旧法，翻出新样来，比前更好了。此人现在沧州百宝村，耕耘田地度日，却也家道小康，真有隐逸风致，不愧小诸葛的外号了。

”活阎王称赞一番道：“可惜此人没会过。”当夜各去安歇。

到了明日起身，吴成别了众人，奔沧州而来。到了卧牛山下，伏路兵问了来历，报上山去。东方雄亲自下山迎接，同到聚义厅上摆酒相待。吴成先将自己同于七的事，说了一遍。又把校场内遇见马英、张宝，拔刀相助，怎短怎长，直说到恐怕施不全调兵前来，故此昨日马、张二位说起卧牛山借兵一番言语，原原本本学说了一遍。东方雄满口应承，立刻差唤蔡猛、花豹两个小头目，速速挑选五百喽兵，三百飞鸦连弩手，跟随吴大师下山，暗藏兵器，改扮买卖人服色。蔡猛领了五百喽兵，花豹管领三百飞鸦兵，陆续而行。吴成谢别了东方寨主，一躬到底。东方雄连忙还礼相送。

吴成下山。明日下午纷纷来到唐官屯，陆续都进了玄坛庙。有的先到，就黄昏时进去，后到的就在客店耽搁，直到次日早晨，才得齐到了庙内。于七安排杀牛宰马，款待众喽兵，吩咐富明管理酒席的职事。然后叫吴成把四面墙内，赶造云梯，下面有轮轴，可以推动，倘有官兵到来，就好命连弩手爬上云梯，在墙上发弩，把官兵杀退。庙门之内，连夜起了三重木棚，密排鹿角，两旁梅花桩，四围里陷坑绊索，设立得风息不透，任你开直了山门，看你怎样进来？吴成办理停当，请活阎王看了一遍不表。

再说奉新驿公馆之内，等到未时之后，施公亲自与众人敬了一杯，打发众位动身。众人谢过大人，把酒一饮而尽。大家站起身来回到自己屋内，装束停当，带了应用物件，随身家伙，从人跟着，辞别了大人。又嘱咐一番。众英雄一共七人：黄天霸、关小西、计全、何路通、李公然、李七侯、郭起风，一齐离了公馆，直奔双塘儿而来。一路无事，不多时已到双塘儿。只见日光西坠，正在傍晚时候，街上还是热闹；只因今日多了

这一千五百个官兵扮的客人，故此各店家生意倍觉闹忙。天霸等走到一家酒楼底下，抬头看见招牌上写着“得胜馆”三字，心中大喜说：“我们饮酒吧。”众人都说：“使得。”正要上楼，只见门前柳荫之下，摆着一张桌子，有三个人在那里乘凉吃酒。内中走出一个人来，抢步到天霸面前，把手一拱。众人一瞧，见原来是陈景隆县太爷。一同到了楼上，拣一张圆桌团团坐下。酒保过来，问了酒菜，搬到楼上，酒保自去应酬别的主顾去了。黄天霸一看，楼上吃酒的人倒不少。陈知县说：“这些人大概都是三军扮的，我们说话不必避讳。”黄天霸说：“孙统带、张帮带可在这里？”陈景隆指着楼下树荫里桌子旁边坐着的两个人说：“这上首的紫长脸，就是孙大老爷，下首白面皮的便是张都司。”天霸说：“你去请来相见。”陈景隆就在楼窗上把手一招，二人走上楼来。知县说：“你们二位来见过黄大人与二位老爷。”二人抢步上前，向天霸要磕头。天霸一把拦住说：“我们不用这些套儿。”叫过二位统带官来，耳边说了几句。二人点着头走去。知会哨长，吩咐他们分头陆续而去。这里张帮带跟着计全、二李辞过黄大人，下楼直奔郑家花园而来，谁知却遇着了妖怪。要知李昆捉怪情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十八回

战妖魔喜得青虹剑 拿凶僧兵围玄坛庙

却说李公然同了计全、李七侯、张帮带到郑家花园。四人直到里面，点上灯火，把后门开了。张都司同着众人到后门外，招呼官兵陆续到来——从后门进去，不必到前面去惊动街上人了。这花园实在不小，进去了六百多人全然不觉。张帮带吩咐哨长、棚头把兵丁分为三队驻扎，自己带着从人來会二李、计全。将行到假山后，见一只旱艇子，造得十分精巧，即带从人进内张望。不意跳了一个精怪，十分凶恶，直向张帮带扑来。张帮带叫声：“不好！”吓得魂飞魄散，立脚不住，倒在舱内，人事不醒。从人一见，吓得转身飞跑，拼命叫喊。那妖怪吼了一声，随后追来。

却说公然与计全二人正讲说埋伏的事。军士说：“张帮带老爷从假山过去，见一只旱艇子，进去看看。忽来一精怪，眼似铜铃，口似血盆，抓住张老爷要吃。我们吓得逃了出来，送信与老爷们知道，快些去吧！人快要吃完了。”二人出了楠木厅，跟随军士转过太湖石，就见李七侯直奔出来。他满头汗出，气急败坏地说：“老五快来，妖怪厉害呀！”公然说道：“怎样的妖怪，这等厉害？”李七侯领着公然、计全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前面就到了，你看吧，我是被它吓怕了。看见它这副面孔，就一身肉都麻。”说着话，就见众官兵从假山内乱跑出来，

有的从假山上跳下来，四散奔逃。只见这妖怪跟着众军士，在假山洞内追赶，跳将出来。李公然抬头一看，实在可怕。它的身子不大，遍体绿毛，周身瘦得骨节都露出来，好象一层薄皮包在骨头上，毫无一些肉的样子。这个脑袋，方方的倒不小，脸似瓜皮，两道红眉，直竖到额尖上。这一双凶怪眼睛，怒气百倍。短鼻阔口，四个獠牙，露出在唇外，足有四五寸长。手爪好似利刃一般，两手张开。别的还可以，最可怕的面皮紧包着，骨骼全露出来。见了众人这一怒，眼睛一竖，金光乱闪，鼻子这么一皱，嘴这么一翕，实在怕人得很，把人的汗毛都根根竖起来，再加上咆哮的声音，更加可怕，看它不知有多大力气哪！它把头一低，身子噗地直蹿起来，足有一丈多高，对着李公然一看，迎面直扑过来。

李公然将身一偏，妖怪扑了一个空。公然早已拔刀在手，顺势就是一刀，却砍在怪物的后背。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妖怪全然不觉。此时公然在前，计全跟着在后走来，不料公然一偏，那妖怪扑了一空，向前面撞去，正与计全对面相逢，把计全吓得往后直跳。岂知妖怪真快，一抬手早将计全的佩刀，拔在它手中去了。那妖怪被公然砍了一刀，顿发狂怒，吼一声叫噗地转身来，举刀望着公然就砍。公然见了这妖怪抢刀砍来，十分大怒，大喝一声：“逆畜！胆敢抢人刀子？”便把自己刀往上招架。那妖怪跳纵如飞，铜筋铁骨，任你砍它几刀，全然不怕。计全同着李七要想上前帮助，只是心中胆怯。公然一头与妖怪动手，一头想道这个畜生如此顽皮，纵然砍着它，也是徒然。我且把手中刀掷去，然后这么一下手，看它怎样。若然不行，今日我命难保。想定主意，让它一刀砍来，公然将身一侧，偏过刀，趁势一抬腿，照准妖怪的手腕处，狠命一踢，用的力大，妖怪经不起，刀一脱手，直飞到假山那边去了。妖怪大怒

咆哮，直向前抓他。公然将自己的刀也不要了，望着妖怪面上掷去。妖怪并不躲避，就象着在地面上，当的一响，毫无损伤。妖怪只管把双手来抓他的上身，不防公然顺手将身往下一蹲，向左边扭转身来，双手把妖怪两足捏住，大喝一声，跳起身来，把妖怪倒提在手。妖怪被他提空了，用不出气力来，只是两手乱舞，没法子了。李公然便将妖怪顺着势，照准太湖石峰上，用尽平生之力，呼地掼去，只听当啷一声，把个妖怪掼得不见了，倒把那李爷吓了一跳。

计全同李七也是一怔，说：“妖怪那里去了？”公然见妖怪没了，自己手内还捏着一件东西哪，提逛来一看，却变了一柄耀目争光的宝剑。李七侯即走过来，说：“五哥，妖怪那里去了？”公然把宝剑递过说：“妖怪在这里呢！”李七惊道：“怎么变成了这一把剑呢？”计全也走过来，便说：“恭喜贤弟，这一定是口宝剑了。”伸手接来一看，但见有三尺六寸长，三指开阔的宽，青光闪烁，冷气侵人，顺手把假山石剁了一下，这块石头随即应手而断，犹如砍了泥土一般。公然见了，心中大喜，知道真是口宝剑，计全说得不差。计全说：“这是天赐与李贤弟的宝物，只是不知此剑何名。”说着话将剑递与公然。公然接剑在手，拎起自己的刀来，插在腰间。计全也把佩刀拾起。李七侯说：“我们且去看看张帮带怎样了。”

三人进了假山，走到里面，见有个小小金鱼池，池内起造一只楼船，就象真的船一般无二。走上船头，就见张帮带倒在船舱里面。计全忙唤从人：“快取热水来！”从人答应，转身去了。计全与公然走到舱内，见里面也有炕床，就把张帮带扶起卧在炕上。计全便问李七侯：“怎地看见妖怪？”李七说：“我在月洞门那里走过，就听见这里大惊小怪地喊叫。我就依着声音，跑过假山来，正见妖怪望着张帮带直扑上去，象要咬

他的样子。我就拔刀出来，跳到船上，照妖怪头上狠命地一刀。只听得铮的一声，火星乱爆，妖怪望着张帮带叫了一声，他并无伤损。吓得我回身就走，回转头一路偷看，见妖怪东蹿西跳，追逐兵丁。我正要来叫你们，可巧你们就进来了。”正在说话，从人取到热水。李公然将帮带牙关撬开；计全将水灌了几口，将身子扶着，把手按他胸前，轻轻叫唤。张帮带缓缓醒转过来了，停了一会，方才与计全、李昆道劳。说：“那个妖怪怎样了？”二人把变了宝剑的话说了。帮带不信，公然将宝剑与他看了，方才相信。

张帮带与李七说：“我们上楼去看看。”李七说：“我做头站。”公然跟着，三个同到楼上。从人点了火把照着，四面一看，空空如也，连桌椅东西一些也没有。正要下楼，公然抬头一看，忽见上面挂了一个剑鞘，连忙摘将下来，把剑插入鞘内，恰是原配。计全接过来，就亮光之下细看，见是缕金嵌宝，十分精工，雕刻龙凤纹，中间用珍珠嵌成“青虹”二字。计全看罢，说：“怪不得了，原来是魏武帝的青虹宝剑，乃价值连城之物。”三人就下楼来，猛听得“咕冬！咕冬！”两声炮响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十九回

李天寿大战黄天霸 赛猿猴力败何路通

话说李公然把宝剑接来，佩在腰间。仨人下了扶梯，听得两声炮响，知道天霸等大兵已到。计全说：“我们速速分头埋伏吧！”张帮带忙叫：“哨官，快将军士们分为三队，每队二百，各带应用物件，跟随三位老爷分头埋伏。”计全领了一队出南口，一箭之遥有座树林。计全吩咐三军：就在林子北首，先把绊索安放；一面在林子南首，赶紧掘个陷坑，面上铺着芦席，芦席上盖些浮土，只等恶僧逃走出来，就好拿人。李七侯也带了一队，从花园后门出去，一路从后街抄出北口，安排陷坑绊索；三军都照吩咐，就分开两边埋伏，不表。再说李公然同张帮带，也带一队，就在园内屋内埋伏，相近大街的口子，安了绊索；在花墙旁边要道之所，连掘二重陷坑，自己在园内后轩中等候。差军士一路探听，倘有动静，速速传报信息。安下了三路埋伏。

且说黄天霸见计全等都走动了，又饮了数杯，同着小西、何路通、郭起凤、孙统带、陈知县，大家起身下楼，会过酒钞，出了店门。黄天霸先自一人来到玄坛庙门前，只见皓月当空，四下并无声息。听那庙里巡更的，正打三更。轻轻跳上围墙，往里面一看，但见梅花桩鹿角，排得密密层层，四下里喽兵号衣打扮，都在云梯脚下，连环躺着。一对对巡哨喽兵，背弓插

箭，手执钢刀，四周巡察。天霸正要回身，早被一个喽兵看见，说了声“有奸细！”弯弓便射。只听得当当一阵小锣响处，众喽兵全上云梯。黄天霸躲过了箭，飘身下来了，喝叫：“开炮！”掌炮的放了两个号炮，众三军抽出众筒，扯出皮套，将火把灯球亮将出来，照耀得如同白日。这九百官兵齐齐地发一声喊，将玄坛庙团团围定。只听得那庙内当当一阵锣响，众喽兵全上云梯，梆子一响，弩箭如雨般地射来。三军们哪敢来逼，只得退后，口中但只呐唤：“捉凶犯！拿和尚呀！”脚步渐渐退后。

黄天霸领头说：“众位亲兄们，随俺进寺。郭守备与孙统带在外监督三军。”关小西、何路通一齐答应，冒着箭林弩雨冲上前来。黄天霸挥动钢刀，但听呼呼风响，弩箭纷纷落地。到了墙边，便踊身跳上围墙，踢倒墙边云梯，把飞鸦兵乱砍。关小西使动倭刀，何路通舞开钩枪拐，跟着天霸，一齐上前把喽兵砍倒，大家飘身而下。那知这庙内好比虎穴龙潭，如何进去得呢？黄天霸望见大殿上灯火明亮，吴成、于七、富明，三个人坐着，正在饮酒，全不放在心上。天霸见了大怒，说：“死囚贼秃，死到临头，还敢如此大胆？”奋勇上前，连跳了三重鹿角，抢进大殿而来。那三人回身便走，转入屏风背后去了。天霸招呼：“关小西、何路通，快些追上，今夜务将这三个要犯，拿住方休。事到其间，不得不然。我们索性上前，看了个水落石出，只是留心着埋伏便了。此地原系不是贼人建造，地内并无消息，如今他们一时间也来不及做什么机关，只要防着绊腿绳、陷马坑、窝弓地箭，别的没有险处。”小西听得这话说得有理，胆一壮；何路通本是个浑人，什么也不管。三个人一路进来。

到里面七间后殿，只见露台上面站着一人。跑到临近一看，

却是七煞神张宝，舞动二柄板斧，在白露台上耀武扬威喊道：“黄天霸你是我手中败将，还敢来吗？”黄天霸喝道：“我与你拼个死活。”张宝说：“好，快来领死！”天霸怒道：“好狗强盗，死在目前，还敢口出大言。”张宝说：“我是强盗，你倒没做过？好个清白良民！”荡开两柄板斧，张牙舞爪迎来。二人杀了七八个来回。小西与何路通，因见占不得便宜，就左右夹攻。张宝也不管人多人少，一味地酣战。只见殿内嗖嗖地跳出三个人来，第一个就是活阎王李天寿，将铁桨一摆冲将过来。跟梢就是赛猿猴朱鏊，舞动双刀，从殿内打了个旋风出来，滴溜溜从半空中连打翻身，人未着地，双刀已下。后面的就是玉面虎马英，撒开三节连环棍，上下扫将出来，直奔关太。关太忙把倭刀招架，两个人杀在一处。李天寿舞动铁桨，奔了黄天霸。天霸竭力抵住，与活阎王杀在一处。张宝见李天寿到来，他便撇了黄天霸，把双斧一摆来助马英，夹攻关小西。这赛猿猴朱鏊的刀滴溜花花地直旋出来，正对着何路通当头劈下来。何路通没见过这样的战法，倒吓了一跳，这是个人呢，还是个猴子哪？见他来势真怪，脚未点地，双刀已下，连忙将手中的钩枪拐向上拐架。只见他炼的一闪，跳在后面，就把两把刀使个玉带围腰之势戳过来。何路通急速转身，将拐分开，要想还手。他两把刀使个朝天切菜，又下来了。何路通刚要把拐来隔开，只见他左手一个白蛇吐芯，右手使个叶底偷桃，早从下三路直杀进来。何路通连忙把拐挡住，要想还手，总是不能。朱鏊一趟双刀，只杀得何路通满身是汗，吼叫连声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兵之力。黄天霸战住了李天寿，也是棋低一着。幸亏李天寿还是老了些年纪，一上手不肯使出全力，只用耐战之功，因为恐怕一时的奋力厮杀，用得尽，后首不能久战，故此黄天霸能够勉力支持。只是战到二十余个回合，渐渐地两臂

酥麻，额尖汗流，刀法渐渐乱了。那边关小西力敌马英、张宝，躲闪腾挪，勉强对垒，然总是下风。蔡猛、花豹调动喽兵，一面在围墙之上看守，外面的官兵上前，便发连弩，把官兵射退；一面分兵一半，全到大殿露台上来，甬道两旁，齐齐地围着，口中呐喊助威。天霸等愈加着忙，战了一个更次，看看抵敌不住。忽听喽兵叫说道：“二位师爷来了。”天霸偷眼一看，只见吴成提了钢鞭在前，于七举着单刀在后，从甬道上杀来。黄天霸暗想：“今日断难活命。”吴成举起钢鞭望着何路通打来，于七挺着单刀向黄天霸就刺。这两个一来战了多时，已不能支，再加上吴成、于七前来夹攻，越发心慌，料想不能胜了。他们仨人也不想活命了，正要行个拙计自刎，落个忠臣的英名。忽然看见半空中噗地落下一个人来，仨人一看全然不识，料想必是贼人一党，只吓得魂飞天外。究竟不知此人是谁，是否贼人的党徒，前来抵敌官兵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六十回

小元霸锤打赛猿猴 三义士并力助官兵

却说黄天霸同着关小西、何路通仨人在玄坛庙内，被围困露台之上，又见吴成、于七到来相帮，实是再经不起的了。正在性命交关之际，忽见半空中落下一个人来，天霸一看并不是自己的兄弟。见他遍身皂罗紧靠，面如烟熏，大嘴缩颈，二目圆睁，骨瘦如柴，手执一对八角紫金锤，足有碗口大小，犹如李元霸再世。黑煞神临凡，大叫一声，好似半空中打了一个霹雳。黄天霸只道又是强人一党，吓得魂不附体。只听得那人喝道：“我把你这些杀不尽的狗强盗，擅敢拒敌官兵，目无王法，着俺小爷的家伙！”举起双锤，望着赛猿猴朱钡当头打下。朱钡叫道：“黑小子，休得逞能。”把身一侧，将刀向上一抬，只听得当当的两响，就火星乱爆。朱钡连说：“好家伙！”正要还手，那晓得他右手的单锤又到；朱钡急急招架，他左手锤又来，要想还手，万万不能。一连五六锤，只打得赛猿猴乱纵乱跳，连连吼叫。黄天霸、关小西见了，知道是帮官兵来的，心中暗暗称赞，真好本领，感到自己精神顿旺。那活阎王与吴成、于七、马英、张宝众贼见了，个个吃惊，却又认他不得。正在大家着忙，急听得一声叱咤，从殿上又飞下两个人来，都是紧身装束，头一个白面青须，剑眉虎目，手执朴刀，打一个旋风儿，从半空落下来，说声：“狗强盗，看老子的刀！”照

着活阎王便砍。活阎王将铁桨招架，那知他的朴刀沉重异常，只觉得虎口震痛，暗道：“此人本领甚大，不在我下。”那里敢怠慢，二人交手厮杀。此时黄天霸与何路通两人却是好了，天霸单敌于七，何路通单敌吴成，就轻松得多了，胆也更加壮了，力也有了。又见那个紫脸大汉，手执一对雪亮的护手钩，也是一个旋风，从殿脊上跟梢而下，大喝一声，挥动双钩，直奔马英、张宝。但见他舞动了两柄护手钩，好似一团白光，滚来滚去，杀得马英、张宝，只有招架，那能还手。

列公，你道这三位是谁？这也不消说得，一定是金陵三杰了。如何来到此间呢？只因甘亮同邓氏兄弟，在招商客店与李公然别后，仍寓店内，并未动身。到明日就打听得街坊百姓哄动，都到校场内看杀人去。三杰正在午饭时节，忽然外面大乱，店家纷纷地上排门关店，都说：“来了无数的强盗，在校场劫抢犯人哪！”三杰回到上房坐定，甘亮说：“昨日李兄弟说的，这囚犯的母舅倒是玄坛庙的恶僧吴成，并那头陀于七、活阎王、赛猿猴等，这几个狗男女，原系都是绿林飞贼。今日劫了法场抢去犯人，不消说是这班强盗所为。我想这件事，必然施钦差派人到玄坛庙拿贼。闻得庙内层层埋伏，只怕大人左右虽有能人，难保万全。我们一来为大义起见，二来为兄弟情分，先要打听几时动手。”邓虎说：“待小弟去探来。”一霎时回来，邓虎说：“晓得了，施大人差了陈知县上天津调官兵，三日准到静海城，约定第三日下午时分，扮做百姓样子，陆续到双塘儿会齐。黄昏过后，施大人派定手下弟兄，在双塘儿领官兵到唐官屯，把玄坛庙团团围住。一面进庙擒拿强盗，一面在要道埋伏。我们只要等第三日上，等天津的官兵动身，暗暗跟着前去，就好见机而行。”甘亮听了，点头称善。当夜各自安歇。

到了明日，甘亮同了邓氏兄弟，赶到玄坛庙后面飞身上屋。

仨人的轻身本领，算是超等，声息全无。在屋面施展夜行术的功夫，蹿房跃脊，来到居中所在殿脊之上，坐着乘凉。不多时光，听得前面当当的小锣响，就是黄天霸初次进庙的时候。随后就听得“咕冬！咕冬！”的两声炮响，众三军一声叱咤，霎时间灯笼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昼，官兵团团围住。后来就见黄天霸、关小西、何路通仨人进了甬道，直到二层露台上，被活阎王师徒、卧牛山二寇围住大战一场。后来又到了吴成、于七，并蔡猛、花豹上来。邓虎那里还忍耐得住呢！大叫一声，飞身而下；随后邓龙、甘亮一齐都下，帮着将爷们动手。这边赛猿猴正迎着小元霸邓虎。两个都是渺小身材，一个儿形同病鬼，一个儿骨瘦如柴，他俩一对双刀迎着两柄铜锤，乒乒乓乓打到十余个回合。那朱镡怎敌得小元霸神力，只杀得汗流遍体，两臂酥麻。邓虎使一个流星赶月的架儿，朱镡使一个双燕穿帘，把双刀用尽于生之力，将他左手锤剪住，被邓虎右手锤加一击，朱镡经不起，“哎哟！”一声，双刀往下直沉。这柄锤头正打在朱镡的天灵盖上，只打得脑浆迸出，“噗冬！”地栽倒在地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六十一回

玄坛庙吴成漏网 唐官屯于七遭擒

却说小元霸邓虎一锤把赛猿猴打死在露台之上。活阎王吃了一惊，手内一松，被白面狻猊一朴刀劈来，削去一片头皮，慌忙逃上房屋。甘亮那里肯放，随后追上房屋，不提防活阎王回手掏出一只金镖，正打中甘亮的肩头。天霸看见，叫声：“强徒休走，俺来也！”赶紧追上瓦房。何路通见了，知道活阎王厉害，恐怕天霸追去吃亏，喊了一声：“黄老兄弟，我帮你同捉这厮！”说着也上房。天霸在前，路通在后，一路紧紧赶去，不表。

再说甘亮正中了一镖，掉下房来，幸亏伤得不重，浮伤罢了，镖已擦肩而过。白面狻猊随手抓一把泥上，按一按伤处，提刀赶过来。一望见天霸、路通二人追赶活阎王去了，料想他们两个斗一个，不致吃亏，自己且把要犯拿住要紧。就将手中朴刀一挥，直奔吴成而来。且说吴成、于七同着马英、张宝，见赛猿猴打死，活阎王逃走，心内吃了一大惊，要想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；只苦的被邓氏兄弟逼得手忙脚乱，招架还来不及，怎能脱身？幸喜白面狻猊中了金镖，掉下房来的时候，天霸、路通追赶活阎王李天寿，邓氏弟兄手中未免一慢，吴成第一个撒腿就望着殿内而走；恰巧甘亮跟着追进去了。这个时候，于七跳上瓦房，被他漏网。此时小西结果那蔡猛、花豹，并杀散

飞鸦兵、连弩手。列公，你道喽兵四散地奔逃，小西任情追杀，那知把要紧的吴成、于七皆逃走去了。只苦得马英、张宝二人，又不会高来高去，邓氏兄弟逼得他没处藏躲，自己的人全是逃的逃，死的死，帮手全无，被邓虎双双擒住。关小西过来把他二人四马倒攒蹄，捆了个结结实实，然后过来向邓氏兄弟道劳行礼：“请问豪杰贵姓大名？”邓氏弟兄慌忙答礼，连称：“关大老爷，我们都是小民，怎敢与老爷抗礼。”就把仨人的姓名，对小西说了。小西一听，不胜大喜说：“原来是五兄说起过大名，我们久慕金陵三杰的英雄，今日却来救了我等的性命。”邓龙连称：“好说好说。关大老爷，李五哥为何不见？”小西说：“在郑家花园埋伏。我有句话，告诉二位，我们都是兄弟，今后再不要闹这个老爷、小爷，实在难听不过了。”邓龙、邓虎同说：“关大哥，我们遵命便了。”关小西说：“他们虽则逃去，四面都有埋伏，横竖逃不了的。我们先来搜寻富明这凶犯要紧。邓龙、邓虎连称：“有理，有理！”仨人把马英、张宝提在二殿内神柜里面，同猪羊一般抛在里面。仨人到处搜寻，遇人便杀，逢人便砍，苦了这些喽兵了。

关小西同邓氏兄弟四处搜寻。这富明被冤魂缠住，在卧室内床底下安身，一想这里不好，正然钻出来，恰好小西进来，一把抓住。此时庙门已开，孙统带同裨将牙将来到里面。小西吩咐军士：把二殿内柜里捆着的两个强盗扛来，一同看守。

先说逃回的喽兵，纷纷奔到卧牛山，报与大寨主东方雄知道。说：“马、张二位寨主爷都被擒住，大概凶多吉少。”因此东方雄才和施不全结下了深仇阔恨，后文再讲。

且说甘亮追赶吴成，进了二殿，穿出后院。究竟吴成是熟路，藏在夹墙之内，心中想道：“若是被人看见，准死无疑。倘能邀天之幸，这厮不留心，只道我跳出墙外去，不回来细寻，

就有命了。”那知甘亮果认做他越墙而去，赶紧追出去了，见官军远远地围住，便高声问道：“可见一个强盗逃出来吗？”官兵说：“有的有的，五个强盗，拿住了四个，被他走了一个。”甘亮一想，不消说得，这逃的准是吴成。就撒开大步，一直赶去，赶了一程，不见踪迹。忽见前面一条黑影，从斜刺里闪过。甘亮看得分明，见头上披着头发，想道：“吴成这厮好快腿，怎地倒从那边过来呢？”随跟着赶上去。不多远，只听前面一声吆喝，两旁跳出一彪人来，为首一位英雄手执单刀，喝声：“捆了！”但见头陀早被军士绳捆索梆拿下。甘亮上前相见，各通姓名。李七侯大喜！甘亮上去把头陀一看，却不是吴成，原来正是于七。当下李七同甘亮，一同来到玄坛庙内，与小西等人相见不表。

却说黄天霸同何路通追赶活阎王。活阎王不敢恋战，一直向南大路奔来。到了郑家园，沿墙小路上转弯。不料掘下两重陷坑，走不多远，噗冬一声，他栽到陷入坑内。天霸到了前面，活阎王已跳出坑来。何路通大叫：“强盗逃到那里去？”就从花墙上面飘身而下，那知正踏在陷坑上面，扑冬一声，跌下陷坑去了。活阎王跳过陷坑，哈哈大笑，向前奔去。未知可能擒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六十二回

活阎王夜走卧牛山 黄天霸兵回奉新驿

却说黄天霸望见活阎王跳出陷坑，直奔前去，军兵不敢阻挡，自己在后大叫：“李天寿往那里走？”跳过陷坑，在后追赶。忽见何路通从墙头跳下，跌入陷坑，倒被活阎王趁势跳过陷坑而去。天霸也把第二个陷坑跳过，紧紧追来。想道：“这厮夜行术的功夫甚好，难以赶上，待俺赏他一镖。”想定主意，一手向豹皮囊内摸出一只金镖，照准李天寿后心里一镖打去。那知李天寿乃是走关东闯关西，经过大敌的老贼，虽则向前直奔，一路眼梢，前后照着，觉得黄天霸把手一扬，嗖的一阵风来，知是暗器，便将身一侧；这只镖擦身而过，险些打着，只离一线，直奔前面而去。天霸见老贼躲过此镖，心中大怒，却不道这一镖打坏了事咧！这一镖若是不发，今夜活阎王隐隐被他们拿住，只因这一镖，倒把个活阎王打逃去了。你道什么缘故呢？原来此地的埋伏，正是李公然的汛地，他晓得活阎王师徒本领高强，因此掘下了两重陷坑，自己又在花墙近处，躲于草内；带了二十名军士，两旁扯着绊腿索，藏身草中。如今果见活阎王逃过陷坑而来，他跳将出来，拦住去路。只要活阎王冲上前来拼命，两旁的军士一齐将绳提起，活阎王一定栽倒，就可立时伸手拿来，全不费事。那知黄天霸发了一镖，偏偏地又被活阎王躲过，这镖正向前打去。镖中在李公然胁肋之上，

李爷“哎哟！”一声，栽倒在地。活阎王直冲前去，两旁军士正要提绳，忽见自己主将“哎呀”跌倒，大家吃了一惊，手中呆了一呆，就被活阎王连蹿带跳，已过绊索的地方，一直往双塘儿而去。出了双塘儿南口，一直往沧州进发，投奔卧牛山而去。

且说黄天霸见镖误中了李昆，吃了一惊，连忙赶上来，料想活阎王命不该绝，追赶也是无益，急将李公然扶起。忙问：“李五兄受伤怎样了！小弟罪该万死。”李公然说：“不妨不妨，伤得还好。”天霸将他胸前一看，见他肋下淌血，这只金镖落在地下。幸亏隔的地步太远，镖已脱力，只打进半寸光景，就没了力，落于地下。况且李公然跳出来的时候，看见活阎王忽然将身一侧，就觉有一件东西，烁地过来，公然知道不好，连忙也将身一侧，虽然躲闪不及，那身却已带偏，故此不甚着力。黄天霸心上好生不安，连连告罪。公然说：“老兄弟不必挂怀，并非是你有意打我，况且浮伤罢了，有什么要紧？”只见何路通已从陷坑里出来，随后也到。黄天霸便把方才玄坛庙内，如何被困，几乎送命，幸而有三个豪杰到来相助，怎长怎短，细说了一遍。李公然心中大喜，便说道：“这三个就是金陵三杰。”又把前日在客店内结拜的话，告诉了天霸。天霸听了大喜，如今有了好帮手了。那公然又把郑家园降妖得剑之事，亦说了一遍。天霸、何路通将宝剑看了，连声道：“好！”真是希世奇珍，切金断玉的宝物。”李公然叫张帮带去吩咐兵丁，将陷坑填平，一齐到玄坛庙来，自己同了黄天霸、何路通先行。

仨人到了玄坛庙，与甘亮、邓龙、邓虎相见道劳，各人行礼，彼此客套几句，也不必多说。众人都在大殿上，分宾坐下。黄天霸吩咐：“放四声收兵炮。”小西已早教偏将们都到大厨房内去，搜采吃食东西。那左右从人，听了个个高兴，闹了半

夜，腹中都有些饥饿，大家赶到大厨房内一看哪，好有兴头。但见梁上壁上挂的风鱼腊肉、火腿野味，笼子内养的鸡鸭鹅鹑，缸内养的鱼鳙鳊鲤，柜内放的蘑菇香蕈、燕窝海参，钩上悬的猪肉、羊肉、牛肉，壁角高高的一囤白米，墙脚跟堆了数十瓮五彩花坛泥头陈绍酒。一座五眼灶上，一切应用家伙齐备。旁边一口橱内，开了一看，更好了，都是现成煮好的肴馔，一盘盘，一碗碗，样样都有。众人见了好快活，你拿柴，他烧火，先把熟的热了一热，先发出去，到大殿上教将爷们先吃起来。厨房内手忙脚乱，向那里斩的斩，洗的洗，煮的煮，十分高兴。那黄天霸请甘亮首座，甘亮那里肯坐，黄天霸一定不依。李公然同众人都说：“不用推让了！”甘亮没法，只得向上坐了首位。其余谦谦让让，团团儿坐下。关小西执壶斟酒，甘亮一把夺了。李公然吩咐从人把盏。大家正要举杯，只听得门外一阵大乱，众人立起来一看，只见神眼计全带了埋伏兵到来，随后张帮带也到。众军士纷纷攘攘，在庙内四面歇息。天霸吩咐：“将厨房内东西分给众军士，埋锅造饭，犒赏酒馔，就请计大哥、张都司同入席。”计全、张都司与金陵三杰行礼，彼此通过名姓。黄天霸又将三杰相助，活阎王、吴成漏网的话，又对着计全说了一遍。计全重新向三杰作揖道劳，三杰还礼，大家坐下来饮酒。黄天霸便问：“于七怎地被擒了呢？”白马李七将方才的话，也说了一遍。李公然问起甘亮：“怎样到来相助我们？”甘亮就将前日听得劫法场，邓虎打听信息的话，也说了一遍。李公然又将郑家园降妖得剑的话，对大众说了一遍。众人无不称赞道喜。

众英雄开怀畅饮，吃到天光大亮，众人用饱了饮食，同出庙来。黄天霸吩咐众三军守护四个要犯，传令起身。把玄坛庙前后门封锁着，由唐官屯地保管守。自己同了甘亮、邓龙、邓

虎、计全、李昆、关太、何路通、李七侯、郭起凤、陈知县、孙统带、张帮带，并裨将牙将，一齐往奉新驿而来。船上说说谈谈，好不快活。都道：“这件公事，虽走了吴成、李天寿两个，幸而正犯已得，全亏甘大哥三位的功劳。”甘亮说：“我看这两个逃走，必然再有风波。众位保护大人赴淮安上任，路途尚远，还须加意提防为要。”天霸、公然连称：“是，多承指教。”说着已到大松林三岔口，天霸吩咐郭起凤，先到城内县衙门送信去说：“陈太爷吩咐：叫差役人等备了棺木等件，到玄坛庙收尸埋葬。目今天时正热，不能耽搁，庙内庙外死的人多那。独有朱镡的首级须要割下来，装了木桶，只怕还要号令呢！”郭起凤同了陈知县的一个从人，分路到城内去了，少不得停会儿，回转公馆，一言表过不提。

当时众人一团高兴，押了四个盗犯，众三军敲着得胜鼓，浩浩荡荡，往奉新驿而来。过了三岔口，离奉新驿不远，不多时来到公馆门口，众人押着犯人在门口等候。天霸命军士在外站着，然后叫陈知县、孙统带、张帮带，并金陵三杰在外等着，自己同了众弟兄走到了里面。只见公馆内众人落乱纷纷，王殿臣急得面如灰色。从人们慌慌张张，见了众弟兄进来，多说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如今了不得了！我们大家都没有命了！”不知端的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六十三回

恶霸行劫丢失大人 杰士设谋暗解要犯

却说黄天霸同众弟兄走进公馆，公馆里正闹得落乱，黄天霸好生疑惑。王殿臣一见黄天霸，就说：“老兄弟，我活不成了，昨夜门不开，户不敞，把个大人丢了！我便同了施安自三更天找起，直找到天亮，四处都找遍了，并无踪迹。这却如何是好！”天霸听了，吓得面如土色。自己来到外面，把陈知县、孙统带、张帮带、金陵三杰，让到里边客堂里坐下，吩咐把强盗要犯带到里边屋内；就把丢大人的话对大众说一遍。众人尽皆失色。那知县吓得目瞪口呆。李公然说：“依小弟看来，只怕有夜行人把大人盗了去呢！”关小西说：“对了，这不是吴成来盗了，还有谁呢？”甘亮说：“不是，不是，我眼见吴成往南逃去的。”何路说：“我晓得了，一准是活阎王盗的。他不是往双塘儿路上去的吗？到了双塘儿，他想起公馆，今夜无人保护，遂起意把大人盗去了。”黄天霸摇头道：“也不是的，这里三更天就丢了大人，我们追赶活阎王的时候，已有四更天了。双塘儿到这里足有四十里路，任你走得快，到公馆天也亮了。”计全说：“莫非李五弟的师叔方世杰盗的？”李公然说：“他与大人无冤无仇，风马无关。前番盗他解毒丹，不过见怪着我，怎么盗了大人去呢？”甘亮说：“此地可有恶霸，或是绿林与大人有仇恨的吗？”黄天霸、关小西都说：“没有。”

大家猜疑了半天，并无头绪。

计全说：“老兄弟且把三军与犯人如何发放了，然后再行商量。”天霸说：“三军极是容易，只要孙统领老爷带了回文回转天津交差便了。只是犯人倒是件难事。若是大人在此，不消说，就地砍了完事，如今我们又无权柄。”甘亮说：“依我的愚见，解进京都为是。若怕路上有失，只要明日在外倡言，只说三日后解犯进京。到了第三日，备四辆囚车，装了四个应死的犯人，扮了富明、于七、马英、张宝，就命天津调来的三营官兵押送进京，及至到了天津，就好销差。将犯人带转途中，倘有差失，也不要紧。我这里就在今夜，将富明、于七、马英、张宝悄悄下了舟船，叫我们邓虎兄弟沿途保护，一路赶到天津。叫天津府叫了一班戏班，只说王爷府里来的戏文，要做差戏，暗暗把四个犯人装在戏箱里面，只要稍露微缝，不致将他闷死。就上了车辆，一直进京，交到刑部衙门销差，万无一失。请众位商议商议这条计好不好？”众人听了，个个称赞：“好计！”都说：“甘大哥见多识广。”甘亮又说：“就是奏折一节，昨夜丢了大人，今日去的奏章，一准不要提起。即使日后晓得，只差一日工夫，未必追究到此。”黄天霸听了，就依计而行。立时吩咐排酒款待众人，一面请师爷准备回文，并起了折稿。立刻誊写好了，将文书交与孙统带收了，叫他进城屯扎，到第三日护送假犯人囚车回天津销差。孙统带诺诺连声，饮过了三杯，同着陈知县、张帮带起身告辞，众人送出公馆。

仨人一揖到底，扳鞍上马，带领三军回到城中。孙统带将人马屯扎校场，陈知县回衙理事，早派差役先到玄坛庙收尸埋葬，另派和尚管理庙事，将朱镡脑袋放在木桶之内。到了第三日，备下四辆囚车，监内提出四个死罪的囚犯，假充真犯，就打发孙统带带了人马。命：“左堂捕厅老爷并四个公人，一同

送到天津，就同公差将原犯带回静海。倘沿路有党羽劫夺，你们丢下囚车逃命。”孙统带领了计策，辞别了陈景隆，同着张捕厅老爷并张帮带，引领三军保护囚车，出了城门，一路回转天津，把公事交卸了。捕厅老爷就同公差押了犯人，回转静海县销差。

且说公馆之中，到了黄昏时候，郭起凤城中回来，黄天霸叫备了船，悄悄把四个犯人下在船舱里面，只作民船模样，便叫施安藏了奏折文书，带了从人伴当，请邓虎保护着进京。邓虎一身担任，带了两柄锤头，同施安连夜起身，依计而行。众人悄悄相送，然后回到里面，用过了晚膳，大家商议如何寻找大人。仍然测摸不着头脑，说来说去，只有出去私访。李公然说：“我倒想起一句话来了，但不知可走这条路吗？”从人听了，都要请教什么路道，说出来大家猜想。毕竟李公然说出什么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六十四回

众豪杰商议访总漕 十义士月夜下沧州

话说李五爷忽然想起一条路来，大家齐问什么路，公然便对神眼计全说：“计大哥，你前会私访的时节，不是在双塘儿酒店听得于七说的，他改名薛酬，在沧州薛家窝遇见薛家五虎，认了本家？想这薛家五兄弟，强凶霸道，无恶不作，原是恶霸。莫非他那里有细作在此，将大人盗去，也未可知。”黄天霸说：“只怕不是吧。一来沧州有百里之遥，二来他们与大人无冤无仇，怎么来管此事呢？”计全翻着眼睛一想说道：“我晓得了，这件事倒有七八分是薛家兄弟干的。”众人说：“计大哥，却是什么缘故呢？”计全说：“老兄弟，你说他们与大人无仇，内中有个委曲。这薛家窝薛氏兄弟总共五个：大的叫薛龙，二的叫薛虎，三的叫薛凤，四的叫薛彪，顶小的叫薛豹。这薛凤的妻子，名叫谢素贞，一身好本事，手使双刀，会高来高去，比男子还胜三分，乃是河南怀庆人氏。你道是谁？我却晓得根底，就是一枝桃谢虎的妹子。当初施大人把他哥哥杀了，他岂不怀恨在心？如今听得于七说出行刺之事，必然撺掇男人打听消息帮助于七，因此才到玄坛庙。恰遇我们围庙捉拿吴成等凶犯，他就赶到公馆将大人盗了，也是有的。”天霸与众人都说：“有理，只是怎样办呢？”计全说：“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到薛家窝去探实了消息，再行商议。”众人都说：“有理，我们

大家同去。”天霸即吩咐从人：“小心看守公馆。”就命带过坐骑。众英雄各自上马，乃是甘亮、邓龙、黄天霸、关小西、计全、何路通、李公然、李七侯、王殿臣、郭起凤，总共十位，都是客商打扮，马上拴着包裹，带了自己从人，离了奉新驿，望着沧州一路而来。

路上说说谈谈，颇不寂寞。只是天气好热，正在中伏，太阳犹如炭火一般。走了五十多里，将近申牌时分，方才到了市镇。众人肚中也饿了，而且热得周身湿透，口中火出，看见镇上一家酒店，各人纷纷下马。黄天霸让甘亮等都进里面。计全说：“天气甚热，你先拿几大碗凉茶来，我们渴得很呢！”李公然一面吃茶，一面观看屋内。只见靠着后窗一张桌上，坐着一个青年，看来二十岁光景，生得粗眉狠目，身材雄壮，十分凶恶之相，赤着膊，独自畅饮。窗槛上搭着一件青纱短衫，旁边桌上坐着两个人，约莫是他的伴当，主仆三个人。那天霸转侧了脸来瞧了一瞧，暗暗点头，众人都觉着了。众人都喝了一回酒，看那太阳渐渐下沉，天气也凉快了。用过些饭菜，天霸叫酒保过来，算清酒钞，大家出门上马，只见那人也同着伴当一路在后跟着走咧。不到十多里路，天色渐渐晚了。前面有条岔路，众人要到沧州，由大路而行。回头见他主仆三人从那条小路而去。李公然说：“这是通方家堡去的。往沧州，小路比大路远好多了！”黄天霸说：“前面没有宿店，横竖白昼走路太热，倒不知我们放夜行吧，落得凉快些。”众人说：“不错。”

不知不觉天色大亮，来到沧州地界，离城五里之遥，地名叫做沙家集，是个热闹的所在。计全说：“黄老兄弟，此处离薛家窝只有七八里之遥，我们找个寓所安置吧。”众人道：“好。”只见前面有所客寓，听做顺隆店。众人下马，进了店门。

从人自去牵马遛汗上槽。这里众伙计迎接众英雄到里面。黄天霸看了五间上房。伙计打脸水，烹茶。众人脱了衣裳，坐下吃茶，吩咐伙计打酒做点心。不多时伙计打上酒来，托着一大盘面食、点心、牛肉、鸡子、饽饽、薄饼、锅贴、包子，大家饮酒用点膳。黄天霸开言问说：“甘大哥，我们既到此地，未知大人究竟在不在薛家窝呢，如今怎样办法？”甘亮说：“这个薛家窝，我虽没有到过，只听人家说，倒有些棘手啦！他们住的庄子，是个断水圩，四周围都是水路，进去恐不能出来。他们既将大人盗去，岂无准备？须精细之人，深通水性，本领高强，方可去得。”李七侯、何路通说道：“咱们今夜泅水过去，务要探个水落石出。若然大人在内，就可救了出来。”甘亮带笑说：“二位本领，果然出众。”天霸说：“二位不可造次，须要想条妙计，方可万全。咱们若打草惊蛇，反为不美。”李七侯说：“黄兄弟虽说得是。只怕大人果真是他们盗了，耽延一两日，性命难保。”不知施公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六十五回

施仕伦窝中受困 白马李私探遭擒

且说薛家窝的薛凤娶的就是一枝桃谢虎的妹子，名叫谢素贞，生得娇娆标致，本领高强，善用双刀。自从施公杀了谢虎，那妹子就要与他哥哥报仇，在他丈夫面前撒娇撒痴的。薛凤允许他妻子：“且等施不全进京，我就与他报仇。”谢素贞时常叫丈夫差人打听，晓得施公升了总漕，奉旨出京，到淮安上任。这一日庄丁进来报说：“施不全到了静海，在奉新驿住下公馆。”恰巧于七说起杀兄之事，那笑面虎薛凤说：“酬大哥，你若报此仇，有何难哉？现在施不全住在奉新驿，何不去刺了就完事咧！”于七说：“他手下颇有能耐之人，教我双拳难敌四手。”薛凤说：“酬大哥你又来了，唐官屯玄坛庙的当家和尚，就是飞山虎吴成，你我都是好朋友，而且与你一师门下出的家。”于七说：“我就到静海走一遭。”到了明日，薛家五虎排酒饯行，于七就别了薛氏五虎，来到双塘儿，就遇见了吴成在酒店内说话，被计全听得的一段节目，前文表过不提。

却说薛家窝内发出探事的人不少，静海所做的事，薛家窝无有不知。那一日早晨，探事的庄丁来报说：“昨夜二更过后，有无数的官兵把玄坛庙团团围住了，杀声震地。”薛氏兄弟听得正在惊慌，随后连连得信，说：“官兵打进庙内，只怕事情不好咧！”不多时，只见吴成踉踉跄跄地进来。薛氏兄弟连忙

上前迎接。到了厅上，彼此见礼坐下。庄丁送上茶来。薛龙便问：“吴大哥，庙中怎样了？我们薛酬兄弟事体如何？”吴成未曾开言，眼中早已流下泪来。说道：“一言难尽，如今大事休矣！”薛家弟兄听了此言，知道薛酬凶多吉少，大家心慌。吴成便把遇见薛酬，头尾细细说了一遍：“昨夜跳出墙来，藏在夹墙之内。幸亏到了天明，官兵官将回转静海去了，我们才敢出来，遇见庙内佣工，逃得性命。我想只得逃入深山，埋名隐姓，也无面目见天下好汉的了。”说罢就大哭起来。

薛龙听了他一片言语，心中惭愧。薛虎急得拍案大叫说：“吴大哥，太长他人志气了！我只独自一人，要去见个高低。不杀施不全与黄天霸这两个刁娘养的誓不为人。”薛凤说道：“吴大哥被人如此欺负，莫说由薛酬而起，就是单为他外甥之事，弄到这般地位，我们当拔刀相助。咱们哥儿四个，何不同去静海走一遭？一来与吴大哥报仇雪恨，二来设法相救薛酬等四人。”薛龙说：“四弟言之有理，只是五弟尚未回来，不知探听得怎样的了。”正在说着，只见庄门外乱嚷嚷地拥进一起来，扛着一个人，四马攒蹄，倒捆做一团，背后跟着薛豹兴冲冲地进来。众人一齐站起身来。只见庄丁们将那人丢在地下，吴成一看，认得是施不全，心中大喜，便问：“怎样地把他捉得来了？”

薛豹道：“我们自到静海境内，就有酉牌时分，吩咐舟船停在方家堡。到方世杰家内，世杰排酒款待我。说起来意，方世杰也是怀恨他们，因为施不全差遣他师侄神弹子李昆去盗他的丹药，把他伤着。故此就把一个熏香匣子借我，教我到奉新驿会馆，将众人熏倒，一并杀却，斩草除根。我就带了两个庄丁赶到奉新驿公馆，吩咐庄丁在后边竹林内等候。我跳上瓦房，四周瞧看一番，那知道这一班手下之人，都不在公馆之中，只

有几个从人，杀他也是无益。到上房一看，但见椅子上坐着个家人，在那里打盹，施不全睡在炕上打呼。我就飘身下去，将香点着，从窗孔内送进烟头。过了一刻，想必熏倒的了，我就进去，从炕上扛了施不全，回身出来，仍旧上屋，到了后面下去；到竹林内唤出庄丁二人，扛了施不全，悄悄回到方家堡。恰巧方世杰家内用午餐了，就拉着入席。世杰谈及昨夜官兵官将攻破玄坛庙，活捉静喜和尚，并当家和尚的外甥，还有卧牛山两位寨主。那当家和尚同他师父逃命去了。如今玄坛庙封锁，被擒之人，都带到静海城去了。我听此言，就说：怪道昨夜公馆内没见这班贼将，原来他们这样狠心，下这毒手。幸亏天网恢恢，把施不全拿到，也好出口怨气。当时就把施不全关在空屋之内，然后与方世杰商量劫救众人。

“吃到天晚，略息片刻。天一明我就起身，带了两个庄丁，到唐官屯玄坛庙看看形景。那知静海城中发下差人、官军，正在收尸埋葬。我只得回转方家堡去。在半路上酒店内打尖，遇见十来个人，也到店内饮酒，却是客商打扮，带着从人。细看他们行为不象平民百姓，面上都是雄风杀气。我心中估量莫非施不全手下之人，找寻主人来的。后来吃完了酒，跟着他们一路往沧州大路而来。我找到岔路，自回方家堡，约定了方世杰即日准来帮助，我就带了施不全下船，一路回来了。众位哥哥须要留心着奸细进窝咧！”薛龙听了，立刻吩咐庄丁传话：各处加意小心，防有奸细进来，若有陌生人的船过来，不问好歹，一并拿住。那知李七侯、何路通二人恰巧到来私探，就着了道儿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六十六回

吊打钦差吴成泄恨 审问奸细薛凤诬言

且说吴成见了施公，顿时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拔出佩刀，要杀施公。施大人到此时，情知一死罢了，闭着眼睛等死。薛氏兄弟一齐拦阻，都说：“吴大哥暂息雷霆之怒，若然把他一刀挥为两段，倒是便宜他了。不知将他吊起来，打他一顿，将他禁在水牢里面，慢慢地消遣他，怕他插翅飞去不成？”薛凤吩咐庄丁们将施公带到水牢里，不提。

只说沙家集顺隆店内，众英雄席散之后，李七侯扯了何路通到冷静所在，说道：“他们看你我不上，估量不能成事。我与你今晚去走一遭，倘然大人在内，就将他救了出来，岂不是一件天大的功劳吗？你我脸上多少光彩！”何路通也是个浑人，听了白马李之言，心中大喜，就说：“李七弟说得不错，我心上也是这样想。”那知李、何二人，到了二更之后，众人全都睡了，李七侯悄悄起身，扯着何路通，各把夜行衣靠扎束停当；李七侯带了单刀，路通带了钩枪拐，轻轻走到庭心，跃上房屋，一路出了店房，从后面跃下房来，离了沙家集，向薛家窝而来。路上施展夜行术功夫，不多时已到滩边。但见一派大水，望见对面黑森森一座大庄子，便是薛家窝了。二人咕冬咕冬钻入水内，忍着水来到对岸。只见水苇内摇出两只小船来，每船三人，两个划桨，一个拿着钩镰枪站在船头，从小港内出

来。李七侯与何路通踏着水，在芦苇旁边伏着，等他两只船过去了，就从这条港内进去，约有半里之遥，在水内摸着行走。那知走来走去都是浅滩，并无出路，二人慌了。不知这个薛家窝有七十二条港，都是有名目的。何路通说：“我们不管它，就在水苇里走去，总是要到了岸上的。”李七侯说：“咱们不管它，只望乌丛丛林子里走去，必定是庄子了。”二人趁着月色向左边水苇内过去，只是实在难走，水倒甚浅，只苦的淤泥很深。二人爬上岸来，好象泥乌龟一般。这苇叶好比利刃，划得满面血痕。那知到岸上，更不好了，东寻西找，并无路径，一派都是丛林密竹，身子总挨不过去，满地都是竹签，锋利异常，而且七高八低。到了此时，进退两难。二人心中懊恼，向前望去，瞧见树空当中，露出围墙来了。二人心中大喜，直奔过去。

忽听得豁喇喇一声响亮，二人一齐跌入陷坑。旁边树林内走出两个人来，手中拿个竹管，嘘哩嘘哩一吹，只听得四下里发一声喊：“拿奸细呀！”立刻奔来二十几个庄丁，手中都是挠钩，飞抓，都往陷坑内乱伸下来，将李七侯、何路通两个横拖倒拽捉了上来。庄丁七手八脚，用麻绳四马攒蹄，捆个结实，拉的拉，拖的拖，将二人带进庄门。早有人里面去送信。

薛家兄弟与吴成听说，在东团湾陷坑内捉住两个奸细，一齐出来，在大厅上坐下，吩咐庄丁：“将奸细带上来！”庄丁一声答应，将二人扛上厅来，寒鸭浮水式，丢在地下。众人见他俩浑身污泥，好似活鬼一般。薛豹走下来扯住辫发，将脸面翻将过来。只见满脸泥土，夹着七横八竖的血痕。薛龙说：“拉去砍了就完事！”薛凤说：“大哥使不得，待我审问他一番，然后杀他不迟。”只见薛豹说：“哥哥，小弟认出来了，这两个狗男女，就是途中酒店内遇见一伙客商打扮的十人之内的。

我看准是施不全手下之人，倒要细细敲打他的底细才好呢！”薛凤叫庄丁把二人提到面前。就问道：“你两个姓什么名谁？何人指使？若然说一句谎话，我生平最恼，休怪我将你二人一刀一个，送到妈妈家里去。你到底叫做什么名字？”

列公，这何路通本是个浑人，李七侯也是个直汉子，听了薛凤的甜言密语，只道当真了，就说出自家姓名，果然是来探大人下落。便问：“如今大人在于何处？若然放了我二人回去，寻见了大人，我二个准在大人面前，保举你的功名，多少有些好处。”薛凤说：“这倒不消，我们颇有田地，也不要做官，也不要银钱。我只为见你两个都系好汉。常言道：‘英雄惜英雄，好汉惜好汉。’我们问你，你们来的时候，总共十个人，还有八个现在那里住？他们叫什么名字呢？”何路通正要开言，还是李七侯机灵，对他丢了个眼色，何路通就缩住了口。李七侯接说：“你既肯告诉我们大人的下落，先对我说出地方，放我们去寻找。若是不肯说，也不必问三问四了。”薛凤正要开言，只见薛虎跳将过来，就把李七侯吧的一巴掌，骂道：“你这刁娘养的，问你一句话，也不肯直说，倒也他做眉做目，却要想访得施不全的下落。我老实对你说吧！”下句还没出口，吴成恐怕薛虎说出真情，连忙过来劝阻。薛龙接口说：“二弟，你又来胡闹了，这事不用你多管。”吴成也接着说：“我看李七是个好男子，同那何路通两个，都是我们线上的朋友咧！”薛虎早被薛豹拖过去。不知何、李两个可要骗出真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六十七回

好汉认死不露真情 恶霸机灵暗设消息

却说李七侯、何路通两个虽是浑人，到底是老江湖了，他们任你软功硬功，只是不理。薛凤又细细套问一番，并无实话。吩咐庄丁将他二人锁在后园空房之内，打发四个心腹庄丁看守。众兄弟与吴成商议此事。吴成说：“这般贼将，我多半认得他们面相。待我带几个庄丁，要练认识黄天霸、关太的人，分头出去访查，只要看见一个，暗暗跟着他到寓所，就知众人住处了。常言道：‘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’休等他来犯我境界，咱们哥儿先去杀他个措手不及。”薛凤摇手说道：“不必与他动手，若然晓得了他们住处，只要如此如此，就可一网打尽，永无后患，薛家名声更大了。”吴成说：“三弟机灵，怪不得人称笑面大虫呢！”当时，薛凤唤来几个心腹精细庄丁，吩咐：“去探访黄天霸、关太等在那里住，若然访着了住处，赏银一百两。”众庄丁听了，个个高兴，立刻跟着吴成渡河过来，往四下里打探去了。

薛家弟兄送了吴成上船，回进庄内坐定，就见庄丁进来通报：“方家堡方员外到来，要见我家五位员外，现在庄外等候。”薛龙大喜，一摆手叫：“大开庄门，说我兄弟出接。”庄丁回身出去，薛龙带领四个兄弟，一齐迎将出来。就见方世杰带着一伴当，走进庄内。彼此见面，无非说几句久不相见的話，

不必细说。薛龙吩咐：“排酒款待。”五员外让方员外坐了首位，各人敬过三杯酒。薛龙便道：“李、何私进薛家窝，在陷坑内拿住。审出是来找施不全。共有十人，其余不知住处。我家三弟的主意，欲想如此这般办法，全仗大力帮助。不知老员外的意下如何？”方世杰说：“老夫正当效力。”薛凤说：“老员外，我们这里难得到来，请你老人家四周瞧瞧形势好不好？”方世杰说：“正要请教请教。”薛氏兄弟一同陪了方员外，先在庄内各处走了一回，只见房屋曲折，门户众多，东穿西走，认不出左右前后；有的所在好象不通，其实却有暗门，就在门内的背后，先要进去了，把门关好，方能开那暗门。若是懂的人一直走去，里面有扇假门，踏进去就是翻板，跌下去二三丈深的陷坑。有的所在看去四通八达，许多门房；那知到了里面，穿来穿去，没有出路，四面好比铜墙铁壁，插翅也难飞出去。而且踏着机关走过的门户，自己关闭，又无门闩，又无拉手，任你千斤之力，也开不来的。地内埋着窝弓药箭，上去准死无疑。还有一处叫做留宾馆，是个小小厅堂，对面两间，中间隔着一方庭心。对面屋内居中有一只百灵台式的圆桌，只要桌面一转，那留宾馆立时旋转，有门处变成墙壁，无门处变成山林。门外也有庭心，庭心过去，也有对面屋子，屋子中间也有圆桌，与方才的一式一样。若然走过去的时节，里面有许多埋伏，一定送命。这个圆桌，也有消息，转不得的。若然桌子转动，机关一齐发作。还有一处叫望山堂，却是五开间一所花厅，庭心极其宽大，庭中尽是假山，堆得玲珑奇巧，穿来穿去，洞门极多。若要走到里面去时，必须要穿走那假山，方能过去。他这假山里头做就的消息，自己人都有记认，若是外人不知，惊动了机关，那上面的石条，一齐坍下，将人压在中间，或被打死，或被关住，再也不得出来。除非要等自己人在

外面，将假山石条逐一搭好，也不费什么大力，都是四两拨千斤的借劲，就能假山归原，里面洞门依旧开通，方能出来。还有许多机关，尽是希奇，做得灵巧无比，说道不尽！

薛氏弟兄领着方员外一处一处地与他细看，方员外赞不绝口。便问：“这些关纽子，都是三贤侄造的吗？”薛凤说：“小侄也不甚精通，幸亏我的师父指教，方才造得完成。”方世杰说：“我倒不晓得令师姓什名谁，何方人氏？”薛凤说：“他就是沧州南门外七十里，地名百宝村的人氏，姓柴名继光的便是。”方世杰不待他说完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了。他的老子叫做柴荣，与我拜把子弟兄，从小就看他十分聪明。他有三位哥哥，都做买卖，惟有老四他读书，十五岁就考了秀才。那柴荣就叫他安居家内，靠着些田地，经营好日子。他就听了父命，在家教几个学生。直到去年他老父故世，我还去吊奠的哪！”薛凤说：“如此说来，员外是我的师伯公呢！”众人说着话，一路出来，又到庄外四周走了一遍。看那七十二港，九汊十八曲的地势，各处险要，都有埋伏。方世杰连连道好，说：“此地若然把守得坚固，任你千军万马也难进得。黄天霸呀！看你此番有多大的通天手段，放出来吧！”大众回进庄，天色已晚。薛龙吩咐：“在荷花厅上用晚膳。”庄丁一声答应，不多时，排上丰盛的酒肴。薛氏兄弟陪着方员外到荷花厅上落座饮酒。这几句话，就漏了消息。不知怎样的缘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六十八回

黄天霸初探薛家窝 甘教师镖打笑面虎

却说方世杰在薛家窝荷花厅上与薛家五虎讲论施公之事，其时正在二更过后，月亮渐渐升高。只因天气炎热，开齐了窗格。薛凤说：“将酒席移到厅前露台上去。”一头指使家人，一头眼望荷花池内，忽然叫声，“不好！有奸细来了！”众人一齐着惊。薛凤早已跳出厅去。薛虎、薛豹，跟着薛龙、薛彪、方世杰，并一众家人，都到外面来向屋上瞧看。

原来沙家集顺隆店内，到了来日天明，大家起身洗脸用茶点，却不见了李七侯与何路通两个。黄天霸走进卧室一看，那二人的家伙，也不在里头了，就顿足说：“这两个呆子，一准到薛家窝去的，必是弄出不好来。此时不见回转，不消说，被他们拿住了。”李公然说：“这样看来，大人也是他们盗的；如今倒饶上两个，更加费事了。”甘亮说：“待俺先去见机而行。”黄天霸说：“甘大哥去时，小弟与你巡风。”甘亮说：“小兄弟不必客套，什么巡风呢？”那邓龙说：“小弟也去着走一遍。”李公然、关小西也说要去。白面狻猊说：“这件事不过私去探信。关贤弟与李五哥且在此听信吧！我看这薛家窝，将来必定有一番大大的厮杀，此去却不必要多人。”就叫王殿臣出去备只划桨快船，带领四个从人，在江边等候。

到得黄昏时候，众兄弟用过晚膳。黄天霸与甘亮、邓龙换

上夜行衣靠，带了随身器械，扎束停当，三人穿戴一般。霎时间到了江边，就见一棵杨柳底下，停着一只船在那里。早见王殿臣在船头上打招呼，天霸等三人噌地跳到船上。王殿臣解去缆索，四个从人摇动飞桨，望对港斜行。远远望见薛家窝芦苇荡内，摇出一只浪里钻小船来，看看渐近。那船头上立着一个庄丁，手拿钩镰枪高声叫道：“进来的是什么船？快些报明。”王殿臣回答：“我们是沧州报船，有紧急公文上天津哪！”说话之间，二船交肩过去。不多时，看这小船远了，天霸吩咐快抢进港去，幸没人看见。就与甘亮、邓龙三人上岸，叮嘱王殿臣速速摇过对岸，在芦苇内隐藏。天霸等望着庄院而行，走不多远，前面水阻了，只得往横路走过去，看看离院落不远，只是左旋右转，无路进去。正在纳闷，忽见前面有人来了，天霸等闪在旁边树后。

只见来的是两个巡丁，一个拿钢叉，提了灯笼，一个手内提着灯笼、梆锣，腰挎佩刀，一路讲说而来。天霸等他们来到树旁，暗暗将左脚伸出草内。那巡丁只说话，不防脚下多出了一件东西来了，天霸脚下一绊，噗地跌了个狗吃屎，那盏灯也灭了。后面的那个人不防前面的跌下，自己留脚不住，对准前面的人身上，也扑了一跤，梆锣撒在草内，口中埋怨道：“王第六的，你怎么走熟的路，倒也会绊跌了呢！”话还未完，天霸、邓龙一齐跳出来，一人一个，将脖子按住，把刀在他脸上晃一晃，喝道：“你嚷，就是一刀！”巡丁吓得魂都没了，只叫：“好汉饶命！”天霸说：“我且问你，你们这里的路怎样走法才是通道？你只老实说出，我不杀你。千万快来说来！”巡丁说：“好汉，我们这里的旱道，遇着松树右手转弯，遇着柏树左手转弯，你们再不会走错的。”天霸说：“你可知道施大人藏在那里？”巡丁说：“就是施不全呀？现在关在水牢里

面。”天霸说：“水牢却在何处？”巡丁说：“水牢进了庄门，东北角上，约来十多间房屋，走过一座假山，有个月洞门，进去就是水牢了。”天霸说：“昨夜可曾有两个人进来？”巡丁说：“有的，有的，一个姓李，一个姓何，他们不知路径，走到死路上去了。那死路上看着是宽阔的平路，那知埋伏甚多，不是窝弓，就是陷坑。他们跌在陷坑里面所以拿住了，现在锁在花园中空屋内。我索性告诉你吧，在花园正北，过了长廊六角亭，旁边有四个人看守咧。以上句句实话，放我起来吧！”天霸与邓龙将他两个身上带子解下，四马攒蹄捆了，将刀割下一片衣襟，塞在口内，把他们提到树林里面，放在树丫内夹着。说道：“你们睡一觉儿，我回头来放你。”甘亮早把钢叉、灯笼、梆锣丢在林子深处。

三人依着巡丁的说话，不过几个弯曲，果然到了庄门。远远望去，庄门外有人巡走，甘亮领着头，天霸跟在后面，绕着大墙向西过去一箭之遥，望见前面屋内灯火明亮，人声嘈杂。三人走到窗前，将指尖蘸了口唾湿了窗纸，戳个月牙小孔，往屋内张看。原来是大厨房，有七八个厨丁怨恨道：“姓吴的才滚去，又来了什么方员外了。吃了一天的酒还不够，弄到半夜三更，再要添长添短，不顾别人性命。”那厨丁说：“姓吴的哪里去了？不说还要来吗？”那提木盘的说：“听得说带了二十个兄弟们，各处访查施不全的手下人哪，怎说不来呢？”天霸、邓龙看过了，将头昂起，把耳朵贴在檐头，听他们说话，恰巧提起施公之事，忽然听得下面说：“有奸细！”把天霸吓了一跳。

你道笑面虎薛凤怎样晓得屋上有奸细呢？原来黄天霸躲在东边屋檐之上，那时月轮渐渐升高，把他的影子照在荷花池内。薛凤看见荷叶上映出人头的影子，所以晓得屋上有了人了。

当时薛凤蹿出厅来，望见屋上东西两条黑影，薛凤便就跃上屋，但见一件东西直奔面门而来。薛凤知道是暗器，只是眼见他们两个从两边过去，再不防从对面来了暗器哪！”要想躲闪，怎得能够？将头偏得快，当！在肩上中了一镖，“哎哟！”一声，身子往后栽倒，跌将下来。方世杰同薛氏兄弟上前，扶起了薛凤，自己与他拔下镖来一看，这镖上后面有个环儿，环上有三个小小铃儿。薛彪知道到了江南名家了。这个名叫铃儿镖，又叫响镖，只有金陵白面狻猊一人用的，成了一代名家，临了得道，成了地仙，这是后话。且说薛彪将镖拔出，即取出金创药来，与哥哥敷上，用布扎好，教他躺着自在吧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六十九回

薛虎刀隔天霸金镖 邓龙大战五彩飞驼

且说薛凤中镖，伤了肩头，当时薛氏弟兄一齐大怒。薛虎扯出朴刀，跳上屋去，薛龙扯出单刀，薛豹扯出一对铁抓，方世杰也拔出佩刀，扑哧扑哧都蹿上屋来。四个人赶到厅屋前面。望见左首跨院屋上站着一人，一扬手，哧的一道金光，直奔薛虎面门。薛虎忙把朴刀隔着面门遮蔽。只听得当的一响，金镖当啷地落在瓦楞内去了。众人都往左边过来。天霸发了一镖，见打不中他们，暗想今夜露了踪迹，谅难救得大人，不如趁早出去，免得吃他的亏了。想罢回转身来，跟上甘亮来了。却说甘亮明知他们必要上来，就掉身来蹿上屋顶，一回身从身边取出一只响镖来。恰好薛凤上屋，脚还没有踏定，甘亮就是一镖，把薛凤打翻下去。天霸心中好胜，要在甘大哥面前显能，知道他们再有几个上来的。天霸立定身子，向袋内摸出金镖在手，只见薛虎跳上屋来，随后发了一镖，偏偏被他把朴刀挡住。后面薛龙、薛豹、方世杰跳上屋来。天霸回头一瞧，又望不见甘亮、邓龙二人，谅想已先走远了，自己也就无心恋战。

单说薛豹跃上屋面，周围一瞧，忽见右边一所房屋之上，有一条黑影，如飞地越墙过屋而去。薛豹独自向着这个所在，赶奔过去。那邓龙觉得背后有人追赶，心内暗想道：“这厮追来，待我将他结果了，然后好找寻大哥与黄兄弟。”想定主意，

见前面屋上有一垛分开的五岳朝天墙，越过墙去，将身伏在墙下，等待薛豹过来，出其不意，把他一钩斩了，岂不省事。那晓得这薛豹乃薛家五虎之中最厉害的东西，年纪虽然顶小，本领却是独大，外号人称飞驼子，又叫五彩陀，使发了一对铁拐，随你千军万马，也能滚进滚出；而且性情乖觉，智谋颇多，虽不及笑面虎，却也诡计多端，机灵得多。他见邓龙越过分开墙去，心中就疑着这个招儿，却不直跃过去，有意从那边绕道而行，反到了邓龙背后。

邓龙见势头不佳，即便扭转身来，恰好飞驼子奔到，就是左手单拐，豁地夹背敲来。那赛姜维将右手钩挡铁拐，将左手钩分心便刺。列公，邓龙用的家伙叫护手钩，俗名叫做虎头钩，却是怎样的一件东西呢？这件兵器在十八般之外，共有两柄，各长三尺六寸，其形似剑，两面有锋，它的头上却是弯转三四寸，好象钩子一般，所以又好向直刺，又好向里钩拖，又好两面再砍，又好钩开人家的家伙。若是个流星锤、连环棍、七节鞭，这许多厉害军器遇着了，那便是遇克星了。而且它的捏手柄更是希奇，与那刀柄、剑柄、斧柄全然各别，却与半片方天戟无二，戟尖头反向下生，将手捏在方孔之内，若遇刀剑削他手指，却有四周护住，所以叫做护手钩，是极厉害的军器，只有它破别的，没有别的去破它；今单遇见了铁拐，好似下属见了上司。且说薛豹见邓龙一钩分心刺来，将右手单拐一靠，趁势把右手拐一折，直冲他腰肋。邓龙见来得快当手活，将身一闪，旋转来将双钩拦腰而进，使个玉带围腰之势。这飞驼子薛豹，就使个双龙出海的解数，将双拐往下一沉，向左右分开，顺手还他个樵子劈柴之势，二拐一齐而下。赛姜维把头一偏，将双钩使个王母献蟠桃，架开双拐，趁他荡开之势，撒下左手钩，侧身转来，名为敬德倒拖鞭，一钩削他的右腿。飞驼子右

脚退步，向后一偏，就将双拐往下直沉，唤做刀劈华山，将钩荡开，再又还手。二人钩来拐挡，战了十几个回合。飞驼子见赢他不得，想一条计策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七十回

方世杰惊走黄天霸 赛姜维误入望山堂

话说白面狻猊甘亮，单见三人追赶天霸过来，不见邓龙形迹，心中纳闷，暗想邓龙那里去了？转眼之间，天霸已到。甘亮便问：“黄贤弟，我家老三那里去了？”天霸说：“不要被他们战住在那里，俺与你去找寻一回。”甘亮说：“使得。”二人正要回身，那后面追的人已到。只有方世杰却先追到，离着天霸只有七八丈之遥。这老贼看见他二人站立在屋脊之上，好似等候厮杀的光景；那后面薛龙、薛虎隔着尚远，若是单身向前，又恐他们的飞镖厉害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他就一路用心算计，早把弩箭捏在手内，觑定天霸的咽喉，哧的一箭射来。这枝弩箭正贯头发之际，把头发铲去一路。天霸知道毒弩厉害，有名的见血封喉，此时无心厮杀。方世杰也怕他的飞镖，任他逃窜。后面薛龙、薛虎赶到，便问：“方员外何不追赶？”方世杰说：“这厮被我射了一药箭，少不得回去也是个死；况且这个长须的好象江南甘亮，善用响镖，四海闻名，与我素无仇恨，由他去吧。”薛龙、薛虎明知他胆怯，只得说：“方员外言之有理，咱们回去看看三弟的伤重不重吧！”

方世杰就同薛龙、薛虎回转荷花厅，仍到露台上落下。这时候薛彪刚将金创药与老三敷好，见他三人到来，告诉说：“三哥中的暗器，并非黄天霸的金镖，却是有铃儿的响镖哪！”

一面说，一面将镖拿出与薛龙等观看。方世杰说：“如何？我说这厮象是甘亮。我六七年前到亳州做趟买卖，遇见一起大镖银。二十辆太平车，尽是大宝。旗号上并没镖局的记号，单只红布上面一只白粉的狮子。我见这位达官，认他不得，就打听人家，这是哪个镖局里来的？大家都说：‘老客人，这就是上元县的甘亮甘教师，都认不得吗？你看他旗画的白狻猊，便是他的外号。他的飞镖，有三个铃，发出来百不失一，有名的阎王帖子。’我所以认得他相貌，极其体面。”薛龙说：“老员外，一些不错，准是他了。你看这镖上不刻着一个小狮子吗？”薛虎一瞧，果然有只狮子在根上。薛彪说：“我倒没留心。”也过来瞧着说道：“里面还嵌着白粉呢，只是小得很哪！”方世杰说：“怎地共天霸一路呢？咱们倒要留神才好。”回头一瞧，便道：“五贤侄那里去了？”薛彪说：“他也跟你们上去的，你们没见他吗？”薛虎同方世杰说：“忙乱之间，不曾留心他。”那知方世杰同薛虎、薛彪复纵身上屋面来找寻的时候，各处看遍，并无踪迹。

你道他们两个那里去了？原来飞驼子薛豹见战不了邓龙，心生一计，他便假做力怯，渐渐退后，诈败下来。那邓龙一步步赶上，直到望山堂来。邓龙回头不见了甘亮、天霸，再也不去追他了。实因这飞驼子心刁意恶，到了望山堂屋面上，直退到滴水檐前，假做两足踏空，背翻身跌将下来，叫声：“哎哟！不好了！”噗冬地躺在庭心，庭心内都是假山。薛豹跌倒在地，邓龙便飘身下来，脚踏实地，举起右手钩砍去。只见薛豹就地一滚，望着假山洞内钻了进去。邓龙叫声：“小辈往那里走？俺邓龙若不杀你，也不叫赛姜维了。”一下子跟进了假山洞来。那知薛豹早已穿到消息的地方，抽动机关，只听得豁喇喇一声响亮，假山忽然坍倒下来，把邓龙压在中间。邓龙吃了一惊，

好似天翻地覆，连自己死活都没有弄清楚哪！定一回神，唯有闭目等死。

且说飞驼子薛豹把那邓龙压在假山洞内，心中大喜，就上来跑回去。这假山做得灵巧非常。此时方世杰同薛龙、薛虎，各处遍寻不着薛豹，正然走到望山堂左近屋上，忽听得崩塌之声，三人一齐蹿到望山堂上来，向庭中一看，正是飞驼子在假山上跑了过来。四人一同回到厅上。薛豹意气洋洋，精神百倍，把方才跃上屋去追奸细，与赛姜维邓龙厮杀，把他引到望山堂上，压在假山内，一套言语说了一遍。薛龙说：“我去架起石条来，瞧瞧瞧瞧他死也没死。若还活着，将他审问一番。

”薛凤说：“此人与五弟战个平手，眼见得有本领。倘若没有压死，将石条架起，他出来拼命，就费手脚了。今后庄子内外水旱各路，须要多添庄丁加意防护，他们必然再要来那！”薛豹、薛龙、薛虎叫家人把残肴搬去，重整杯盘，与方世杰饮酒谈心，直到天明，不表。

再说黄天霸同着甘亮下了庄院，仍由旧路依着柏树右转，松树左转，来到静处。天霸走进林内，在树杈内提出两个巡丁，一刀割断了带子，回身出来。甘亮赞道：“黄贤弟精细哪！这巡丁放得很好，不然，被薛家兄弟晓得，审问出泄漏道路的话，他们把松柏砍去了，我们就难进去了。如今这两个奴才饶他，不敢说出被缚的话来。”这两个巡丁得了性命，在草内寻找得钢叉与梆锣、灯笼悄悄回去，果然不敢去声张。到了明日，薛龙查问水旱各路巡丁，都说：“没有奸细进来。”薛龙骂了众人一顿，吩咐：“今后需要小心。”众庄丁诺诺答应。这事就瞒过去了。且说黄天霸与甘亮来到江边，并不见邓龙踪迹。不知此番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七十一回

寻朋友有心临险地 传捕役无意得功劳

却说金镖黄天霸、白猿猴甘亮同至江边，不见邓龙踪迹。天霸心中好生难受，好歹要寻见邓龙，方不失个义字。便道：“甘大哥，你看王殿臣的船就在芦苇内哪，趁此无人，你先上船渡了，仍到原处藏躲。待俺回进庄去，务要找到邓三哥一同回去。”二人复返身依着旧路，遇见巡丁，早就避匿林中，等巡丁过去再走。幸而识了路径，不多时便到庄院。跃进里面，各处找寻，并无影响。天霸好生焦躁，同着甘亮一路来到望山堂上，听得下面有人说话。伏在瓦楞之上，细细窃听，原来薛豹正在告诉薛龙、薛虎，将赛姜维压在假山洞口，生死未知的話。后来四个人都回厅上去。天霸、甘亮在屋面跟来，又听他们告诉薛凤一番言语。甘亮情知不能相救。只听得金鸡三唱，东方渐渐发白，甘亮扯着天霸一同出来，依着熟路容易进出。

二人来到江边，遥见芦中有人过来。听得一声呼哨，有人吩咐从人，急扳动水桨，犹如箭射般地过来。天霸、甘亮跳上舟船、立命掉转头来。王殿臣说：“邓三哥还没到来吗？”天霸说：“不要说起，邓三哥被他们压在假山内了。”王殿臣说：“这件事倒有些棘手啦。”正在一面回答，说：“你瞧那边巡船来了。”立刻将船摇出港口，却被巡船瞧见，扳着飞桨追赶上来。口中喊骂道：“窝内出来的什么船？快停住了，问明白

才好走那！”王殿臣吩咐从人快快扳划，一面回答说：“你瞎了眼吗？我们是静海来的公事船，什么窝内窝外问我的鸟？”巡船一路紧追，喊说：“我看明明白白，你们从桃花港内出来，莫非是贼船到窝内偷盗？快快停船！若不停船，咱们要放箭哪！”天霸从舱内瞧见巡船上共有五六人，扳桨的扳桨，把舵的把舵，一个站立船头拉着弓正要放箭。天霸一见气往上升，回手摸出一只金镖，等来船够得着，嗖地一镖打去。只见拉弓的那个人，噗冬一声，跌入江中去了。巡船上慌了手脚，那把舵的庄丁，见他们打死了巡船上的人，连忙取出锣来，呛啷啷！呛啷啷！一阵乱敲，顷刻间四周芦苇内，抢出许多巡船来了。王殿臣自己相帮动手，好似箭般地快当。众巡船追赶不上，只得回转窝内，不必细表。

且说黄天霸、甘亮一起回到沙家集，进了口子。众人上岸，一齐回到顺隆店内，直到上房。计全、李昆、关太、郭起凤大家接着落座。伙计烹茶，打脸水。计全便问：“邓三弟怎不见回来呢？”天霸就把昨夜两番进窝的事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众人面面相觑没有主意。李公然说：“昨夜这一趟，虽则失陷了邓三弟，幸亏里面细底并进去的道路，都打听了明白。为今之计，到沧州衙门去一角公文，说明：暗访大人下落，却在你境内，问他要了通班民壮，马快公差，四号大船、四号舱船，我们众兄弟一齐同去。去的时节，不可声张，装做客船模样，夜间暗暗进去。大家上岸之后，将大小船只四散停泊，在对港等候接应。捕快、差人不必上岸，都在船内听令。弟兄们悄悄进庄，先将大人并三位兄弟救了出来，护送了上船。只是先要派定职司，救大人的只管救大人，救兄弟的只管救兄弟，与他们对敌的，只管敌住他们厮杀。若等救到手，就着救的人保护大人上船，对垒的人就着他挡追兵。及至上船之后，捕快公人

一齐动手，捉拿追赶的人，这就叫软进硬出。你众位斟酌可能行得吗？”甘亮说：“也好行得。只是一件，依你这样说来，但恐兄弟们太少呢。”关太说：“沧州城内的参将、城守，难道境内有了这种恶霸，做出泼天大事，还不该去吗？甘大哥，我看李三哥之计，很可行得。”甘亮说：“除了此计，也无别法，只得如此干去。只要大家协力同心，必然成事。”

天霸立刻备了文书，叫从人备马过来，亲自到沧州前去。天霸投了文书，将薛家窝劫去大人，告诉一遍。州官吓得一惊，一面命家人催请参将崔老爷、城守阎老爷、千总刁老爷，一面传齐捕快立刻要到，有紧急公案。家人领命而去。不多时，三位武官都到衙前伺候。黄天霸同计全、李昆辞别了魏知州，与崔、阎、刁三位武官，出了衙门上马，带着通班捕快公差，就此出城。那知无意之中，遇见一个紧要之人，正是：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”要知所遇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七十二回

计李生擒贼吴成 天霸二进薛家窝

却说吴成自从领了二十名庄丁，自己除下了金箍，打了发辮，改扮买卖人模样，越过对岸，分派众庄丁，分头各处缉访黄天霸、关小西这一班人的住处；自己单带一从人，到沧州城内，落下寓所，在州衙左近。吴成在城内各处闲逛，忽听得背后一人叫道：“这不是净师父吗？”吴成回过头将他一看，忽然省悟，原来是卧牛山的小头目，叫做蒋国祥——当时跟随蔡猛、花豹来到玄坛庙会过面的，后来逃得性命回去。李天寿到了寨，将玄坛庙之事告诉了东方雄一遍。东方雄打发蒋国祥到沧州城内打听消息。当即吴成说道：“蒋头领，我们吃酒去吧。”就到前面酒肆，二人同着从人走进店门，叫伙计快拿壶酒，多搬些下口菜来。蒋国祥开言，便问：“静师父为何如此打扮？小人一时不敢叫应哪！”吴成叹一口气，就把前事告诉一遍，道：“如今因为打听天霸等住所，故改俗装。到了城内，并无踪迹。各处派去访事的人，还没来回复哪！”蒋国祥说：“现在令师李寨主，到我们山上住着，因此我们寨主吩咐我出来探听你们的信息。既然遇见了师父，晓得情形，我就回山复命，静师父何不也到山去。”吴成说：“现在因薛家兄弟义气深重，十分相待，俺只得就在薛家窝住了。你若回山，相烦你传话在我师父面前，并在东方寨主处请安。”吴成抢着会了酒

钞，同出店门，二人一揖而别。蒋国祥同了伴当，回转卧牛山去了。

且说吴成同庄丁一路向州衙前走来，刚巧黄天霸同了崔、阎、刁三位武职老爷，带领通班捕役出州衙而来。吴成一眼就瞧见了天霸，吓得转入小巷口躲避。等他们一行人走过去了，吴成同着庄丁从小巷出来，远远地跟着他们走，看他们往那里地方去的。将近城门，不防背后计全同李公然闲逛着走来。那计全这双眼睛，有名的神眼，何等厉害，早已认出是吴成来了，就把李公然的手击了一下，朝吴成的背后一指，转向公然的耳边说：“李五弟认得他吗？”李公然仔细留神一看说：“计大哥，可是吴成吧？”计全说：“还有谁呢，我与你一前一后守着，防他跑了，待我来动手。”公然把头点了一点，抢一步走到吴成前面把去路阻住。后面的计全把左手搭在吴成的肩上，叫声：“吴大哥到那里去？”吴成听了，只道自己弟兄，将头回转身一看，认得是神眼计全，那里还有魂魄。正欲逃走，早被计全将颈项一把扯住，用尽平生之力，将他直拉下去。那吴成不曾防备，被他栽倒在地。李公然将膝盖抵住他的背脊，二人将吴成四马攒蹄捆了个结实。那吴成的从人看见事情不佳，早已趁着热闹，一溜烟逃出城来，在街坊上打听了底细：知道被施公手下姓计、姓李的擒住，同了黄天霸并三位武官，带领捕役同到沙家集去了，立时撒开两腿，奔回薛家窝去了。

天霸得信，听说擒了吴成，心中大喜，停住了马，等候押了吴成到来。计全、李昆同说：“仗黄兄弟洪福。”吩咐马快班头用木棍扛了吴成；叫从人牵过马来。崔、阎、刁三位武老爷，都过来贺喜。计全、李昆谦逊了几句，大家上马兴冲冲回转沙家集，来到顺隆店内。掌柜的见来了许多人，连忙出来迎接。上前一一看，本城的参将、城守、通班捕快全来了，心内着

慌。黄天霸吩咐：“快备丰盛酒席，不用惊疑。俺告诉你知道：我们众兄弟，乃钦差总漕施大人手下的部将，为剿除薛家窝的恶霸而来，今日在你店中住歇。你把别的主顾尽行回却了，将店关闭无事。”掌柜的诺诺连声，爬起来去了。天霸先叫将吴成关在店房之内，轮流看守。

且说甘亮、关太等，见了崔、阎、刁三位老爷各个见礼，彼此通过姓名。店伙计端上酒席，众兄弟一同坐下，饮了三杯。天霸开言：“施大人与兄弟们陷在窝内，死生难测。要去救时，以速为贵。今夜费众位兄弟，并三位老爷大力，须要协办同心，一战成功。只是这里沙家集可有大船没有？”阎守备说：“多着呢，此地是个运河口子，船只极多。”天霸就命阎守备先去备下四号浪里钻来，停在北口江边等候。阎守备答应，去了不多时，阎守备回来说：“黄大人，船只照说备齐，都在北口等候了。”大家饮了一回酒，用了饭食。却有三更光景，众人站起身来，各去扎束停当，带了应用物件，随身家伙。叫那捕快公人，全都带了军器。吩咐军人看好了要犯。众英雄悄悄出于店门，一齐到沙家集北口下船。不知此去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七十三回

黄天霸误投问路石 薛庄丁回窝送急信

却说黄天霸同了众兄弟，并崔、阎、刁三位大老爷，五十余名公人马快，自己的七八个从人，各执长短家伙，出了沙家串北口，望见江边一字儿排开四只麻阳大船、四只浪里钻板桨船。黄天霸对三位武官说道：“你们三位各领十多个捕快公人，登在四只大船上，停泊在薛家窝对岸等候，听我们打呼哨，一齐开出来助威抵敌。”只见那姓刁的总兵回答道：“黄大人吩咐的极是。我等敬遵军令，但卑职本领虽则没有，若说高来高去，略还懂得。大人若有差遣，万死不辞。”天霸听了大喜，便问：“刁老爷怎地也会夜行功夫？这是极好。既是如此，你到底什么出身？”刁千总面上一红说：“黄大人问下来，卑职不敢隐瞒。我本是夜行人出身。一枝桃谢虎是我师兄，我叫做草上飞刁庆。后来弃邪归正，在营内吃粮。承蒙管带提拔，逐渐升了千总。”说话间，早到了船边。

崔、阎二人叫公人捕快分坐四只大船，往上流头驶去。甘亮说：“黄兄弟，既然刁老爷一同进去，咱们总共八人，分驾四只小船，每船上两兄弟、两个从人，恰好均匀了。”天霸说：“如此甚好。”说着就同甘亮一船，关太同刁庆一船，计全同李昆一船，殿臣同起凤一船，那从人也都纷纷下船。黄天霸把手一挥，众水手扳动飞桨，四只浪里钻，好象在水面上跑马射

箭，望着前面的大船追赶上去。天霸说：“这不是前日来的港呢？”甘声说：“管他是不是，我们横竖晓得进法：只要依着松柏记认，到处可通庄里。若要一定旧路，此地港汊杂乱，耽搁了时刻，被他们巡船看见，就有许多坏处了。”天霸说：“大哥说得不错。”那后面的三只浪里钻也跟进港内，天霸吩咐停船。八位好汉，一齐上岸。甘亮交代从人：不可出去，此地多是水苇荡啦，只消将船扳到水苇中间。水手依着叮咛安排，扳进芦苇，等候主人，不必细说。

且说那八位英雄跟着，天霸、甘亮领头，各施展夜行功夫，直奔庄院而来。依着前法，不管路宽路窄，大道小道，见了松树就向右转，见了柏树就向左转，不多时已到庄院。列公，这薛家窝到底什么图形呢？它那里四面是水，中央是一片平阳之地，好似一只伏虎，头向南方，蹲在中间，并无旱道可通，所以风水极好，当出虎将。可惜薛氏兄弟不归正道，以致不得收梢。他们造这庄子，就放肆得了不得，虽然地方不大，周围也有几十方里。他庄子差不多二十里围墙，房屋四面接连，成个八角式的形状，东西南北开四个庄门，出入别无他路可通，岂不象一座城池了吗？不过没有城墙罢了。他把朝南的一面当做正门，庄内西北角上并无房屋，都是膏沃之地，良田数千亩。外面障着坚固的土城，他的庄丁共有千余人，都与他耕田种地。年年十分收成，又不完粮，故而越弄越富；起了不善之心，私藏军器，暗收埋伏。庄里也有街市，与城内一般。此番众好汉进来的地方，叫做大树港。港内进去，正在东南角上，并无庄门的所在。天霸说：“众位哥哥们，你看这薛家窝怎地修得这样好哪？团团数十里，四面都是丛林密树，包住了庄子。”甘亮说：“咱们进去看明了道路，方可下手。”众好汉施展飞檐走壁之能，“噗、噗、噗！”大家跃上围墙，就那有屋处走。

天霸细细瞧看一回，说道：“公然哥哥，你往右手东去，就是花园，只要找寻长廊尽头六角亭，就好救李、何二人了。”李公然点头在屋上直奔东面去了。天霸吩咐计全、关太、刁庆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六位好汉，四散埋伏屋面了，若有风声，彼此救应。六人依着他言语，四处分开去了。

天霸自己同白狻猊甘亮向左首直奔望山堂而来。到了屋面之上，看庭心中的假山，依旧没有架起。堂上也寂然无声。天霸投了一块问路石，丢在假山上，啪的一声，往右边咕噜噜滚了下去，碰在一块假山石上，也是巧事，这石子往旁边花墙的双钱内，直跳出去。那花墙外面，却是回廊，石子啪地落在方砖地上，恰巧有一个尴尬人经过，听得声音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块小石子。偏偏此人是个行家，晓得是问路石子，必定有夜行人到了，轻轻地走到墙边，在花墙眼内瞧看，正见黄天霸同甘亮飘身下来。你说此人是谁？原来是薛风的妻子、一枝桃的妹子，名叫谢素贞，善用两把飞刀，飞檐走壁的好本事，还有一件暗器发出，拿人百不失一。这个时候，他还不睡觉？出来做什么？内中有个缘故。只因跟随吴成的庄丁，见吴成被计全、李昆拿住了，他就趁着熟路溜烟走出城来，打听得知底，慌忙回转薛家窝报信。薛虎见报，怒发冲冠提了朴刀，一直奔出去，不知为着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七十四回

方世杰回取熏香盒 谢素贞力战白狻猊

却说薛虎听罢庄丁说话，提刀要去劫救吴成。薛龙一把扯住喝道：“呆子！这容易吗？你只仗着血气之勇，凡事须商量，岂可莽撞？”薛虎方才气哼哼地坐下。方世杰说：“不要忙，我自有道理，包管救得吴家兄弟。”再说薛龙请问方员外有何妙计救得？方员外说：“如今晓得他们的住处，就好干了。只要到黄昏过后，悄悄去一两个人到沙家集，去寻着他的住处，暗暗进去，用熏香把众人一齐闷倒，将他们一人一刀，杀个干净。然后将吴成带了回来，就完事了。”薛凤三人便问：“庄丁回来，还送什么急信来了？”薛龙就把此事又说了一遍。薛凤说：“他们既然请了中军、守备、通班捕快，料想今夜不来，必然歇息一夜，明日白昼前来攻打，或者明夜前来偷杀。常言道：‘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’方员外既肯相助我们弟兄，事不宜迟。现在还是午牌，过午日子甚长，速备快船，架起八只倒板桨，就请方老员外到府上，取了熏香盒子，赶紧回来。此地到方家堡来回不过四十里足路，吩咐庄丁两班人替换着，拼命赶到，二更天就可以回来。趁今夜前去，将他们结果了，省得明日来惊动庄上，把天大一桩事情化为乌有。天下的好汉绿林，都得着方员外的好处，我等弟兄不消说，感恩不尽了。”方世杰听了薛凤之言，慨然应允。薛氏五虎一齐站起来，对

方世杰一揖到地，说：“快去准备一号浪里钻，赶紧送方员外到方家堡，限二更天准要回庄。”薛彪答应出去，不多时进来说：“船只水手一应齐备。”薛家兄弟相送方世杰到了船上，一拱而别。众庄丁扳动木桨，那只船如飞的一般，望上流头去了。

再说薛氏五兄弟回到书房，薛龙立刻吩咐将合庄庄丁传齐，叫他们四散在房屋内，各处看守，上下半夜替换梭巡。薛彪说：“但是上房内院，都是女人的所在，难道也叫他们巡走不成？”薛龙说：“这个容易。相烦你三嫂嫂辛苦些，他有八个丫环，亦有些武艺，亦可相帮替换，在各处房头看守保护。一有风吹草动，就把警锣敲起来，外面就好救应了。”薛凤说：“如此甚好，一准依计而行。”到了里面，对老婆谢素贞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谢素贞答应。他到了晚上，花手帕将乌云裹住，加上人生得标致，好似嫦娥降世。正在院内梭巡，忽见这块石子，他本是个女贼，岂有不知是夜行人的门道？在墙孔内望见二人从屋上飞身而下，落在假山上面，声息全无，知道是有能耐之人。这谢素贞打量这年轻的人，腰间挂着镖袋，准是黄天霸，今日自来送死，正好与哥哥报仇。他便悄悄转到院外而来，一面叫个小丫环到丈夫、伯叔面前送信，自己先到望山堂来捉两个奸细。

且说薛氏兄弟用过晚膳，只等方员外来到，就叫飞驼子薛豹跟随了他，就将原船走水路，直到沙家集行事；一面早已差两个能干家人，先到沙家集打听黄天霸寓处，打探得实信，约在沙家集北口孙家酒店相会报信，免得临时找寻。诸事停当，听那巡更的打过三更，只不见方员外回来。薛氏弟兄，正在心中焦躁，只见庄丁出来通报说：“对港来了四号麻阳船，每船连水手约有十八九人，故此特来禀报。”笑面虎正要出来，就

见里面帘子扯起，跑出老婆房内的小丫环，慌慌张张地报说：“望山堂内有奸细哪！”薛氏兄弟听得，各人拔出兵器，一齐进里面而来。

且说黄天霸同甘亮飘身而下，甘亮闪在太湖石背后。只见进来五个巡丁，拿着刀枪，从屏门背后出来，一路出庭心上假山而来。内中一个庄丁道：“今天操演了半天，还要巡夜。时候三更天快亮了，换班的还不来替，我实在熬不住了。”一个说：“我们到水牢门口走了一趟，就在屏门背后睡他娘的。”一路说着，已上假山。甘亮提了朴刀，在石峰背后，等着那说话的两人方到石峰旁边经过。甘亮等他过来，将刀从背后削去。那两人只见石峰背后闪出一位好汉，手中雪亮的钢刀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要想转身逃走，那里能够？只喊得一声：“快来，有奸细了！”就被甘亮一刀一个，杀了二人；那末后的一个，往后一跳，从假山上滚了下来。甘亮正要上前结果那人性命，只见旁边闪出一个标致脸貌的妇人，浑身打扮得俊俏，手执一对鸾刀，好似燕子般地飞跳过来。甘亮迎下假山，直抢上望山堂而来。那妇人叫声：“好大胆的奸贼！敢来送死。”说罢两把刀朝天切菜，照头劈下。甘亮将朴刀往上一迎。谢素贞究竟是个女子，气力有限，怎能敌得过白猿猴的神力。当的一响，两把鸾刀往后荡开，把大门开得直了。谢素贞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七十五回

甘教师大战五虎 黄副将独救主人

却说谢素贞气力单弱，亏得轻身跳纵的本领却是头等。被白面狻猊一刀砍来，躲闪不及，叫声：“不好！”趁着仰后之势，只得背翻身，直贯转去。跌个仰面朝天。甘亮踏一步上前，正待便刺。那知这妇人身法快当，把两只小足往上一挺，身子在地上咕噜噜一个地滚，噗地跳将起来，挥动双刀向着甘亮拦腰便刺。甘亮见他身子灵便，暗暗称赞：“好一个女贼，真有能力，生得又端正，可惜错嫁了人了。”忽想着一件心事，暗想：“不可伤害于他，留一条性命，后来却有用处。”若说谢素贞与甘亮交手，随你轻身跳纵侥幸一时，总不出十个回合，要丢性命。只因甘亮有了存心，手下留情，所以在望山堂上，两人跳来跳去，战了十多个回合，杀得他香汗淋淋。

此时，五虎已到。薛凤第一个手挥七星宝剑，对着甘亮分心就刺进来。甘亮用刀格开。那没毛虎薛龙夹背的又是一刀，甘亮扭转身来，虾蟆腰躲过。薛虎的朴刀，泰山压顶势劈下来，甘亮将刀架开。那飞驼子铁拐，从脚踝骨上直扫过来，甘亮一跃而过，照准薛虎连肩搭背地一刀砍去。轰天炮用尽平生之力，将刀往上迎来。幸得病太岁薛彪背地里偷步过来，在甘亮后心一刀戳来。甘亮觉得有人暗算，将身一侧，收转刀来，使个拖鞭势，当一声，将薛彪的单刀荡开；那边薛凤的宝剑又砍来了。

甘亮不慌不忙，力战五虎，全无惧色，只是要还手，却也来不及了。那谢素贞见五弟兄来了，他便撇了甘亮，一心要找对头的仇人，飞身跃上假山，过去寻天霸去了。

且说天霸过了假山，转过弯，却见一片空地，对面有个月洞门，却是两扇朱红漆的蝴蝶门关着，金亮锁锁在上面。门旁一条大板凳上，两上庄丁面对面地骑马势坐着，中间摆了一碗酒一碗肉，你呷一口，我呷一口，正然吃得高兴。不防天霸斜刺里奔过来，手起一刀先杀了一个。那一个还有魂吗？只叫得一声“好汉……”那“饶命”二字，还未出口，噗的一声，脑袋早已落地。天霸将刀砍去锁头，推开那蝴蝶门，向内一望，却是二丈见方一间大房子，四周尽是石头砌成，下面好似石驳岸，有六尺多深，方到水面。那位施大人垂头闭目，绑在中间柱子上面，只露上半身子在水面上哪！天霸见了施大人这般光景，不管水的浅深，向着水牢内噗冬便跳，幸亏只有三尺来深。将施大人抱住腰肋，托将起来，走到门边，叫大人趴在石驳岸上，自己跳将起来，然后将大人扯到上面。施公方才开眼说：“快快离此险地！”天霸连声道“是”。也顾不得身上淋漓，把施公挟出水牢门，自己蹲下身，叫大人趴在背上，忙将腰带解下，把施公拴上，在胸前打一个蜻蜓结儿，站起身来。刚才举步，只见劈面跑进一个妇人，浑身紧靠，手执双刀。知道必定是谢素贞了。平日听见计全说起他善用飞抓拿人，百发百中，一眼瞧见，他腰悬两个袋，不消说是暗器，今日撞见这贼人，倒要留神。想着，将手中刀一摆，迎上前来，举刀便砍。谢素贞叫声：“奸贼！擅敢到来偷盗，却是自来送死。”说罢，将双刀往上迎来，二人放胆儿厮杀。只因天霸浑身湿透，衣裤卷住两腿；更加背上驮着大人，因此闪了下风，渐渐抵敌不住。

此时屋面上的计全、关太、刁庆、李昆、王殿臣、郭起凤

难道睡着吗？却也全来了。方才天霸同甘亮进来的时候，他们六人在屋上四散分开，都在上面留心各处的动静。郭起凤的地方，离着望山堂最近，正在上面鹭行鹤伏，四面兜抄往下面巡看，但见巡丁们拥着兵器，穿来走去，并无动静。来到望山堂左边，就听得叮叮当当兵刃相接之声。依着声音，走到望山堂上，听得底下正杀得热闹。将身伏在檐头往下探看，正是薛氏五虎围住了甘亮厮杀不停。要想下去帮助甘亮，又恐自己本领平常，寡不敌众。正在踌躇，要想去知会关太、计全等五人，一同下去，并力厮杀，只见他们如燕子般地来了。原来计全在屋面上侧耳细听，听得脚下有人讲话之声，屋内灯光射到庭心内。计全悄悄到了檐前，将脚尖钩在瓦楞，做个倒挂金钩之势，将身横挂檐头，倒瞧屋内，正是薛家兄弟，讲起方员外还不回来。随后庄丁来报“对港有船停泊，来历不正”的话。薛凤正要出去，只见薛氏五弟兄各拔出兵刃，如飞地直奔进去。

计全得了此信，知道走了风声，心中吃惊，连忙翻过身来，蹿上屋脊。关太见了跟着过来。计全打了一声呼哨，依着他们走的方向，撒腿就跑。那王殿臣与刁庆听得计全打呼哨，知道下面有变，望见计全飞奔过去，也就跟着计全追赶上来。刁庆指着一处说：“我们快去。”遥见屋檐之上伏着一人，正是郭起凤。他瞧见他们了，连忙用手打过照会，胆也大了，将手中双铜一摆，噗地跳到下面，叫声：“恶霸休得猖狂！老爷来结果你们性命。”舞动双铜，直奔前来，随后屋面上关太、计全、刁庆、王殿臣一齐飘身而下，大吼一声，四人齐上。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七十六回

神弹子有心打薛凤 黄天霸无意中吴成

却说白面狻猊甘亮，恨不能脱身，正在为难，忽见计全等五人齐到，他便抽身蹿到庭中，跃上假山，直奔过来，正见黄天霸汗流满面十分危急。谢素贞要想用飞抓拿他，只因跳不出圈子外来，一味地把两柄绣鸾刀，直上直下地紧逼。那天霸背着大人在身，跳跃不便，听得外面乱纷纷，又在那里厮杀，心中正在着急。忽见甘亮抢步进来，直奔谢素贞了，自想：“有此空隙，此时不走更待何时？”天霸背了大人从假山上跳到屋面，往外撒腿飞跑。

且说计全等五人奔上望山堂来。计全接住薛虎，王殿臣战住了薛龙，关太与刁庆二人共战薛豹，连了郭起凤与薛彪九个人，分做四对儿相拼。旁边众庄丁高擎着灯球亮子呐喊助威。只有那笑面虎薛凤空闲，提着双锋剑东斩西劈，忽见天霸背着一人，从假山上跃上屋去，明知把不全盗了，这还了得？慌忙撇了众人飞身上屋。瞧见天霸在前不远，他便紧紧追赶上来，大叫：“庄丁们！快快阻挡奸细，不可放走了！”下面众庄丁一声答应，蜂拥地赶奔前来。天霸正在奔逃，听得有人追赶，暗想：“我背了大人厮杀不便，况且被谢素贞杀了一场，如今再难对敌。若再耽延时刻，被众庄丁裹住了，怎得脱身？不如待我赏他一镖，方能出去。”想定主意，一回手向袋内掏出一

只金镖，照着薛凤劈面打来。薛凤将头一闪，这只镖从耳旁擦过，当唧唧地落在瓦楞内去了。天霸见打他不中，越发心慌，连打三镖，俱被他闪过。这时已被薛凤追上。天霸见他已到背后，惟恐伤了大人，只得回身抵敌。薛凤把七星宝剑直刺过来。天霸正待将刀招架，忽听得一声弓弦响处，薛凤应声而倒。天霸吃了一惊，往下一看，原来是神弹子李五发了一弹，把笑面虎打倒。天霸见他栽倒，举刀便砍，连肩带背，鲜血直流，眼见得不活的了。

天霸便问：“李五哥，怎地到此相救小弟？李、何二位兄长怎样了？”李公然插了弹弓，跑到面前说：“黄兄弟，咱们且救大人上船要紧。”二人一同向前，直奔出庄院，出于薛家窝。不多时杀到江边，二人连打呼哨，崔参将、阎城守听得，将大船直放过江。天霸背了大人跳上麻阳大船，便说：“李五哥，他们都在东南角上混战，未知胜败如何。你且接应他们，俺保了大人先回客店了。”李公然把手一挥说：“老兄弟放心吧！”掉转身来，回进薛家窝去了。天霸吩咐阎守备带领二号大船仍泊原处，接应他们要紧；自己同着崔参将驾了二只大船，二十余名公人捕快，保护着大人。

看看将近沙家集，忽见远远一只小船，架着八把扳桨，如飞地过来。天霸眼快，就见船内水手之外，站着两个人，都有些认识，前面的却是方世杰，后面的便是吴成。原来方世杰回到方家堡，从家内取了熏香盒子立刻下船，一路回转沧州。想道：“不如我先到沙家集救吴成回转窝中，叫薛氏弟兄佩服我英雄手段。”心中想定念头，吩咐庄丁不回窝中，先到沙家集而来，直奔孙家客店与探事庄丁相见。庄丁便说：“老员外，小人们打探得明明白白，他们都在南市顺隆店居住。公差人等住在外面，施不全的手下贼将，都住在里面上房哪！”方世杰

知了底细，回身出来，一直奔顺隆店后面，蹿上后院房屋，挨身进去，里外瞧看。世杰转到后面套房之内，侧耳细听，只听得两个从人，正在说话：“此番进去，有这许多帮手，料想成功的了。”一个说：“都为了这个贼头陀，好似守死尸的一般，不然也去瞧瞧热闹。”一个说：“还是这样地安逸吧！”方世杰知道吴成在内，意欲救出吴成便了。就在身上取出盒子来，将千里火点着，轻轻拨动，将铜管对着帘子内透将进去，立时把两个家人一齐醉倒。方世杰掀帘进去，但见二人东倒西歪，只是不见吴成。仔细看来，那吴成四马攒蹄捆着，丢在坑内。方世杰把他拖到外面，一刀割断了绳索，见桌上放了一钵冷茶，连忙舀了一碗，将吴成灌醒转来。他一时间不能转动，先向方世杰道劳称谢。世杰想他们既到窝中，必有一番争战，还须早早回去。便对吴成说明缘故，把吴成背到庭心，上了瓦房，仍由后面落下，一路出了沙家集，直到江边。跳上船来，放下吴成。便叫：“庄丁，快快开船回庄去吧！”八个庄丁一声答应，扳动飞桨，往薛家窝行来了。恰巧遇见了黄天霸带领崔参将，乘二号大船顺流而下。早被天霸看见。等得两船相近，天霸执镖在手，觑定方世杰心窝，嗖的一镖打去。只听得“哎哟！”一声，红光崩现，噗冬地栽倒船上，原来黄天霸嗖的一镖，直冲江心过来。方世杰是个行家，连忙将身一侧，这镖擦胸而过。却不道正打中了吴成，正中要害，鲜血直流。不知吴成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七十七回

郭起凤贪功被获 众好汉江边受困

却说方世杰知道吴成丢了性命，只叫快赶回庄。那船来得正快，转眼之间，交肩而过，与大船相离已远。天霸一来保护大人回寓所要紧，二来又没有好帮手在旁；那方世杰不是好惹的，只得让他过去，并不追赶。况且吴成虽被劫去，幸而误中金镖，正在咽喉之处，必然废命的了，即去禀知大人。施大人心中欢喜。不多时，到了沙家集，黄、崔二人与公差捕快二十余人簇拥着施公，来到顺隆店内。进了上房，天霸唤从人快取衣服与大人更换，自己亦要了衣服换上，吩咐排酒筵上来，与大人压惊。

且说神弹子李五回身复进薛家窝，依着原路来到庄前。庄前的巡丁齐齐守着。李公然即往后兜抄，蹿上房屋，一眼瞥见薛凤的尸首僵倒在瓦楞之上。李公然左手掀起他辫子，右手扯出宝剑，将首级割下。直跑到灯光之下，站住往下一看，只见一个大庭心内，围绕无数兵丁，各执刀枪器械、灯球亮子，口中只是呐喊。中间薛龙、薛虎、薛彪、薛豹，正和关太、计全、刁庆、王殿臣、郭起凤捉对厮杀。正在酣战之际，细看薛豹的本领颇好，两根铁拐使得神出鬼没，那刁庆实在抵敌不住，渐渐刀法散乱。李公然看得清楚，提起薛凤的脑袋，照准薛豹劈脸打将下去，叫声：“看俺的法宝！”薛家兄弟留神一看，知

是薛凤的脑袋，个个咬牙切齿。那些庄丁们，见了薛凤的首级，吓得同声叫喊。把个谢素贞急得没了魂咧！虚砍一刀，撇下了甘亮，直奔假山而来。薛彪高叫：“嫂嫂！背后墙上有人暗算。”谢素贞扭转头来，瞥见李五在墙上，扯开弹弓，正在照着自己一弹打来。谢素贞见了一点寒星，直往下来，即忙将头偏过。两旁的庄丁喊道：“杀三员外的，就是此人哪！”谢素贞听了丈夫被他杀了，牙关一咬，随手摸出一块飞蝗石，往上便打。李公然急躲，险些打着面颊。知道贼婆娘必然要来拼命，我且避他锋头，托地跃到屋后去了。再说甘亮见谢素贞走了，随即追赶出来，正遇着薛豹接住厮杀。忽听李公然在屋上高声唤叫说道：“大人出去已久，众兄弟随俺就走吧！”这一时忙乱得了不得，谢素贞一头上屋追赶李五，随后关太、甘亮、计全、刁庆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各个跳出圈子，撒腿就跑上屋。薛家兄弟也上屋追赶。恰巧方世杰到了，众英雄几乎被困。

且说谢素贞跳上房屋，要捉拿李五。那知方才上屋，随后关小西紧贴着跟上来的，起手就是一倭刀砍上来了。谢素贞只得招架关小西家伙，二人杀在一处。那薛龙、薛虎追上了甘亮厮杀，那薛豹、薛彪追上了计全、王殿臣厮杀，都在屋面上蹿来蹿去地混战。那郭起凤舞动双铜来助关小西，两人并力齐上。谢素贞暗忖：“若不离开他们，被他缠住了，不好下手。”心生一计，渐渐向西北角上败走。关、郭二人贪功追去，谢素贞摸出一块飞蝗石，回手打来。郭起凤将身躲过，看看追上了，忽然瞧见谢素贞又是一回手打来。郭起凤只道仍是飞蝗石子，急忙一闪，那知这一件东西，好象是渔翁的摔网，金亮亮有二尺大小，叉开五个指头，往头上直落下来。起凤将头一偏，那里躲闪得及，煞啷一声，在背肩上抓住。谢素贞将绒绳一扯，将郭起凤拖翻，一把提将起来，往下一丢，喝叫：“捆了！”

关小西要救已来不及了。谢素贞复翻身来战小西，二人又杀将起来。

且说甘亮等与薛氏兄弟混战一场，也无心恋战，且战且走，一路杀到前庄而来。关太见弟兄都去了，心内慌乱，卖个破绽，跳出圈子，撒腿就跑。谢素贞紧紧追来。将近庄前，见自己兄弟全下围墙去了，小西正到前厅屋脊上面，刚要翻越过去，不料谢素贞一飞抓打来。关小西忙把倭刀向上一挥，那知飞抓的绒绳再也割不断的，这飞抓已在肩背上着了二指，连衣带肉地抓住。小西叫声：“不好！”自思性命难保，忽见屋脊前面伏着一人在那里等候。他见谢素贞一飞抓抓住了敌人，正待要扯，就从屋面那里忽地蹿出一条黑影，嗖的一剑，将绒绳割断，连飞抓都失落了。原来李昆在前，看见他们追赶而来，在此等候，意欲出其不意，将这贼人擒了回去；恰巧关小西着了飞抓，故此他把宝剑斩割绳索，同小西出围墙去了。甘亮等一众好汉杀出薛家窝，被庄丁乱箭射住。幸亏甘亮使发了朴刀，在前开路。箭如飞蝗射来，遇着甘亮到处，俱从四面分开。保得众弟兄杀到江边；不免有几个着箭。计全打着呼哨，对江阎守备听得，忙将二号麻阳船开放过来，却被三四只巡船拦江截住。巡船强弓硬弩，两下里对垒。后面薛家兄弟、谢素贞狠命地相拼。弟兄们慌乱，一路沿江且战且走，向东而来。不料前面有一条港叉，截住去路，众弟兄越发心慌。李昆、关太被谢素贞打了几下飞蝗石子，头面着伤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又见那芦荡内飞箭也似地摇出四只浪里钻。原来这条港恰巧正是进来的路，从人早把船扳到港内，摇过来接应。幸亏江内贼船去拦阻大船去了，港内并无阻挡。众弟兄瞧见自己的船到来，打了一个照会，纷纷跳上船来。众水手竭力划桨，如飞地向南走了。阎守备也就回转沙家集而去。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七十八回

草上飞单身救友 王头目途中泄机

却说薛氏弟兄回到窝内，方世杰说明救吴成一节；“如今仍被天霸一镖打死。”薛家弟兄只得吩咐：把船上吴成尸首抬上岸来；一面到屋内把薛凤死尸抬下来，将脑袋缝在一处，备棺木成殓。谢素贞哭得死去还魂，换了一身缟素，要替丈夫报仇。薛氏弟兄将杀死的庄丁们一应料理停当，与方世杰商议要到卧牛山讨救兵。

众英雄一同回店，见了大人请安。再说甘亮等回到沙家集，只不见刁庆回来——谅必失落在薛家窝。把窝内动手的话说了一遍。此番虽杀了一个薛凤，只见失陷了郭起凤、刁庆二人，存亡未卜。施贤臣安慰众人一番，吩咐款待甘亮，且允以保奏官职。甘亮谦逊一番，回答说：“我等弟兄仁人散懒惯了，不愿为官。”施公称赞说道：“既然甘壮士不愿为官，施某也不好相强。还望把薛家窝的事定妥，然后听凭壮士去留。”甘亮应允。这一天大排筵席，庆贺众兄弟，犒赏公差从人。只见施安、施孝、邓虎及一班幕友一齐都到，见过大人。邓虎把到天津唤戏班，将犯人藏在戏箱内暗解进京，交到刑部的话说了一遍。身旁取出回文。施贤臣见了邓虎年纪虽小，却有如此本领，十分敬重，夸奖了一番，就叫：“一同入席饮酒吧！”只有甘亮心中不乐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草上飞刁庆到底怎样了？原来刁庆正在屋上，瞧见下面庄丁蜂拥而来，内中一人被他们横拖倒拽地过去。刁庆细看，认得是郭起凤，他便轻轻地飘身而下跟在后面，一路追赶上前，大叫一声，举起单刀将众庄丁乱砍，连杀五六个庄丁。众人弃了郭起凤，四散而逃。刁庆用刀割断了绳索，把郭起凤放了。起凤向刁庆道劳称谢。刁庆说：“他们都出去了，我同你快些走吧！”刁庆把起凤扯到芦苇内藏着，等到巡船临近，突然跳了出来，大喝一声，刁庆噗地先蹿到船上，起手一刀，把个巡丁杀了。郭起凤也跳上船，二人一齐动手，把几个摇船的杀个精光。刁、郭二人自己划桨摇出港汊，望着对江摇去。到了岸边，跳将上去。那知此处却在沧州城西门外的大路，离沙家集甚远。二人走到一个镇市，日已高高的了。来到一家茶楼，洗脸喝茶，用过了点膳，走到对门酒店内，叫伙计打二角酒来，摆上几样下口菜，二人慢慢地饮酒。

忽见外面进来一人，身上打扮好似营内当差的模样。那刁庆是个飞贼出身，岂有看不出路道？便轻轻对郭起凤说：“郭大哥，你看此人，来路不正。”郭起凤说：“谅来是个光蛋便了。”只见伙计拿过一角酒，一大盘菜，还有鱼、蛋、饽饽。那人吃着酒菜，便问伙计：“此地到薛家窝还有多远？从那里走？”伙计说：“爷们要到薛家窝路还远啦！出了市镇一直向北走，约五里之遥，来到十字路口向东走，再三四里就是三岔路；往东北那条路上走去，到沿江又向东去，又是三四里，望见对江一大圈树木丛深的地方，就是薛家窝。总共有二十里足路，而且小路极多，你到前面再问吧！”说完，伙计走开去了。

郭起凤对着刁庆抛了一个眼色，刁庆站起身来，对着那人一拱手，叫道：“尊兄请了。”那人连忙起身答礼。刁庆说：“请问兄台贵姓，是到薛家窝去吗？”那人说：“不敢，在下

姓王，排行第三。正是要到薛家窝。请问二位老兄贵姓？”刁庆说：“小弟姓张。”指着郭起凤道：“他是我的哥哥张大，我叫做张二，咱们哥儿两个都在薛家窝薛员外庄上帮闲。前日到乡下去取讨旧欠，今日正要回窝。方才听王三哥说要到薛家窝，我们吃了酒，三个人一齐同行，路上也不寂寞。我们说起来，都是自家兄弟，未知王三哥与我们第几位员外交好的？”王三说：“张大哥，实不相瞒，小弟并不认得你家员外，也是别人差遣，到你员外处送信去的。王三见了他哥儿两个十分要好，心中只道遇见了好朋友了，就你一杯，我一杯，说说谈谈，不料中了刁、郭二人的计，顿使薛家窝土崩瓦解，血肉交飞。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七十九回

施钦差将计就计 崔中军调取三军

话说郭起凤、刁庆在酒楼上遇着王三。王三只当他二人真是薛氏兄弟心腹家人了，岂知他们一派的鬼话。刁庆说：“王三哥，我与你也是有缘。你既然来送信与员外，我告诉你句实话。”王三说：“多承张二哥指教，却是什么呢？”刁庆说：“我们员外庄上很不安静。前日有个姓吴的，也是员外的朋友，到沧州城内，遇见卧牛山东方寨主手下的头目，在酒店内吃酒，说了一番言语，就被人听出风声，因此被他们捉住了。王三哥你想，说话应该谨慎些嘛！”王三说：“张二哥，实不相瞒，小弟也是东方寨主手下的头目。自从那日蒋国祥回转山头，东方寨主就命他上京都打听马、张二位寨主，并于寨主的消息去了。今日李寨主要与五位员外去捉黄天霸等一班对头，写了一封书信，差我到你们员外庄上。”刁庆听了，又套出他许多底细，用过了些饭食，吩咐伙计把酒帐算清了。伙计说：“这银子还有几钱多呢！”郭起凤说：“多下的赏了你吧！”伙计千欢万悦说：“谢了三位爷们，下次再来照顾小店。”三人直出店门。

且说刁庆、郭起凤同王三出了店门，向北市梢行来。刁庆说：“哥哥，我腹中忽然疼痛，行不得了，你与我去雇只小船来。”说着向郭起凤丢了个眼色，刁庆假装腹痛哼哼地叫唤。

不多时，郭起凤雇了船来。仨人一同下船，沿着塘岸一路开去。王三也不知路径。那知郭起凤叮嘱船家过了口内，只说到薛家窝，其实一径向东直行，赶着双桨望沙家集而来。不上二十里水路，只消一个时辰，就赶到沙家集镇上。王三看见象个市镇模样，便问：“张大哥，这就是薛家窝吗？”刁庆接着说：“不是哩！这叫做薛家店。薛家窝只有一里多路，走出市镇，就望见了。我们员外在镇上开这许多店铺，时常到店内往来。我同你先去瞧一瞧，若是在此店内，就同员外一起回去了。”王三信以为真，就跟着刁、郭二人同上岸来，那船钱郭起凤早已付清，船人自己回去，不提。

且说三人走到市上，正是顺隆店门首。王三一见仿佛此地来过，只是一时想不起什么地名，心里犯疑，脚就站住了。刁庆一把扯住王三的手说：“王三哥，我们员外正在店内哪，你快进来。”郭起凤在背后推着他肩背说：“走呀！”也不由王三作主，推的推，扯的扯，一直拥进顺隆店内，来到上房。施公正然与众兄弟饮酒开怀，看见郭、刁二人进来，心中大喜。刁庆上前行礼，回转身来，就把王三的手弯转来，郭起凤将绳捆住两手。王三知道不好，中了他们的计了，只不言语。刁庆过来见了大人，一同坐下。郭起凤便把昨夜被他们捉住以后，幸亏刁庆相救的话说起，直说到：“酒店遇见此人——原来是卧牛山头目，叫王三，要到薛家窝送信。被我们二人将言语哄他，说出真情来。后来骗下舟船，将他摇到这里。”天霸上前扯开衣服，在胸前取出书信，呈与施大人观看。施大人遂拆开，从头至尾与众人观看，原来是李天寿给薛氏弟兄的，说：现今天霸在沙家集，叫他同吴成并力同心，先把施不全并擒来的贼将，一齐杀却；然后约定一个日子，李天寿带领卧牛山喽兵，同到沙家集，两路夹攻，把沙家集扫为平地，无论黄天霸与百

姓，杀个鸡犬不留。然后再议私进京都，劫救于七、富明、马英、张宝。现已差蒋国祥进京打听信息去了。就叫王三带转回信。众人看了大怒，都说：“这贼好狠心哪！”甘亮说：“我有一计，如此如此。”施贤臣听了说：“甘壮士与我同心，我也是将计就计之法，先救了他三人，就好行事了。”

施公吩咐：“把王三推上来！”众人动手，推到大人面前。施公细问一番：“李天寿怎样到你山上？如何要来害我左右？你们山上多少人马？多少山寨？你只从实说来，饶你性命。”王三看事到其间，不容不说，便一五一十地细说一遍。”只求大人超生，小人家中还有老母，实因家寒，不得已已在山上落草。”大人点头，吩咐说：“将他锁在后面屋内，不可绝他饮食，日后再行发落。”从人答应，将王三带到后面关锁不提。当晚席散后，施公进内请了幕友，教他照书信的笔迹换写一信，只说：李天寿约会薛家兄弟与吴成，于后日一早在沙家集会齐，五更起身，不可误了时刻。今特差头目王三到来送信，并且帮助动手；此人颇有本领，乃是东方寨主手下心腹之人，今特地借他来相助动手。其余加上救于、富、马、张的话头。那幕友照他笔迹写成。

到了天明，大众起身。施公来到外面，众兄弟也到外面，接着坐下。施公便对甘亮说道：“此事非邓壮士不行，未知邓壮士肯去否？”甘亮说：“不错，只有他可以去得。”便向邓虎道：“贤弟，你兄长压在假山之下，未知生死如何。如今先叫你假冒王三，到薛家窝送信，先救得兄长，并何、李二位好汉。未知你肯去否？”邓虎大叫道：“小弟岂是贪生怕死之人？”施公道：“壮士诚能如此，何愁大事不成。但须从西面进去，方是卧牛山到薛家窝去的道路。见了薛氏兄弟，若然盘问你山中之事，昨日王三供的，你都听见了，就可照样回答。

取出书信之后，他们必然另眼相看你了。你就用言语套问他何、李二人关禁的所在，并望山堂假山的机关。到了黄昏，叫他们早早歇息。天明就要起身，谅来有一场争斗，他们必然听信。你得空就把你兄长放出，并将何、李二人放了。我们这里到二更天，带领沧州城内官兵并公差捕快，一齐到来剿灭庄子。你们四人就做内应，你叫邓龙、李七、路通三人埋伏，你就先把薛豹、方世杰两个之中打死一个，就好办了。”说罢，将信递与邓虎接了。施公吩咐施安，快去把王三的衣服换了下来，叫邓虎穿上；又与他些人参饼。邓虎收了，辞了大人并众位英雄，带了书信、家伙，出了顺隆店，往薛家窝而去。再说施公打发邓虎去后，便叫崔参将、阎守备进城调齐了全营兵丁，傍晚时候，扮了百姓样子，三三五五悄悄来到此处。参将答应，同了阎守备告辞起身，入城去了。施公又叫施安、施孝二人，出去整备大小舟船四五十只，约定于黄昏时分到北市取齐，须要暗暗行事，不可走漏风声。未知此番进去胜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八十回

小元霸混入薛家窝 没毛虎泄机留宾馆

却说邓虎到了薛家窝，叫船过渡上岸。早被庄丁看见，便问：“那里去？来此做什么？”邓虎说：“我要求见薛员外。”

庄丁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从那里来的？”邓虎说：“我叫做王三。我乃卧牛山东方寨主命我来的，面见薛员外，有要紧的事，相烦大哥引领进去。”那庄丁听说是卧牛山来的，忙说道：“原来是东方寨主差来的好兄弟。你跟我来吧！”邓虎即跟了庄丁来到书房，只见薛家四兄弟并方世杰，都在那里。

一见他进来，大家站起来相接。邓虎抢步上前见礼，一一问过了姓名。大众让他坐下。薛龙便问：“王头领怎地今日才到呢？”那邓虎是个机灵鬼，听得才到二字，打量他这里有信息的了，便道：“大员外不要说起，我在山上动身之时，多吃了油腻东西，心头作恶，因此耽误了公事。”说罢，便将书信呈上。薛龙接了书信，吩咐摆酒。家人答应，摆上酒筵款待邓虎。邓虎略为谦让。大家坐下，吃了三杯。薛龙拆开书信看了一遍，连连点头，又送与大众看过了。方世杰盘问了邓虎卧牛山上的事情，邓虎一一回答，众人大喜。原来薛家窝昨日差人到卧牛山去，回来告诉说：“李天寿、东方雄说早已打发头目王三送信到员外处来了，因此未写回信。但叫员外等王三到了，约定日子同到沙家集动手。”薛龙说：“我们这里未有人

来。但说约的日子，是叫我们约他呢，还是他已定下日子呢？怎么王三不来呢？”正在猜疑，恰巧邓虎到了，故见了信心中大喜，全不疑心。方世杰是个老贼，他就细细盘问，因问不出漏洞来，也就相信了。大家相劝饮酒，讲说黄天霸两次进来，怎样长短。邓虎便探问何、李二人拘禁的地方，薛龙告诉他捆在留宾馆里面，任他们本领大，总不能进此馆内去的。

邓虎趁此套问留宾馆并望山堂的机关。薛氏弟兄把他当做心腹之人，便把消息说了，又领邓虎到各处去看了一遍。邓虎道：“我们去看看两个贼将。”薛龙说：“使得。”便引了邓虎来到留宾馆内。邓虎一看，方方两间屋子，四通八达，屋内并无别物，也不见何、李二人，便问：“大员外，为何没贼将呢？”薛龙说：“王头领与我到对面轩子里去。”邓虎同他过了庭心，薛龙把桌轧轧地转动，只见走过来的门户不见，庭心那边变成了墙壁，单存一间斋轩了。邓虎说：“贼将在那里哪？”薛龙说：“你要看贼囚在那里，极其容易。”说着话，把桌子向左转动，只见对面依然现出门户来。薛龙说：“王头领你过去瞧。”邓虎走到留宾馆一看，仍是先前的样子，只听得轧轧地桌子转动。到里边的屋子，定神一看，对面轩子一切都在，单不见薛龙。邓虎走到对面，只见柱子上绑着李七侯、何路通二人。邓虎上前轻轻地送了个信说：“二位哥不用心焦，今夜必来相救你们。”李、何二人点头，心中欢喜。邓虎心中明白这留宾馆共有三处屋子。薛龙立在百灵台旁，哈哈大笑说：“王头领，这个消息做得好吗？”邓虎说：“实在巧妙。”假意称赞，想道：“如此看来，我一个人决不能救他二人，须要等大众到来，有人进去了，我方好在外边转桌子。”薛龙吩咐摆上夜宴。邓虎说：“李寨主千万叮嘱，明日五更要到沙家集会齐，不可错误。众位可要早些歇息，明天定有一番狠战呢！”

薛氏兄弟都说：“有理，我们用几杯，吃了晚饭大家歇息，准备明日厮杀。”邓虎说：“员外说得是。”用过晚饭，邓虎、方世杰就在书房内安歇。邓虎假意装醉，倾在炕上就睡。方世杰也就安歇。邓虎见世杰睡熟，轻身穿出窗外到了望山堂内，跃上假山，细细瞧看，只见顶上一条路径，心中一想：“莫非在这下面？”未知果能救出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八十一回

赛姜维逃出望山堂 黄天霸三进薛家窝

却说邓虎细看假山石峰：“我哥哥定在这石板底下，只是怎样拿开石板，方好救他出来？”四面寻看，只见假山孔内露出铁柄儿。邓虎用力抽将出来，只见石板一头压住的假山石，早滚在一旁，那石板竖了起来。邓虎往下面一看，下面还有两块石板，如同人字架式，想哥哥必在里面。连将人字石板往上一拨，那块石板就立直了，下面却露出个山洞来。邓虎大喜，跳下假山走进洞去。只见他哥哥坐在里面，便轻轻叫道：“哥哥，兄弟前来救你。”

邓龙自从压在中间，自分断无生理。忽听有人呼唤，是兄弟的声音，便睁开二目说：“我却没事，只是肚中饥饿。”邓虎便取了两个人参饼与哥哥吃了。邓龙吃了人参饼，渐渐有力了，拾起兵器，同了邓虎正要走出门来。只见劈面来了个女子，浑身穿白，邓家兄弟知道是谢素贞了。邓虎道：“哥哥退后，待兄弟打死这贼人。”邓龙道：“兄弟，你小心他暗器哪！”邓虎已穿出门来。那谢素贞见望山堂内穿出一人来，便问：“你是何人？在此做什？”邓虎随口答道：“俺乃卧牛山东方寨主手下一等头目王三是也。你这贼人姓什名谁？”谢素贞说：“王头领休得胡说，奴乃三员外之妻谢素贞是也。”邓虎说：“如此说来，多多有罪。”便把手中双锤向上一拱，道声：“

请了。”谢素贞只道他行礼，把刀并在左手，也将两臂一抬说：“王头领请。”说着话，身已走过。那知邓虎就势将两柄锤头，望着谢素贞夹背打来。谢素贞连忙将身一闪。叫声：“王三，你来做奸细吗？为何暗算老娘？”谢素贞一面招架，一面高叫：“望山堂有奸细了！兄弟们快去通知四位员外。”

一时间，各巡夜庄丁都听到，大众奔望山堂而来。谢素贞见方世杰到来，便说：“老员外，他不是王三，乃是黄天霸一路的。快来捉住他。”方世杰一听，便叫退下，自己赶上前来。薛龙、薛虎、薛彪、薛豹一齐都到。邓虎一人，怎好抵敌？正在心慌，只听得一声喊，跳出许多好汉来：头一个手执单刀，直奔方世杰砍来，乃是黄天霸；随后关小西、神眼计全、白猿猴甘亮、神弹子李昆、草上飞刁庆、王殿臣、郭起凤，各人上前厮杀。邓龙见他们动手，将护手钩一摆，也出来动手。邓虎看见弟兄全到，即招呼邓龙，一溜烟直奔望山堂来，就将李七侯、何路通二人放了下来，仍将百灵台桌左转，走过庭心，只见他三人都在外面。李、何二人忙与邓虎道谢。四人一同出了留宾馆，只见自己兄弟与薛氏四虎，并谢素贞、方世杰正杀得难解难分。平空地加上四只大虫，薛氏兄弟抵挡不住，渐渐地往外退败。黄天霸一声大叫：“恶霸听着！今日天兵已到，特来捣巢灭穴，还不快快受缚！”薛氏兄弟不能脱身。庄外来了无数官兵，已把庄门打开。庄丁四散奔逃。不知薛氏兄弟等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八十二回

邓虎锤打方世杰 甘亮活捉谢素贞

却说薛氏兄弟见庄门打破，更加忙乱。薛龙手内一松，被黄天霸一刀，红光崩现，一命呜呼。方世杰见大势已去，若不逃走性命难保，将刀架开邓虎的锤头要走。只见崔、阎二位老爷，一口刀，一条枪，拦在那庭心里面。一众三军，如潮水般地拥进来。方世杰知道难以夺门而出，只得纵身上屋，摸出神弩，翻身照邓虎咽喉一弩射来，邓虎将头偏躲擦过。方世杰见射不中邓虎，心内着忙。那知邓虎在方世杰背后手起一锤，正打在老贼顶门之上，尸身倒在地上。薛虎、薛彪、薛豹见大哥已死，方世杰也死去，无心恋战。薛虎被李昆一剑削去右臂，大叫一声倒在地下，被众人踏死。薛彪见了，魂不附体，被关太一刀刺中肋下，计全又一朴刀，劈倒在地，结果了性命。谢素贞看见家破人亡，心中难受，将手中双刀荡开了甘亮的朴刀，踊身一跃，飞上瓦房。甘亮随手掏出一只响镖来，打着上去。谢素贞脚尖方踏着屋面，听得后面暗器到了，要想躲闪，那里能够？一镖正中肩头，翻身跌下，被甘亮擒了。薛豹见一门皆死，一声大叫，将刀向咽喉一拖，鲜血直冒，尸首栽倒在地。黄天霸见薛氏弟兄尽皆诛灭，又见甘亮将谢素贞捉住，即吩咐快放船到沙家集迎接大人到来。

等到已牌时分，大人并施安、施孝一班人等都到。黄天霸

同甘亮带领了众兄弟，并崔、阎、刁三位武老爷出迎，三军跪接。施公笑容满面进了庄门，来到大厅坐下，众兄弟站立两旁。黄天霸上前告禀：“薛氏五虎尽皆格杀，方世杰亦被打死，活捉了谢素贞，听大人发落。”施公一一问明，便道：“首恶乃薛氏五弟兄，今已皆死。若论谢素贞助夫作恶，陷害钦差，本应斩首，姑念妇女无知，免其死罪，交官媒择配，得身价入官。其余薛氏妻子，无罪释放；所有市镇店房，留与妇女小子过活。”押着即日渡江，一言表过不提。且说甘亮回禀：“大人，我同邓龙兄弟今已除却恶霸，我等便要回转金陵，就此告别。”施公道：“甘壮士虽不愿为官，只是施某多蒙相救，尚未酬报，怎说便去？”甘亮说：“既蒙大人抬爱，我的拜弟邓龙新丧妻室，望大人将谢素贞配与邓龙为妻，是为德便。”施公点头说：“使得，叫邓壮士带去。”于是甘亮到谢素贞面前，与他解去绳索。施大人叫到面前叮嘱一番，叫他跟随了邓壮士回去，休生歹念。谢素贞含羞，诺诺连声。甘亮就要动身，施大人摆酒饯行，众好汉依次而坐，直饮到黄昏以后，大家就在庄上歇了。

到了明日一早，大家梳洗已毕，用过早膳。甘亮等辞别了大人，又与众兄弟作别。施公就命众兄弟代送，直至江边。黄天霸备好一只大船，吩咐船上好好送到山东地方。甘亮、邓龙、邓虎并谢素贞上船，一拱而别。众兄弟见他扬帆而去，方才回庄。大人亦然要回沙家集，恰巧知州到来，见大人请罪。施公倒安慰一番。就把米粮银钱房屋田产，吩咐入官，尸首用棺木成殓，掘土掩埋。施公说道：“贵州就在此料理公事，本院要赶赴淮安到任。”知州连连称是，相送大人并众好汉上船。崔中军、阎守备、刁庆辞了大人回城中。后来施公表奏刁庆功劳，擢升都司之职，崔、阎亦然。一言表过，知州在薛家窝料理已毕，自回沧州去了。

且言施公与众好汉回转沙家集顺隆店内，吩咐给了船人官价，叫幕友写本入奏圣上：薛家窝之事，某某等出力，有功人等，圣旨下来，嘉奖甚优不表。大人在店养息一日，叫天霸算清了店钱，施安雇了马匹牲口，就此起行。天色将晚，见一座高山，十分险恶，忽听山上一棒锣声，林内约蹿出二百喽兵，为首一家寨主阻住去路。不知施公等如何过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八十三回

黄副将活捉东方雄 施钦差剿灭卧牛山

却说施公行到山下，树林中一棒锣声，出来一个好汉，带领二百喽兵，一字排开，大叫：“留下买路钱来，放你们过去！”天霸见此贼生得面如活蟹，眼似虾睛，阔口大鼻，颌下短短钢须，身高八尺，年纪不过三十；坐下战马，手持镔铁镗金钹，一马冲来。黄天霸大叫：“山贼！快快通个名来。可知钦差大人在此！”那人扣住马，叫声：“小子听着！俺乃卧牛山寨主爷东方雄便是。小子你留下姓名厮杀！”黄天霸喝声：“草寇站稳了！俺乃钦差施大人麾下大将黄天霸是也。俺们大人正要剿灭你这班蠹贼，与民除害。”东方雄大怒，举起镗金钹，向天霸泰山压顶打下来。黄天霸用刀往上迎来，只震得两臂酥麻，用尽平生之力，将镗金钹抬开；正要还刀，恰好关小西到来，直奔贼人马前，一刀砍去。东方雄将刀招架。关小西扑到后面，举刀又砍。那边何路通又一马飞来，提起钩枪拐，望东方雄劈头就打。黄天霸拦腰砍来。东方雄连挡三般兵器，全不放在心上。

喽兵连忙报上山去，说：“施不全已到山下，我家寨主被三个贼将围住。”活阎王听报，起身操了铁桨，带领二百喽兵，四个头目，一路冲下山来。只见东方雄与三人交手。施不全同着伴当人等，约离半里之遥，在树林边站着。活阎王吩咐：“

孩子们，快从小路抄去捉施不全要紧。”二百喽兵发一声喊，一齐蜂拥上来。计全正在观看，只见一贼手提铁桨，步行如飞杀来，正是李天寿。计全知他厉害，忙说：“五弟保护大人，小心。”自己同了李七，将手中刀挥动，迎将上去，大叫：“杀不尽的强盗！胆敢有犯大人。”李天寿大骂：“我把你这班助纣为虐的匹夫！今日将你们碎尸万段，与薛家五虎报仇。”说罢，将铁桨舞动，力敌计、李二位好汉。那四个头目，吩咐喽兵一半呐喊助威，一半来抢施公。王殿臣、郭起凤把四个头目拦住厮杀。李公然拔出宝剑，护了大人。施安、施孝也各抽出佩刀，护住行李牲口。看看天已昏黑，喽兵高擎灯球，如同白昼。李公然便将弹弓取下，悄悄把马一拎，冲到山坡上，觑定东方雄，嗖的一弹，正中面门，打得头目昏花。他手中一慢，被天霸一刀，直刺进来。东方雄要让已来不及，被天霸狠命一扯，倒拖下来；何路通一钩枪，打在东方雄手腕之上，将镗金鎗打落。路通、天霸上前将东方雄捉住，解下带子，就将他四马攒蹄捆了。各人收拾兵器，抬了东方雄，到施大人那里看守。天霸叫声：“关大哥，我们去捉李天寿那厮。”路通、关太、天霸一同来帮助计、李二人。李天寿情知不好，把桨挡开二人兵器，撒腿就跑。黄天霸三人随后赶来；计全，李七也追了上来。关太与何路通赶杀喽兵，如砍瓜切菜一般。且说计全、李七、天霸追了一程，追赶不上。天霸说：“二位大哥，我等且到山上破他巢穴要紧。”施公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一同登山。”众英雄一齐上山，将寨栅毁了。施公在山上歇息。天色已明，施公吩咐天霸将东方雄斩了，放火烧了房屋寨栅，免得日后窝藏盗贼。众人上马下山，不知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八十四回

黄花镇又遇风波 朱家店夜逢刺客

却道施公下山，在马上与天霸说道：“我自出京以来，至今始得安稳，赶紧到淮安上任为是。”一路谈谈说说，已到日落西山，前面到一个市集。施公便问：“此处什么地名？”左右有人答应道：“此地唤做黄花镇。”施公点头。不多时，到了镇市，只见一座大客店，招牌上写：“朱家老店，安寓客商。”黄天霸在前，然刚走到店门首，只见店内走出四五个伙计来拦住马，将马嚼环扯住，口中齐说：“时候不早了，请爷们照顾小店吧！”天霸说：“咱们且到前面走一遭。”施公说：“黄兄弟，就在此处住了也好。”天霸、大人一同下马，进了店门。

只见那掌柜的站起身来，把手一拱，满面堆下笑来说：“诸位爷们到来，小人未曾远迎，多多有罪。请到里面选看房屋。”黄天霸扶了大人一路到了里面，拣了三上三下六间楼房。伙计把窗推开。天霸走到后窗一看，后面还有一带平屋，还有后园，种些瓜茄之类，四周全是竹篱围住。便问：“大人，此地可好？”施公说：“甚好。”伙计送上脸水、香茗。施公吩咐：“拣好酒菜拿来。”伙计答应一声去了。计全说：“黄兄弟到这里来。”遂扯了天霸，低低说道：“黄兄弟，我看这掌柜的，不象善良之辈。”天霸说：“我也疑心。”李七便说：“这朱

家店是十余年的老店，我也住过了多次，可从无别事。”天霸心内释然。计全把酒斟了，大众坐下饮酒，你一杯，我一杯，不到两巡，壶内空空。黄天霸唤叫添酒，伙计答应来了。施公吩咐：“楼下从人们，也添上些酒去。”伙计连忙答应了，不多时提了酒进来。李公然酒量不佳，饮了两三杯就不吃了。黄天霸将要举杯，忽然一阵肚疼，锁上双眉。施公说：“黄兄弟怎么不自在？”天霸说：“肚中疼痛，要大解了。”施公道：“请便。”伙计说：“小人引爷上茅厕去。”

天霸起身，随了伙计进茅厕去，扯了底衣，大泻一阵。正要起身收衣，忽见一条黑影在茅厕外闪来。定睛细看，只见一人细条身材，浑身穿着夜行衣，背上插了一把钢刀，穿上厕所，连跃到楼屋上面，将身伏在瓦楞之内，倒垂金钩之势，一手扳住檐瓦，向楼内观瞧。天霸知道不好，不知兄弟们可曾知道防备。急得天霸搓手无措。不知此人是准，黄天霸怎地救护大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八十五回

李天寿报怨被捉 朱继祖为兄逃命

却说黄天霸一见此人，细看原来就是活阎王李天寿。这朱家店原系姓李，与李天寿嫡堂兄弟，后来入赘朱家，改名朱继祖。天寿就把前事说了，要兄弟与他报仇。朱继祖听了，连连摇头说：“大哥，他们能人甚多，我们有多大能为，如何行此事呢？”天寿说：“不妨，咱们只要如此如此，那怕大事不成？”天寿说罢，双膝跪下。朱继祖无奈，只得应允，就叫伙计们留心了。众伙计一见天霸等走到，连忙出来接住，把马带进。施公等进了店，李天寿早已安排停妥。天寿来到后园飞身上屋，正要进去下手，才向背上拔刀；恰巧黄天霸在茅厕看见，掏出一只金镖，急望天寿打去，这镖正打在腰肢之上，噗咚！跌入楼窗之内。天霸大叫：“兄弟们快拿刺客！”自己进了后门，直到上房。只见楼下从人，一个个东倒西歪：知道中了贼人奸计。连奔上楼，只见李公然已将贼人捉住。其余弟兄并大人，尽皆口角流涎，醉倒席上。李公然见了天霸便道：“黄兄弟，此地原来黑店，我同你快杀到外面。”天霸说：“咱们将大人并众兄弟灌醒了方好。”李公然应着，天霸扯出自己单刀，吹灭灯火，下楼拦门守住。

且说朱继祖手中提了钢刀，跟着十四五个体壮的伙计，各执长短家伙，一路赶奔上房而来。黄天霸听得一阵脚步声，

知道他们来了，啪地将帘子放下，自己闪在一旁，等他进来杀他个措手不及。那知朱继祖也是行家，到了门口，挑开帘子，先用朴刀伸进来一探。黄天霸年轻性急，嗖的一刀，正砍在朱继祖的刀上。继祖一手扯开帘子，一手舞动朴刀进内。黄天霸连忙接住厮杀，边些伙计相帮助杀。

且说李公然灌醒了施公并众兄弟。公然说：“落在黑店了，黄兄弟在楼下与他们厮杀。待我先下楼去助他。”说罢直奔下楼，叫声：“黄兄弟，我来帮你杀这班狗男女。”手提宝剑，跳将过来。朱继祖正一刀砍来，被李公然的剑往上一迎，只听得呛啷一声，朱继祖倒吓了一跳，朴刀只存半截在手，转身向外飞逃。黄天霸随后追赶。李公然见天霸追去，自己挥动宝剑，将众伙计乱杀。关太、计全听得楼下相杀，就叫李、郭、王、何四人保住大人，抽出家伙，一齐赶下楼来，见李五已把众伙计开发停当。关太便问：“黄兄弟呢？”李五说：“追赶贼人去了！”

且说黄天霸追赶朱继祖，出了店门，一路出了黄花镇，直赶了三里之遥。朱继祖见前面有一座大树林子，心中想着：有了救星了！往树林中钻进。不知黄天霸可追进林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八十六回

黄天霸放走朱继祖 施贤臣限捉张桂兰

却说黄天霸见他逃入林中，说声：“便宜你了！”回身走来。见李公然提剑赶来，黄天霸就把他逃入林中的话，告诉李五。二人同回朱家店内，来到上房，将贼人逃走的话说了。施公只得罢了，吩咐：“把李天寿带上！”跪下。大人细细审问，天寿从头至尾供了一遍。大人又吩咐：“将女掌柜带上来。”可怜朱氏，跪在大人面前求饶。大人道：“你从实招来，与你无干。”朱氏便说：“父母开朱家店数十余年，后来李继祖入赘，改姓朱氏，自从到了我家未做犯法之事。”大人又把四邻叫来细问一遍，都说素来安分。大人吩咐：“起去。传地保上来：将格杀伙计，备棺木成殓。朱家店既然素来安分，罪归朱继祖一人，着地方官行文捕捉正法。”一面叫黄天霸押了李天寿，请上方剑就地斩决不提。

且说施公来日与众人起身，一路向南而行，已进了山东地界，来到乐陵县境内。知县周钊闻得施公到来，会同文武迎接钦差，备了公馆。施公一到乐陵城内，哄动了一城百姓，都说施青天到了，专审无头案件。施贤臣一连接下十几张状子，都是血案，求大人追捕。施公传了知县，启口说：“贵县既为民之父母，应该除暴安良，捕捉盗贼，是分内之事。为何境内盗贼横行，采花血案连出一二十件？”周钊回禀：“此地有个盗

贼来去无迹，许多案件乃一人所做。此人名叫张桂兰。卑职踏勘时节，皆见墙上画有一枝兰花，一枝桂花。卑职起初严行追捕，一日早上睡觉醒来，只见脖子边一柄匕首，柄上刻着一枝兰花、一枝桂花。卑职吓得一身冷汗，因此只得缓了下来，望大人恩典。”施公听了，回顾黄天霸众人说：“尔等可晓得此人否？”众兄弟说：“回大人，未将们但闻其名，未见其人。闻得他的外号，人称飞来燕，来去如风。只是不归正道，最喜欢女色。”施公道：“他是那里人氏？现在居住何方？”计全说：“闻他就是本处乐陵县人氏。”施公对周钊道：“张桂兰既是本地人，公差捕快难道认他不得？我今限你二天，务要交到此案。”知县诺诺连声退下。回了衙门，传齐了通班捕快，限三天要破此案。通班捕快退下。那捕班头姓张名叫凤山，手下有个伙计叫做彭二，最是机灵，人都叫他百晓。当下张凤山与彭百晓商量此事。不知百晓说出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八十七回

彭百晓畏死泄底 飞来燕盗偷金牌

却说彭二说：“张头儿你去回复本官，张桂兰我们实在拿他不住。要求施大人发下将爷来，我们领着做个眼线。”张凤山回明知县，禀了大人。施公说：“先将张桂兰存身之所打听明白，我便命人相帮捉拿便了。”周知县回衙叫张凤山去打听。凤山回到班房，对彭二说明。

彭二到了日落西山，到斜桥打听，走来走去，不见张桂兰影儿。到了明日，彭二又去打听，仍然踪迹全无。刚要回去，走到一条巷口，只见巷内走出一人将彭二扯住，叫声：“彭百晓，这里来说句话儿。”拉了彭二往僻巷内便走，提起彭二飞身上屋，直到一所花园下来，说道：“姓彭的认得我吗？”彭二听说，就在星月之下细细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认得是飞来燕张桂兰。彭二说：“张大爷，与你素来客气，从来没得罪于你。”张桂兰哼了一声，回手扯出一把刀来，说：“姓彭的，你不用花言巧语，假作不知。你这两天里在斜桥要找那个？实说了，便饶你不死，如有半字虚言，立刻送你回去！”彭二不敢撒谎，只得说道：“施大人奉旨出京，升任淮安总漕，代理巡按。御赐金牌一面：‘如朕亲临’。一路访拿恶霸，扫除绿林，前日来到此地。那些百姓到他公馆告状，一连收十七张状子，都说你老人家做的。施公大怒，立刻传了本官，严限三日

拿到凶身；如拿不到，知县太爷听参离任，我们张头儿立毙杖下。我吃了张头的饭，不敢违拗，故此同伙计四处访探你老人家下落，好去回复本官。”张桂兰听了此话，便把彭二的带子解下来，捆了彭二，又扯了一片衣襟，塞他口内，把他提到假山洞口，说声：“姓彭的，你耐了性儿在此，我去了。”说罢，张桂兰去了。到了第二日，那看祠堂的老儿到园内拔草，听得哼声，见假山洞口有个人在内，老儿倒吓了一跳，细细一看，方知口内塞有东西，便与他取了口中衣片，解了带子。彭二吐了一会，方才开口，把前事告诉了老儿一遍，谢了回去不提。

且言那夜张头儿，不见彭二回来，正然猜摸不出。到了次日，听得钦差大人公馆内又出了重案，急得屁滚尿流，原来张桂兰听了彭二所说底细，一路来到施大人公馆，飞身上屋，到了跨院屋上，侧耳细听。只闻众兄弟一处谈闲话儿呢！张桂兰也不放在心上，他却穿身来到内院，见一并三间房屋，一明两暗。张桂兰飘身而下，蹑住足来到窗前，将指甲在窗上戳个孔儿，往内观看。见炕上卧了一人，谅来是施不全了，旁边谅必是从人。张桂兰便将身从窗外穿到屋内，如燕子相仿，走到施公身旁，将大人胸前的金链子割断，把那块“如朕亲临”御赐金牌拿在手内，回身便走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八十八回 失金牌施贤臣丧胆 访盗迹计千总捕风

却说次日天明，施公醒来，见金牌失落，吓得魂不附体，面如土色。便向施安问道：“我那块御赐的金牌，昨晚明明挂在胸前，为何今日不见？甚是奇怪，难道又有强人盗去吗？”施安听说，以为丢落在炕上，便去寻找了一回，只是不见。施公再将胸前仔细一看，那挂金牌的金链子，尚有二尺多长的双环头，挂在项上，两头的斩齐，却是用刀割断的样子。施公看罢，大惊道：“不用说，一定是强人盗去了。但是失了此物，如何是好？”便叫施安将外边众爷们请来，大家商议。黄天霸等正在那里炕上梳洗，只见施安慌慌张张走来，说道：“众爷们不好了！昨日大人好端端地卧在炕上，今早醒来，把挂在颈项上御赐的金牌失落了。门不开，窗不启，凭空地不知去向。现在大人在那里着急，叫请众爷们快去商议呢！”大家听了这话，吓得面如土色，即便跟着施安，进了书房，先与施公请了早安，然后依次坐下。

施公便将失去金牌的话，又说了一遍。大家复站起来，回头来看形迹，却没一点影响，复又坐下商议。只见计全说道：“大人明鉴：依卑职看来，这盗取金牌的强人，一定是那个一枝兰无疑。”黄天霸道：“计大哥，何以见得定是他呢？”计全道：“昨晚在那里议论，全是说他的话，又兼黄贤弟赌气，

要去捉他，难保一枝兰不伏在暗处听见。等到咱们去睡觉，他便进来盗去金牌。此是钦赐物件，必须赶紧查缉，若访得踪迹，任他是龙潭虎穴，总要将金牌寻回，才可销案。但有一层，万万不可声张出去，被他知道是要紧之物，他便远走高飞，那时可格外棘手了。”施公听了说道：“计将军真善筹划。众位就照此办法，但愈速愈妙。因本院限期在即，须赶赴淮安上任。况且漕粮又须开办，若耽延日久，误了限期，本院就要被议。”计全等唯唯应诺，便站起来告退。

计全就向黄天霸道：“我看这无头公案，非是十朝半月可以破案的，这却如何是好？”黄天霸道：“且不管什么限期不限期，只要寻到金牌就好了。计大哥机谋见识比我等强些，又仔细，又精明。若我等这暴躁性子，不但访不实在，就是访的确了，稍不机密，走漏风声，依旧是无用。”关小西也道：“最好。”计全不能推托，当即改换服色，扮作江湖上卖卜的朋友，带了几两碎银子，又将朴刀藏好，即辞别众人，悄悄地出了公馆。先往乐陵城内访了一日，全无影响。当晚并未回到公馆，就在城内客寓住下。等到三更时分，又由房屋上去访查，仍无半点消息。次日，即将房钱算还店主，便去城外一带查访。又访了一日，仍访不出来。看看天色已晚，回城不及，见有个过路的走来，便上前问道：“借问你老，咱是要往乐陵去的，此间离城还有多远？借问一声。”那过路的道：“此去乐陵，还有三十多里。今晚赶不及，不如就在东边那个镇上歇一宿，明早再进城吧。”计全便拱拱手道：“多承你老指点。”说着掉转头往东而去。

一会子，又到王家集，计全就拣了一家客店，放步进去。当有小二上前招呼，计全拣了个座坐下。店小二问道：“你可用什么酒？听你老拣。”计全道：“我酒是不大会饮，随便打

一角来，可有什么投口的菜？”店小二道：“有的是牛脯、烤鸡、朱肉丸子。”计全道：“你把牛脯并烤鸡，拿两件来，你把薄饼拿一斤来。”店小二答应着去取，一会子将牛脯、烤鸡、薄饼全拿来，放在桌上，又打了一壶酒，摆在计全面前。他就自酌自饮起来。正在那里吃喝，忽见对面桌上，两个老头说道：“这半月乐陵城内，到了一位新放总漕的施大人。听说这施大人为官清正，审了多少无头案子，赛如宋朝包龙图，因此那些糊涂官，人人都有些害怕。”那个道：“我还听说，去告状的人不少。这位施大人没有一件不准的。”这个又道：“前庄郝三家媳妇忽然不见，寻找两三日，全无下落。不知他家告状没有。”那个道：“郝三要不知道便罢，要知道有这位青天大人，他还不快去告吗？”这个又道：“说来实在奇怪，怎么到龙王庙里烧烧香，就不见他回来？难道被和尚藏了不成？”那个道：“这也说不定，你道那龙王庙的和尚是好人吗？我曾听得人说，庙里那个方丈，叫做什么普清——先是强盗出身，后来犯了案，才出家的。还听有人说，他现在还同绿林中朋友来往呢！我们却是没有看见，不知是真是假。”计全听得真切，想道：“莫非那盗牌的人，就藏在龙王庙里？我何不过去问那老者这龙王庙在何处？”正要去问，后又想道：“我此时前去问他，他必见疑，反为不美。不若他走了，问那店小二，便知明白。”主意已定，仍然饮酒吃饭。一会子，那两个老者出了门，计全也吃完了酒饭，店小二走来收拾。毕竟计全问出什么话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八十九回

招商店李四泄机龙王庙计全得信

却说计全在王家集饭店内，忽听两老在旁边桌上议论，因想店小二，可以问个明白。却好店小二见计全酒饭已用过，前来收拾碗盏。计全便问道：“小二哥姓什么？”那店小二道：“我姓李，名叫李四。还没请教官客尊姓。”计全道：“咱也姓李。你这店里掌柜的姓什么呢？”李四道：“姓王。”计全道：“咱问你刚才那边桌上两个老者，也是姓王吗？”李四道：“他们不姓王，姓张，是张家甸的人，离此有一里多路。”计全道：“这王家集是乐陵所管吗？”李四道：“是归乐陵所管。”计全道：“咱听见那两个，讲什么前庄人家的老婆，早间出去烧香，怎么就不见了？”李四说道：“那老儿讲那不见了老婆的，那家姓郝。老夫妻两个，颇有些田地。生平只有一子，叫做郝为富，今年二十二岁，去年上冬才讨的家小。这郝为富的家小，就是个财主的女儿，生得颇为美貌，更兼小两口极其恩爱。今春三月里，那郝为富得了一病，几乎要死，后来渐渐好了。听说病重的时候，曾在龙王庙内许愿。前日郝为富的家小因去还愿，进庙烧香，不知怎么样就不见了。现在郝家各处寻找，全不知下落。有人说有个总遭施青天，现在乐陵城里，断了多少无头案件，他家还去告状伸冤呢！”计全道：“难道这庙里有歹人吗？”李四道：“这庙内住持和尚，叫什么普清，

原来是强盗，因犯了案，才出了家。从前倒也安分，渐渐不如从前，闻得专结交江湖上的朋友。近来更坏，据说接来了一个师弟；也是江湖上的大盗，整日与他助纣为虐。”计全道：“你可瞧见过吗？是怎样一个人？”李四道：“我可没瞧见，但听说罢了。”计全道：“这龙王庙离镇有多远呢？”李四道：“就在镇东，约有一里多路，黑丛丛一带树林，那就是了。”李四将碗盏收拾去了。

计全也便回房，暗道：“才听店小二所说的，恐怕一枝兰就是这和尚的师弟吧！”靠在床上，歇了一会。半夜时分，走出房门，仍旧将门带上，蹑着脚走到院落中间，使一个燕子穿帘的架式，轻身一纵，上了墙头，复飘身跳下去，照着店小二的话，往东看去，一带丛林，四周环绕。计全到了树林，定神一看，见树林左边有一条小路。顺着小路走入林内，复轻身跃上树梢，只见一带红土墙，墙中间有座山门，星月模糊，匾上的字，看不真切。计全在那里设想，往腰间掏出一块石子，往下一掷，探个路径。见里面毫无动静，跳将下去，四面一望，见东首是个三间屋，内有灯光。计全悄悄走到那里，就从后墙上了屋顶，将身飘下，侧身窃听。忽见有人喊道：“张三！酒焖鸡子做好没有？师父等着下酒。”计全暗道：“原来此处是厨房。”又听道：“我们师父这两日更闹得不象样！怎么将良家妇女藏在暗室，逼人家从他；人家不从，还要杀他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又听一个人说道：“你道这是咱师父的本意吗？这个行为是那个来的师叔叫他做的。他向来到处奸淫妇女，不知糟踏了多少人！他又仗着自己一身的本领厉害；他如果没有本领，做了大案，还敢画兰花？这明明是叫人晓得他做的，却又叫人捉他不住。”又一个道：“闻说施大人手下能人颇多，就是县里捕快没用，难道施大人就不得好手捉他吗？”正在那里

说话，忽听又有人来催快焖鸡子，并红烧猪首。厨房里人，赶着将鸡子、猪首用碗盛好，给来人端去。

计全听得真切，瞧得明白，想道：“果然这一枝兰在此下落。今日访得实在，也不枉走一趟。”想罢，就暗暗跟端菜的人前去，转了几个弯子，见西首一座五间的房屋，那人走到里边。原来此间就是普清和尚的方丈。计全蹑着足，走到檐口，将身子轻轻一伏，往下又使个燕子倒垂帘的势子，两只眼睛，探望进去。只见隔着窗格，里面灯烛雪亮。靠着墙边，设了一张方桌，对面坐着一僧一俗，桌上排列着酒肴。见那和尚粗眉大眼，凶恶异常，不是良善之辈。另一个却生得仪表堂堂，年约三十岁光景，颇似书生模样，却不象是个采花大盗。计全颇为惊异。只见那和尚，一杯在手，喝了一口酒说道：“你前日做的那个勾当，胆子也过大了！幸亏他手下人还没访到；若竟访了出来，晓得是你盗的，再知道你住在此处，调了官兵来寻捉，那不是闹大了吗？现在既然如此，到底那块金牌藏在那里？还须埋藏好了，不要走漏风声才好。”一枝兰道：“大哥，你老放心。小弟干的这件事，自古道：‘一人做事一人当。’不做则已，既做还怕什么？至于那块金牌，咱也藏顿好了，就在这殿后大仙楼上，神龛内第二层夹板里，再没有人知道的。你老饮酒吧！”说着端起酒杯来，彼此痛饮。计全听得明白，便想道：“咱何不趁此先到殿后，将金牌盗回？”不知计全如何盗取金牌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九十回

神眼计乐陵城送信 铁头僧龙王庙遭擒

话说计全正欲趁着一枝兰与普清饮酒之时，去到殿后大仙楼神龛下盗取金牌。不意两脚挂在屋檐口瓦上，要将身子缩上屋面，因左足在瓦上用了点劲，那瓦咯噔一声响。房里的人知道，当下喊出来：“屋上有人！”普清与一枝兰就赶了出来。却好计全身子灵捷，一缩身已上了屋，随将朴刀抽出，一面预备抵敌，一面就往原处去了。幸喜一枝兰四面一看，见无影响，普清也就丢了不问。

且说计全出了龙王庙，仍由原路回到饭店，已是三更时分，便悄悄地进了房，就在铺上睡下，一宿无话。到了次日，天明起来，梳洗已毕，唤进店小二，算明饭食，连点心都没吃，背上包袱直往乐陵而去。约有已牌时分，已到公馆。黄天霸等人正在那里盼望，大家都道：“计大哥去了两天，怎么没有消息？难道那个强盗不在境内吗？”有的道：“本来这无头的公案是最难办的。两三日工夫，怎么就会得确信呢？而且计大哥是最精细的，不访得确实，他断不肯暴躁。”正在说着，只见计全从外面进来。大家一见，忙着招呼坐下。黄天霸本来性急，计全尚未坐定，他即抢着问道：“计大哥，所访之事如何？还有些消息吗？”这计全便将在王家饭店内，如何听那老者谈论，如何问店小二情形，如何到龙王庙私访，如何听见普清、一枝

兰二人饮酒对话，如何要想盗回金牌说了一遍。黄天霸听到此处，便大喜道：“敢是你老已将金牌盗回吗？”计全道：“黄贤弟，你且莫急，听愚兄说来。咱正要趁他们饮酒时，悄悄地将金牌取回，不是一件美事吗？不想咱的两只脚挂在瓦檐上，缩身子的时候，脚上劲用重了，将那檐口上的瓦踏碎，咯噔一声，里面早喊出来。幸亏愚兄走得快，还算不曾叫他瞧见。不然，要是叫那处瞧见了，必定争斗，那时反不美，金牌固不曾取到，而且是打草惊蛇。咱所以直跑回来，约同众兄弟同去，方可无失。”大家听了这席话，个个欢喜，金牌有了着落，只要取回就没事。

正说之间，施安已从里面出来，见计全已经回来。众人又将计全的话，大略告诉一遍。施安也是欢喜。大家跟着施安进去。施安回明施公，即刻传见。计全等见了施公，行礼已毕，分两旁坐定。施公先问计全道乏，然后便问私访情形。计全又将对众人所说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施公深为叹赏。计全便道：“大人的洪福，金牌虽有了下落，但事不可迟，今晚就须前去，恐那一枝兰走向别处，不免又多一番周折。”施公听说，亦深以为然。于是计全等人退去。

用过了晚饭，约有申牌时分，黄天霸、关小西、李昆、何路通、计全五个人扎束停当：内穿夜行衣靠，各藏兵器宝囊，外罩大衣，陆续前去，只留郭起凤、王殿臣、李七侯在公馆保护。且说计全等出了公馆，直向王家集，日落时分方到。仍住王家老店。吃喝已毕，计全说道：“咱们今夜前去：李五哥、黄贤弟，直奔方丈去捉一枝兰、普清；关贤弟与何贤弟接应，务要将一枝兰敌住；咱便往取金牌，使他首尾不能相顾。咱将金牌取来，可就先要回店，将此紧要物件寄顿妥当，然后再来助力。”商量已毕，即靠在铺上，歇息一会。已是二更将近，

各人起来揉了揉眼睛，将外面大衣全行脱去，带了兵器，一个个皆从院墙跳出。

计全在前引路，不上一会，已到龙王庙树林里。计全引着众人，仍由厨房后墙上了屋，一直来到方丈厅。计会又说了暗号，便独自往殿后大仙楼而去。这里黄天霸、李五到了方丈，黄天霸使一个猿猴升木，李五使一个单龙出水，皆从屋檐上挂着身子，探了进去。只见房内灯烛微明，毫无动静。两个心中大喜，以为今日一枝兰，合当该死，如何一点声息没有？两人想罢，就将朴刀、宝剑拔出，从屋檐口飘身落下，直奔普清卧室。到得房门首，见两扇门紧紧闭着。黄天霸便上去，轻轻撬开房门，进了卧室。李公然亦跟着进去，四面寻找，没有踪迹。但见房间上首，设着一副床帐，紧靠床头有张书橱，亦是闭着。黄天霸心中疑惑，李公然说道：“黄贤弟，你看这书橱设在这里，其中必有缘故。那两个杂种，或者躲在里间，也不可定。咱们何不将橱子搬过来，看是什么东西？”黄天霸道：“五哥之言有理。”两人正要上前搬移，书橱内忽闻隐隐有啼哭之声。再细细一听，却是妇女声音从书橱内透出。两人听得真切，李五道：“黄贤弟，那两个杂种一定藏在里面，必是掠得民间妇女，在那里面逼奸。不然，何以有妇女哭泣声音呢？”黄天霸道：“不错。”李五道：“咱们先将橱门打开，如果实系暗室，里面人知道必然出来。咱们可藏在黑暗之下，等他出来时节，叫他出其不意，将他捉住，可不省许多力吗？”李五道：“但愿如此。”

二人主意已定，黄天霸便走上前去，要将书橱搬过来，那知这橱子是砌在墙内的。黄天霸见书橱搬移不动，便将朴刀在橱门上劈。只见橱门呀的一声，开了一扇，里面响铃一阵乱响。李五道：“黄贤弟须要小心，恐有人出来。”正说之间，忽见

里面跳出两人：一个胖大和尚，手执禅杖，一个少年美男子，手执双钩镰枪，大声喝道：“何处狂奴，半夜三更，擅敢闯入卧室？可知道铁头和尚、一枝兰两人厉害吗？”黄天霸见普清跳出，劈面一刀。普清知道是有能人到此，赶着闪过天霸朴刀，一纵身跳出房外。黄天霸紧紧迫来，才到房门，普清的禅杖当头打下。天霸见来势凶猛，隔开普清的禅杖，就势一个旋风从肋下扫到。普清那里肯放？赶一步直奔天霸。刚进房门，忽听噗咚一声，普清栽倒在地。天霸赶上一刀正中背上，复一刀将背膊砍下一段。毕竟普清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九十一回

九龙龛神眼盗金牌 一枝兰独力退天霸

话说天霸将普清背膊砍下一段，迈前一看，仍恐普清爬起，又将他右手剁下。然后跳出房来擒一枝兰。你道一枝兰是何时出去的？在天霸战普清的时节，李五就接着一枝兰，两下争斗起来。一枝兰因房内褊窄，不便厮杀，他就一个纵身，一腿将窗格打落，从此跳出。李五急忙来赶，立脚尚未稳，一枝兰早将钩镰枪抓在手，向李五胸前刺来。李五赶着用剑接住。一枝兰右手的枪又来，李五复用剑架住。一枝兰左手的枪，从肘下又到。李五左架右格，仅能拦住，不能回手。正酣战之际，关小西从屋上跳下，就在一枝兰背后，举起倭刀，连头夹背砍下。一枝兰觉得背后一阵风过去，知有人来帮助，忽掉转身来，却好关小西的刀已到。一枝兰赶着让开，关小西的刀砍了空。一枝兰就势一钩镰枪，向关太左肘刺来。关太急拿回刀，将枪隔在一边，正欲还刀砍去，李五一剑又从一枝兰腰内刺下。一枝兰赶紧招架，关太的刀又从迎面砍来。一枝兰力敌两人，毫不惧怯。三个人在院落内斗有十数个回合。此时黄天霸已到，举起朴刀向一枝兰便砍。一枝兰虽然勇猛，现放着李五、关小西已成劲敌，再加上天霸，看看抵敌不住，便将钩镰枪望黄天霸虚刺一下，就势四面一扫，只见两足一登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早已跳上屋顶，站在上面说道：“姓黄的，你们这一起杂种，

敢上来与老子杀吗？倘不上来，咱老子就少陪你了。”一枝兰只顾上望下说，不提防何路通走在后面，当头一拐。一枝兰赶着躲闪，已中在肩上，急忙转身来迎何路通。此时黄天霸，已跳上屋，接着李五、关小西俱已跳上。四人围住厮杀。一枝兰且战且走，黄天霸等紧紧追赶。看看到了大仙楼，一枝兰正往前走，忽然计全迎面撞来，两下接着又战。这一回计全被一枝兰的钩连枪，在腿上刺了一下，计全立足不安，就从大仙楼第二层屋上直滚下来。一枝兰见计全着枪滚下去，他也跟着往下一跳。黄天霸看得真切，随将金镖取出，一撒手直向一枝兰打来。一枝兰见金光一闪，知是暗器，赶着闪开金镖，虽不曾着伤，李五的弹子却早到了，一枝兰却躲不及，面门早中一弹，打得血流满面。一枝兰遂不敢再战，认定了方向往下就走。等黄天霸赶了下去，一枝兰已不知去向。

大家分头寻找，却好计全迎着李五、关小西二人，各处去寻，皆寻不着。三人走到大殿面前，方欲转弯，又遇着何路通。一抬头，见两个人影一闪。李五喝道：“前面何人？”但见那两个黑影，躲在墙下。李五上前一看，原来是两个粗大汉，便问道：“汝等何人？快快说明。”那两人抖抖地说道：“小的们是庙里看香火的。因听得喊杀之声，小的们害怕，疑是来抢庙的，因此小的要想躲藏。不想碰着好汉到此，还求饶命。”李五道：“你等不须害怕。你家庙里那个外来的师叔，逃到那里去了？”那两个粗汉道：“小的们见那个大人追着师叔，一直去了。”计全道：“如此你带老爷前去。”那两个粗汉在前引路，一阵出了后门。走了有一里多路，有三条岔路，不知到那道去，那大汉道：“正中一条路，是到茂州；西南一条路，是到乐陵；正西一条路，是到王家集。”计全一想：“乐陵、王家集，一枝兰必不敢去，必是往茂州去了。”便道：“汝等

领着我，向茂州赶去。”那两个大汉听说，仍在前引路，直向中间那条路而去。

大家走入树林，忽听西北角上，有喊杀之声。计全跳上树顶一看，正是黄天霸与一枝兰战斗。他跳下树来，往西北赶去，看见黄天霸渐渐地抵敌不住。李五即取出弹子，打了出去。一枝兰正与黄天霸杀个对敌，渐渐地黄天霸要败下来了。忽听见“哎哟！”一声，是一枝兰躲避不及，额角上正中了一弹。一枝兰晓得厉害，便舍了黄天霸就走。天霸抢去追赶，转过几个弯，已是不见，只得回头。李五等接着问道：“黄贤弟，你从楼上跳下，在那里寻着这厮？”黄天霸道：“小弟正寻到后院，厨房背后，见有个人影一闪，咱便悄悄地赶上一刀，却好就砍中了一枝兰的肩背。小弟以为那厮杀了一刀，总可将他捉住。那知他本领果然厉害，虽中一刀，毫不畏惧，掉转身躯，复战起来。且战且走，直至追出后门，他便窜入树林。咱也知道遇林不可追，只因他案情重大，不便轻放，因此又追了下来。那里晓得这厮依然逃走，倒是咱们白跑一趟。”李五道：“一枝兰虽然放走，却喜计大哥已将金牌取回，已可在大人面前销差了。”天霸道：“计大哥去取金牌，是怎么取法的？”计全道：“愚兄与贤弟分头去后，即到大仙楼第二层，九龙龕子内，将夹板劈开，果然金牌藏在里面，咱即取出，握在怀中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将来大人保你头功。”大家一路谈说，已以庙内。

此时天已大亮，黄天霸仍到方丈里面，见普清依旧躺在地面，进前细细一看，已是奄奄一息。又叫那两个粗大汉，带领着去看暗室。大家进去，但见里面有个妇人，赤着体，被缚在铺上。计全便上前解了缚，叫他穿好了衣服，然后问道：“怎么来的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小妇人姓郝，家住前村。因我丈夫病好来还愿，前日被这庙内和尚骗到此间，当晚就要强奸；还有

那个少年，也助纣为虐。两人正欲强行，忽听外面响铃乱响，他们就提刀出去，正好老爷们来。妇人要不是老爷们杀来，也只得拼了一死罢了。”说着便磕下头去，谢了计全等人。计全道：“你不要怕，咱们已将那和尚杀死。等会子，叫人到你家内送信，着你丈夫来接你便了。”说着计全等又到方丈，就叫那粗大汉将地甲喊来，把普清叫他看管。然后大家同到馆店，就着店小二去到那妇人家送信，叫他丈夫前来。诸事已毕，这才进城销差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九十二回

思报仇谢豹行刺 急中防天霸发镖

话说黄天霸等见了施公，就将各节情形，及一枝兰逃去的话细细禀明。施公慰劳几句，一面去传乐陵知县，往王家集踏勘。乐陵知县当即前去，比及至龙王庙，普清已死，也不追究，即着人掩埋去讫。庙内僧众，及香火等人，一概免究；随后另招清真和尚住持。各事办毕，仍回公馆。施公歇息一日，即往淮安而发。

这日到了茂州，知州林士元当即上了手本禀安。施公随即传见林士元，便问了些风俗民情。林士元一一禀毕，然后退出。送来许多酒席，大家开怀畅饮。酒过数巡，计全说道：“诸位兄弟，这茂州地界，风俗强悍，难保无歹人匿迹其间，今晚格外防备才好。”一会子酒席已散，惟黄天霸、李昆二人进房安歇，其余皆各执其事。施公连日亦觉困倦，晚膳后也就安寝。施安、施孝不敢全睡，留着一人在房内。关小西、何路通在屋下防备。约到三更时分，忽见窗外有个黑影一晃。关小西正要向外看去，又见桌上丢着一把七寸长的利刃。关小西知道有了刺客，遂将利刃就灯下一看，上面有四个小字：“茂州谢豹”。小西看罢，即击了一下掌。何路通也知有人，一个飞步跳出户外，复一纵上了屋顶，追赶前去不提。

却说那日一枝兰败走，直奔茂州而来。投栖谢家庄，恳求

谢豹为他报仇。谢豹满口应许。次日就着人迎上乐陵，沿途打听施公。谢豹得了信息，算准日期，何时可到。他便预先一日，伏在茂州僻静处所，复又着人暗暗侦探。施公已到了行辕，即得报信。因此，施公日间才到，他夜间便去行刺，以显自己江湖本领。却想不到施公这里防备甚严。比及到了行辕，寻找施公卧室，将身挂在檐口，往里一看，还未曾睡，关小西与施安在那里。谢豹便知有了准备，所以将利刀丢在里面。那里晓得刀就丢进去了，只不见里面的人出来，但听噗的一下掌声。谢豹知道此计不行，因此赶着逃走。到了大堂屋上，只见前面一人，也是短衣扎靠，举着朴刀，迎面砍来。谢豹急架来迎。两个人在屋上大战起来。

此时何路通也就追到，只见前面两人双刀并举，杀得难解难分。何路通举起拐来，当头便击。谢豹见背后有人打来，急从旁边一让，何路通拐已落空。就此势闪电穿针，谢豹的单刀已向何路通左肋搠到。路通说声：“不好！”从旁边一跳，约有五六尺远，让过谢豹的刀；却好计全乘势，用了个枯树盘根的刀法，直往谢豹足下砍来。谢豹来得灵便，向上一跃，也就乘势将刀一举，用一个雪花盖顶，向着计全连肩带背砍下。计全躲避不及，即将刀往上架开。何路通一个猛虎下山，双拐一起，直往谢豹搠进。谢豹急转身躯，使了个金蝉脱壳，跳出圈子外面，只见一抬手，早将袖箭放出，直往计全射来。计全瞧得明白，见谢豹放了暗器，赶着避让，那枝箭已从肩上擦过，险些射中咽喉。谢豹见走了箭，不曾射着，复抢一步，提刀又砍。计全急架相迎，何路通亦赶着来助。

谢豹抵敌两个，紧紧招架，急听一声大喝：“老爷黄天霸来也！”谢豹一听，即撇下何路通、计全来迎天霸。却好天霸的朴刀已到，谢豹赶即架开，也便喝道：“姓黄的，休得夸嘴！”

知道爷爷厉害吗？咱若不将汝拿住，给江湖上朋友报仇，咱就不算好汉。是好汉休仗人多，咱与你双手两拳，杀个对敌。”黄天霸一听此话，气往上冲。两人斗战有三十余个回合，谢豹渐渐力乏，不能取胜，往天霸虚砍一刀，说道：“姓黄的，咱爷杀尔不过。今夜算输在尔小辈手里。”天霸手一慢，早被谢豹跳出圈外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抬手又将袖箭放出，直往计全射来。计全赶着躲闪，已是不及，肩窝上中了一箭，受伤虽不过重，却吓了一跳，立脚不稳，身子一倒，跌落下来。只听谢豹复又喝道：“姓黄的休要赶，咱爷爷去也！”黄天霸不睬，仍是追上前去。谢豹猛回头，将手一抬。何路通在天霸背后，看得亲切，急喊道：“谢豹你囚娘养的，休得暗箭伤人！”黄天霸听见，知道谢豹的袖箭又到，赶着让过。不意那枝箭不曾射中天霸，反将何路通面门上着了一箭。只因何路通不曾防，因此中了一箭，即刻眼花缭乱，由房上跌落在地，所幸不曾跌伤。天霸见何路通、计全两人，俱被袖箭打落，大怒喝道：“狗强盗！咱老爷今若不将尔捉住，誓不为人！”说着复又赶去，转过大堂屋面，绕到上房，谢豹已不知去向。

黄天霸正望各处找寻，忽见对屋上一条黑影，直奔自己而来。天霸晓得又是暗器，赶着将身子伏下，果然不曾射中，咯的一声落将下来。原来谢豹见袖箭射中了何路通，他即撒腿就走，转过大堂屋面，并未跑至上房，却伏在瓦沟以内，想：“他万一再添上两个帮助擒捉，那时更难逃走，不若先发制人，将天霸射倒，先行回家，再作计议。”因此又发了一枝袖箭，指望天霸出其不意，必然受伤，不知天霸又躲过去。此时谢豹不能再伏在那里，只得提刀抢步前来，又与天霸交手。却好天霸躲过袖箭，已站起来，两个人接着又大杀一阵，仍是不分胜负。却好关小西、李昆、李七侯大家一齐跃上屋面，齐声嚷道：

“不要放走了刺客！”谢豹虚砍一刀，认定路径，纵身一跃，跳出五六丈外，一声大喝：“看箭！”说着手一抬，箭已放出。大家听说看箭，个个防备躲让。谢豹却一溜烟，趁此走了。天霸仍是不舍，还赶着追出，约离谢豹一箭之地，遂掏出金镖，撒手打去。谢豹冷不提防，腿上中了一镖，带着镖跳出墙来，逃走去了。此时已有五更时分，只得回转行辕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九十三回 一枝兰茂州庙遭擒 黄天霸谢家庄施勇

却说黄天霸、李昆等人追赶谢豹不着，回转行辕，已是天亮。施公已是起身。黄天霸等先去看了计全、何路通，幸喜二人受伤不重，尚自无碍，只要歇息数日，就可痊愈，黄天霸等也就放心。看视已毕，便向内室去见施公，行过早参礼。施公就问起夜间捉拿刺客的缘由。关小西、黄天霸把前后主了一遍：只是追拿不住，已是逃走。施公听罢，当即面谕：仍宜严加防范，恐其复来；一面探访踪迹，以便捕获。各人唯唯退出。

施公又饬传知州林士元来见。却好知州来禀见，当下施公传入。林士元行过常礼，坐在一旁。施公便将夜间行刺的话，告诉一遍。士元听说，只吓得面如土色，目瞪口呆，半晌方向施公请罪，说道：“这总是卑职防范不严，有惊大人贵体。待卑职回去，赶紧加差缉捕，务获归案，尚求大人从宽。”施公道：“贵州为民父母，既据呈请缉获，姑免追究。务要限日擒拿谢豹来辕，听候发落。若再延宕，定行参处。”士元唯唯听令，当即告退回衙，加差勒限悬赏缉获，不提。

再说谢豹自中黄天霸一镖，当即逃走，等到天明，暗暗径回谢家庄去。黄天霸但知谢豹行刺，带镖而逃，不曾捉拿得住，却不知他窝巢在于何处。次日，施公即命金大力：“改扮一个补锅的模样，挑子担了出去私访。如有消息，却不可独自冒险

致误大事，可赶紧回来报信，大家并力去擒。”金大力奉命去后，访了四五天，这日探到实迹便赶回来，先与大家相见，然后见着施公，慢慢禀道：“自从奉大人命前去私访，这日走到离城八十里外谢家庄上。小人便叫：‘补锅！’庄前有座大庙，庙内走出一人，唤小人进去。那人就拿出一口煮四五斗米的大锅，叫我修补。我见那口锅太大，便先要了价钱，然后问他：‘你用这大锅，庙里有多少和尚吃饭呢？’那人道：‘咱庙里和尚倒没有，英雄倒多着呢。’我就假装问道：‘什么叫做英雄？要这些英雄何事？’那人道：‘你不知道咱家庄主，数日前给人家吃了亏，现要在这庙里大家聚义，前去报仇雪恨。’我又问道：‘你家庄主叫什么名字呢？’那人道：‘谁不知咱庄主叫谢豹呢？’我又问他：‘为首的共有几人？’他又说道：‘还有个一枝兰，本领是好的。’小人听说，便假词说：‘这口锅须要火补才能坚固，今日我家伙不曾带了出来，明日再补吧。’小人就此走了。后又细细探访，果是一枝兰、谢豹聚集绿林豪客，要等大人经过那个地方，前来抢劫。因此小人就赶着回来了。”施公听罢便向计全、黄天霸等说道：“诸位看这件事，是怎样办法呢？”计全道：“此事还宜从速。谢豹、一枝兰二人本领高强，非大家并力前去不可。在卑职愚见，只留关贤弟与王、郭三位保护大人，其余一同前往。今夜黄昏起身，到他庄上，不过四更光景。”计全说罢，施公点头，大家称是，于是各各退出。时将日落，便饱餐饮食，换了夜行衣靠，各藏兵器。一到黄昏，即悄悄出了行辕，直往谢家庄进发，沿路无事。

约有四更将尽，已是庄口。金大力在前引路，大家走进庄内，四面一看，见西首一带庄房，周围树林丛密。距庄房处约有两箭远，是一座倒后三进的庙宇，群房亦颇不少，四面围墙

甚高，也有树木围绕。金大力遂指着说道：“那就是茂州庙了。”大家看罢，悄悄走去。却喜静无人声，钻入树林。忽见远远来了二人。金大力等却躲在树后。一会子，两个更夫敲着锣，走了过来。金大力冷不提防，举起生铁齐眉棍，望着前头那个打更的腿上一扫。那更夫“哎呀！”一声，栽倒在地，已是昏晕过去。后头一个，正要喊“有人”，计全跳出，将刀在那人面上一晃，说道：“尔若要喊，咱便一刀。”那人吓跪在地。计全悄悄问道：“尔可是谢豹家打更的吗？”那人道：“是。”又道：“谢豹与一枝兰皆住前面庙内。因这两日议论拦劫总漕施大人的事，故此常住在此。”计全又问道：“这庙里就是他两人吗？”那人又道：“现在不止他两人，有百十名庄丁。听说还请了两个好汉，尚不曾到。”计全道：“一枝兰住在这庙里第几间呢？”那人道：“住在末了一间，各住各处。”计全听罢，便将两个人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实，又将刀在两人身上割下衣襟，塞在口内。

黄天霸等在树上听得真切，当时下了树直往茂州庙前进。这里四人即由后墙上去，一看是一所院落，当先投石问路，里面无有动静，四人飘身落下。且说李昆由檐口挂下，望见窗内灯光未熄，将指尖着些津唾，在纸窗上浸湿，戳了一个小眼，闭着一目窃窥。一看，只见炕上睡着一人，面却向外。李五定睛细看，正是一枝兰卧在那里酣呼大睡。李五不敢惊动，赶着取出香盒，燃着闷香，送了进去。这也是一枝兰恶贯满盈，合该当死，一会子，药料已到，一枝兰闻着这个香味，周身同酥的一般，躺在炕上不能动弹。李五满心欢喜，赶着招呼计全，一齐飘身落下，脚踏实地，轻轻把窗格推开蹿进房内。将桌上灯剔明，取出一根绳索，两人走到炕边，便将一枝兰翻转身来，四马倒攒蹄，捆缚个结实。二人欢喜，计全道：“不若就烦五

哥同金大哥，先将一枝兰送回行辕去。”

再说计全见一枝兰已由金大力、李昆押送回去，当即翻身蹿到第二进屋上，大喝道：“谢豹！尔这狗娘养的还于此处拒敌，死在头上，尚且不知。尔的小伙伴一枝兰，已经捉住送回城去了。”谢豹听了，暗暗惊心。那些庄丁个个从梦中惊醒，爬起来点上灯火，各执兵器，围绕上来。谢豹见有人接应，也就起了劲，一把刀力敌二人。计全在屋上见庄丁上来围绕，一箭步跳落院内，刀一起逢人便砍。那些庄丁远远地呐喊助威。谢豹正杀之间，见屋上又跳下一人，把那些庄丁杀得如砍瓜切菜一般，心中更加着急。将刀望着天霸一虚砍，便蹿身跳出圈外有二三丈远，复一跃上了房屋。白马李跟着蹿上，不提防谢豹的袖箭打来。白马李尚没站稳脚，面上已中了一箭，立脚不住，咕咚跌落下来。却好黄天霸见白马李跟着谢豹跃上屋的时候，他也跃上屋顶，站在谢豹背后。谢豹见背后有人，一翻身又想放出袖箭，正要抬手，黄天霸的刀已到，两人就在屋上大斗起来。

计全见白马李中箭落地，赶上前砍倒了两个庄丁，将白马李扶起，拉着就走。那些庄丁见他俩之中倒有一人带伤，便又围绕上来。计全一面挥刀乱砍，一面说道：“尔等皆是良民，赶紧散去。”只见那些庄丁一闻此言，都忙向门外逃走。计全又说道：“尔等既然知罪，不帮恶霸逞强，且慢开门出去；门外尚有埋伏，尔等不知底细，此时出去必遭杀戮。”众人听说，果然不走。计全就将白马李交与庄丁好好看守，众庄丁答应。计全又翻身进来，只见黄天霸与谢豹仍在屋上厮杀，便大喝一声：“黄贤弟，咱来帮你捉这狗娘养的！”谢豹自知不好，难以抵敌，便想逃走，复又虚砍一刀，将身一跳，蹿到第三进屋上。黄天霸也越屋而走，赶着掏出金镖，对准他小腿打将出去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谢豹不小心提防，左腿上已中一镖。谢豹本仍想带镖而逃，正要越屋，天霸又来一镖，打中右腿。谢豹站立不住，栽倒下来，计全见谢豹从屋上落下，知已受伤，急忙跑到后进，但见谢豹躲在院落以内。计全走上前想来按住，那知谢豹等计全走到逼近，一抬手仍发出一枝袖箭。计全眼快，赶紧躲让，那枝箭仍在大腿上擦了一下。此时天霸已由屋上跳下，举朴刀背，就在谢豹右臂上用劲搯了一刀。谢豹喊了一声，真是不能动弹了。于是天霸、计全取出绳索，将谢豹背缚起来。却好天已大明，计全便走到前殿，开了大门，让何路通进来，把那些庄丁放了出去。计全又跟着庄丁到谢豹家内，向着他妻子说明缘由，安慰一番。计全又唤了两个庄丁。将谢豹抬起来，大家押解回城而去。施公当即升堂，一一讯明，就地正法。此案已结，施公便吩咐次日起身，往淮安赴任。此一去又生出一桩奇事来，下回便见分明。

第一百九十四回

安乐镇遇盗又失金牌 褚家庄副将走访英雄

却说施公往淮安赴任，这日已至徐州府所属安乐镇。也是一个通衢要道，镇市上店铺林立。只因天已黑暗，施公便命人找了客店。大家进去，自有店小二招呼。施公道：“小二，就在店后腾出一所上房，共计四间。”施公宿在上首一间，施安、施孝、黄天霸、计全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关小西、李昆、李七侯、何路通、金大力各人，分别往下。小二送进水来。大家擦了面，用过茶，问小二：“有什么菜？拣那合口的，只管拿来。”小二答应出去，一会，先将酒菜搬进，摆开座位，只是两桌。自施公以下，挨次入座，饮了一回酒。店小二又将饭送进来，大家用饭已毕，陪施公闲话。施公道：“你们很辛苦了，早些去歇息吧，我亦要睡了。”各人退去安睡，不表。到三更时分，忽然施公喊道：“你们快起来，有窃贼咧！我的那件东西，又不见了。”大家惊醒，四面一看，连影都没有。无奈何，只得回房禀告。但见施公拿着一张白纸帖，在灯下观看。口里说道：“上面分明写着：‘桂兰女子赛云飞到此，盗去金牌。着黄天霸去取。’你道此事，不是愈出愈奇吗？难道真是个女子盗去不成吗？若真是女子盗的，这女子可比得当年的红线盗盒了。”大家听着发怔。惟有黄天霸咬牙说道：“既是这帖子上写明，要卑职去取，请大人宽限十日，卑职若取不回来，提头请见。

”施公道：“黄贤弟不必尚血气之勇。他若无把握，何敢指明贤弟去取？正激之以速去也。贤弟受其激，是入其圈套矣！”

计全道：“据卑职愚见：要去访，须请一人帮助，才得妥当。

”施公道：“是那一个呢？”计全道：“离此约有百里，名叫褚家庄。有一人姓褚，名标，从前也是绿林出身，江湖上很有名声，早已洗手不做。今年六十多岁，生得精神满足，最为爱友，而且慷慨好施。北路一带，无不知他的名字的。不知大人意下如何。”施公喜道：“计贤弟之言，甚合吾意，就此办法便了。”说罢，大家仍去歇息。

翌日，施公一人逛至店堂外面，与掌柜的说道：“要寻个热闹处去逛一逛。”掌柜的说道：“此地没有大窑子，只有两家土娼，也不见怎么好。倒是前数日，从海外来了个走马卖艺的女子，约有二十来岁，生得怪体面的。而且有一手好武艺，能在马上飞舞，惯使双刀，还有好几枝袖箭，能在百步之外，打折香头，百发百中。在绳上走路，就同飞的一般。更有一件奇技，拿着数十斤的东西，可以站在人的掌上舞。并不是在他同来人的掌上，是我们本地人去看他的把戏，站在那里他随便拉着一人，不论老婆子、小女子——却不拉汉子，叫人伸出手来，他就轻轻跳上，舞起来咧！这托他的人，好象没有个人似的。”施公听说，心内有点明白。又问道：“掌柜的，你可知他姓什名谁？”掌柜的道：“这姓名倒没听说。”施公道：“你知他住在那家店里？”掌柜道：“听说住在西大路陆四房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去喊了，陪咱们闲话一会子，多给他些钱，不知可做得吗？”掌柜的正要回答，只见店小二在旁说道：“你老要去叫他，待咱给你老先去问他，可行不行？”施公道：“你且快去快来。”店小二答应，就出门去了。施公也进上房，便将刚才掌柜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大众俱也会意。一会子，店小

二回来，向施公说话：“你老可不要怪，小的跑到陆四房去叫，说是今天带亮走了。”大家听说，说道：“一定是他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咱们就此赶去，将他擒了来。”李昆道：“黄兄弟，不要心急。他此一去，你知他往那条路走呢？依我说，是计大哥那一着好。”施公到了晚间，将那房饭钱算明，给了店主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大家起身，不过未末申初，即抵徐州境界。施公进城，就行辕住下。府县又递呈了手本，施公即刻传见。府县行过衙参，坐列一旁。施公先问些风俗人情。知府杜家槐一一禀过。施公道：“如贵府所言，是定有一番善政了。”杜家槐道：“卑府才疏学浅，还求大人训示，俾得遵循。”施公听徐州府这一番说话，已知是个好官。又与铜山县杨继曾谈了一会，也觉为人尚属清正。施公便道：“前日住在安乐镇，夜间约有三更时分，忽将金牌盗去，还留下一张字帖，自称桂兰女子赛云飞，到此盗去。贵府平日曾有所闻这女子名号吗？”杜家槐、杨继曾见说此话，站起来告罪道：“此皆卑职等缉捕不力，以致如此。俟卑职等赶紧加差，勒限严缉，按律惩办。”说着就此告辞。诸事已完，黄天霸向施公道：“大人金牌失落，卑职要往褚家庄访那褚标。”施公道：“贤弟一人独去，我却放心不下。不若仍烦计贤弟同去，彼此好有个商议。”黄天霸道：“谨遵大人吩咐。”计全当时答应。施公道：“你们明日再去吧！”两人唯唯听命。计、黄将应带之物收拾妥当，先去安歇。次日一早，带了盘费，各藏兵器，便向施公告辞。

走了三日，到了褚家庄上，但见黄叶半凋，清流徐绕。行去约半里，便是庄屋。只见朝南三座大门，中间大门外站立两个庄丁，在那里闲话。二人上前，问了一声道：“伙计们，你们这里可是褚家庄吗？”庄丁答道：“正是。”黄天霸道：“

你家老庄主在家吧？”庄丁道：“在家呢！”黄天霸又道：“烦你进去说一声，说外面有两个人，叫黄天霸、计全，特来拜访，务要相见。”庄丁答应进去，走入偏室，望着褚标说道：“现在门外有两人，一叫黄天霸，一叫计全，特来拜访的。”褚标听说，便命庄丁开了正门。庄丁出来说：“我家老庄主，有请二位相见。”黄、计二人听见，跟着进去，过了院落，但见有个老者，约有六十开外年纪，须发半白，步履雄壮，从厅上走下来。计全心中早已敬服，忙同天霸赶着走上前说道：“上面敢是褚老英雄吗？”褚标见二人恭敬和平，英雄气概，不觉暗暗夸奖。遂道：“二位远来，有失迎迓，尚乞恕罪。”黄天霸、计全亦同声答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”说着已走上台阶。褚标让进客厅，彼此行礼，分宾主坐下，庄丁献了茶。黄天霸、计全道：“晚辈久仰老英雄大名，无由得见，今幸不弃。得见英颜，足为钦慕。然冒昧造府，还求原谅。”褚标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老朽家居株守，日逐颓唐，回忆少年，皆成往事。惟闻二少年英雄名世，弃暗投明，上为国家栋梁，下为苍生造福，前程远大，功业昭垂。老夫散闲，望尘莫及，惭愧之至。”黄天霸道：“晚辈无知，过蒙厚奖，实不敢当。虽现在博得一官半职，而绿林强人，与晚辈等不共戴天，欲复仇寻衅。晚辈等又因施大人忠心为国，不敢遇事畏避，故此，皇上愈看重晚辈，晚辈之仇，愈结愈深。甚至以杀兄逼嫂为名，欲将晚辈置之死地。不知恶虎庄之事，亦迫于不得已为之，岂好为此残忍之举？老英雄高才卓识，不知以为然否。”褚标道：“令兄令嫂，同时弃世。依老朽看来，实他二人不识时务，非怪贤弟残忍不仁。”黄天霸复说道：“老英雄明鉴，使晚辈得明心迹，惟恨相见太晚。即蒙知许，以后请以叔侄称呼。”褚标大笑道：“既如此说法，老朽便放肆了。”计全、黄天霸二人齐道：“这是当

得呢 ！”

褚标道：“今二位贤侄到此，是从那里来的呢？”黄天霸道：“小侄实不敢瞒，有一事奉求老叔帮助。前数日行抵安乐镇，大人那块金牌，三更时分被盗去，留下一个纸帖，上写：‘桂兰女子赛云飞盗去金牌’，并指明要小侄去取。小侄当时就要去访，后来大人一再拦阻，复经计大哥在大人前说项：俗知金牌失落何方，桂兰女子究往何处，必得叩问老叔，方可明白。今特奉大人之命，与计大哥竭诚到此，叩求老叔指教，帮助一二。”褚标道：“原来他也要去同贤侄作对，可就难说了。这桂兰女子，老朽是知道的。他本姓张，住海州凤凰岭上，就是凤凰岭张七的女儿。这凤凰岭张七，在江湖上也是大大有名的人。他却只生一女，生得极其美貌。可是生性骄傲，跟着他老子学得一身好本领，飞檐走壁，身如轻云。所以自己起个外号，叫作赛云飞，却是名实相符。又惯使袖箭，百步之外，百发百中。若要去捉此人，贤侄可不要恼，却是有些棘手。旁的不说，就是他那住处，就不容易上去。四面埋伏，不知道的践踏埋伏，就要被擒。更兼他父女两个英勇无敌。贤侄一人恐不能料其必胜，就是计贤侄同去也未必能拿到手。”只见黄天霸勃然变色道：“老叔不必见怪，小侄偏要前去，看他怎样厉害。连计大哥也不要同去，只小侄一人独往。若不将父女或拿或杀，我黄天霸誓不为人！”褚标一面听他说，一面见他形色，真是敢作敢为，暗暗称赞，方欲开口，计全一旁说道：“黄兄弟听不了半句话，便要跳起来。褚老叔既认得姓张的，此事便好了。还求褚老叔设个法儿，能够善开交更好。”褚标道：“曾因一件买卖，我劝张七不要做，他不信，因此恼了。现已好久不来。金牌事必得请个人来，方能了结。”计全道：“老叔所说这个人，姓什名谁？还求指教。”褚标道：“说起这人，大约二位

也可知道。此人姓朱，名光祖。”计全道：“就是朱大哥，小侄等也会过的，这就更好了。”说罢，褚标就写了一封书，叫庄丁往请朱光祖，不表。再说计全、黄天霸二人，等褚标去请朱光祖前来。恰好朱光祖忽然而来。欲知朱光祖说出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九十五回

群雄聚议褚家庄 光祖独上凤凰岭

却说朱光祖并未接着褚标的信，偶然来访。忽见黄天霸、计全在此，惊喜交集。大家相见已毕，他便问黄、计二人道：“闻说大人已赴淮安，你二位何以到此？”计全道：“自别以后，沿途多有磨折，一言难尽。现在是保护大人前往淮安，不意在安乐镇被张桂兰盗去金牌。素知大哥与凤凰岭张七交情甚厚，本意登门奉求。但大哥行踪无定。后闻褚老叔知道大哥踪迹，因与黄贤弟先拜褚老叔，转烦褚老叔指明路径，再行登门奉求。乃褚老叔体贴小的等跋涉之苦，嘱小弟等住在此处，由老叔作书奉请。今幸大驾不速而来，是真天假之幸也。”褚标道：“朱贤弟，你却不可推诿，须去走一遭才好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小弟本欲独往，褚老叔相阻，故未前去。最恨金牌盗去，还留下个字帖，定要小弟去讨，可奈他何？今幸大哥前来。”光祖道：“贤弟休急。愚兄既受褚老英雄之托，又得贤弟叮咛，岂敢推诿？但此事必须从长计方想个尽善尽美的法儿。”

说着，庄丁摆上酒肴。朱光祖首位，计全对面，黄天霸坐横头，褚标主位。三巡以后，只见朱光祖走到褚标面前，将手一拉道：“老英雄这里来斟酌。你老可知张桂兰盗去金牌，颇有用意吗？”褚标道：“猜详不出。”光祖道：“张七久知天霸本领高强，欲将张桂兰匹配与他；又怕天霸虽是绿林出身，

现在做了官，要闹起官派来，不肯同他做亲，此件是一。又恐天霸虽肯，施大人不行，岂不徒然落一话柄。因此无意中与女儿谈起天霸本领来。张桂兰道：‘爹爹你常说天霸的本领高强，你女儿倒要同他比个高低。’后来张桂兰大约打听得施公有钦赐的金牌，他便前去盗来，并指明天霸去取，这其中就有了深意了。明日先去一遭，姑作前去做媒。他若肯了，将金牌取回，我再去见了施公，说明此事，以便择日迎娶；他若不肯，随后再作商量。总之，张七并无杀害之心，而且时常夸奖天霸。无奈张桂兰骄傲太甚。如果叫他见着天霸，也是愿意相从的，只恐天霸不肯。”褚标道：“据老弟所说，因怕天霸不肯，还得由桂兰与天霸比高下。”光祖道：“看你老这话，实在明白。我们现在去，可向黄天霸如此如此，先将他定住；然后再去那里，善为说法，看是如何，便好计议了。”褚标道：“老弟之言，甚合我意，就此做法。”说着走了出来，仍然归座。

庄丁捧上热酒。褚标端杯在手，先望计全丢了个眼色，计全会意。褚标向天霸说道：“老朽与朱贤弟计议了一个绝妙主见，此时却不便告诉。可是要贤侄先答应了，事成之日，不能改齿。”天霸不知他二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满腹狐疑，不便启口。计全道：“贤弟你只管答应，不要学那妇人见识，疑疑惑惑的。”天霸不得已，只得允了。计全见天霸已允，复向二人说道：“黄贤弟业已遵命。倘金牌取不回来，那时褚老叔与朱大哥，又将如何？”褚标、朱光祖道：“如果金牌取不回来，咱俩定然以手代足，来见你俩；但是天霸若有更改，咱俩便唯你是问。”停了一会子，饭已用毕，抽着空，褚标又将前话对计全说明，计全好不喜欢，一宿无话。次日朱光祖便辞了褚标，并天霸、计全直向凤凰岭而来。

走了两日，这天已到。先在门口问：“庄主在家不在家？”

”庄丁回道：“朱爷是今天来的，如果十日前来，可碰不见庄主了。咱庄主回来刚有五天，现在家呢。你老请进去吧！”朱光祖听说，便知张七是同他女儿一齐去盗金牌子。只见庄丁引着，朱光祖到了里面。请光祖在客厅上坐下，庄丁进去通报。一会张七出见，彼此一揖坐下，有人献上茶。张七说道：“贤弟何来？”光祖道：“兄得快婿，特来道喜！”张七道：“此话怎讲？愚兄并无此事，贤弟莫非误闻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兄与弟情同手足，何作此欺人之语？兄无快婿，弟何敢言？而且有人欲为令爱作伐，虽红丝相系，千里姻缘若无人执柯，亦属不成体统。弟今此来，一则为兄道喜，要做毛遂自荐，自居冰人。弟所谓兄得快婿者，即兄常言之人也。今日天假之缘，以钦赐金牌为媒。褚大哥本拟与弟同来，但恐老哥难释前愆，相见反而不美。因此兼嘱小弟先为致意；做媒吃酒，缺一不可。尚望老哥成事不说，和好如初。若以弟言为然，则褚大哥尽日必当登门敬谢。”张七半晌答道：“褚大哥前者之事，贤弟是尽知的。愚兄虽有不是，褚大哥亦未免过于激烈，因此才老羞变怒的，事后也是过意不去。屡想前去，恐他念起旧恶，使愚兄难以为情。今既蒙褚大哥不弃，又得老弟前来，愚兄敢不遵命？至于小女之事，黄天霸虽称英勇，愚兄亦不过偶尔道及，何得以闲谈之言，据以为实？且施不全金牌已为小女盗来，现在彼此已成仇敌。况小女盗那金牌之时曾留下字帖一纸，指明要黄天霸来取，是小女与天霸又成仇敌了。以此两重仇怨，方欲报之不可，还说什么姻缘呢？请勿复言，实难从命。若谓贤弟极思饮酒，愚兄好酒是现成的，决不鄙吝。”毕竟朱光祖说出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九十六回

凤凰岭光祖牵线 褚家庄天霸负气

话说朱光祖与张七彼此说了一番，张七不肯应允。朱光祖恐怕再说便决裂，以后不好再言，遂就看张七的话说道：“且先饮酒，有话再说。”张七便命庄丁取出酒来，并端出几碗菜，摆开座头。两人对饮，决不提起要金牌联姻的话，只说些没要紧闲话。谈了一会，彼此倒也觉得畅快。

只见朱光祖端杯在手，喝了一口酒，自叹气道：“古今多少英雄，只为这‘名利’两字，争出许多气来。其实名利皆身外之物，可惜人皆看不破。还有一说，身前赫赫，到处闻名，岂知人生不过百年，到进那一块黄土的时候，连自家妻子骨肉总不能顾了，还说什么名利呢？最可笑者，有一种情痴之人，自己固以名为重，还要在儿女身上争个不了。即如施公，他要做个清官，不落骂名，所以到处吃苦。再加江湖上那班朋友也不服气，偏要出头来争个高下，到后来人亡家破，留下骂名，这是何苦呢！”张七听得这番话，晓得朱光祖是说自己，说道：“朱贤弟这话固然不错，但是为父母的，在儿女身上也要用点情才好。若说天霸虽是英勇，只不过道听途说，我又不曾见过，品貌武艺究竟如何？况且我女儿生性骄傲，也是我过于溺爱，此时后悔无及。实不瞒老弟说，就是盗取金牌，那里是我的意思？也是你侄女存了个好胜的心，料想黄天霸晓得此事，必然

亲自前来。那时你侄女与他交锋，本领如果真好，品貌也真好，再作计较。今日贤弟既来为他说项，我若坚执不允，不但对不住贤弟，更叫褚贤弟恼我了。实对你说，如果黄天霸依我三件事，我便将女儿与他；若有一件不肯，可莫怪我执傲。”朱光祖听说：“是。但不知那三件，七哥你说。”这张七道：“第一件，要黄天霸亲自前来，我与他比个高下，再与你侄女比试比试。”朱光祖道：“这件事做得来。”“第二件，我女儿过门之后，我便将此间一切物件，全行搬到他那里，与他合住，要他养我终身。我女儿添了外孙，第一个要过继与我。”朱光祖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“第三件却要施不全出名，为天霸择配，应用婚帖，要写施不全的名字，还要施不全去请褚贤弟与老弟作伐。如果答应，叫他即日纳彩，我便将金牌送去；倘若不行，断不遵命。”朱光祖道：“以上两件，总可依得。惟有第三件，七哥似过于作难了。小弟且将上两件，先行允下，那第三件，俟同褚大哥商议后，三日当来复命。且还有一说，若黄天霸赢得老哥，赢不得令爱，那时又便如何？”张七道：“既是老弟为他所虑，只要他赢得愚兄，也就遵命了。”光祖道：“七哥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张七道：“难道愚兄还有更改吗？”光祖道：“好极了，承爱承爱。小弟就此告辞，改日再来复命。”说着便站起身来就走。张七也不复留，送出大门而去。

光祖不敢耽搁，走了一日，已到褚家庄内，当即进去。褚标一见，即问道：“贤弟，如何说法？”计、黄二人也向他道了乏。朱光祖坐下，望褚标说：“行是行了，话却长呢！”将张七的话说了一遍。褚标道：“第二件最易做，那第一件，却不可与天霸说明有婚姻一事，只说张七要他前去比个高下，无论输赢，就把金牌送出。我与贤弟，同他前去。惟有第三件，实在难办，如何是好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小弟也是这般想法，必

得出个妙计，将此圆了才好。”正说之间，计全走了进来，褚标便将张七对光祖的话，光祖答应张七的话，告诉了一遍。又将与光祖所议的话，也说了一遍。计全颇喜，道：“明日我便赶回徐州，将这话对大人说明。等大人允定了，我便赶上凤凰岭去送信，将金牌先行取回，然后择日迎亲。万一不行，也另想别法。但是黄贤弟面前万不可说出。这第二件的话，也不可说。只照褚老叔所议最妙，少时再见事论事。”褚标、朱光祖大喜。复走出来，厅上酒也摆好，各人归座。

朱光祖肚里饿得鬼叫，胡乱吃了两杯酒，先自吃饭。褚标复向天霸说道：“刚才据朱贤弟所说，张七并非有意要害大人，也非与老侄为难，不过张桂兰好名心重，且仰慕老侄的英勇，欲老侄前去一走。今朱贤弟与他说明老侄不是无能之辈，他本拟要自己到贵处亲取金牌，是我等苦苦相留，因为彼此皆有会路，何必因此致伤和气？所以特地前来解和。今既无相害之心，系因仰慕所致，彼此欲相会相会，这也有何不可？就便比试比试，也无甚要紧。因此朱贤弟约定张七，三日后我与朱贤弟同了老侄，三人前去相会，谈论些刀枪棍棒，以后便可往来了。

”黄天霸道：“早知张七这等说法，又何必烦朱大哥偏劳一趟。今既如此，咱黄天霸不是受人挟制的，咱便与他较量较量。倘若将他伤了，褚老叔、朱大哥，你二位可不要怪咱作事卤莽，不懂交情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愚兄已向他说过，贤弟不是胆怯之人，所以才有这番举动。明日咱与褚大哥同着贤弟前去，看你们一决雌雄便了。”天霸打定主意，暗说：“咱若与他二人同去，便觉得我不敢独去，岂不败坏咱一世英名？”因此存了这个心，负了气，遂瞒着人意连夜越墙而去。欲知黄天霸前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九十七回

天霸夜走凤凰岭 计全急回徐州城

却说黄天霸越屋而走，众人天明方知。计全道：“天霸此走，必是负气往凤凰岭而去了。但此一去恐闹了岔枝儿来，还要请褚老叔、朱大哥同去一趟。到了那里，便可与他们和解。我要赶回徐州禀知大人，讨个示下，即去凤凰岭成就公私两事。二位意下如何？”褚标、朱光祖道：“使得使得，就照此办法。”

单说黄天霸离了褚家，急急前进，走了两日。这天已晚，才到凤凰岭地方，便捡了个客店住下，自有小二招呼。天霸用了晚饭，便问道：“店小二，此地到凤凰岭，有多少路？”小二道：“不过六七里地。你老果是要到那里寻找张七吗？”天霸道：“你可知道上岭路？”店小二道：“小人听人说过。由此上岭先是大路，约有半里的光景，就要改走曲折小路；若仍向大路走去，那里皆是埋伏，如若陷在埋伏里面，他便将人带回庄盘问。若是好人便自罢了，倘若不对，关锁起来，不放下岭。”天霸又问道：“他家有多少屋子？”店小二道：“你看那岭上，所有的房子，全是他家的。你老请早点歇吧。”说着，小二走出去。天霸暗暗说道：“幸亏问人，不然，还要遭他擒了。”便靠在铺上歇了一回。约有三更，便起来换上夜行衣靠，带了百宝囊，藏了金镖，提着朴刀，悄悄出门，越屋直往凤凰

岭而去。不一会，已到岭下。登时上了岭，记着店小二的言语，先由大路去约走了半里，借着星光向前面一看，黑丛丛只见一带树林，中间有所庄屋，前后约共三五进房屋。再向路旁一看，果然有条小路。黄天霸看得真切，顺着小路而去。又走了约有半里，已至庄上。四面一看，一带围墙，墙头上密排着三尖刀、铁蒺藜，若要越墙过去，万万不能。复上前又看了一个土墩，天霸上了土墩四面看去，就在此墩右首，围墙转角那里有道小小的双开门，却是关着。

天霸看罢，想道：“此必是他家后门了。既负气到此，若不进去，那里还有脸见他们？”说着，便向百宝囊中掏出软索来，一抬手，拔出几根铁蒺藜，将脚立在围墙上面，复将软索收起。转过身来向里面望下去，乃是一座坑厕，还点着一盏半明不灭的灯。天霸跳在坑厕屋上，便由此跳上正屋，却正好是上房。遂蹑住脚蹑到檐口，将身挂下，窃一细听。只听房里有女子声音，说道：“爹爹若果赢得天霸便罢了。如天霸赢得爹爹，或赢得你女儿这两口刀，那时便听爹爹作主。”又听一人说道：“我儿不是这样说法。为父的已预备下两把竹刀，天霸此来必同着褚伯父、朱老叔到此。见面之后，为父的便同他先行比试。我儿若要与他比个高下，我便将竹刀拿了出去，你与他再比，免得动了兵器总有一伤。我儿且听为父的话，不要过于执傲，由着自己的性子。你今年也二十二岁了。”底下便听不真切。天霸听了一会，又从窗格眼内往下一瞧，见上面设着两张炕床，右首两张椅子，坐着两个：一个老的是男子，一个美貌佳人。看罢心中暗道：“难道张七说这话，还要将他女儿嫁我不成？他若果有此心，我得了一个才貌兼全的老婆，也可助我一臂之力。我此时倒不能先行下手，不要埋没人家一片好心。但不可不给他个凭据，要他知道我已经来过，听见这话

才去的。一来显显本领，二来就是褚老叔、朱大哥明日来了，也好卖个情在他二人身上。”主意想定，便取一只金镖，对准房内他们坐的那椅子后面壁上，一撒手打了出去，却好中在上面。天霸见金镖已中，一缩身如风吹落叶一般，登时出了围墙，直往客店而去。张七正与张桂兰坐在椅上，忽听嗖的一声响，由窗眼外飞进一件东西，在后面壁上钉住。张七与张桂兰赶着上前一一看，原来是只金镖。张七笑道：“此镖只有天霸会使，再无旁人能用。”张桂兰听说“黄天霸”三字，便取了朴刀，蹿出房外，一个箭步跃上屋去赶天霸。那晓得天霸早已走了。前后寻了一会，连个影儿都没有，只得仍跳下来，心中暗想：“人说黄天霸本领高强，照此看来，果然不错。他若答应我爹爹所说之话，张桂兰就终身有靠了。”想着回房安睡，不提。

且说施公，自从黄天霸、计全俩人往褚家庄探信，七八天不见回来。忽见施安禀道：“计千总回来了。”一会子，计全跟着施安走进书房，行了礼，又代天霸请安。施公命他坐下，计全坐在一旁。施公问道：“褚家庄所访之事如何？黄贤弟为什么不同回来？”计全便将以上情形，前后说了一遍。施公听罢，便向计全笑道：“照你如此说法，本部堂失去金牌，黄天霸得了一个妻小，实是意料不到。如今金牌可曾取回吗？”计全道：“只因张七务要大人出名主婚。还要大人去请褚标、光祖俩人作伐，即日纳彩，然后方将金牌送出。此事天霸还不晓得，惟恐告诉他这件事就要决裂了。而况张七父女本领出众，天霸恐非敌手。光祖不过说张七要与他比试，比及天明卑职等方知他越墙而走，就特请褚标、朱光祖二人赶去，料想决无妨碍。故卑职先回给大人送信，二则面求大人许了张七之言，好使黄贤弟成就好事，取回金牌，公私两济。卑职等有个变通章程：只须如此如此。”不知计全说出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九十八回

英雄尚义遇良朋 金牌无言系鸾凤

却说计全想出变通法儿，向施公说道：“卑职愚见：最妙下一道札谕，先云招安，后说为天霸招妇。在大人既不失身分，在张七又有光辉，即天霸亦感激大人的恩德。卑职再前去作说，此事断无不成。至褚标、朱光祖二人，只须拿大人的名帖向他们说一声，他两个自会答应，此外别无难事。”施公听说，遂道：“照此办法，甚合吾意。”即令施安请幕府议稿，即日缮就，交计全带去。

且说黄天霸在张七家内留下金镖，仍回客店，已至四更时分。天霸独自靠在炕上，胡思乱想道：“张桂兰那个女子真算是才貌双全。我若得了这个老婆，平生之愿已足。只可惜张桂兰既有心于我，大不该盗去金牌。”又想到：“我幸亏不曾莽撞，若把他父女伤了，不是负了褚老叔他们的好心吗？”一人只管乱想，想困极了，方才睡去。次早起身，小二送进面水。天霸洗了脸，便到外面四处观望。走到店堂，忽见褚标、朱光祖二人走进店来。天霸正要招呼，褚标已经看见，便唤道：“黄贤侄，你是几时到的？”天霸道：“昨日晚上到的。”褚标道：“你叫咱们赶得好苦呀！”说着，天霸将他二人让进里面，招呼店小二拿茶。小二答应，将茶摆在桌上，便自出去。褚标道：“贤侄既如此，为何还不回去呢？”黄天霸道：“不瞒你老

说，昨夜已去过了。”褚标道：“既已前去，为何又转回来？莫非不识路径，恐陷入埋伏吗？”天霸道：“这也不是，小侄前去的时候，本是负气而行。及至到那里在他房上，只听里面一男一女唧唧啾啾地说话。小侄听了一会，只听出两句。说什么‘等你褚伯父、朱老叔来再议’。知是张七父女，因此小侄不曾下去，恐怕有负你二位盛情。后又想着我既到此，若不给他们个凭据，也免空跑一趟。遂将金镖取出一只，由窗外打入房内。一来显显小的本领；二来叫他们知道，不敢藐视；三来给你们二位做个见证。不然，小侄说去过了，你二位都不相信。”褚标听说，便望朱光祖丢了个眼色，说道：“黄贤弟，据你说来，碍着老夫与朱贤弟面上，我看来倒可不必。如果要去，今晚我等在这里等候，看贤侄建功立业，你能将桂兰擒下岭来，或竟将他杀了，老夫便从此佩服。何必碍着我两个薄面，致使贤侄不能速取此牌，未免有负豪兴。”天霸道被褚标这一番话，说得哑口无言。朱光祖在旁，赶着说道：“褚大哥，不是这个说法。黄贤弟既看你我薄面，这也是他的好处，不可埋没人心。为今之计，吃过饭便同黄贤弟一齐上岭，见着张七，大家说开了，便没有事。”万一张七要与黄贤弟比试，贤弟就计较计较，也是我辈应分之事。黄天霸道：“二位先去。咱初更时分，仍是由高而进。那时二位等咱下来，比这同去较为体面，却不可先行说出。此去见着张七，还要假作问他，咱曾去过没有？等到去的时节，以后之事，便由二位做主了，可不要叫咱太弱。”褚标道：“既这样说法，我便依你。”说着，店小二已送进午饭。仨人用毕，擦了脸，又吃了茶。褚标道：“咱们好去了。”朱光祖答应，登时出了店门，径往凤凰岭而去。

不一会已到，当由庄丁通报，张七便笑迎出来。三人到了厅上。张七向褚标道：“些须小事，何足介怀？既已说明，要

当格外相契。”彼此又重见了礼，然后坐下。庄丁献上茶。张七又道：“咱俩数年不见，老哥竟老得多了。”褚标道：“贤弟也老好些。我们皆无能为了，只好看那些后辈作一番事业吧！”说着，张七便叫庄丁将张桂兰唤出来。庄丁答应进去。少时桂兰出来，张七便叫桂兰给褚伯父、朱老叔见礼。桂兰一一见礼毕，站在一旁。褚标说道：“这位侄女越发长得窈窕了。竟不是女孩子气派，居然能做出一件惊人事来，可羨，可羨。”张桂兰转身向里走去。褚标停住口不说此话，复问张七道：“黄天霸曾来过没有？”张七道：“他是来过了，还留下一只金镖。等我们出去追寻，不知去向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我们本来约他同来的，忽然夜间不见了，我就晓得他一定到此，所以我们也赶着下来，不料他来而复去。他要与我们同来，觉得面子上不好看；到此不即动手，是看的我们的薄面；留下金镖，是显他的武艺，这便是他用意了。”褚标道：“此话有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今晚他必前来，我们可要留心，等他来时，硬把他叫了下来，拜见丈人老子。”张七道：“贤弟不要戏谑，愚兄前说之话，他究允与不允呢？”褚标道：“有什么不允！得了这样好老婆、好丈人，还有什么话说呢？莫说三件，就是三十件也是依的。老弟你放心，将来还要得封呢！”说得三人笑了一阵。张七道：“老哥你这么大年纪，还要戏谑，这是何必呢？”褚标又向张七说道：“如果天霸今夜来时，我们叫他下来，你倒怎么说法？”张七道：“不瞒老哥说，总与他比个高下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此时且不必作急，等他来商量不迟。”说着天已黑，摆上酒来，三人入座用酒。一会饭毕，又坐在那里闲话。忽听见院中有块石子一响，张七听得真切，即便走到院落内，一个箭步跃上屋面。毕竟张七如何与天霸比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九十九回

鸳鸯楼天霸大战 凤凰岭计全下书

却说张七看见有个人站在鸳鸯楼屋上，便一个箭步跃上屋面。褚标、朱光祖知道天霸到了，便跟出来。看见两个人在屋上已交起手来，遮拦隔架，蹿跳蹦纵，煞是好看。真是“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材”。俩人正在酣战之际，忽见后屋上一条黑影，如燕子穿帘一样飞了过来，并不搭话，举起朴刀直往天霸便砍。天霸急架相迎。朱光祖知道是张桂兰来战天霸。只见天霸毫不惧怯，一把刀力敌俩人，挡过张七，便砍桂兰，又搠张七。只见三人战在一处，难分难解。忽听张桂兰说一声：“姓黄的！你张小姐战你不过，咱走了。”说着虚晃一刀，跳出圈外。天霸见张桂兰无破绽，忽然不战，知是他要放暗器，便一面防着，一面仍战张七。忽听嗖的一声，天霸眼快，已见一枝袖箭到了面前。天霸说声：“来得好！”顺手用刀一拨，那枝箭落在屋上。他转手才要去战张七，只见自己的刀早被张七隔在一旁，张桂兰第二枝袖箭又到了。天霸身子一偏，一个箭步离了原处，将第二枝袖箭又让过去。天霸急取出金镖，一抬手直往张桂兰腿上打去。张桂兰看得真切，两足一纵，这只镖在屋面上擦了过去。张桂兰躲过金镖，复又起手，第三枝袖箭又望着天霸射来。却好天霸见前一只镖被张桂兰让过去，也急急地将第二只镖取出，对准张桂兰肩头打去。俩人各放暗器，一转眼俱到面

前。黄天霸便伸出右手，半腰里将那枝袖箭抓住。张桂兰见天霸的金镖又到，说一声：“好，留着配个对儿！”一举手将镖接在手里。褚标、朱光祖二人看得真切，便喝一声彩道：“真是配对呀！”张桂兰知此话大意，遂一转身蹿过后屋。褚标见张桂兰已走，便向上喊道：“张贤弟，黄贤侄，够了，不要杀了。你俩下来歇一会儿再议吧！”咱姓褚的不服气。你下来，咱与你战二十合。黄贤侄，你也下来帮着你老叔，还他个两战一。”张七、黄天霸俩人听说，只听噗噗两声，都跳下鸳鸯楼。

褚标上前，遂拉着天霸说道：“独自来要给他家父女欺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你老莫这样说，你说天霸给人家欺，咱说天霸很愿意呢！”褚标道：“这是为什么呢？”光祖道：“天霸与咱们同来，必不会同他们这样大战。那时天霸既不能卖卖武艺，怎能杀得配对呢？你道他愿意不愿意呢？”说着，已将褚标邀到厅上，大家坐下。褚标道：“黄贤侄，好镖呀！”朱光祖道：“如果没有这样好镖，怎么配这样好箭呢？要好是大家好，不好倒不能配对了！”天霸道：“你们不要说闲话。请你老给姓张的说一句，叫他将金牌速速交出，咱回去销差。”褚标听着，便喊道：“张老七，你还不出来招呼人家。”张七即来到厅上。大家又复行坐下。褚标又望张七说道：“特来为你们解和。天霸的本领你是见过了；你父女两个的武艺，他也见过了，都是不相上下的。咱都知道的。只等一个人来，便好计议。但现在可将金牌交出了。”张七道：“金牌是在这里，咱要它没用处，我便给他。难道他这会子就走吗？且有你俩和好，不能不尽地主之情。”褚标道：“好，咱就遵命。”张七道：“你们今日可早点歇息吧！我去睡了。”说着转身向后而去。褚标等安歇。

次日一早，褚标等尚未起来，张七已出来敲着房门，喊道：“还不起来吗？”褚标听见，大家起来，净面漱口。张七又出

来陪用早点，方才用过。只见庄丁进来禀道：外有个姓计的，从徐州而来，要见庄主与朱爷呢！”褚标忙叫开正门迎接。计全已从门外走进，望着褚标道：“违教又两三日。”褚标接着说道：“你这来得倒快，那事件怎么说了？”计全道：“托庇行了。”一回头，见张七在侧，彼此见了礼坐下。计全见天霸在旁边，即带笑道：“恭喜呀！”天霸道：“喜从何来？”计全道：“这样喜事，还不喜吗？”朱光祖道：“计贤弟，你上门欺人了。只知给黄贤弟道喜，难道不给张七哥道喜吗？”计全道：“不错，是我荒唐。”于是又给张七道喜，张七也谢了。计全这才坐下，庄丁就献茶。褚标又问道：“施大人怎么个说法？请教请教！”计全便在身上将那件札谕取出来递与褚标。褚标拆开一看，但见上面写道：

钦差大臣、头品顶戴、一等侯爵、漕河总督部堂，兼巡按都御史施，为示谕事照得：自古英雄，半居草莽；从来巾帼，难输须眉。豪杰奋与，皆属国家之助；名媛静好，尤为父母之光。此所以版筑渔盐，建一代承平之治；关雎麟趾，启万年风化之原。本部堂恭膺简命，总督漕河，所经大邑通都，无不采风问俗；凡遇英豪与杰士，必将虚己以求。侠女名姝，要使择人而字。工为朝廷储国器，俾草野共庆明良；下为斯世重人伦，使内外皆无旷怨。兹访得凤凰张七，老夫未耄，犹有雄心；有女及笄，偏多侠骨。何事隐身涧谷，朽木同摧？莫教待字深闺，漂梅兴叹。兹有本部堂随员黄天霸者，官居副将，不世奇英，勇冠群伦，于城上选。正谱求凰之曲，欲歌鸣凤之章。乃千里姻缘，牵于一线；三生夙约，订自百年。所望月老多情，早修谱牒；差幸冰人有属，愿执斧柯。六礼既成，吉期待卜；百两以迓，佳话永传。从兹夫唱妇随，喜看佳人附凤；更羨冰清玉

润，竟夸快婿乘龙。本部堂有厚望焉！尔壮士其亟凛之毋违，特谕。右谕壮士张某遵此。

所 月 日谕

大家看毕，褚标向张七说道：“贤弟，施大人如此，可谓恩威并用。你再有何说？若有疑难题目，不妨想两件，好让计贤侄趁此去求大人。”张七笑而不答，已是满心欢喜。便命庄丁，赶紧整备酒席，给老爷们洗尘。计全道：“就算是褚老叔、朱大哥俩人请媒酒吧。”褚标、朱光祖道：“请媒酒，也是要吃的。今日先洗尘，明日再说别的话。”大家又笑了一阵。计全又道：“张七哥，大人那件谕帖你可收好了。我们这位黄贤弟反复无常，恐怕他后来不认丈人，你可拿这谕帖同他讲理。”说得大家又笑了一会。酒席摆好了，张七让计全首座，褚标对座，朱光祖在褚标肩下，黄天霸上横头，张七主位，真是开怀畅饮。俗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回

凤凰岭天霸联姻 菊花庄其鸾行劫

话说大家席散，张七便将金牌亲送出来，交给天霸收好。于是各人闲谈了一会，厅上已点得灯烛辉煌。约至初更以后，张七又拿出酒来，大家仍然原位入席痛饮。等到散席，已是三更将尽，各人且去安歇。次日又留计全、褚标、朱光祖、黄天霸四人盘桓了一日，依旧盛席款待，不必细讲。第四日，天霸、计全皆要告别。张七不敢久留，只得答应。二人便辞了张七，并褚、朱二人。张七托计全代谢施公，并求施公就近择吉迎娶。计全答应。于是二人一揖而别，直回徐州。褚标、朱光祖也各自回去，不表。

再说黄天霸、计全取了金牌，赶回行辕复命。施公当即召入内室。黄天霸上前给施公请了安，又谢了准其婚配张桂兰的恩，然后将金牌呈上。施公接去，望着金牌说道：“不料钦赐这宝物，竟为黄贤弟结下姻缘。”施公又问下书情形。计全一一禀过，并将张七求代谢恩、就近择吉为天霸迎娶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施公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遂命二人坐下，说道：“黄贤弟大娶吉期，今择定出月初六，是个上吉良辰。但迎娶一层，途中颇为不便，莫若就在凤凰山入赘，两有裨益。今送黄贤弟纹银三百两，以二百两置备衣服首饰，及新房动用物件；以一百两给张七为赘费。计贤弟可用李五贤弟，相送前去。顺道再

将褚壮士与朱壮士请其为媒。若张七不肯招赘，可在凤凰岭左近，租所房屋，就近迎娶。但有一件，我却不能在此耽延，早晚就须起身。我沿途无事，自可克日接印。”天霸道：“大人实在无微不至。但蒙赏银两，卑职万不敢领。其余各节，悉遵吩咐。”施公道：“贤弟若以此为太菲；竟却之不受可也。否则，不必出这些客气了。”黄天霸不敢再辞，只得谢了恩，然后将三百银子收起。施公又道：“你今前去，能将你丈人及褚标、朱光祖仨人，一齐约上淮安，为国家出点力，帮助帮助，更好。”计全道：“张七是一定去的。他从前三件事内，就有叫黄贤弟与他同住，养老送终。还说黄弟将来添了儿子，长子要过继他为孙，接继张氏的一脉。以此看来，是不用说的，淮安他是一定去的。至于褚标、朱光祖，也不便勉强。”说罢，天霸、计全退去。施公安歇。天霸又将施公所说之话，告诉李五，即请同行。李昆道：“大人委我送亲，怎敢辞却？但是愚兄也要预备菲礼才好。”天霸道：“五哥，劳你前去已是万分感激，贺敬实不敢当。”次日，计全、李五便同天霸出外置买物件，诸事齐备。第三日，即拜别施公，前往凤凰岭招赘。到了初六日，洞房花烛，不过那些俗事，不表。

单说施公见天霸去后，过两日即起身前往淮安。行抵宿迁县境菊花庄口，忽见前面土岗子上，冲下一阵人来。当先一人坐在马上，头戴英雄巾，身穿玄色湖绉洒花战袄，下踏薄底快靴，坐下一匹黄骠马，手端一杆方天画戟，生得颇为英勇。率领着多人蜂拥而至，直往施公刺来。关小西赶即催开坐骑，迎了上去，大喝道：“好大胆的狗强盗，留下名来。可知钦差大人在此，敢来行劫，难道瞎了眼吗？”那人亦大声喝道：“好小子听着！咱乃菊花庄庄主郝其鸾爷爷是也！尔亦将姓名留下，俺爷爷戟上不挑无名之人。”关太大怒，喝声：“草寇坐稳了！”

咱乃钦差总漕施大人标下参镇府关太是也。咱大人正要剿灭尔等这一伙草寇，与百姓除害。今敢行劫，是自来送死。”郝其鸾大怒，劈面就是一戟往关太刺来。关太急架相迎，将倭刀往上一捌，那支戟已折了一段。郝其鸾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又将戟杆挡住。那知关太的倭刀是削铁如泥，这戟杆刚一碰着，又削去一节。郝其鸾将马一拍，跳出圈子外，赶着拿出宝剑兜转马头，复与关太交手。两人大战约有三四十合，不分胜负。

这边白马李飞舞朴刀，前去助战。郝其鸾见又来了一将，并不惧怯，仍是飞动宝剑，往关太胸前刺来。关太将宝剑拨开，白马李朴刀又砍过去。郝其鸾赶即招架，才算撇开朴刀，关太的倭刀又到。郝其鸾力敌两将，抖擞雄威，大喝一声，这一剑往白马李面上刺去。白马李说声“不好！”急躲开，肩膀上已刺了一剑，幸亏不重。关太见白马李被剑刺中，复喝一声：“狗强盗！休得猖狂，咱关老爷取你狗命。”话了倭刀已往郝其鸾颈上砍来。郝其鸾说声“不好！”身子一让，险些儿被刀砍中。此时二马过门，郝其鸾才兜转马头。关太来得快，复又一刀往郝其鸾迎面砍来。郝其鸾一声喊叫，把马一拍如飞逃去。关太那里肯舍？紧紧相追，看看追上，郝其鸾带转马头，与关太战了数合，复又逃走。

关太仍是紧迫，约赶有五六里路，前面有座土山，郝其鸾转过土山忽然不见。关太仍在后相赶，一抬头见前面马上来了一个女贼，生得颇美貌：头扎玄色湖绉包脑，身穿玄色湖绉洒花紧身，下穿玄色湖绉汪花扎脚战裤，窄窄的一双小脚，踏着镫，坐下一匹银鬃马，手执两柄绣鸾刀，愈显得丰姿绝世，窈窕动人。关太在马上，已看得魂出窍了，忽然听得娇滴滴一声喝道：“来将快报名来！咱姑奶奶刀下不伤无名之辈。”关太听得呼唤，赶紧答道：“俺老爷乃钦差总漕施大人标下参镇府

关太是也。”只听那女子说道：“俺姑奶奶，乃菊花庄庄主郝其鸾之胞妹，郝素玉便是。”关太道：“你的哥哥郝其鸾，已被咱老爷杀败。你这小小女子，有何武艺，敢与老爷对敌吗？”郝素玉大怒，飞马舞刀，直往关太杀来。欲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零一回 关小西大战郝素玉 何路通私探菊花庄

话说郝素玉大怒，舞动绣鸾刀，直往小西砍到。小西急忙接住，俩人交上手，大战起来。那知郝素玉的绣鸾刀，是异人所赠，刀法亦名师所传，更兼他有两柄软索铜锤打人，百发百中，也不亚张桂兰的袖箭。关小西见他刀法精纯，暗惊道：“看这小女子，年纪甚小，武艺高强。倘不经心，败于女子之手，岂不为众人耻笑，坏了半世英名！”于是抖擞神威，你来我往，只见刀光闪烁，马足奔腾，两人战有三四十合，不分胜负。郝素玉见不能取胜，便卖了个破绽，往关小西虚砍一刀，喝道：“咱姑奶奶战尔不下，今日算输与你了！”说着拨转马头，奔驰而去。关小西紧紧相赶，约离一箭之地。忽见郝素玉大声喝道：“来者休得追赶！看姑奶奶的利器，取尔狗头！”关小西听得亲切，猛一抬头，郝素玉用软索铜锤，已向自己的面门打至。关小西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身子一偏，左手将偏缰一领，那马从旁边跑了过去，软索锤竟被他躲过。郝素玉见打不中，才将那锤收回，忽见关小西的马已至身右。关小西来得急快，举起倭刀便往郝素玉右腿上搠来。郝素玉也来得灵捷，那马已跑远了。又战了有二十个回合，仍是不分胜负。两边齐声喝彩，他二人也各自暗暗夸赞。忽见郝素玉将绣鸾刀架住关小西的兵器，口中说道：“姓关的，今日天晚，姑奶奶要回庄歇息，明

日再战吧！”说罢，将刀一撇，把马一拍，如腾云驾雾一般平空飞去。关小西那里肯舍，仍追赶一程，因赶不上只得回来。见着施公，俱告一切，并禀明郝素玉约定明日再战。施公答应，遂命众人就近觅了客房住下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一早，关小西饱餐早饭，取了兵器，请施公并众人督战。施公允准。关小西上马，大家也上马同行。走了一里多路，已至昨日大战之处。却好郝素玉也骑着马而来。关小西一马冲出，两人又交起手来。一个如猛虎归山，一个似蛟龙出水。一男一女，又整整战了五十回合，仍是不分胜负。关小西力敌不过，暗想道：“咱何不用拖刀计，擒他便了。”主意想定，就卖个破绽拍马便走。郝素玉拍马也就赶来。看看赶得切近，忽见关小西突然将身翻转，一刀直往郝素玉砍到。郝素玉本来防备着的，见关小西用出拖刀计便喝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将绣鸾刀把倭刀隔开，复一刀往关小西肩上砍下。关小西赶即架住。二人复又交手，又战了五十合。关小西道：“尔敢步战吗？”郝素玉道：“尔不要疑惑你姑奶奶不能步战胜你。”说着跳下马来。关小西也下了马。郝素玉道：“咱再与你战一百合。”关小西先抢了上首，摆开架式，两人正战起来，一来一往，战到三十回合，仍是不分胜负。施公远远看着，遂命人喝道：“关将军与那女子，今日且各歇息！明日再决雌雄。”关小西听得明白，不敢违拗，便虚晃一刀，跳出圈外说：“咱老爷奉命罢战，留你再活一日，明日擒你便了。”郝素玉也住了手。彼此皆极佩服，两人各自上马回去。

施公率领众人回至客店，大众坐下，夸赞郝素玉不已。关小西也是赞叹，惟有何路通不语。你道他为何不语？他却另有个意思：要在夜间，私自前去将郝素玉劫来。何路通待人睡静，便悄悄地换了夜行衣靠，藏好了拐，越屋出了客店，直奔菊花

庄而来，这且慢表。且说郝素玉，回至庄上，郝其鸾接了进去，兄妹两人坐下。郝其鸾问道：“妹妹今日出战胜负如何？”郝素玉道：“那个姓关的，本领果然高强，若以力敌，恐不能取胜，明日当以计取之。”郝其鸾道：“愚兄自被那厮昨日砍了一刀，虽然不致妨碍，但不知何日才能出战。恨不能就愈，便可同妹子出去将他擒来。”郝素玉道：“妹子闻得施不全手下能人甚多，飞檐走壁的不少。我们不可不妨他夜间到此，暗地行劫。”郝其鸾说：“妹子所见不差，愚兄早已虑到此。但是咱这庄上四面皆水，水中都有埋伏。”兄妹两人谈了一会，也各自去歇息，这且不表。

再说何路通出得店门，往菊花庄而来。不多时已到庄口，但见四面皆水，中间一座黑丛丛大庄，房屋倒也不少。何路通暗道：“这就是菊花庄了。”又各处看了一遍，无路可通，白茫茫一带皆水。何路通便噗咚一声，跳入水内，忍着水来到对岸。只见芦苇内摇出一只小船来，船上两人，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，扳着桨从小港内荡出。何路通在芦苇旁边将身伏住，等那只小船过去，就从这条港进来。约有半里之遥，好容易看到对岸。又走了两步到了岸边，就趴到岸上。弄得个遍体淤泥，不成人样，又兼那水苇的叶子，其利如刀，将脸上割得满面血痕，甚是疼痛。何路通咬着牙关仍往前走，又走了一会才有一条路径。何路通顺着路走去，急听豁喇喇一声，跌入陷坑去了。欲知何路通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零二回 落陷坑放走何路通 比拳勇诱敌郝素玉

却说何路通跌入陷坑，暗说：“不好，此番要遭恶人毒手。”正想间，只听有人大嚷：“拿奸细呀！”登时挠钩并下，将何路通擒上坑来，用绳索缚好，抬到庄上，进去通报。庄主吩咐：“等天明审问。”庄丁复将何路通抬入门内，紧紧看守。才交天明，忽听庄主说道：“叫他们把昨夜拿的奸细押来审问吧！”只听外面答应，房门一开，进来两个庄丁，叫声：“朋友，咱庄主爷叫你去问个明白。”何路通也不答应。庄丁走上来，连推带拉，拥出房门。何路通道：“尔等这些狗徒，何必拉拉扯扯？咱老爷既误中奸计，还怕什么？”说着又转了七八个弯儿，才到一处所在。何路通仔细观看，见是三间厅房。庄丁走到此处便不走了，就将他抛在地下。又见厅上，走下一人道：“带上来！”庄丁不敢怠慢，答应一声，把他推上台阶。

何路通往里一看，厅上坐着一男一女：男的是郝其鸾，女的是郝素玉。何路通站在那里，两眼圆睁，大声喝道：“尔这一对童男童女！你们老爷到此，还敢这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摆架子，实在不知抬举。尔若知罪，应该亲自下阶，亲解其缚，加以上位，摆酒压惊。或者你何老爷见你如此款待，过意不去，那时等大人到此，代你求个情，死罪改成活罪，留你在世上多活两年，也显得咱老爷好生之德。尔等如此，那时可不要怪咱

老爷。”那知郝其鸾兄妹，并不动气，反笑说道：“你姓什么？在施不全跟前作个什么官儿？好好说来，让咱老爷知道。”何路通大喝道：“尔既问咱姓名，尔等坐稳了，咱老爷姓何，名路通，官居千总之职。”郝素玉道：“这千总是几品呀？”何路通道：“八品。”郝素玉道：“昨日那个红脸的，他是什么官职？位居几品呢？”何路通道：“你又问他，他是参将大老爷，位居四品。”郝素玉道：“照你这样说，你比他小了。我道是谁，原来是个无名小卒。你姑奶奶开好生之德，放你回去。还叫你那个红脸的出来，与姑奶奶步战。与尔这小卒不屑相斗，就便把你杀了，也不享名。”说着，叫：“将他解了绑，把他兵器还他，令他速速回去。”庄丁答应，立刻把绳索解下。何路通听了这话，把脸都气紫了，已见把绳索解下，遂望着郝素玉道：“你这毛丫头休得大言，是好的，敢与你何祖宗战个几合？”郝素玉道：“你速回去叫那个红脸的来，你奶奶不屑与你相见。”何路通没法，只得转身往外出了庄门。看看天色尚早，太阳才出。一面走，一面暗道：“我回去何辞以对？”忽然说道：“我可如此如此。”主意想定，一会已至客店。

大家见何路通从外面进来，又见他脸上都是血痕，忙问道：“何大哥，你昨夜到那里去的？敢是上菊花庄去过了吧？”何路通答道：“正是。”众人又道：“你为何脸上都是血痕？”何路通道：“不瞒诸位讲，咱昨夜由水路而去。到了那里，那知他四面护庄河内全种着水苇，咱又寻不出路径，只在水苇内蹿出去了。那水苇的叶子，其快如锋。后来到了岸上又中着埋伏，跌入陷坑，被他们擒住，将我绑了抬到庄上，见郝其鸾兄妹两个。被咱用话激了他们一阵，他后来见我的话有理，我是用话谎了出来的。算是他庄上路径我已熟了；不过不能拿着他们一个回来，有些惭愧。”说罢，又去见施公告禀一切。施公

也说：“你辛苦了，且去歇息吧！”何路通答应了出来，关小西一心念着：“昨日与郝素玉步战了五十合，尚无胜负，今日若不将他擒住，何能再有面目见人。”心中想罢，便去请了施公，并大众一齐骑上了马，复到昨日战斗之处。

施公等勒住马站在后面，关小西踊跃上前。只见郝素玉已先到了。关小西便跳下马，抢在上首立定脚步。郝素玉也下马。二人更不搭话，交上手又战起来。只见郝素玉一个斜插花势，执定绣鸾刀，猛向关小左肋下刺进。小西正跑得飞快，忽见左肋下有刀刺到，说声：“来得好！”赶着用刀将刀往下磕，指望这一刀磕下去，就要将郝素玉的刀打落在地。那知郝素玉更加灵便，见关小西一刀磕来，知道他力已用足，必要将手内的刀打落，赶紧把刀收回。关小西一刀磕了个空。两人一来一往，又战了二十几个回合，仍杀个对敌。郝素玉道：“你昨日说马上战得不好，要步战。今天步战过了，也是难分胜负。咱姑奶奶另想个法儿，咱们不用兵器，在这拳脚上比些功夫，来往再战一百合。姓关的，你敢同姑奶奶比试吗？”关小西闻听这话，正中心怀。关小西就摆开架式，搭上手复又战斗起来。只见两个人，一拳一脚，真不愧：“拳打南山猛虎，脚踢北海蛟龙”。郝素玉更有一桩好看，一对金莲小脚，盘旋飞舞，煞是令人目眩神迷。毕竟关小西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零三回

素玉深感关小西 其鸾巧败金大力

话说关小西、郝素玉二人正在酣斗之际，忽见郝素玉飞起一脚，关小西看得真切，顺着来势身子往后一倒，跌了个四仰八叉睡在地上。此一套拳，叫醉八仙。郝素玉见关小西跌倒在地，心中甚是欢喜，以为中了妙计，就赶着飞起一脚，认定关小西腹下踏来。小西不慌不忙，见他来得切近，说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右腿一起，一个鲤鱼挺子，就把郝素玉裹住。郝素玉却不认这拳法，但说声：“不好！”急想跳出圈外，那里能够？郝素玉暗暗惊道：“今番上了当。”关小西睡在地上大笑，说道：“可认得你拳祖宗吗？”郝素玉听说，脸上好不惭愧，口中气喘。此时关小西见他这个形景，忽然生出一团怜爱之心，复说道：“我看你这样还要取胜，逃走亦不可得。今放你一着，让你跳出圈外。赶紧回庄将你哥哥劝醒，叫他快快改邪归正，即来大人处请罪。咱家大人最是仁慈，不但不加罪，将来尚有保举。如若他执意不悟，杀身难免。”此时但见关小西已放松了一着，郝素玉就此一跳，就离了圈，口中大喊一声：“姑奶奶力乏了，明日再战吧！”说着转身就走，心中颇为感激。

关小西见素玉走了，即便起来，牵了马跨上也就回去。到了施公面前，小西禀道：“卑职向大人请罪，恨不能将他擒来，实是有罪。”施公道：“贤弟莫要这等说。”他这才同施公回

店。这句话本是关小西的假词——因为他自己放走郝素玉，怕得施公看出来，要问罪于他，故尔假些谎词，掩饰耳目。施公说道：“你已辛苦几日。黄天霸等不在这里；在这里的，又要保着本部堂。”这话也是真话，那知旁边恼了一人，暗道：“大人独把关太看得那么高而且重，偏是他有本领，能战斗，咱们就不如他？明日偏要将姓郝的拿来，看大人还把他抬着这样重吗？”这人一肚子气不忿，但在施公前，不敢说出，及至到了客店，还是暗暗地怄气——你道此人是谁？原来就是好汉金大力，这且不表。

再说郝素玉回到庄内，暗想道：“我看那姓关的武艺实是扎手，拳法更是出众。今日不亏他松一着，我一定被他擒住；不但性命难保，而且十几年的声名全行抛弃。他叫我劝哥哥改邪归正，矢志投诚。原知他是好话，但我如何说得出口？还有一件，明日索战，何辞以对？有何面目见他？不若推病不出，以观动静，再作计议。”一人想了一会，主意已定，便即装起病来。当有丫环禀知郝其鸾去。一夕无话。到了次日，郝其鸾一早起来，就到妹子房内看病。郝素玉困在铺上，听说哥哥进来，故意勉强坐起，先请安了一声。郝其鸾问道：“妹子今日身上觉得那里不好？”素玉道：“也不觉怎么，只是浑身困惫，头痛得很，心里慌慌的。哥可不要挂念。想是受了些寒凉，睡一天该就好了。”郝其鸾道：“寒凉固自有的，连日与那姓关的也战辛苦了。且歇息两日再说吧！”郝素玉道：“旁的倒不甚要紧，可是那姓关的今日还是要来，哥哥刀伤尚未全好，谁人与他对敌？”郝其鸾道：“妹子放心，如果他来，为兄的自有主意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庄丁慌慌忙忙跑进来说道：“禀爷得知，外面有个大汉骑在马上，手提一根铁棍，声称：奉施大人之命，特来擒捉姑娘与爷两个。差不多要杀进庄了。速请爷

的示下。”郝其鸾听说，赶即出来，取了兵器，跨上马迎了出去。

刚到庄口，只见金大力已到，坐在马上，口里不住地乱嚷。郝其鸾一声大喝：“来者是谁？快通名来，咱爷爷不杀无名小卒！”金大力听说，亦大声喝道：“小子听了，咱金大力爷爷是也！特奉大人之命，来捉贱婢郝素玉。尔可唤他出来受缚。”

郝其鸾闻听大怒，将马一拍，手端方天画戟，直向金大力刺去。大力赶着迎接，将镔铁齐眉棍，用足了劲，往画戟上一挡，说声：“去吧！”郝其鸾的戟，被他拨在一旁，险些儿打在地。郝其鸾暗道：“好家伙！力量真有。不愧为‘金大力’三字。”

正说之间，金大力的铁棍已当头打来。郝其鸾往上挡，两膀用足了劲，好不容易才将他铁棍拨开，郝其鸾趁势又刺一戟，金大力仍是架住。你来我往，才战有七八个回合，郝其鸾渐渐抵敌不住，他心中作慌，便架住大力铁棍说道：“咱马上战不过你。尔敢与咱步战吗？”倘若步战还是你强，咱情愿与你捆绑去见大人。”金大力道：“步战你老爷还怕吗？”说着跳下马来。郝其鸾才跳下马来，金大力赶着就是一棍。郝其鸾往旁边一纵。金大力打了个空，复赶着举棍打来。郝其鸾又跳了过去，蹿跳蹦纵，闹个不了，把金大力闹得个跟着打，赶着转，终没一棍打到他身上，只是自己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。郝其鸾见他力已乏了，与金大力复战起来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零四回

黄天霸辞别凤凰岭 金大力怒打菊花庄

话说金大力被郝其鸾出其不意刺中一戟，金大力连马都不要了，撒腿就跑，大声嚷道：“咱金老爷算上了你这小子当了！待咱养好了伤，再来要你的狗命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跑了个不住。郝其鸾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这狗娘养的慢跑，咱爷不追你就是了。若要跑死了，明日便不能复战了。”说罢，也自回庄不提。

且说金大力回至客店，也不与人知道，遂悄悄地进了自己房间拿出刀创药，在腿上敷了，又用布裹好，躺在那里气闷。事又凑巧，关小西自从那日放走郝素玉，是夜便害起病来。他却是感冒风寒，因此身发寒热，不能动弹。这也罢了，可怪何路通自从私探菊花庄，在水里闹了一夜，被苇叶将脸上割破，又兼跌入陷坑，吊了一夜，不免又受些风寒，因此也病在那里。李七侯、郭起凤、王殿臣三人要保护施公，不敢稍离左右。施公只急得无法可想。

不说施公在客店暂住，再说黄天霸当日奉施公之命，同计全、李五、前往凤凰岭招亲。洞房花烛，极其热闹。翁婿亦极相契，夫妻是不必说得。招亲三日，天霸便与张七说道：“岳父！今小婿有一事奉禀：只因大人当小婿临行之时，谆嘱再三，一经姻事办毕，即须前去保护，往淮安上任；叮嘱转请岳父同

行，还有褚老叔与朱大哥，也吩咐一齐同去。”张七道：“贤婿保护大人性急，这也是个正理，我女儿亦非不懂道理的；小女今既嫁你，各事自应听你作主了。施大人那里万一有了岔枝儿，他还可以帮助。我去淮安一层，就照那样说法：等贤婿到了淮安，将各事料理清楚，再来接我。那时我琐碎的事也可完结，就好一劳永逸，与你久住，免得心挂两地。但是明日还要留你一天，你算是自家人，无什客气；计老兄与李五兄二人总是客，我不能不尽地主之情，畅畅快快。后日动身便了。”天霸也就答应。一会，张七便招呼厨房预备酒席，明日早晚两顿，菜要丰足。厨子答应下去。张七又叫桂兰将自己应带物件料理料理，与天霸同行。张七回房安息。二人也回房内，天霸道：“我本意想贤妻随后与岳父同去，岳父反叫你同着我前去，未免叫贤妻有些父女难别了。”张桂兰道：“只是一件，与你同行，路上怪有些不好意思。若再让计、李说句笑话，那可更难受了。”天霸听说，也笑了一阵，于是二人安睡。

到了次日，张桂兰就将应带物件收拾妥当。外面摆出酒席，张七与褚标、朱光祖、计全、李昆、黄天霸五人，又算谢媒，又算饯行，早晚两顿均是畅饮高谈，极其快乐。席间，朱光祖望着黄天霸等说道：“见着大人，代为先言，就说一经事毕，即便前来。”大家欢呼痛饮，直到二更将尽，方才散席。众人回房，一夜无话。次日天明，大家都已起身，将行囊等件捆缚停当。庄丁装上驮车，各人暗藏兵器，扎束妥当，又向张七告别。张七一答礼。末后张桂兰拜辞。张七又勉励了几句“夫唱妇随”的话。张桂兰口中答应，眼眶却流下许多泪来。张七见这光景，也不免依依不舍，终究是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，只得忍着泪送至下山。看看众人与女儿，女婿上了马，张七方才回去。黄天霸等下了山，走了一日。褚标、朱光祖二人先分了

路，各自回去。黄天霸夫妇，及计全、李昆四人，还有两个庄丁，直向淮安的这条路而来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施公住在客店，日望黄天霸回来。看看又过了五六日，仍是未到，施公颇为着急。所幸关小西、何路通的病，已渐渐好了起来。金大力的伤，已是全好。这日金大力正在那里纳闷，忽然走进一个人来，大声说道：“今有菊花庄差人到此，说郝其鸾约金老爷明日一决雌雄。若是不允，他便今夜前来行劫了。”金大力一闻此言，重又大怒，即叫来人去告诉他：“明日准战。”来人回去。金大力便见施公，禀告一切，道：“依卑职愚见，今日便去他庄上，给他个出其不意，打他个落花流水。”

李七侯在旁说道：“卑职愿与金大哥同去，以便做个帮手。好在大人这里有王、郭、何、关四人保护，料想也无他事。郝其鸾这厮若不早去除灭，万一他再去伙了别处强盗，那可更加费事。”施公应允，吩咐小心要紧。二人答应，挨至日落，便取了兵器，直往菊花庄而来。二人沿途商议妥当，已到庄口。猛见对岸有个人，在那里拉曳吊桥。李七侯便一箭步蹿到桥上，举起刀来便将那人砍倒。金大力也过了轿，直奔庄上。李七侯绕至后墙从高而下，金大力直向大门打进。此时大力如吃了虎肉一般，举起大铁棍，走到郝其鸾的门首，打倒了两个庄丁，一直冲杀进去。毕竟郝其鸾曾否被擒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零五回

郝其鸾中棍遭擒 李七侯奋勇杀敌

却说金大力打到庄上，庄丁飞跑进来，说道：“庄主爷！外面有个大汉，手持铁棍，打死了好些庄丁，现在冲进来了。”郝其鸾闻言，才要转身去取兵器，只见金大力打了进来，庄丁拦堵不住。郝其鸾一面叫人赶速将大门堵住，不要放他出外，一面一个箭步跳到院落。

金大力瞥眼看见，举起大棍劈头打来。忽见庄丁围绕上来，各执铁棒，齐声喊杀。郝其鸾此时也杀上前来。金大力一看，说声：“好呀！”将铁棍往下一沉，庄丁跌倒了十几个。金大力说：“这才打得畅快。”说犹未了，但见郝其鸾道：“狗囚休得逞能！郝爷爷取你狗命。”说着一戟。金大力看得真切，猛将铁棍往上一架。郝其鸾虎口一震疼痛难忍，手一松，那枝画戟已经打落在地。郝其鸾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着往外一跳。金大力第二棍又到，却好庄丁赶来。郝其鸾抽个空，叫人将宝剑取出，他便执剑在手又杀进来，只在金大力前后左右，遇空就刺。此时金大力杀得性起，不辨青红皂白，将棍举起来乱舞一阵。郝其鸾赶紧要让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已是咕冬栽倒在地，几乎送命。那些庄丁见主人打倒，一窝蜂还要上来相杀。怎奈金大力那棍厉害，不敢近前。金大力复大声喝道：“尔等快拿绳索，将他绑起。”那些庄丁站在那里，口中答应，身子不动。

大力又喝道：“你等既不拿绳索，快快给我退出大门之外！”金大力见郝其鸾躺在地下，已是动弹不得，便将他腰带及裤带一齐解下，把郝其鸾四马倒攒蹄，捆个结实；又撕了一块衣襟塞在他口内，然后抛在黑暗之中。又将大门关好，用杠子闩起来，便提着棍子，直往后面而去。转过厅房到了内宅第一进，只听屋上叮叮当当，打个不住。金大力仰上一望，正是李七侯在那里与郝素玉厮杀呢。金大力看得清切，遂喊道：“老七使劲儿，底下那小厮已经捉住了。这个不要给他放走呀！”李七侯一听此话，便知金大力已将郝其鸾捉住，一面与素玉对敌，一面招呼底下道：“金大哥，那小厮既已捉住，你可先把他背回去见大人，不要再给他跑了。”金大力即刻退出来，将郝其鸾背在肩上，开了大门，舞着铁棍，大踏步直往客店而去，按下休表。

再说郝素玉正与李七侯在瓦上厮杀，足足杀了两个时辰，彼此不分胜负。两人正在酣战，忽见素玉虚晃一刀，往后便走。李七侯疑惑他欲要逃走，遂在后面紧紧相追。看看追得切近，只见素玉一转身，将软索锤放下，直往李七侯打来。李七侯说声：“不好！赶向旁边躲让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饶他让得快，肩膀上已着了一下。李七侯站立不住，只听咕冬一声，已从屋上滚到地下。郝素玉见李七侯中锤跌下，也赶着跳了下来。李七侯虽然中了一锤，还可以挣扎起来，瞥见郝素玉从屋上跳下，便就地一滚，两脚一使劲往上一撑，已站立在院落之内。等到郝素玉跳下，他已一刀刺了过去。郝素玉往旁边一闪让过一刀，顺着势复一刀，直往李七侯胸前刺去。李七侯用刀架住，拨在一旁。此时李七侯却换了刀法，喝声：“着！”一刀往郝素玉足下砍来。郝素玉便将软索锤取在手中，一转身放了出去，正击中李七侯手腕，李七侯的朴刀，已打落地下。李七侯说声：

“不好！”不敢恋战，转身就跑。郝素玉也不敢追赶，恐外面更有能人。只得回转厅房，复从屋上跳下，检点庄丁，死伤的共有十五六个。当时将受伤的人，抬去歇息；已死的，明日掩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零六回

李公然仗义释其鸾 张桂兰有心结素玉

却说金大力背着郝其鸾赶回客店，天色已晚。施公等俱已前来，金大力禀明各节。施公便命将郝其鸾锁在空房，等将郝素玉捉住，一齐押入宿迁。说着，忽听店外车马之声，吵嚷不已。施公便命施安往外观看，究系何事。施安一见，计全等已将行囊搬进店内，也就与李公然进去。公然先给施公请了安，然后将天霸招亲，张桂兰同来，朱光祖答应因要将自己事料理清楚，随后就到的话，一一禀知。却好黄天霸进来，见施公请安道谢，站立一旁，便将褚标不愿前来，同张七等到淮安再来的话，又细细说了一遍。施公道：“你的房间，刚才已招呼店内另腾一间女屋，好让你夫妇同住。”天霸道：“卑职感大人的恩典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妻子少停片刻，本部堂是要请他见见的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少停，卑职就命他前来给大人请安谢罪。”又道：“卑职岳父还道先给大人请安，从前冒犯，还求恕罪。”施公道：“不是当日那一番举动，如何有今日这段奇缘？我生平是不念旧恶的。”天霸道：“大人不知为何事，耽延至今？”施公见问，便将郝其鸾如何行劫，关小西如何大战郝素玉，何路通如何侦探菊花庄，后来二人有病起来，如何金大力与李七夜打菊花庄，郝其鸾被大力擒住现在此间，李七因战素玉尚未回来，才派王殿臣、郭起凤去接应的話，告诉了一番。黄天

霸未及回答，只见李公然站起来说道：“这郝其鸾卑职是知道的。他向来领着妹子安分守业，并不恃强恶霸，却是一身武艺。郝素玉曾得异人传授，比他哥哥还高强。今已被捉，可否还求大人不咎既往，以警将来。让卑职令他矢志归诚，将功赎罪？”施公道：“贤弟既知其底细，当准如所请便了。”李五又谢了恩，然后退出。

关小西等迎接上来，给黄天霸道喜，还要请张桂兰出见。黄天霸又与大家叙谈了一会，接着李七侯、郭起凤、王殿臣也回来了，彼此问讯了两句。李七即往施公前，将与郝素玉大战的话，禀告了一番，这才退出。与大家同叙一番。黄天霸又将自己的住房安置妥当，即便叫张桂兰去见施公。张桂兰当即换了衣服，随着天霸前去。天霸先向施公说知，然后张桂兰进去先给施公行了个全礼。施公也还半礼。张桂兰复又磕头谢罪，施公又让了一回。张桂兰这才立在一旁，娇声道：“前者冒犯虎威，自知罪不容赦。乃蒙大人恩施格外，俯准玉成，小妇人理当随着夫主竭效犬马之力。即小妇之父，亦嘱转致谢恩，恕其前罪。”施公道：“从前之事，虽属冒昧而行，亦复天缘凑合，本部堂断不追究。以后能随天霸立功报国，夫唱妇随，不负本部堂撮合之心就是了。”张桂兰道：“谢大人的恩典，吾辈敢不竭力报国！”说罢，施公即命他回房。张桂兰也就退出。黄天霸又与众兄弟相次见礼已毕，这才归房。

此时李五已至郝其鸾房内，见他闭着二目，缚在那里。便上前喊道：“贤弟不要惊慌，愚兄已在大人前给你求过。大人已准不咎既往，特嘱愚兄为你前来解缚。”郝其鸾听说，将二目睁开一望道：“原来是李五哥，你老为何在此处？小弟早知如此，悔不当初了。”李五一面将他背缚解下，一面说道：“贤弟你为何也要学那一流人物？今日若非愚兄到此，贤弟少不

得有灭门之祸。”郝其鸾道：“此话说来甚长，只因前者谢豹来信，甚言施公贪鄙异常，嘱小弟前去帮助。小弟及至到了那里，闻见他已经被捉。因此探听施公必走此地，才生出这个主意来。等到后来，已成骑虎之势。今蒙老哥搭救，小弟粉身碎骨不足以报大恩。”李五道：“好在愚兄在大人前代你辨白清楚，只须同着贤弟去大人那里谢个罪就是了。”郝其鸾跟着李五先禀知大人，施公答应。郝其鸾磕头请罪。施公见他人品还不俗，当即申斥了几句，招呼他戴罪立功。郝其鸾唯唯听命，磕头退出；又与众人各各相见。然后回菊花庄而去。

于是大家复聚在一处，谈谈郝其鸾的事。关小西又言：“郝素玉的武艺高强，若遇着黄嫂嫂，二人大战起来那才好看。”李五道：“据我看，不必一定要战起来才知道高下。不妨令黄贤弟、弟媳将他请来比比，大家就可看见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五哥此话不错，等明天教贱内去，请他来比试比试。”说着即站起身来去往自己房内，与张桂兰说知一切。张桂兰道：“既是郝家女子有这等武艺，只得明天我去会他。不知大人可否允准。倘若应允，我也可显显我的武艺，并叫姓郝的也知道此间有我这么一个人。”黄天霸欣然到了施公房里，缓缓说道：“卑职妻子闻说郝素玉武艺高强，实在心下羡慕。拟赶此时大人未曾启节，前去结识了他。或者随后有用他的时候，就可用卑职的妻子前去招呼。卑职因大人已将该兄开罪在前，卑职故敢斗胆请命，行否即求裁夺。”施公沉吟了一回说：“此事未尝不可。但能与郝素玉说明，以后如有用他之处，悉听调遣，不得违拗。本部堂也可得一员女将。贤弟可将此话与尔妻说明便了。”黄天霸唯唯退出，当即告知张桂兰，张桂兰喜出望外。次日一早，张桂兰暗藏了兵器，又禀告施公，上马而去。欲知张桂兰见了郝素玉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零七回

话衷肠佳人重义 联手足侠女同心

却说张桂兰奉了施公之命，前往结识郝素玉。到次日，他便结束个簇新，身穿一件大红湖绉密扣剃云紧身小棉袄，上加湖色摹本缎通体镶滚灰鼠大衫，外罩玄色湖绉洒花披风，下穿玄色湖绉洒花百褶裙，内衬玄色湖绉洒边滚脚罩裤，大红缎绣花弓鞋；头上盘了一个螺丝髻，八宝镶嵌足赤金簪，耳戴一副八宝镶嵌珠环，玄色湖绉抹额，当中钉着一颗龙眼大的珍珠，一个白绒球，颤巍巍高插顶门上面；腰间斜佩着八宝镶嵌剑，匣内藏一口七星宝剑，肋下暗藏两把朴刀，随带袖箭；备一匹银鬃马，金辔勒，大红缨。结束停当，先往施公前请安稟辞。施公看那样装束，不愧为女中豪杰，巾帼英雄，实是可羨。便道：“你可速去速回，毋须耽搁。”张桂兰答应，随即出了客店门，跨上鞍马，随带几个家丁，直往菊花庄而去。沿途观者，无不啧啧称羨。

停了一回，赶着进庄。到了郝家门口，对家丁说声：“今有施大人跟前官居副将黄天霸大老爷的太太张桂兰，特奉大人之命，前来拜望你家素玉姑娘。请你进去通报一声。”庄丁听说，瞥见后面马上一个绝色的女子，也是武艺打扮，便问道：“马上坐着的就是那黄太太吗？”夫人答道：“正是。你快去通报吧！”那庄丁转身向里跑去。张桂兰骑在马上，在门口等

了一会。只见正门开处，迎出一女子，约在二十左右，生得颇为美貌：头挽凤翅髻，玄色湖绉包巾，当中安着一块翡翠，两鬓斜插一对蝴蝶双飞镶八宝珠花，一朵朱缨，顶门高插，耳戴乾绿翡翠珍珠环；外穿一件大红湖绉金银鼠袄，内衬湖色湖绉玄缎镶滚密扣紧身，腰挂佩剑，下穿玄色绣花百褶裙，藕花色玄缎刺云滚脚罩裤，脚着湖色绣花弓鞋，紧系玄色兜根缎带，窄窄的一双三寸金莲；薄敷白粉，淡点胭脂。后跟着两个丫环，缓缓迎了出来。只听得一个“请”字，张挂兰赶着下马，走了进去。郝素玉让至厅上，见礼已毕。

张桂兰道：“小妹久仰贤姐的英名，无由相见。昨日同拙夫由凤凰岭到此，始知贤姐令兄误信人言，前去行劫。多亏李五老爷在夫人前力保，始将令兄解释回庄。小妹因闻关老爷道及贤姐武艺精通，真是女中豪杰，小妹因此禀求夫人，冒昧前来拜谒，一来叩教，二来藉慰平生。但恨相见太迟，不能久相共处。”郝素玉道：“小妹荒村陋质，蒲柳之姿，敢云技艺高强？不过略知一二。久闻贤姐芳名远播，本领惊人，妹子亦相见恨晚。从今以后，还要时常请教，朝夕共聚。今日驾既到此，务留贤姐痛饮一日，彼此得能畅所欲言，不知贤姐尚肯不弃否？”张桂兰道：“乃小妹固所愿也。无如临时夫人坚嘱再三，可早来早去，恐留此不免见责，且稍坐片刻，再行告辞便了。

”又道：“小妹尚有一言奉告：顷者奉命至此，夫人之意，令兄既不见罪，将来戴罪立功。还要求贤姐，如以后有借重之处，尚拟奉烦大力帮助。特嘱小妹务请贤姐应允，但不知可否俯从？”郝素王道：“施公手下，能者颇多。即如那关姓之人，武艺亦颇出众，足以抗敌几辈。况有姊丈、贤姐共相保护，则施公左右亦可谓‘人才济济，猛将如云’。小妹不才，何敢滥施其侧。倘施公既有此意，小妹亦不敢辞；如有召见之时，只

须一纸书，小妹当奉命前往。非敢谓足供驱使，藉以与贤姐把晤。”张桂兰道：“既承不弃，小妹是心感不忘了。”郝素玉道：“小妹得一睹芳颜，便是三生有幸。前者贤姐去盗金牌，又是何用意呢？”张桂兰道：“当日闻得拙夫本领素著。那时小妹赌气，去将金牌盗来，偏指名拙夫上山去取，意在要瞻仰他的意思。现在细细想来，终觉荒唐太甚。”郝素玉道：“贤姐如此做出，后来姊丈究竟去否？本领究竟能如人言否？”张桂兰道：“此事说来，颇觉惭愧。既蒙见爱，不妨直道其详，尚望贤姐勿作笑柄。”郝素玉听了这话，不觉叹了口气，然后说道：“如此看来，姐夫与贤姐是怨偶反成佳偶了。可羨可羨！”

张桂兰听郝素玉话内有因，便跟着口气问了进去道：“此亦天缘凑合，莫之为而为。自古婚姻，大半天作之合。但不知贤姐青春如此，想定许字多时了。”郝素玉听说，脸上一红，腼腆说道：“小妹自父母去世后，随兄嫂度日。况且曾经自誓，非技艺出众者，宁作孤凰，不为双凤。”张桂兰道：“不知贤姐必如何人而可事之乎？”郝素玉道：“如姊丈一流，可毕夙愿了。”张桂兰道：“贤姐青春，今年几许呢？”郝素玉道：“痴长二十一岁。贤姐尊庚几何呢？”张桂兰道：“占长一岁。”郝素玉道：“小妹今有一言，愿与姐姐联为异姓手足，不知贤姐果肯赏光否？”张桂兰道：“小妹亦有此心，今承见爱，适合初心了。”郝素玉道：“彼此盟心可矣。”张桂兰道：“若谓焚香燃烛，徒然见笑于人。”郝素玉大喜。因道：“自此以往，便以姊妹称呼，不可稍存客气。”张桂兰亦唯唯答应。此时酒席摆出，张桂兰又请郝素玉的嫂子出来相见，然后入席畅饮。直到未申时候，方才散席。张桂兰即便告辞了。毕竟张桂兰代郝素玉物色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零八回

施公为关太议婚 李昆代素玉作伐

却说张桂兰辞别菊花庄，径回客店。便把天霸请进，于是把郝素玉的话说了一遍。因道：“妾意欲为小西择配，彼此年岁均各相当，武艺又不相上下。且小西口气，亦颇属意；素玉心内，也极赏识。而况大人曾言，有需用他的时候，还要教他应命来此。既是闺中的朋友，而且他又与我结了姊妹，彼此皆情投意合，将来要做同帮同住的，你道此话如何呢？”黄天霸道：“话虽如此，怎么向大人开口呢？让我同计大哥商量商量看。”说罢，黄天霸便走出房，寻着计全，却好李五也在那里，天霸便将张桂兰所说的话，学说了一遍。计全尚未开言，李五便道：“此事只须如此如此，便可成功了。”计全道：“既这么说，就请老五向大人说吧。”李五道：“计大哥，我代姓关的说不行，必得将他找来，叫他当面答应了，才得算数。就如黄贤弟把老婆带了来咧，到今朝咱还不曾吃他一顿。”天霸道：“五哥你不要挖苦咧！等你们到了淮安，大人请你们吃一顿就是了。”大家笑了一回，于是就将关太找来，叫他先给李五允下谢媒酒，关太只得答应。

晚饭用毕，天霸去见施公。施公便问郝素玉的话。天霸道：“卑职妻子向素玉说过，素玉也曾答应。那女子在先虽犯大罪，此时颇知悔过，且盛感大人赦他哥哥之恩。彼此谈吐之下，他

颇佩服关太的武艺；探他口气，似亦属意于关太。拟求大人，玉成其事；不过卑职为招致人才起见。未识有当，还求裁夺。

”施公沉吟道：“据尔妻言，亦甚有理。但不知郝其鸾可否应允？”天霸道：“如蒙大人俯允，只须李昆前去，向他说项。

”施公听说，招呼李昆商议。李五赶着进去。施公道：“顷据天霸述及张桂兰所言，郝素玉颇知感戴；且与张桂兰志气相投，并极佩服关太。现欲为他二人撮合。本爵之意，亦可允许。但不知素玉为人？”李五道：“若论素玉，是卑职素知的。武艺高强，为人贤惠，且具有忠义之气。如蒙大人恩准，关太既成就家室，素玉亦幸托终身。即大人亦可得一女将，张桂兰也可添一帮手。将来同赴淮安，定能夫义妇顺了。”施公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就烦贤弟明日即去作伐，以定回信，便定行止。”李昆道：“大人吩咐，实是经权两便。卑职当前去便了。”说着，天霸退出。李五就将此言告诉众人，并同关太说了一会笑话。此时天霸进了自己的房，正欲将施公允从的话告知桂兰。只见桂兰说道：“你不要讲了，我通听见过，知道了。”二人且自安寝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一早，李公然即辞施公，前往菊花庄而去。到了庄上，先着庄丁通报了。郝其鸾即便迎出。两人同到厅上，分宾主坐下。郝其鸾便先谢解救之德。李五让了一回，这才将奉施公之命，特来作伐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郝其鸾听说，赶着答道：“承大人之命，虽极谆谆。但小弟刑余之人，安敢上希荣宠？且舍妹质同蒲柳，亦难配松柏之姿。还希李五哥为我说辞，非小弟故违方命，实不敢妄攀。”李五道：“贤弟不愿俯从，愚兄亦不敢相强。若云高攀不上，如天霸之与张桂兰，这是前车之鉴，贤弟岂未有所闻吗？今令妹之与张桂兰事同一体，还有什么高攀不高攀呢？且大人之意，实为怜才起见。英雄侠女，天假姻

缘，若故事推辞，竟是贤弟不许。”郝其鸾道：“承兄之爱，词意谆谆，倘再故辞，必拂盛意。小弟只好不自量力，请从台命便了。”李五大喜，便道：“还有一件顺人之意，拟在月内，即行择日，就近成亲。以后好带同令妹随赴淮安，作一劳永逸之举，免得随后又多往返之鉴。若因诸事猝办不及，两边均宜从省，将应用的稍办少许，其余概不奢办。至于妆奁一项，如贤弟应付令妹的，不妨随后陆续再置。并且大人恐怕尊处无多女眷，内事一切，多有未谙，已拟留天霸之夫人张桂兰，前来帮助令妹料理了。即请贤弟示下。”郝其鸾听说便道：“且待商量，容当报命。”不知郝其鸾能答应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零九回

代子申冤老妇告状 为民辩屈贤臣准词

却说李五见郝其鸾踌躇未定，因道：“贤弟无须踌躇。在愚兄看来，只须粗备各物，数日即可齐全。倘然说独力难为，愚兄尚可帮助。且大人留下一位同事，姓计名全，以备将来他作男媒，兄作女媒之计。愚兄径可将他约来相帮料理。若以后到了淮安再来迎娶，时候虽觉宽展，不免跋涉多劳。倒不如趁此各从省俭，究觉两有裨益。贤弟还请三思。”郝其鸾听说，也觉有理，便道：“既这么说，只得遵命。但各事粗鄙，礼节不周，还请老兄善为说辞，求大人曲为原谅。一经择定吉日，便请老兄与计大兄前来帮助帮助。内事一切，则请黄夫人帮着贱内襄理。请先转达一言，那时再当具帖过来。”李五道：“今承遵命，三日后当先纳采。愚兄回去便请大人选择良辰便了。至于一概俗例，还望涵容一二。”郝其鸾道：“既为至戚，区区末节，何足讲求。”说罢，便命人摆酒。一会子摆上酒来，彼此用了午饭，李五就告辞回店。见了施公，备言郝其鸾已遵命应允；即请施公，选择吉日。施公闻说大喜，当即择定十一月十五日入赘。又拿出三百两银子，为关小西的赘费。便命计全、李昆为媒。又招呼桂兰，即日移住菊花庄，帮郝素玉料理一切。大家均唯唯听命。次日，施公即吩咐动身，往宿迁而去。三日后，李昆、计全即至菊花庄纳采，仍与小西住在客店。张

桂兰即于是日，移住郝素玉家。真是姊妹情深，痛淡衷曲。等吉日——到，关小西便去入赘。

不言郝家预备招赘，如何忙碌。且言施公到了宿迁，早有地方官出城来迎。施公便换坐大轿进城。轿子未入城，只见迎面来了一个白发苍苍、年有七十以外的老婆子，头顶状词，拦着轿子，跪在地下，口称冤枉。施公便命住轿，招呼手下人，将呈子递上。手下人答应，便将呈词递上来。施公接过来一看，上面告的是：谋害亲夫，毒毙幼女，两条人命重案。施公细细看毕，便望下问道：“老婆子，你就是王陆氏吗？”那老婆子道：孀妇正是王陆氏。”施公道：“这王李氏，是你的媳妇吗？”王陆氏答：“是。”施公又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，你儿子王开槐、孙女秀珍，是尔媳妇谋害的呢？有何凭据？可从实讲来。若有半字虚言，定照诬告从重治罪。本部堂看尔这所告的呈词，你儿子的命，或是你媳妇所害；天下岂有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也肯将他毒死吗？此中显有不实之处，尔可细细讲来。”

王陆氏跪在下面禀道：“大人在上，容孀妇上禀：孀妇今年七十二岁。四十岁上，才生得儿子。不到两年，亡夫就病故了，其时儿子才三岁。孀妇就苦苦抚养，长到十六岁，便给他学了个鞋子店的生意。也算他知道艰难，每月除养孀妇外，省吃俭用，历年积聚了百吊钱。到了二十七岁，就凭媒说合，讨了一房家小，颇为勤俭。过门第二年，就生这个孙女。那知第三年冬间，因嘱儿子给他做条湖绉棉袄。儿子便道：‘你我这寒苦人家，要这样衣服何用？’媳妇就不愿意，因此两人就吵闹起来。孀妇将媳妇劝了一番。媳妇后来赌气回娘家去了。一连过了八九天，这日回来，便见他穿一件桃红湖绉棉袄，他们又吵起来。那里晓得，媳妇由此就时常回去母家，动辄就要与儿子吵闹，迥非初来的光景，今年八月初一日，孀妇女儿来接

孀妇去过了两日。初六早上，忽然邻居——叫小毛，跑来送信，说是：儿子同孙女昨夜暴疾身死。孀妇听这话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赶着同女儿回去，果然见儿子、孙女儿都已死了。该应凑巧，那小毛在暗地就告诉女儿，说他夜里先听见儿子声音，求人饶命；后来又闻孙女大哭起来。到了天亮，便听见我媳妇就惊慌起来，说是儿子同孙女，都得了急病死了。怕得此中有别的怪事，孀妇向县里去喊冤。后来乃是太爷就来相验。两个人周身验到，并无一处伤痕，就说是实得暴病而死。孀妇此时无法了，只得备棺收殓。不料媳妇的父亲李卜仁，因县大老爷验得无伤，反告孀妇诬告。幸亏县大老爷百般开导，李卜仁才算没事。媳妇便由李卜仁接回娘家，只落得孀妇一人。所幸我女儿搬来住在一处。于今三月，忽然前夜三更时分，见儿子满头鲜血站在床前，说他身死不明，今有施大人到此，叫孀妇代他申冤。忽然妇人惊醒，乃是一梦。次日起来，在外面打听打听，说是果有个施大人早晚就到。因此孀妇叩求大人，给儿子申冤。”说罢，又磕了两个头。施公听了这番话，当即说道：“王陆氏，你先好好回去听候传讯。本部堂代你儿子申冤就是了。”王陆氏起来。施公也就进城。到了行辕集英轩，立刻签提小毛，并淫妇王李氏对质。毕竟如何决断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十回

酌理准情差提淫妇 蹈瑕乘隙追指奸夫

却说施公立刻签差去提见证小毛、淫妇王李氏，并父李卜仁，就县署升堂复讯。宿迁县旁坐案侧。施公便命提原告王陆氏，跪在下面。王陆氏与前词相同。又命提被告。差役将李氏带到，跪在下面。施公观看李氏，颇有饶态，问道：“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你丈夫王开槐、女儿秀珍，究竟因何身死？尔可从实招来。”李氏道：“大人容禀。小妇人二十三岁，凭媒说合，嫁与王开槐为妻。二年就生了秀珍女儿。我婆婆见我易于生育，也是欢喜。至今年搭交六年，从未怨过他家一句。不意祸从天降，八月初五夜间，忽然丈夫口称腹痛，女儿亦是如是。其时婆婆到小妇人姑家去咧。小妇人只好起来烧了些姜汤，与丈夫并女儿服下，那知仍然疼痛。又当夜深人静，无处延医诊治，小妇人心想等到明天再去将婆婆、姑子接回，请医生前来代他两个诊治。不料天尚未明，丈夫与女儿两个一齐死了。小妇人已是魂不附体，天明便去隔壁朱家，请他家小毛去接我婆婆、姑子回来。他就说儿子与孙女儿全是小妇人谋害死的了，便到县里告过。当经县太爷相验：并无伤痕，委系暴病而死，我婆婆才算没事。小妇人实在冤枉，总要求大人天断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且问你，那一件湖绉的棉袄，是谁送你的咧？”李氏道：“小妇人回到娘家，向父亲要。后来父亲做给小妇人

的。”施公道：“你丈夫既死，为什么不在夫家守节，服侍孀姑，竟至回到母家，这又是何缘故呢？”李氏道：“当丈夫死后，小妇人也曾力劝婆婆：儿子虽死，也有你媳妇奉养，你老人家不必过恻哀切。怎奈婆婆骂小妇人。因想：丈夫是死了，还要遭婆婆辱骂，实在忍气不过，屡欲自尽；又恐为人议论，说小妇人害死亲夫，畏罪自死。因此小妇人父，才将小妇人接了回去——过了一二月，等婆婆气稍平些，再回夫家，并无别故。”

施公听说，把惊堂一拍，喝道：“好大胆的淫妇！现在有见证在此，等与你对质明白，那时尚有何说？”命提见证。差役即刻将小毛带到下面。施公问道：“你就是小毛？姓什么？多大岁数？王开槐究竟怎样身死？你可从实讲来。”小毛道：“小的姓韩，在朱家放牛，今年十五岁。八月初五夜，约三更时分，忽听隔壁王家有人喊：‘救命！’声音却不高。后来又听见他家小女儿大哭两声，也就是不哭了。小的当时也不知何事。等到天明，忽然王家大奶奶起来，说是他家大爷与女儿，全得病死了。复又到小的主人家中，央小的去接他婆婆。后来小的闲谈中，说起夜间喊求饶命的话，他家老奶奶，就说是‘谋死亲夫，毒毙幼女’，就去往县里告咧！这就是小的实供，别无虚谎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问你：他平时夫妻吵闹，你可知道吗？”小毛道：“小的间或知道。”又问道：“你可知王开槐不在家，有什么人到他家来走动吗？”小毛道：“外人并不曾看见过。”施公又道：“这李氏回娘家，一月去几次呢？”小毛道：“有时今去明天来，也有两三天、三五天不等。”

施公听罢，又命带李卜仁。差役答应，即刻带到，跪在下面。施公问道：“你向来作何营生？年纪几何？为什么纵容女儿在家宣淫，不加防范，以致谋死亲夫，毒毙幼女？尔可从实

一一招来，本部堂尚可从宽，免尔之罪。”李卜仁在下磕了个头，回道：“小的今年五十八岁，向为裁缝生理。女儿虽时常回家，只是暂来暂去，连三天都没在家过的。因为女婿的母亲年纪甚大，无人服侍，亦门户要紧。若问女婿是女儿谋害死的，小的实在不知底细。说害死的时节，小的也只道女儿不端，听凭夫家去告。即到县大老爷前来相验，说是：实系暴病而死，因此小的才告他的诬告。后来经人说开，小的也就罢了。至于将女儿带回，因据女儿说，他婆婆任意辱骂，万难相处。后来女儿气忿不过，欲寻个自尽，小的因此先将女儿带回来，过一两月，再送他回去。若说奸夫究竟何人，小的不敢妄指的，还求大人明察。”

施公道：“本部堂再问你：你女儿所穿的桃红湖绉的棉袄，究系何人与他的？”卜仁道：“这日女儿回来，就说是与女婿赌气。因为叫女婿做湖绉棉袄，女婿不肯，后来女儿又说：‘爹呀！这件衣服要多少钱呢？’小的就告诉他，差不多要十二吊钱做得成功。后来女儿就拿出四两银子。小的当时问这银子从那里来的？因为女婿不过手艺人，难得拿出这许多银子。”施公说：“这却问得不错。他便怎么回答你呢？”又说：“我女儿说：‘这银子是女婿的一个舅表兄，现在江南跟官，不久回来，看见表弟娶了新妇给的见面礼儿。’小的听说这话，也就不追问了。当时把银子拿了过来，做了一件桃红湖绉的棉袄。”施公听罢，有了表兄，便问王陆氏道：“你可是有个在江南跟官的外甥吗？”王陆氏道：“这个外甥，还是娶媳妇这年来了一趟，从此并不曾来过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外甥把了四两银子，给你媳妇做见面礼的吗？”王陆氏道：“却不知道。”

施公又问王李氏道：“你这四两银子从何而来？快讲。”王李氏道：“委实是表大伯给的。当时婆婆不在面前，丈夫那

日还在家，亲自见的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婆婆既不知道，你丈夫又死无对证，本部堂不动刑，你不肯招来。拖下去先掌嘴四十。”差役答应，当即一面打了二十。王李氏仍是不招，施公又命鞭背。差役又将外衣扯下，即一五一十，鞭了二十下背花。王李氏但喊“冤枉！”并无口供。施公便命且先收监，李卜仁着一并收押。施公退堂。欲知王李氏如何谋害亲夫，毒毙幼女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十一回

集英轩因梦悟诗 枯树岭开棺检验

却说施公回轅，参详了一回，只得安寝。睡至三更时分，忽觉信步走出集英轩；走有半里之路，便是宿迁县门；又往城外走去，过了吊桥，见左首有座大庙，庙前丛聚多人在那里。又闻人说：三齐庙门口死了一人，不知是那家的儿子。施公听说，便走过去看。及至走到跟前，并无死尸，只是一班江湖上卖艺的人在那里变戏法。围了一堆人，在那里看热闹。施公也站下来去看。只见那变戏法的先变了些瓜果，又变了两只雀子、一只山鸡，到后来竟变出一具棺材；旁边立了一个人，好象公门中仵作模样，手中掌了一柄斧头，忽然又不见了。一会子又装出一男一女，男的是书生打扮，女的是俊俏佳人，在那里彼此戏谑。倏忽间一男一女杳无踪影。又装出一个儒生，摇摇摆摆，走了出来，手中执了一柄白纸扇，嘴咿咿呀呀念着诗。施公仔细听去，只听念道：

花事阑珊梦醒迟，玉人斜立倚花枝。
春光已逐东风去，害杀相思弱不支！

施公听罢暗想：“这不是咏的伤春诗吗？”正自说着，又见那儒生去换了衣服，仍旧是卖武艺打扮，复到当场耍起拳来。

看了一回，以前变戏法，以后打卖拳。单这中间变棺材、装儒士，是个什么意呢？一会子人也散了，拳也不打了，施公也走了。忽听人说：“宿迁县衙门失火。”施公赶紧往城根跑去。不料人多路挤，走到吊桥，忽然桥梁坍下一角，许多人跌入城河。施公一惊，醒来乃是一梦。又听了一听，正打三更。施公便将梦中所见情形，参详一遍。因道：“棺材旁首立了一人，手执斧头，难道叫我开棺复验吗？又想那儒生咏的那首诗，起句是‘花事阑珊梦醒迟’，这头一个安着花字；第二、三句‘玉人斜立倚花枝’、‘春光已逐东风去’，这两头句上，安着玉春二字；末句便是‘害杀相思弱不支’，分明是‘花玉春害杀’五字。难道这王陆氏的儿子王开槐，是花玉春谋害的吗？”又道：“王开槐是个手艺人，如何是儒生打扮的？”想来想去，实是可疑。不觉又入梦境：只见一人生得颇为粗俗，手携幼女，立在床前，口称“冤枉”。施公仔细一看，见那粗汉满头血汗，甚是可怜。施公问他姓名，已倏然不见。又见一武生打扮的，生得颇为俊秀，跪在床前，若作惧怕之状。施公也欲问他名姓，只听更锣乱响，惊醒仍是一梦。施公又悉心解悟道：“难道王开槐竟是被那武生谋害的吗？且等明日再行严讯，务要追出了，才好为民治理。”于是施公复睡了一觉，已是东方已白，红日高上。

施公起来梳洗已毕，用过早点。当命传知宿迁县，听候亲临午堂，复讯王陆氏控告一案。并着原差将原告人证传齐。手下人去讫。日将晌午，施公便往县署，就在县署用过了午饭。知县禀称：“原告人证均已传到，请大人升堂。”施公随即恭坐大堂，悉心复讯。先问王李氏道：“本部堂昨已往邑庙求神示梦，已蒙城隍神明示清楚：尔丈夫王开槐与尔女秀珍，实系尔与武生同谋一并毒死。尔尚有何言抵赖？可从实招来！”只

见李氏说道：“大人明鉴，小妇人丈夫实系暴病身亡，委无谋害情事。且不知什么武生谋害。若果真是谋害死的，难道县大老爷与小妇人也有什么奸情，有伤反说无伤，有心袒护吗？”施公听说，大怒喝道：“好大胆刁恶淫妇！还敢强词顶撞！不用大刑定不肯招，快取夹棍上来。”差役答应，随将王李氏拖翻在地，将夹棍在腿上夹起，两旁将绳子收起。只见李氏大声哭道：“小妇人实在冤枉！”施公便命松了，道：“本部堂明日再开棺复验，那时给你个凭据。验出伤来，看尔尚有何说！尔敢具开棺请验的甘结吗？”李氏道：“小妇人甘愿具结。但有一件，如验不出伤来，大人又将何以对小妇人丈夫呀？”施公道：“若验不出，本部堂自行参处，给你请予旌表何如？”李氏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妇人情具甘结便了。”施公便命具上了甘结，着即仍然收监。一面传谕知县，预备搭盖尸厂。另传著名老手仵作一名，明早随往枯树岭开棺复验。吩咐已毕，施公回轺。

次日，知县早将原被告、人证，及书差、仵作等人，在枯树岭旁伺候。施公亦出城五六里，便至枯树岭，早见尸厂搭盖齐全。施公下了轿，升坐公案。知县参见已毕。便命尸母王陆氏、尸妻王李氏，率领地甲、书差、仵作人等前去伐墓，现出尸棺。仵作用斧子将棺盖砍开，把尸身翻出。先由原验仵作，周身复检，喝报：“仍无伤痕。”施公又命另带著名老手仵作复验，据报：“由下至上，周身验到，委系因病而死，实无致命之处。”施公闻报，便离公座，与知县亲临检地，也看不出何处有伤，但只见尸身肉烂皮腐而已。施公看过，心中好不难受，只好命他盖棺，道：“再作计议。本部堂准备自行参处，给你旌表便了。”正自暗想，命人封棺。忽从身边陡起一阵狂风，吹得各人毛骨皆悚，两目皆难开展。施公颇为诧异，暗

自说道：“本部堂为尔有冤，特来开棺检验，怎奈毫无伤痕。若果致命部位，实系难验。尔今夜再去本部堂那里托梦，明白指诉，以便本部堂作主。”于是便命人先行盖棺，加了封条，并派地方妥为看守。王李氏仍然收监。吩咐已毕，便命回辕。毕竟如何验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十二回

淫妇狠心冤魂不散 奸夫毒手弱女何辜

话说施公开棺验毕，然后打道回辕。施公回到行辕，左思右想，实在忧闷，只得暂且丢开，有什么动静，等到夜间再作计较。这夜施公才睡了一会，便觉得自己到了枯树岭，四旁无人，只有尸身睡在棺内。可怪那尸身，见了施公到跟前，便由棺内爬起来，望着施公磕了一个头，嘴里说了许多话，只是不解。后来又站起来，满头仍是血汗，又用手指指头顶；忽然用手一招，从旁来了个小女孩子。只见那女孩子，望着施公也磕了个头，站起来用手指指腹上，又指心口。倏忽间女孩子已经不见了，那尸身仍在棺内。施公醒来，重复详解，明日作主意。

到次日，将那个著名老仵作金标叫来，望他说道：“本部堂昨夜梦城隍神示兆，说王开槐实是中伤致命。尔亦明知真情，有意蒙混。本部堂定将尔照知情不报、得贿卖放例，加一等从重治罪。”那金标正欲辨白，施公不由他分说，忙喝道：“毋许多言，速速前去！若三日验出，本中堂重重有赏。”金标不敢再说，且先行回去，与老婆商量商量，有何不可。一会子到了家中，他老婆便问道：“施大人传你去，究为何事？”金标听说，便将以上的话说了一遍。只见他老婆说道：“你说死者周身无伤，你曾细细检验吗？”金标道：“那一处不曾验过！”他老婆道：“头顶上果曾验过吗？”这句话把金标提醒了，

忙道：“只有头顶未曾验过。”也是冤魂未散，合该金标的老婆要在施公手上犯案——你道金标老婆，为何犯案呢？他本来姓花，名玉春，前夫是个读书未成家中又苦之人。后来他看上一个公门中人，与之通奸。花玉春就瞒了这个公门中人，将前夫害死跟了他。后来那公门中人不到一年死了，他才嫁了金标为妻。此是前话。

且说金标听了老婆花玉春的话，次日便去施公那里悄悄告诉。施公便道：“你前日坚说不知，现在怎么可得知？”金标说：“乃小的妻子向小的问，头顶曾否验过？小的说不曾验到，他就说出这句话来。”施公听说此话，就疑惑起来：怎么一个妇人就有这等见识？便往下问道：“你妻子姓什么？”金标道：“小的妻子姓花名玉春。”施公听说“花玉春”三字，忽又触起梦中那道诗来，暗想这里有什么岔事？因道：“你妻子见识很好，如明日果能验出伤来，本部堂有赏，尔且退去。”

次日，施公又到枯树岭，先验封条，次命李卜仁及李氏同到棺前，跟同开棺。仵作将棺盖开下，复验一周。据报：“仍无伤痕。”施公喝令将头发打开，细验头顶。说着，留神察看李氏形色。只见李氏登时变了颜色，两眼的光都瞪直了。施公知道有异，旋据仵作禀报：“验得头顶中间有四五寸长铁钉一根，委系被钉死。”施公听报，又命将钉拔出。仵作答应，遂将铁钉呈上公案。施公便命宿迁县同看，又命将李氏带上，把铁钉与李氏看过。即叫人将棺盖好，仍旧用土封墓。一面带同原被告、人证，及书差、仵作，径回县署复讯。

施公升座大堂，问李氏道：“好大胆的淫妇，今本部堂验出真伤，尔尚有何辩驳？”李氏尚未回答，只见李卜仁禀道：“小的生出这不孝之女，做出如此的大案，小的实不知情，求大人尽法惩治，好申我女婿之冤。”施公道：“你既不知情，

姑从宽发落，尔当听候判断。”又问李氏道：“尔是招与不招。”李氏见抵赖不过，只得招出，因道：“小妇人听信人言，下此毒手。只因母家前庄有个姓吴的，名叫吴良，是一个武举出身，家中颇有些钱文。有年三月初二日，小妇人在门口买菜，吴良从此经过，见小妇人稍有姿色，起了邪心。于是两情相合，就此成奸。”施公道：“那吴良难道没有家小吗？”李氏道：“妻子新死。”又问道：“他家尚有何人？”李氏道：“他上有祖母，今年已七十多岁，双目不明。还有前妻生的儿子，今年三岁，寄在他丈人家过活。”施公道：“你既与他有奸，后来便怎么害你亲夫与你女儿呢？”李氏道：“由此日往月来，至今年已整二年多了。小妇人凡到婆家去，皆系两头说谎，因此娘、婆两家皆不知道情节。这日小妇人刚从吴良家走未多远，先见丈夫走来。其时丈夫并未看见，小妇人终是胆怯，当晚也就回来夫家。过了几日，又去吴良家内，将这话告诉吴良，原欲与他拆散。那知吴良甜言蜜语，小妇人受骗，就答应了，也不料起这歹心。到八月初五，他听我婆婆到姑子家去了，约到二更时分，他就一人到了夫家，手上拿了一把刀把门打开，见了丈夫就要杀他。小妇人见他那种杀象，就要喊叫。他又指着小妇人说道：‘你如喊叫，就是一刀。’小妇人被他吓得也不敢唤了。我丈夫也就被他吓昏了。他便将刀抛在地下，就把丈夫背绑起来。此时丈夫也醒了，便哀求他饶命。他那里肯依？小妇人也去求他，他也不睬。复又撕了块布，将丈夫嘴塞住，就从身上掏出一根钉来。又在地下拿了刀，用手提刀，将钉在丈夫头顶上钉下，登时丈夫就死了。此时小妇人已吓软了，话也说不出，只眼睁睁地望了他动手。我那秀珍女儿，从床上忽然爬起来，哭个不了。吴良一见说道：‘一不做，二不休。留了这小孩子，终久是祸，不如一起斩草除根。’说着，又将秀

珍抱起来，在桌上抽屉内，寻出根针来，在秀珍肚脐戳进去。天尚未明，女儿也就死了。他见二人皆死，复向小妇人说道：‘你不能说出来，你若是露了风声，你的性命立刻难保。你就说他父女两个暴病死的。即使有人告你，虽把包老爷请来，都验不出伤的。’彼时小妇人也是无法，只得依允他了。”说罢，大骂。施公听罢，叫人录了口供，仍旧收监，候提吴良到案，再行断结。

一面飞差签提吴良。当日就将吴良提到。施公遂坐晚堂，先问了一遍。吴良仍思抵赖。后命带到李氏对质，吴良也一一招认道：“王开槐实系由小的一人用钉钉死，其小女儿秀珍，亦是小的用针戳死是实，情甘抵罪。”施公道：“用钉钉头这个法儿，你实在想得好毒！”吴良道：“此法并非小的想到。十年前小的方十岁多，在外婆家房内住着。那房里墙上有个洞，那夜见隔壁邻居家有个妇人，用钉钉他男子。十年来总未破案，因此才想出这个计策来。”施公道：“你这外婆家姓什？住在何处？”吴良道：“小人外婆姓杨，住在桃花坞，名叫杨秀。”施公又道：“你记得钉那男人的那家姓什么？”吴良道：“小人记不清了。”施公也不往下问，但命将吴良口供录了，分别收监，听候拟罪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十三回

奸里奸以奸从奸 案中案因案破案

话说施公审明王李氏听奸夫吴良谋死亲夫，虽未帮凶，实系因奸致害，仍与谋害亲夫事同一律，照谋害亲夫例拟以处死。吴良奸淫有夫之妇，复又谋死亲夫，又戳死幼女，实属罪大恶极，本拟斩监候，应照例加一等，拟以斩立决，王李氏之父李卜仁，虽不知情，究属教训不严，拟杖二十。王陆氏守节抚孤，老年丧子，实属可怜，着于亲房中择其应嗣者立继。着宿迁县捐廉助银一百两，给以王陆氏身后之用，以示体恤，而悯孤贫。宿迁知县胡礼听断不明，办事草率，于此等重大命案，不能悉心讯察，实属心地糊涂。奉应参处，姑念尚非贿赂，着记大过一次，罚俸半年，以示惩戒。此案断结，随即签差去提忤作金标，并该妇花玉春，即时到堂，听候严讯。宿迁县等见了这个公案，茫无头绪，不知金标犯着何罪；又提花玉春实为何因，而又不据问，只得饬差去讫。

施公退堂一会子，金标与花玉春都行提到。施公随即升堂，命先带金标提讯。金标跪在下面，望上禀道：“小的蒙大人恩提，不知身犯何罪，求大人谕示。”施公道：“尔本无罪，办事勤劳，本应重赏。但有一事不得不问尔明白。尔妻花玉春系个原配，抑系奸占？”金标道：“小的是继娶。”施公道：“还是处女，还是再醮呢？”金标道：“是再醮。”施公道：“

花玉春前夫，你可知道作何生理吗？”金标道：“花玉春前夫，小的是知道的，姓卜名唤卜干，是本县里粮差。只因卜干七年前死了，花玉春因无养育，凭媒说合，再醮小的为妻，于今已有七年了。”又问：“花玉春今年多大岁数？”金标道：“现年三十九岁，三十二岁上来娶他为妻。”施公道：“你今年多大呢？”金标道：“小的四十六岁。”施公道：“尔知花玉春嫁卜干时节是处女，是再醮？”金标道：“这个小的记不清楚了。”施公道：“花玉春如何知道验王开槐的头顶的？”金标道：“那日小的心下愁烦，因此对小的妻子说出。后来小的妻子就问我头上可曾验看，小的被他提醒了，就此来禀大人。”施公道：“他怎么就知道头顶上有伤呢？”金标道：“小的不知。”施公道：“他现在娘家还有人吗？”金标道：“他只有个内侄，今年方交六岁，有个寡妇弟媳在家守节抚孤，小的还不时帮助他些银两。”施公道：“他兄弟在日，作什么生业呢？”金标道：“他兄弟作布店生业。”“你这丈人，从前作何生业呢？”金标道：“也是小的这行业。”施公道：“这就是了。你且下去，听候本部堂赏你银两。”金标磕头退下。

施公又命带花玉春。花玉春跪倒，慌忙伏在地下。施公道：“你就叫花玉春吗？”下面答应：“正是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昨夜忽得一梦，见有个书生，在本部堂面前告你：说是你同什么姓卜的，把他谋害毒死的。本部堂正要问他姓什名谁，忽然来了个粮差的打扮，与那书生对驳诘。那粮差说是他不知情，全是你一人主意。本部堂不能不将你略问一问，好让本部堂解此疑惑。”只见花玉春听了此言就呆了，跪在下面回道：“小妇人自嫁前夫卜干，不到两年就死了，再嫁金标，于今已有七年。向来安分，不敢为非，恩求明察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初嫁时是几岁呢？”玉春道：“初嫁是二十五岁。施公道：“你这话

有些不明白。据你说今年三十九岁，再嫁金标，已有七年，定实是三十二岁嫁金标的。你又说嫁与卜干不到二年就死了，则是嫁卜干的时候，已有三十岁了，你怎么又说初嫁是二十五岁呢？”这话把花玉春问得目瞪口呆，一时难以回答。施公大怒，喝道：“好大胆的淫女！你可记得住桃花坞杨秀家隔壁，那日三更时分，用钉将尔亲夫钉死的事吗？快将谋杀亲夫实话招出，免得动刑。”花玉春禀道：“小妇人只知亲夫卜干，委实因病身死的，别的不知。”施公道：“左右来将他夹起。”立刻拖倒在地，用夹棍夹起来。金标站在阶下，只吓得乱抖。

花玉春被夹不过，只得喊道：“愿招。”施公命松刑。花玉春跪在地下叫道：“小妇人自初时与卜干住在一街，二十岁就与卜干有染，其时即以终身相拖。后来小妇人父亲，因做了件作行当，公门中饭吃怕了，一心一意将小妇人嫁个读书之人。这有个姓宋的，名叫宋忠，是本县的人，却不曾进学。又因他单身人，于是就央媒说合，将小妇人嫁他。那时小妇人年才二十五岁。自嫁宋忠两年后，便与卜干决不来往。这日宋忠去考，小妇人在门口买东西，忽见卜干走此经过，于是又惹下孽缘。后来忽被宋忠撞见，当时宋忠碍着体面，不曾声张，决意搬下乡去——就在桃花坞杨秀家隔壁租了三间屋子，两间教书，一间做房。因此小妇人自知惭愧，极思改过。不料神差鬼使，这日卜干下乡催粮，又走门口经过。千巧万巧，丈夫刚进城去，故此又与卜干做了无耻之事。后因丈夫教这蒙童，竟弄得衣不周身，食不充口；彼时卜干时常托人带些银钱与小妇人，因此小妇人就生出这个毒计，把宋忠钉死，声称暴病而死。其时小妇人的父亲已死了，无人责问，小妇人便跟了卜干。”施公道：“你怎么想得到用钉钉死的呢？”花玉春道：“只因小妇人从小，曾听见我父亲说过一回，却记不得什么案子了。后来竟

未验出，直至二三十年，还是凶手自己说出来才破案的。”施公道：“你自嫁了卜干，怎么嫁金标？卜干又怎么死的呢？”花玉春道：“小妇人既嫁卜干，以为遂我初愿。那知卜干得疯疾病了，不到二年，他又死了。小妇人自叹命苦，且又无得养育。适值金标常走门口，竟被他勾引上了，后来才跟他的。”施公命人录了口供，又问金标道：“尔娶花玉春，是否先奸后娶？”金标道：“实因卜干死后，然后娶的。”施公提笔判道：“花玉春因奸谋死亲夫宋忠，照例拟以凌迟处死。卜干虽无帮凶情事，然不应奸占有夫之妇，亦应问罪；姑念已死，着无庸拟。金标奸娶犯妇，虽不知情，究有应得之罪，着从宽杖二十释放。”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十四回

吉日良辰小西入赘 佳肴美酒计全闹房

且说关小西自聘郝素玉之后，便与计全、李昆同住客店，只等吉期一到就去招亲。张桂兰却在菊花庄帮同素玉料理各事。李昆、计全亦时往他家帮助郝其鸾料理料理。光阴迅速，这日已是十一月十三日，计全、李昆、郝其鸾三人，早将新房收拾焕然一新。郝家又接许多亲友来吃喜酒，前后的房，都挂了红灯。到了十四晚上，便备了好几桌酒席，一来为的是暖房，二来又算请媒。另有一桌专为关小西而设，因他这日尚不便前来。关小西便收了酒席，晚间便将店主人约来同饮，倒也不甚寂寞。郝家这日晚上，前后的灯点得如同白昼。新房内高烧着一对红烛，桌上摆着许多珍奇宝玩，房内前后陈设一切，簇簇生新。中间列着一桌盛席，计全首席，李昆对座，郝其鸾的姑夫王明亮坐在上横头，主人座了主位。四人欢呼畅饮，说不尽绮丽风光。里面这便是张桂兰首座，其客便是郝其鸾的姑妈、姨娘、舅母、表姊、表妹、妻嫂等人，皆按次坐下，他妻子相陪。也是欢呼畅饮，直饮至三更，方才散席。计全、李昆仍回客店。次日一早，便有鼓手到客店，伺候关小西换了衣服，坐了轿子。计全、李昆先行，鼓手引着小西，往菊花庄而来。

不刻即至，郝其鸾早迎出来。关小西即便下轿，到了厅上，先行见礼，然后坐下。计全、李昆相陪。三道茶罢，又与诸亲

六戚，挨次见礼。诸事已毕，大家又谈笑了会。光阴迅速，日落西山。宾相出来，迎请新贵人与新娘，一同参拜天地。只听得彭乐齐鸣，笙歌聒耳。小西穿了新衣，由计全、李昆送入后堂；但张桂兰、郝其鸾盟嫂并喜娘，拥出新娘。宾相又请关小西将新娘盖头揭去。大家一看，但见郝素玉打扮得如仙子一般：头戴凤冠，身穿蟒服，低垂二目，若有不胜羞涩之状，迥非阵上进战交锋那种雄赳赳的光景。于是关小西、郝素玉并立红毡之上，宾相赞礼，二人拜过了天地。宾相又请新人进房合卺，安床撒帐。吃过交杯酒，由喜娘通报出来；外面宾相，复请新人登堂见客。于是双双走出房门，郝素玉由喜娘搀扶，两人分上下并立。宾相先请媒人二位见礼，计全、李昆赶了上去，宾相请新人，须下全礼。计全、李昆赶急叫住道：“不可。”郝其鸾道：“谢媒须得全礼。”计全、李昆同道：“真正媒人，还要算那八仙软索锤呢！”这句话，把关小西、郝素玉二人说得脸上通红，大家也是哈哈大笑。宾相又请郝府亲戚见礼。于是姑丈人、姑丈母、姨丈人、姨丈母、舅丈人、舅丈母，以及表舅子、表舅嫂，还有未曾娶亲出门的表小舅子、表小姨子，接着郝其鸾夫妇的顶门真舅爷、舅嫂，一一参见已毕。然后请张桂兰与郝其鸾盟嫂李翠凤，两位全福的太太收了拜。新娘子进房，小西仍在外陪客。一会子摆上喜筵，前后男女共四桌。真个是觥筹交错，水陆杂陈，说不尽喜气盈门，欢声满室。直至二鼓已近，方才散席。

计全、李昆早留下，以便闹房。只见宾相来请全福老爷送房，好让新贵人洞房花烛。计全、李昆一人执了一枝红烛，将关小西送入洞房内。随后招呼人，摆了桌子座位，叫厨房内把六碗八碟，一坛酒送了进来。一会子厨房里送进来，摆在桌上。计全便走到郝素玉跟前，先作了个揖，说道：“今日告罪在先，

减去授受不亲之礼，即请贤弟媳一齐畅叙一番，以便说笑笑。过此以后，见着面，你只叫我们渗濂大伯，我们只有老实地叫你声弟媳。快赏个脸吧！”郝素玉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旁边喜娘说道：“姑娘理应相陪，只是初见面儿怪臊的，请老爷包涵着。还是姑爷代姑娘陪着老爷们饮一会吧！”计全只是不依。李昆道：“既是喜娘这么说，就依着他吧！譬如关贤弟本分一杯，却叫他吃双，陪那一杯，是给代弟媳的。”计全道：“如此也还使得。”说着，就拉了关小西及诸人坐下。计全就叫人折了一枝花，拿出一面鼓来，效当日唐明皇击鼓催花的故事：将花由各人传递，只要花传到哪个人手里，外面鼓声停住，便是那人吃酒。大家皆道甚好。于是就击起鼓来，由计全递花，各人递传一遍。可巧关小西来接着花，外面鼓已停住了。计全就斟上两杯酒来，给小西喝。小西也无可推辞，只得喝了。计全又叫起鼓，这回却是计全喝。由是传了六七遍，关小西倒了大半。李昆等又筛了六杯，小西要端起来喝。只见喜娘走了来说道：“诸位老爷赏个脸，姑爷这六杯酒，给小娘代吃了吧。”说着就去端杯。计全道：“这个酒不准你吃。你要润嗓子，另给你吃吧。”喜娘道：“且吃了这六杯，然后再请诸位老爷赏吧。”李昆道：“也好，你既要吃，且先把这六杯吃了；在席共计六人，你再代每人共吃六杯，共计三十六杯。你吃完了，咱们大家就散，好让你服侍姑爷、姑娘安寝。”喜娘道：“诸位老爷们赏酒，小娘怎敢不吃？但吃了三十六杯，小娘可不是要醉了吗？平日尚无妨碍，今日是服侍姑爷、姑娘的时候，只是不敢吃。还要请诸位老爷们赏个情，明日再讨老爷们赏吧。”李昆说道：“既是你这样说法，吃醉了不好服侍姑爷、姑娘。你代他每人再喝一杯，好好地给姑娘、姑爷服侍安寝。叫他们明天一早，多赏你些白白密、胡桃粉，做早点心，把你这两边

嘴吃甜了，再给咱们陪酒。”说得大家笑不住。喜娘又吃丁六杯，大家才散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